



## 浪子毒人

作者：熊沐

电子书制作：知识混子 | [8x8.page](http://8x8.p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 第一部 以毒攻毒

## 第一章 一路劫杀

一个落寞的人，身穿一件很破旧的长衣，只有眼睛是亮的，他慢慢行走在路上。

路很长，他也不急，他要回到蜀中去，那里有一个他的家。

家也不复是原来的家。父亲不在了，只有母亲，还有三个妹妹，她们还好吗？

但他不急，急也无用。

这是一条回蜀中的路，也是从蜀中走出来的人必行归路。

忽地前头有许多人在吵，只听得有人叫道：“杀了他，就等于杀了金人的主子！”

“必杀他！”

“必杀他！”

走到近前，看到有一群人在那里，人人拿枪持棍，正在那拭目以待。有一个愣头青看他来了，叫道：“喂，你是不是金狗！？ ”

有人笑了，笑那人太愣：“他不会是金狗，他那样子不像！”

那人看也不像，但脸红道：“样子不像，可不一定不是。如果他是答罕的探子，那就坏了！”

众人中有一个和尚走出来，说道：“他不是，你没看他是从金州来的吗？”

那人说道：“老兄，我们在这里等金狗，你走开些吧！不然一会儿杀人，误伤了你，可就倒霉了！”

这人问道：“有金狗来吗？”

那人说道：“那个金狗的三太子答罕会从成都来，我们正在劫他！”

正热闹地说着话，忽听得有人在嘿嘿冷笑，那人说话声音很大：“你听听，真就有人在等三太子，可不是咱们！”

又有人说道：“等就等，怕什么？”

过来两个人，那两人坐在路上，看着成都府方向。

那些人一看这两人，一个头大如斗，拳头也大如人头。他的肩膀很宽，看上去足有八尺高。他的胸厚厚的，看去有两人厚。另一个却是瘦瘦的，他的身子薄薄的，像风也吹得透，他的鼻子有些扁，看去那两个鼻孔反是朝天，脸相被这鼻子一弄，真是难看死了。瘦子提一根棍子，长有三尺。那个高个子只拿一块铁饼样的东西，在手里转着玩。

那边的人看他两人不合群，便悄悄道：“他两人说什么三太子，是不是说那个答罕？”  
“对啊，他一定是金狗！”

几个人便冲过来，叫道：“你们是金狗吗？”

那个高个子便欲起身，被瘦子扯住，他笑眯说道：“你们是来做什么的，在这里等人吗？”

那年青人说道：“我们接到了一封信，说是金狗的三太子要回去做狼主，我们在这里等他，我们不等他做什么狼主，是要他的性命！”

那高个子正欲发作，瘦子却扯住他，笑问道：“那就怪了，我们也是要等那个金……狗的三太子的，我们也要杀了他！”

年青人释然道：“好啊，我们是一心，那就更好了。听说他带了一百多人，都是金狗的勇士，我们杀他，也不容易。”

瘦子说道：“到时随机应变好了。”

那年青人看着这人，看他衣服破旧，人也呆怔怔的，心道：看来 he 只是一个路人，让他走好了。他说道：“你走吧。”

这人刚要走，后面的人叫道：“不可，不可！让他走了，万一漏了讯儿给金狗，就

麻烦了！”

年青人身子一纵，便一纵两丈，到了这人面前，陪笑遵：“对不住，我们是有大事要做，你最好在这里等一等再走。”

就等一等，那年青人想着他必是不肯，但他话也没说，便走到一旁，坐在路旁了。

他们在等答罕，等那个金国派来成都府的答罕，因为老狼主病危，要他赶回去继位！

× × ×

天晚了，人等得很不耐烦，有人在咳，那年青人喝道：“不准出声，小心……”

再无声响，人都渐渐溶在昏夜中。

× × ×

答罕忽地心里明白了，他必得赶回去，在路上，他会遇上阻挡他的人吗？军师会不会算到他能回来呢？军师一向看不起刺罕与泽利，他们两人必是会怂恿兀朱去抢狼主之位的。只是老狼主会不会很清醒？如果他是清醒的，他会等着答罕回来，他会咬着牙等。

马蹄声脆，人急奔如飞。

× × ×

十座帐围着一座大帐。那大帐外有高大的旗杆，上面有五色羽毛，那是老狼主的大帐。

老狼主完颜阿骨打醒了，他看看帐内，在黄昏的光芒中，他看不清眼前都有哪几个人。

他暗哑着嗓子问：“谁？”

忽地再举起了灯，他看到了，眼前的人是兀朱、泽利、刺罕，还有他的弟弟完颜晟、军师哈迷蚩。

他问道：“答罕回来没回来？”

众人都摇头。他虽说是昏昏沉沉，但他看得到刺罕的眼里有不满，泽利的眼里有一丝丝光。泽利怎么了，他不想答罕回来吗？

完颜晟看着哥哥，说道：“哈军师已派人去接三太子了，他会回来的。”

老狼主说道：“你们扶我起来。”

他被扶起来了，坐在那毛皮上，身子斜倚，觉得心里清爽多了，他说道：“我要与军师说一会儿话，你们都出去吧。”

几个人都出去了，哈迷蚩看着他，忽地心里有些酸，他的泪水流出来了。

老狼主说道：“你从来不流泪，你从来不.....”

他咳起来，哈迷蚩为他捶背。一会儿，他不咳了，说道：“告诉我，我.....死后，大金会怎么样？”

× × ×

哈迷蚩哭了，他痛哭失声。

老狼主说道：“我太自信了，我认为我死不了，才派三儿去成都府的，我想他不会出事，有乌里布跟着他。我也想让他立威，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老狼主没料到，他一个夜里与新抢来的辽宫妃子欢娱，竟偶感风寒，一卧不起。

哈迷蚩说道：“我算了一算，如果三太子能赶回来，就得再有十天，整十天啊.....”

老狼主不语，他能不能坚持得了十天啊？

他看着哈迷蚩，忽地说道：“哈军师，我知道你去大宋考过状元，他们不许你去考，我曾立过一个誓，要你去主持大宋朝的科考，可是我没办法到。我这一生，有许多的梦没有做到。”

哈迷蚩看着老狼主，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可惜天不假年啊。

哈迷蚩说说道：“如果狼主能坚持得了十天，三太子回来了，做了狼主，那么大宋的天下，回鹘、吐蕃、西夏、大理，整个天下都是大金国的了。”

老狼主的眼睛发亮，他听得心动。他也盼着三太子能回来，那时他要立三太子做狼主，派二太子刺罕去带辽国降兵，派兀朱去攻西夏，那样大金就能安定了。

哈迷蚩看着老狼主，他也知道，老狼主怕等不到三太子回来了。

老狼主问道：“如果三儿不回来，大金国会怎样？”

哈迷蚩说道：“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二太子或是四太子争位，两人一个做了狼主，那样的话，大金可支撑二三十年。”

老狼主不问为什么，只是瞪眼看着帐顶，那里有一个兀鹰的图案，是绣就的毡毡。

哈迷蚩说道：“如果是四太子得位，他会连年战，与大宋战，与西夏战。他不会和，只会与人争斗。他会罢黜一些主和的大臣，重用战将，后方空虚势不可免。”

老狼主叹了一口气。

哈迷蚩说道：“如果是二太子得位，他会杀人，杀大金的重臣，他恨一些大臣，他会报仇的。那时大金可能立时分裂。”

老狼主的眼睛瞪得更亮，他直瞅那只兀鹰。

哈迷蚩再说：“再就是用二狼主做狼主。”

老狼主忽地说道：“他太软弱了，他不行！”

哈迷蚩叹气说道：“如果用他，不会立时起内衅。”

老狼主不语了，他知道，二太子与四太子互不服气，五太子泽利也不好惹，他们一争起来，大金还有什么好日子过？

老狼主问道：“用他有什么好处？”

哈迷蚩的脸隐在灯影里，好久不见，他慢慢说：“没什么好处。只有一个好处，几位王子不会互相残杀，也能保得住三太子的性命。”

× × ×

帐内暗下来了，如果不是有很重浊的呼吸，哈迷蚩真的不知道老狼主还活着。老狼

主在想什么，他想要争天下，要霸天下，那是他一心要达到的目标。大宋有一人是老狼主最佩服的，那就是秦始皇，他是古今第一人啊。

老狼主说道：“军师，派人去接三太子了没有？”

哈迷蚩说道：“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会去杀他。那些人有大宋的人，有各国的人，也会有我们大金的人。”

老狼主不语，他过一会儿才说：“哈军师，我怎么样才能等到三儿回来？”

哈迷蚩在帐内走来走去，他想了许多办法，但那些办法都被他自己一一驳斥了。他对老狼主说道：“这只靠天意，如果狼主能等到三太子回来，天下就是大金的了。”

× × ×

答罕命令道：“丢下所有的东西，只要马跑得快。如果谁能回到大金，护我做狼主，我封他全家，给他食邑千户！”

百名勇士拚死而行。他们决心护着答罕，回到大金。

答罕在路上叫道：“报上名字来，如果战死了，家人封赏，有子的封子，无子的封妻！”一边飞骑奔跑，一边听着报名：“兀风、迟律、赞答……”

乌里布紧跟着三太子，他一向看不起三太子，如今看三太子用兵，却是能使勇者效命，不由心下佩服，心道：如果三太子做了狼主，真是大金的福气！他一心想保答罕回大金做狼主！

乌里布叫道：“走到哪里，便抢马！谅那些宋人也不敢拦我们！”

所有的骑者都扯着三匹马，赶奔如飞！一路上，吃东西也不下马，一直赶奔，像狂风一样卷向大金！

× × ×

眼前忽地出一些路障，那是一些砍倒的大树，大树倒在路上，拦住去路。

答罕叫道：“快，寄马爬过去”



乌里布叫道：“随我来！”

他跃下马，冲上那树，忽地从那树后冲出几十个人来，乌里布喊道：“杀，杀！？”

金人冲去，与那些人卷在一起，血溅、人飞，惨叫。

乌里布叫道：“保着三太子，冲！”

金人有三四十人与那些人斗，剩下的人扯着马，过了那树，再上了马，叫道：“乌将军，我们走了！”

乌里布一听得答罕走了，叫道：“留下十人断后！”

果然有十个人扑上去，叫道：“杀！”

勇猛无惧，真个把那些拦他们的人吓坏了，一时手怯，那乌里布叫道：“我们走了，保三太子！”

那十人喊道：“保三太子！”

正叫着，一枪刺入心脏！那人倒下，再有人复一冲上，叫道：“我砍死你！”

他一刀砍在那人的枪上，枪也被他砍落，再一刀，砍得那人身分两爿！只剩下七个人，还在苦斗，叫道：“三太子，我们保你，冲啊！”

那七个人都倒下了，只是七具尸体！

这一边拦劫金人的三十人，也留下了二十几人。忽地有人轻声说道：“我们回去吧，他逃不掉的，也有人会像我们拦住他，杀了他！”

他们抬着尸体，走了。

地下留下了十具尸体，都是金人的尸体！

×                      ×                      ×

急驰的马队，直奔向金州！

答罕也知道，如果他回去了，老狼主如扶他坐上狼主的宝座，他必是会有一番大作为。他有许多的举措，不为王兄与王叔所赞同，但有军师哈迷蚩与他一心，老狼主也时

常听他的主意。可他能否赶回去，在老狼主逝世前，接任狼主呢？

他心里知道，老狼主要保得大金的天下，必是会扶他登位，可这一次要他来成都府，是老狼主的疏忽，只是这一疏忽，只怕大金要亡了！

他急急催马，马吐白沫，四蹄翻飞！

快要到金州了，到了金州，再换马急驰，赶奔大金！

× × ×

马嘶、人立，有几个勇士翻滚下马！

面前拦住了许多人。他们喝道：“金狗答罕，快下马来受死！”

谁走漏了他赶奔大金的消息？答罕看着那几十人，不由得眉头一皱。如果一步一阻，他怎么赶奔回去？

乌里布拔刀喝道：“杀！”

金国的勇士扑向宋人！一个使长枪的叫道：“金狗受死！”

长枪一挺，一刺逼胸，直奔乌里布而来！他使的是一招“乌蛇出巢”！乌里布用刀一砍，砍开了他的长枪，回手一刀，那人的头便跳着飞开！

再复一刀，他身后的那使刀的人便一条臂也挑断。

围战的人吼道：“杀那个人，那中间的白脸，他就是答罕！”

人扑上来，大金的勇士一刀一砍，但那些人不顾性命，他们也知道，如果真的那封信是实，杀了这个三太子，金国便无能为了。他们就是死也得杀了他！

唰！一刀确来，与那勇士的刀砍个正着，砍出一路火星！那人再吼一声：“杀！”再复一刀，这一刀便砍在金人的骨骼上，听得骨骼咯咯响，那金人像一条口袋一般倒下！

答罕叫道：“冲！”

金人勇士也是打得血勇，但也忘情，忘了要冲出去。一听得三太子喊声，顿时醒悟，吼道：“冲啊！”

冲开一条血路，人挟马滚，直扑出去！

那些宋人跟着上马，吼叫着扑追！

正追着，忽听得有人恶声恶气地笑，有两个在路旁的人叫道：“来啊，来啊，来杀我啊，我也是金人！”

那些人正扑过来，一个人听得他叫，顺手一刀，对着那个高大个子，砍他的头上！那高个子一伸手，他手也长，一扯从马上扯脱，人落下来。却不直落地上，扯着那刀，落向那高个子，高个子两手一松，一拍，便把那人拍死！看着血从脸颊上流下，头也被拍得扁扁的。

那个瘦子一扑而上，只听得咯咯一阵响，原来那些人的刀都落入他手，他回手一刀一刀再复推出，那些人都是嗷嗷叫，脸前插着刀，仆地而死。

× × ×

忽地，那瘦子的身前挺立一个旧衣人，他的头发很长，神情落寞，说道：“放了他们！”

那瘦子叫道：“我放了他们，他们不放过三太子！”

那人再说道：“我是蜀中唐门的唐逸，你放了他们！”

## 第二章 我是偷王

瘦子根本对唐逸不屑一理，他是金国的高手，叫斡鲁朵，两手使两只飞轮，智计无穷，怎么会把一个无名小子看在眼里？再看唐逸只是落魄模样，十几岁年纪，再有本事能高到哪里？他扬一下飞轮，叫道：“杀了你！”

他一扬飞轮，唐逸只一闪，身子一歪，便用他的手去摸那斡鲁朵的胳膊。那斡鲁朵心里好笑：你摸好了，我让你一摸，便如摸到了刺。他身子一闪，那条臂故意送上去给

唐逸一摸。

唐逸的手只在他的臂上沾了一沾。

忽地那斡鲁朵大叫，怪叫声惨凄悲哀。身旁的那大个子不知好歹，也来抓唐逸，他的手一抓到了唐逸，便如烫了一般，惨叫声声，把唐逸从头上扔出去！

唐逸这一被扔，直跌得七转八倒！

他刚刚爬起来，忽地看到了眼前有十几个人，他们正拥着一个老头儿走来。

那是一个身穿皮袄的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支烟袋锅，烟锅里滋滋烧着烟，那烟火红，他走过来，对着唐逸说道：“这小子有些古怪，拿他过来！”

身后的几人唯命是从，一听得叫拿，便来抓他。唐逸像是不能动，任他来抓。那年青人正要抓住唐逸，忽地那老头儿叫道：“这小子有些古怪，别用手碰他！”

老头儿的手一探，只是一点一点，隔空点穴，便点得唐逸不能动了。唐逸是什么人，他是中原十大掌门的亲传弟子，怎么能被他点穴不动？他悄悄一抗，将那穴位一移，使他点穴成空。

那老头看斡鲁朵叫唤声声，很是痛苦。便来至他面前，翻看他的眼皮，惊讶道：“怪，你的眼睛是混的！”

斡鲁朵不懂得毒，便不知这一句话轻重，他心内恨恨：老不死的，快解毒。我眼睛是混的清，干你屁事儿？！

老头看着唐逸，说道：“你给他下了什么毒，说出来，拿出解药来，不然我杀了你！”

唐逸说道：“我身上就有毒，我没有什么解药。”

老头不信，从怀里掏出一瓶药水，抹在手上，去摸唐逸怀里，也未掏出什么。他冷冷道：“既是没有解药，杀了他！”

他身后的几个人拿出绳、索、藤，正要杀了唐逸。老头再去摸唐逸的包袱，他忽地失声，叫道：“慢！”

他掏出一些东西来，那些东西都是唐逸从那十位掌门师父那里继承来的零零碎碎。那四个人的绳挂在唐逸的脖子上，索套在他的腿上，藤条正绞在他的腰间，如是杀声一吐，三人一用力，唐逸就只能是一个死人了。虽说他刚才在那老头点他穴道时移了几个穴，但终是不能用功，劲气使不出，只好等死。

老头拿出玉牌来，那玉牌制得十分精巧，一面雕着一个美妙绝伦的女人，她身姿总变，在阳光下能变几个变化，另一面雕的是一个男人，他的身姿也在变，在迎合着另一面的女人变。但奇的是，你想看看男人在此姿势怎么坐，怎么抬手举足，你再看看另一面的女人怎么抬头举足。看过了，你方才醒悟，那女人与男人是在媾合。而且更精妙的是，在那玉牌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雕洞，那洞便示意着男男女女的生死玄秘。老头拿着此牌，厉声问道：“大欢喜佛与你是什么关系？他怎么把他的看家宝物传了你？”

唐逸笑笑，说道：“他是我师父！”

老头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叫道：“混蛋，他怎么会收你这种徒弟，你得是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才行。”

他叫道：“扒开他看看！”

但那些弟子都知道他身上有些古怪，不敢应声上来。老人再摸摸唐逸，从那袋里掏出一只残刀片儿，把那刀片儿放在阳光下看，他忽地再失声道：“你偷了魔刀？把魔刀毁了？！”

一听得是魔刀，那些人都吃一惊，看着老头手里的刀片，兀自不信。老头儿说道：“这是魔刀！”

他扬手一发，那魔刀的刀片直射向一棵粗树！

轰！一声巨响，那树从正中切断。老头说道：“魔刀有魔气，无坚不摧！”

唐逸再不能说魔刀也是他师父的了，他一出道来，便被人擒拿，怎么好意思再说师父？他说道：“我是……偷的。”

老头不信，谁能从魔刀手里把那魔刀偷出，而且把刀毁了，那人简直是天下第一偷！

他再看那袋里，忽地说道：“这小子，这小子……”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在袋子里，他发现了另外几件东西。

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宝贵的东西，那只是一只镇纸的铁狮子、一个系衣服的小环、一件骈体的小佛、一粒带泪眼的猫儿眼宝石、一束头发，还有两粒圆骰子。

× × ×

答罕看那天下毒王都惊得呆了，便悄声问道：“毒王，此人有什么古怪么？”

他也是见过唐逸的，但想不到眼前落魄青年便是蜀中的那个唐门公子。

老头儿拿起那些零碎，抓起袋子，对三太子说道：“三王子，借一步说话。”

他再回头，对他的几个弟子说道：“眼也别眨，看住这小子！如果他走了，我杀了你们！”

答罕看着毒王，毒王说道：“这几件东西在别人眼里不值什么，但看在我老毒物的眼里，却是天下十大掌门。”

答罕哦了一声，显是很意外，他问道：“怎么说？”

毒王说道：“除了那两件信物外，这系衣服的小环，是少林寺方丈澄净法袈上的系扣。那一只镇纸的石狮子，是武当老怪物无名道长的读书镇纸。这一束头发是忘世道人的头发，燃烧不着，且成五色。那一尊骈体小佛是双修夫妻的信物。两粒骰子是快乐门主的骰子，除了他，天下再也没有哪一个人能用两粒圆滚滚的骰子，而且能叫那两粒骰子什么时候立住，就什么时候立住。那一粒宝石也是信物，只能是一个人，那人叫大悲禅宗，他那一粒宝石就是一个字，哭。”

× × ×

答罕不动，凝思好久，十派掌门的信物都落入这一个年青人的手里，此事定非小可。他问道：“这人有什么奇处，我看毒王的弟子都不敢碰他？”

毒王说道：“我看他身中奇毒，那毒像是回鹘的雀胆，也像是吐蕃的金花，也像西夏的旺草。如是猜得不错，他是连经脉都不与人同的。如果我能得这么一个毒人，带回长白山去拿他试药，那是最好。”

答罕昂然道：“为什么不能？你就带他回去，我想知道十大掌门的信物为什么都到了他手里。”

× × ×

毒王草人是北疆人，且一生只是习毒弄毒，他自封为天下毒王，对于南疆苗疆甚至云贵山区里的用蛊高手都不看在眼里，他用天下最毒的草爬子虫液制出一种“不毒”来，那毒是天下第一毒物。此时他说道：“三太子能让我带他，那是最好了，我就带着他，保三太子回去。”

答罕问道：“毒王怎么知道我会回来？”

毒王说道：“哈军师一见老狼主病倒，便急召我等赶赴成都去接三太子，我们走吧。”

× × ×

答罕在马上，把那马系上一条襁带，免得唐逸一骑上它，便被他毒死。再用毒杆挑着唐逸，把他挑到马上。毒王喝道：“小子，你要耍鬼，我便毒死你！”

又开始向金国奔驰！

答罕问道：“你怎么得了那么多的东西？”

唐逸笑笑，说道：“偷啊，我要偷你，你也躲不过。”

答罕的眼睛直视着唐逸，说道：“我不信。”

他当然不信，就是唐逸能偷一家两家，但把那中原十家门派的掌门信物都偷来，怕天下谁也没此等本事。答罕看定唐逸，说道：“如是我猜得不错，这其中定有一个大阴谋。只是你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唐逸不再理他，只是微微哂笑。

按说唐逸虽是出身商家，但对于七国争粮，坏他蜀中唐门一家和睦生活，却是痛深恶绝，心里早就恨这三太子答罕。他看着三太子，忽地噗哧笑出声来。

答罕一脸的焦虑，看着唐逸，不知唐逸因何失笑，他一再追问，唐逸只不作答。

因为唐逸看到了坐在马上的答罕，他的眼睛能直透过答罕的衣服，看透他的身子里去，便见到答罕的最大秘密。

答罕一生最大的羞辱，就是他的那阳物很小，小到了像一粒小小的豆儿一样，如今他坐在马上，一脸郑重，但他那男人的根儿却是那么一点点小物，让唐逸怎么能不笑？

× × ×

本来金国三太子的这一软弱性子，是大金国的不传之秘，只有近亲王子才知，但这天大的秘密一和唐逸见面便被看了出来，从此有许多的怪事在唐逸这里却是闹不出来，也是他有了“先见之明”。

按说老狼主不该把三太子答罕派出来的，但他对于答罕也不是十分喜欢。金人好淫，那老狼主尤其如此，平素就喜玩女人，此时又新得了辽国，把大辽的女人统都弄到了金国，供他享乐。他看中了辽国天祚帝的姑姑，还有天祚帝的皇后，另一个是天祚帝的女儿，把三个人一齐做了他的妃子，日夜宣淫。要不是他身体旦旦而伐，哪里会有这一急变？在他的五个王子里，最有心计的，该是三太子答罕。但答罕有这一缺陷，老狼主实不愿意把王位与他。只是哈迷蚩告诉了他大金来日大计，他方才急速要调回答罕，无论如何也要答罕继位的。

看看前面到了一个村子，村头有一座庙，答罕叫道：“歇歇再走！”

人都进了庙。毒王与他的弟子都走在答罕的身旁，进了那庙。一个弟子拎着网，网里是唐逸。

三太子说道：“进村旁，偷偷弄一点儿吃的，不要惊扰了村里人。如果惊了村里人，我以王法杀你！”



那勇士带几个人去了，只是一会儿，就偷来了猪、鸡、狗，弄在剑上枪上，挑来烧烤。人都坐在殿上，等着吃东西，只是一会儿，多半都睡着了。

× × ×

嘭！一声巨响，一面庙墙坍塌，从那墙里透出刀来枪来，直刺金人。正睡着的金人，被刀枪一刺，当时了帐！

答罕叫道：“醒来”

那些毒玉弟子没有那连日奔波，反是醒来得早，看从墙里扑出十几人来，剑刺刀砍，一阵狂杀。

唐逸在那网中，看到那十几个人里有一个少女，明眸皓齿，竟是十分美丽，扑来一剑，便杀了一个金人，叫道：“杀尽金狗，看他还回去做什么，去坐棺材好了！”

说罢，再刺一剑。乌里布见那少女凶狠，一嗷声扑上，两手便来扼那美女的咽喉！那美女一吓，看他高头大马凶凶恶恶扑来，一时吓呆，不敢出剑，反是让过了好时机。

乌里布叫道：“我掐死你！”

少女把剑急急来横，但乌里布的手握成拳，当地一拳，打在她的手上，那剑便掉在乌里布的手里。乌里布手一转，旁边一个来人被他一剑透心！

少女呆了，身子向后一让，不防乌里布再扑上来，直扼那个少女的脖子！

他掐住了那个少女，正叫那些来犯者停手，忽地毒王扬声一呼：“住手，我是毒王！”

没人听他的，但忽地像刮来了一阵风，所有来犯者都打了一个寒噤，慢慢倒下。

× × ×

毒王冷笑道：“我说过，我是毒王！偏他们不听。”

唐逸看那死在地上的人，都是身子伛偻着，手也屈成一团，勾勾如鸡爪，看来那毒王用毒煞是厉害，不见他出手，那些人便倒地不起。

那早先蒙毒王一救的斡鲁朵与那个高大的壮汉跋葛，都十分膺服。斡鲁朵大喜道：

“有毒王在此，怎怕三太子不平安归金？”

答罕看着庙内的神像，心里默祝：“我如得做大金狼主，便当再铸金身，重修庙宇。”

答罕说道：“走！”

×                      ×                      ×

正欲出庙，忽地在庙前咚咚咚传来脚步声，那脚步声本来是一个人，却像是有万千人马齐至一般，极有声势。

到了庙前，那人慢慢说道：“是金邦三太子否？”

答罕应声道：“来者何人？”

那人说道：“大宋人。”

那人是不愿意报上名的，他缓缓说道：“你带上百人奔金，疲于奔命，我取你命，极是容易。但我放过你，只要在我那里呆上一个月，待你金邦立了狼主，你便可走！”

乌里布一使眼色，有两个金邦勇士怒声一扑，刀滚如风，直扑出去！

咚咚！两声巨响，那两个扑出去的勇士都被掷回，丢在殿上，看他两人，竟是一人砍了自己胸前一刀，那一刀正砍在心脏处，一下子了帐。另一个未死，但大汗淋漓，他一刀正砍在自己的左臂上，没了一条臂膀。

毒王的弟子上去医治他，那人怕他用毒，叫道：“我不要紧，我不要紧！”

答罕缓缓说道：“只要你活着，我一定带你回大金！”

这一句话说得那勇士不语，只任那毒王弟子为他医治。

那人说道：“出来，答罕，我要与你斗上三百合！”

答罕笑一笑，说道：“在下只是被老狼主派来成都府买粮，但不会武功，只能识些汉人的字书。要想与我动手，恕不能陪。”

那人咦了一声，说道：“原来你是不会武功的，好，我答应你，我杀光了你手下，降你手下所有的人，我再带走你。”

答罕心内笑他呆傻，他手下有百来人，那人怎么能杀光他们？就是他能杀得了，也要费时许多。

那人不耐烦道：“快出来，快出来，我与你们动手！”

× × ×

唐逸心内为那外面的人所折服，心道，看来他是一个性猛的豪侠，只是他不进来，答罕会降么？答罕说道：“好，你等一等，我拿得火把，再派人出去与你动手。”

那人笑道：“好，你难不成是一只龟吗？不出来，我就坐在这里等你好了。”

唐逸看着，那里有三个勇士在答罕指挥下，正在后墙挖洞，只是须臾，那墙洞便挖好。

毒王示意要答罕先走，答罕摇头，仍与那庙外的人一搭一语，以安其心：“不知道好汉是什么人？”

那人冷笑，说道：“你别管我是什么人，我只杀光了你的人，劫走你三太子。你金狗千算万算，也是一输。”

答罕问道：“不知道先生从哪里得知，我是金国的三太子答罕？”

那人道：“有人传书来。”

答罕问道：“什么人？”

那人说道：“我哪里知道，凡有血性的大宋人，皆要杀你金狗，你回不去了！”

唐逸此时被人批从那洞里出去，也扶上了马，最后答罕说道：“好了，我要歇一歇了。”便急急出墙洞，那大汉急道：“你敢骗我？我宰了你们！”听得庙内丁丁当当，轰然巨响，看来是几个勇士与那汉子斗上了

答罕叫道：“快走！”

马驰如骤。

### 第三章 真假答罕

从树林里走出来三个答罕。

如果唐逸不知道答罕有那毛病，他一定也看不出哪一个是真的答罕。

但在三人身后，出来一个个子稍矮的勇士，他虽是穿着勇士服，但无一点儿金人勇士的剽悍，只见他对三人一跪，说道：“如能成功，三位的大恩，一生报不尽，大金国的嗣君生生世世补报！”

第一个假答罕上了马，其余两个都在外面套上了勇士服，看来是要一个个演“金蝉脱壳”计了。唐逸心里一叹：如是我看你，你穿不穿衣服，我一眼都看得明白，你就是那个小阳物的答罕！

答罕忽地回头对毒王说道：“有什么毒物，把他毒住，放在袋子里，带在马上，到了大金国再讯他。”

毒王拿出毒来，说道：“这是天下最毒的‘不毒’，我就要他能看不能说，全身都没了骨头一般。”他拍了唐逸一下，唐逸一张嘴，吞下了那药。只是一会儿，他的脸色变了三变，先是变黑，再是苍白，最后是红红的了，连他的脸面也疼歪了。

马队疾驰，直奔大金！

看看到了金州，正要进城，忽地在城外那高高的门楼上站了一个人，那人正是大悲禅宗。他身姿飘飘，站在那里，喝道：“留下答罕来，我要与他下棋！”

大悲禅宗自是不知那个站出来的答罕是假的，那答罕答道：“我回金国有事，如是你有兴致，便来大金与我下一局棋。”

大悲禅宗说道：“我是中原的大悲，你能胜得了我三局棋，我便让你走，如你胜不了我，你只好与我在这城楼上下十天的棋了。”

假答罕说道：“国有要务，怎么能疏忽不归，还望大师能放行。”

大悲禅宗说道：“不可，其他人可走，我只与你下棋。”

假答罕无奈，便答应道：“好，待得我们进了城，我便与你下棋。”

× × ×

守城官不敢不放答罕入城，他有官牒，且又是金人，心内也怕。看大悲与他下棋一定输赢，好歹也不关守城官员事，便自让他两人在城楼下棋。

× × ×

大悲禅宗看着那一匹匹马，看着那些金人，也看到了那个装在麻袋里的唐逸，但唐逸被毒王毒倒，话也说不出，只是看着大悲禅宗，吐不出声来，哪里能认得出他来？

大悲禅宗对他竟笑了笑，说道：“这人是谁？”

假答罕说道：“他是我的手下，在成都犯了过失，我要带他回去问罪。”

大悲禅宗大笑，说道：“好，我便赌他，我要赢了你，便留你一个月，再放了他。”

答罕笑道：“好！”

两人上城楼，乌里布正要跟着假答罕上去，那假答罕说道：“我在成都便知道了大悲禅宗，他是中原的英雄，你不必上去了，在这里等我，如果我输了。我们就不走。呆在金州，住上一个月。”

× × ×

唐逸知道，大悲禅宗与假答罕上去，不待下一局棋，大悲禅宗便会知道那个答罕是假的了，但那时他会不会追得上答罕？

大悲禅宗的耳朵是聋的，他以毒蛇小青自刺双耳，以证要保住蜀中唐门一掣四国之秘。但他应是能看得出真假答罕的，他怎么看不出？

只见那假答罕叫道：“请！”

大悲禅宗一身白衣，在风中也飘飘，有出尘之姿，他也一扬手，说道：“请！”看来大悲禅宗是靠看人的唇边动静也能悟出对方话语的，所以他一待得对方说话，便直盯着对方的口形。

两人上了楼，待得他们走入角楼，乌里布忽地低声说道：“三太子，要不要冲？”

答罕轻声道：“待那个城守也上去了，我们就冲！”

答罕说道：“下马！”

所有的金人都下了马，假装休息。那个城守本来也对他们不放心，但看他们都下了马，靠在路边，便嘻笑着上去了，他要和大悲禅宗与答罕下棋。

× × ×

街上竟无一人。

答罕说道：“走！”

全都上马，风卷一般冲向北门！

守门的兵丁远远见了，叫道：“什么人？！”

答罕喊道：“特来守城！”

那兵丁不知缘由，正欲再问，忽地刀砍在颈上，咔咔声响，血便飞溅！那一颗头颅咚地一声砸在城门上，血糊了城门。

一行人冲出了城，忽听得远远有长啸声，那是大悲禅宗，他必是发现那答罕是假货，再追来的。

答罕叫道：“快走！”

一行人如箭，直射出城！

原来大悲禅宗与那个假答罕到了城楼上，假答罕知道他命必不保，便心一横，站在金州南城楼上，对大悲禅宗道：“我久听说大悲大师乃是人中龙凤，只是识时务者才为俊杰，大师何不降了大金，以后有得是富贵荣华？”

大悲说道：“你看的都是大宋国土，我也是大宋子民。”

假答罕一笑，说道：“我向南望，这是我大金人的习惯，我看着金州的南城楼，再向远跳，异日我必站在这城楼上。”

大悲禅宗冷冷道：“我看未必，有大宋几十州土地，有大宋子民在，你那只是一梦！”

假答罕说道：“我要回去，便会使那梦成真！”

大悲不屑地说道：“好了，三王子也不必说了，只来下棋！”

那假答罕哪里懂得弈棋？他只能再拖，说道：“大师真个不想一想吗？”

大悲冷冷一笑，说道：“金人猖獗，只因我大宋看轻了你。

自今以后，你再无那狂日子了。好了，弈棋！”

× × ×

两人坐定，忽地那假答罕再问道：“大师难道不想一想吗？”

大悲禅宗忽地抬头，他没听清这一句，抬头来看时，也知那假答罕对他说了一句话，但说些什么，他却不知了。他只是笑笑，一指棋盘，说道：“请！”

× × ×

假答罕不会弈棋，此时只好装模作样，说道：“大师请！”

大悲禅宗笑笑：“好，你来我中原，居心叵测，我先下一子！”

大悲禅宗在星位落下一子。

着星位，是一种不卑不亢的下法，那假答罕哪里懂得中原人如何下这莫测高深的围棋，他看大悲在星位上下了一子，他也在对面星位布了一子。

这一子如是下在对角星位，也还过得去，但一下子就下在对面星位，便无甚道理了。大悲顿时怔住，他勃然起身，雷绽般一喝：“你是谁？”

这一声炸雷也似的吼喝，顿把那个假答罕喝住，他怔怔地看着大悲，心胆俱裂。大悲再一横头，那一披长发一摔，顿如箭戟，直射在那假答罕的脸上，他的脸上溅成血糊！

那城守厉声高叫：“大悲禅宗，你闯下祸事了，你杀了大金三太子！”

一声吼喝，那城楼上的守兵皆来拿大悲。不料得大悲身子疾退，叫道：“他不是答罕！拿下他！”

大悲一退，身子如一飞鹰，直射向城下，在街上一穿而过，他呼喊道：“留下金人！”

但当大悲过了街时，他听得那城门的兵丁叫道：“什么人，胆敢乱闯？！”

大悲到了城下，远远看到那金人百骑，皆已上马，向远处逃遁，心中大怒。大悲禅宗最傲，江湖黑道白道一闻其名，皆是胆丧。可这一次不料答罕竟敢骗他，他勃然大怒，嘶吼追杀，直欲把金人百骑杀光。

一追如箭。

看看到城门，那守门兵丁十人来拦，当面拦住，叫道：“休走！”

大悲禅宗不与他理论，只是一扬手，叭叭几下，把那几个兵丁从头上扔出！那兵丁噉噉直叫，待得落地，方知无虞。再看那大悲禅宗却是从城门下一跃而去，追那金人去了。

答罕骑乘马上，心里汗颜：要不是有此一招，怕这一次要羁縻在大宋了。但大悲禅宗何等样人，怎么能被他欺瞒，看来假凤虚凰的计策也不过只能挡过一时。正急驰间，忽听得有人厉声而啸，远远看到一道白影，急急追来。

答罕叫道：“大悲禅宗追来了！”

眼见得大悲追到了，毒王喝道：“三太子先走，我来对付他！”

答罕急说道：“毒王小心！我等你来！”

答罕带着众勇士疾驰，只留下毒王带着三个弟子断后。

大悲禅宗此时已是动了真火，他轻功如风，一飘如萍。眼前闪出毒王，他尖声冷笑：“大悲禅宗？”

大悲禅宗历来豪气，从不鬼祟，他笑道：“正是我！”

× × ×

毒王弟子拿出绳、索、藤，齐齐对准大悲！

大悲的身子甫停，长发兀飞，那猛隼般的目光直通毒王：“你就是长白毒王？！”



毒王哈哈大笑，说道：“你要是见了两广、云贵的毒王，才知我就是天下毒王。我的‘不毒’乃是天下至毒，你能胜得了我吗？”

大悲看着远去的答罕，心道可惜。原来是追答罕，要他不归金国，但如今看来，要先对付这个毒王了。大悲一笑，说道：“好，如是你能毒倒了我，我便退。”

× × ×

两人对面而立，大悲忽地满面愁容。真个是愁，是“白发三千丈”的愁苦，是“只缘情中误”的愁苦。

毒王赞一声：“好，果然至大是悲！”

他弹一弹指甲，说道：“先请大悲禅宗理会一下‘茶毒’！”

茶毒，就是长白山的草毒，长白山古名不咸，也是白头山，山上有几千种草本，取其毒者炼制，自有奇毒。

大悲禅宗的身子一抖，说道：“好！”

毒草已沾身，那三个弟子便欲冲上。但毒王一吼：“送死吗？！”

三人再不敢前。

忽地大悲禅宗流泪了，他的泪水如泉如瀑，从眼窝一直流出，泻成两条泉，那泉是黑色的。再过一会儿，那泪水竟只淡淡有黑，竟至于无有一丝毒了。大悲禅宗忽地说道：

“好，果然厉害！”

毒王三个弟子看着大悲禅宗竟从双目里逼出毒来，不由得大惧。人习武有几处关窍：双目、太阳穴、捉命、斩命五大死穴、气海、丹田，都是不敢大意的命门要处。如今大悲竟从双目泻毒，其深厚功力，令三个弟子惊惧。

毒王大声道：“好，再看木毒！”

毒王掷去一块木头！大悲禅宗顺手接过，这是一块奇木，木头掠过来，带一股药气。大悲禅宗接过毒物，说道：“我要试过此毒，能过得关者，三太子便得在此停驻一月，

不得反悔！”

毒王拍胸大叫道：“好啊，你要能得过我天下毒王的三试，我便服你！”

大悲禅宗说道：“我也不要你服我，我要你听我的，要三太子在这里停驻一月！”

毒王傲然道：“好。”

大悲禅宗突地扬手，把那物一握，握得粉碎，那一旁的金国勇士叫道：“他毁了那毒！”

毒王弟子绳师笑道：“他只是那么一握，手就完了！何必再服毒！”

毒王傲然：“不错，你是个汉子，但那木毒是长白山的十几种树木，被我用五种活毒养滋，自是奇毒无比，你服下去，没活命了。”

大悲禅宗再把那毒全都投入口中，忽地一皱双眉，说道：“厉害，厉害！”

唐逸虽是被捆在那马上，但眼见得大悲禅宗在那毒下竟是满面愁容，心里暗叫厉害。但见大悲禅宗的鼻耳都流黑血，一直顺那七窍都流出黑血来。

答罕看得心惊，说道：“我也服你是一条汉子，大悲禅宗，你跟我去大金，我保你荣华富贵！”

大悲禅宗冷冷一笑，说道：“慢些，你还没毒死我！”

他一趣超站起，说道：“还有一种毒物！”

毒王看得心惊，竟是结巴道：“你受不住，会死在这里的！”

大悲禅宗长吟道：“愁怀千里冷，冰心在玉壶！”他竟直伸出手来，讨要毒王的石毒。

毒王看大悲禅宗，分明只有一口气在，他恶声道：“你已是要死的人了，我们再走不走，与你何干？你能拦住我么？”

大悲禅宗只是冷傲万分，伸手道：“我就讨教你的石毒，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 × ×

毒王无奈，拿出一块尖嘴石来，递与大悲禅宗。大悲禅宗仍是一捏，但这一次便捏

得不那么碎了，看来他中毒非浅。他颤抖着手，将那石毒放入口中，忽地坐下，说道：“我通降出来，再与你斗！”

× × ×

答罕看看乌里布，他急坏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乌里布忽地叫道：“走，别管他！”

众人一纵上马，急急驰去。

大悲禅宗坐在地上，怒啸两声，但他的耳鼻皆出血，这一次是血流不止了。

× × ×

马蹄驰骤，被捆在马上的唐逸看着大悲禅宗的倒影在眼里，越去越远。

大悲悲愤难抑，虽是怒啸两声，终是不敢再起身来，只能眼看金人远去。

× × ×

看看到了一片树林，林中有人，都站在那里等着，听得一声响亮呼号，叫道：“留下金国三太子，与中原武林人盘桓数日！”

当路有人拦住，那人蒙面，他说道：“我要见金国三太子！”

一个假答罕出阵，说道：“我就是，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好了。”

那人冷冷看他，突地说道：“我有重要事要对三太子说，如他信我，我便说。如不信我，我何必说？”

假答罕说道：“我就是金国三太子，你有什么事，直说好了。”

那人说道：“你口口称自己是三太子，你难道没有名字吗？”

假答罕说道：“我叫……答罕。”

那人扬头大笑：“你说话吞吞吐吐，怎会是三太子？你叫三太子名字时，也是畏惧，我看你只是一个下人而已。”

假答罕急急看一眼三太子，心道：看来我装做三太子，也没人信。那人冷哼一声：

“图大事者，不信人。刘邦不信韩信，项籍不信范增，哪得天下？嗨，看来这个三太子也是虚的了。”

说罢转身便走。

答罕突叫道：“请留步！”

他下马来，走近那人。乌里布叫道：“三太子！”

答罕说道：“先生说得好，我师曾教我待人之礼，只是我做人懒惰，忘了师训。”

那人哼一声，怒颜稍解，说道：“我看得出，你是三太子，我有要事对你说，请屏左右。”

答罕大笑，说道：“随我者，皆大金死士也，你有什么话，直说不妨。”

那人说道：“你能回去，大金霸天下。你回不去，大金国亡。”

× × ×

一句话，说得答罕浑身一震，他几欲跪倒，说道：“先生高见，不知为何如此一说？”

那人叹道：“三太子，金主病危，是我夜观天象所得。心中有疑，但一见三太子行色，便知确实了。如果三太子能赶得及，便能得金主大位。如得了大位，三太子方能一展宏才。”

答罕一道：“不瞒先生说，我正欲赶奔金国，听说狼主病危，我心寸乱，不知先生何以教我？”

那人哈哈大笑，说道：“三太子听说没听说，有一个计划叫‘安天大计’？”

× × ×

一听得说“安天大计”，被捆在马上唐逸顿时大惊，他就是唐逸，是那个“安天大计”的执行人，要安大宋的天下，只是那大计只有十几个人知晓，他怎么会知道？他是何人？

## 第四章 投鼠忌器

那人蒙面，唐逸吊在马背上，看不出他是谁。他是不是那十位师父之一，若是他们，那他就危险了。

只听得那人说道：“据我所知，中原武林十大门派，他们共推一个活佛，此人本事不小，有经天纬地之才，鬼神不测之机。

他请了十大门派掌门人，共教了一个人，要他在蜀中建一毒门，那样对吐蕃、西夏、黑汗、回鹘都有牵制作用。如果有成，他会帮大宋灭了黑汗等国。”

× × ×

答罕一听，说道：“路旁停驻，我要请教先生。”

乌里布大声叫道：“三太子，此等小事，有何用处？不如先回国去，待得图了大位，方才来理他！”

答罕说道：“如果大宋能安了三邻，再复图兴，大金国只有灭亡一途了，怎么能是小事？”

乌里布不愿，但也只好吩咐：“路旁一歇，待三太子与那先生一叙后，再赶路程。”

× × ×

那先生席坐地上，说道：“大金如今积怨甚多，如是三太子能登大宝，还有可图。”

答罕说道：“据先生所观，大金旺运么？”

先生笑笑，说道：“事在人为。大宋积弱，良臣择木而栖，我要保三太子，三太子必登大宝。”

答罕说道：“只愿父王能平安，我登位与否，也不要紧。”

先生大笑，说道：“我夜观天象，天象示警，决不会错。”

答罕见他明说，便说道：“只是我能否登位，还望先生明示。”

先生看看他，说道：“未来之事，谁能得知？我只想保三太子得登大位，此生足矣。”

两人越说越是投机。答罕道：“我自幼便得明师，我师教我汉人礼仪；便知道明廉耻，修德政，方能得天下的道理。但后来大金之事，不得我为主，便不能一心维持，先生此来，我如添羽翼。”

× × ×

先生说道：“安天大计，对大金实是不利，十大门派推出活佛，要教蜀中出一门派，能牵制五国，连大理亦在算内。此计是好计，能安得天下。从前有人说诸葛未出茅庐，便三分天下。此计比当年诸葛，也不差几分。”

答罕说道：“如此一来，大金危殆矣。”

先生冷冷一笑，说道：“还有我在，我想三太子得知此事，一是吩咐所有人手去狙杀那个安天大计的蜀人，再一是赶回大金承继大统，两事并行，有何不可？”

答罕大悦，以手加额：“苍天佑我大金，使先生来助我！”

× × ×

忽地，有人厉声叫道：“前面是金国三太子答罕吗？！”

乌里布叫道：“什么人？”

那人笑道：“果然是金狗，看来活佛传讯不假。”另有人应声道：“活佛所说，怎么会假？”

看看来人有几百人，骑在马上，团团围住答罕，叫道：“答罕受擒，饶你不死！”

那先生被掩在中间，说道：“不可应他。”

答罕说道：“不知你等何人，来拦大金使节？！”

那人笑道：“答罕，我听活佛信意，要我挡你。待得活佛到了，再与他说。”

有人叫道：“既是金狗，有什么好说，只杀了便罢。”

便有人提刀来砍答罕，叫道：“答罕，纳命来！”

那人冲来，便带一群人，刀枪横飞，直扑答罕！

乌里布狂叫道：“拦住他们，要他们死在刀下！”长刀一拦，人飞出去，一刀挥去，便把人挥成两段！

人稍稍一却，答罕叫道：“有什么话，请你那活佛来说！”

那大汉扬声而笑：“你真个笑话，你当活佛是什么，有什么闲暇来与你分说？杀！”

蒙面客叫道：“事有可为不可为者，三王子早走，赶快回金！我来断后！”

那人冲出去，叫道：“先不要动手，我有话说。”

人已冲至跟前，眼看就要刀枪齐加，他兀目不惧，称有话说，可见真个有事。有人叫道：“且听他说话。”

那蒙面人道：“你等说这些人是金国王子，此话差了。他们只是来我大宋修好的商人，哪里有什么王子？”

一人高声吼道：“他不是王子，怎有那么多的护卫？”

蒙面人一笑：“他是怕路上不宁，这也情有可原，大金国灭过我大宋，他们自己也心虚，来做生意，自是多有防备，此事也在理中。”

有人叫道：“你说他不是金国三太子，我看他像。”

那人手指着答罕。原来中原人虽说不曾与答罕谋面，但答罕的气度与那些金国勇士一比，自是看得出。

× × ×

蒙面人突地昂声道：“要是真个杀了金国的三太子，可能人人额手称庆，但你要杀错了，可丢了大宋人的脸面。”

那人眼睛翻了翻，叫道：“依你说要怎么样？”

蒙面人说道：“我说你可能不信，你为何不试一试，他只是一个客商，从来不会武功的。”

宋人吵吵一会儿，便有一个大汉过来，对着答罕施一礼道：“得罪了！”

答罕知他要试自己会不会武功，便扬声一笑，说道：“请你来试我好了。”

后面那毒王等人都是屏息静气，看他来动答罕。答罕瞪了乌里布一眼，要他约住人，只待他一试。

× × ×

大汉原来是一个会家子，他的内功很好，扬手一指，点在答罕的胸前斩命穴上，只要他内力一发，答罕只是一死。

答罕的下人中一阵骚乱，乌里布扬声一呼：“听着，且看他怎么样！”

大汉屏息，手指内劲催动，便见答罕脸上有汗，汗珠滚滚而下，显是受了苦楚。身子也摇摇晃晃，几欲倒地。

原来真个是练武人，要到了生死关头，却不由你自己作主，体内真气便会催发，与那死神对抗。大汉忽地撤手，对着答罕一礼，说道：“得罪了！”

那些人看看答罕，忽地有人大声说：“他这人蒙着面，又能说会道，谁保他不是答罕？”

众人皆称是，那蒙面人对着答罕一礼，说道：“公子，后会有期！”

他看着答罕，答罕也不敢再慢，对他深施一礼，说道：“黄龙府待君一会！”

答罕领人走了，只剩下了那个蒙面人。

人把他围了起来，大喝道：“你说，你是不是答罕？”

待得答罕那些人走得远了，这蒙面人揭开了面纱，说道：“答罕有我这般老相么？”

众人看他，面色深红，竟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不由哗然，齐叫道：“他不是答罕，他不是答罕！”

人皆走散，只剩下了他一人。

这人慢慢再把面纱攥在手里，只是一扬，那面纱飞成了片片儿，如一叶叶蝴蝶，在空中飘散，须臾不见。



他走了，走在众人身后，跟在他们身后。

× × ×

一个姑娘家，心内总是知羞的，索雅此时竟不像是在浴里看耶律，她的身子此时正赤裸着，乳正抓在小王子的小手里，那白白嫩嫩的乳全都看在耶律重恩的眼里，让她怎能不羞？

她的泪水不觉竟流出来，她硬声叫道：“耶律公子！”

这一声，叫得也不疾不徐，可却把耶律重恩叫住了，他证在当场，手刀竟砍不下。

× × ×

王宫内，竟是死一般静寂。

索雅在无声地悲泣，她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答罕与卓书，在几位公子里，她最看重的便是耶律重恩。她像那几个唐门小姐一般，心内也满是对男人的憧憬，在她的心头，时不时就浮出耶律重恩的影子。她哪里想得到，偏偏耶律重恩来了，正赶在她像一个哺乳的乳娘一般，乳正握在那个七岁的王子手里，被他掐得青紫？

布那儿与悄声儿、雪花三人盯住耶律重恩看。他的手重如干钧，再也击不下去。

布那儿也是明眼人，一眼便看出索雅的失魂落魄样儿正是耶律重恩使然，她悄声说道：“耶律公子！”

耶律重恩的眼睛仍是盯着那一双滚圆的双乳，可恨啊可恨，这一双处子的美乳正握在那孩子手里，他会一直握着，直握到她们鹤皮鸡颜，或是老死宫中？

× × ×

索雅的神色镇定了，她冷冷道：“耶律公子，如果你不走，十八斩会来对付你。”

耶律重恩笑笑，十八斩能奈他何？他慢慢躲开索雅，不再看她。

布那儿轻轻过来，她拿开了王子的手，那王子在梦里便嘟脓，像是睡不稳。布那儿慌忙躺下，把那小小的手儿放在她的乳上，王子掐得紧了，方才再复入梦。

×

×

×

索雅系上衣带，系与不系又复如何？女人一生，最重要的是给一个男人，给自己最心爱的男人，宁可死，也只给他一人。可如今索雅觉得她已是死了，再也没了女孩儿的心绪。

她坐下来，对耶律重恩说道：“公子来王宫做什么？”

“杀人，我头一回想杀一个孩子。”

索雅冷冷道：“孩子无罪。”

×

×

×

耶律重恩道：“我听说回鹘王后是一个卑鄙女人，我要去看看她。”

索雅忽地失声落泪了，她轻声说道：“我是回鹘人，但我也知乡土故情，耶律公子，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不为难王后，好不好？”

耶律重恩虎目圆睁，看着四人，说道：“我看，她对你们几人不那么好。”

雪花低头说道：“我们总是回鹘人。”

×

×

×

索雅徐徐道：“家国一理，每一家都有他自己的难处，莫非耶律公子只知晓大辽的难处吗？”

耶律重恩抬起了头，他长叹一口气，说道：“告辞！”

×

×

×

雪花道：“索雅姐，他会不会……”

索雅道：“我不知道。”

布那儿忽道：“杀了她也没什么不好。”

说了这一句，忽地四人都吓了一跳。她们知道，她们从心底里恨那个王后。

索雅忽地说道：“雪花，快叫十八斩去护王后！”

雪花不愿去，她看着索雅，索雅道：“如果她死了，回鹘会亡。我们便是亡国之人。”

雪花飞快地去了，三个女人面面相觑，她们恨那个王后，但有一个昏聩的回鹘王，再无一个精明狠毒的王后，回鹘只能被人鱼肉。

× × ×

耶律重恩听说过那个回鹘王后，她是一个狠毒女人。他要杀了那个女人，回鹘的索雅四人便有救了。何须对她们多说，只须杀了那个贱人！

他扑进了王后的宫中。

× × ×

王后正坐在台前梳妆，她看着自己的漂亮面庞，心里很得意。耶律重恩头一次对一个女人有这么深的仇恨，他怒吼一声，扑过去！

忽地眼前刺出两柄剑！那是利剑，一夺左肋，一刺双目！

耶律重恩暴喝一声“滚开！”

他的手指疾速一弹，那一柄剑便斜出去，从他胸前空过！

再一伸手，去夺那另一柄剑，那剑尖正抖，看他来夺，变了一式，直刺他下腹！耶律重恩手直伸出，便击在对方臂上！那人吼一声，剑便落地。

耶律重恩知道，在王宫里，只要有人惊觉，再过一会儿，不独他刺不成这王后，就是想脱身亦难，便一吼，再逼上去。

突地有人拦在眼前，那是一个满面虬须的人。他的手一探抓来，这一抓很平常，但令耶律重恩一悚，这是一个高手。再在身后，有人厉声一喝：“看刀！”

本来那人不须出声，只砍便是，但他一喝，显是不愿意背后袭人。只听得刀风飒飒，刀声劲气不小。

耶律重恩忽地醒悟：是十八斩的人。

传说十八斩是回鹘国的劲兵，独有回鹘王能使得动他们，他们都是回鹘人，人人本

事非凡。耶律重恩向前一扑，越是人多，他越是要扑住那个王后，譬如一局棋，看是谁输，只争一子。如耶律重恩拿得住王后，他便赢了。

王后回头了，耶律重恩忽地如被雷殛，他慎然而立。

回鹘王后啊，怎么那么像她，像她！不对，就是她，就是那个在他心头魂牵梦绕的璧人！

她嫣然一笑，说道：“耶律公子，你来得好快！”

回鹘王后的身后也有人，那是五六个人，他们看去都是高手，人人冷冷凝视他，只待得王后一声令下，便会搏杀他！

× × ×

只有一瞬，在那一瞬间耶律重恩失神了，他想到了他的那个梦中璧人，他略停了一停。

轰——，一声巨响，他落了下去，一落到底。

× × ×

黑暗，眼前都是黑暗，耶律重恩的眼睛先在灰尘中闭上，再过一会儿，他睁开了眼，看到他身在一个陷阱中。

这陷阱很深，周围都是尖尖的矛，只有他脚下的一块地是平的，他只能直直地立着，连坐下都不可能。

耶律重恩的颜面仍是那么冷峻，那么高傲，他的心仍是沉在往事中——

× × ×

那是他的表妹，是他姑姑的女儿，在辽，也不那么注重族系，只要你是皇亲，愿意娶哪一个女人都可，别说是表亲，就是越了辈份，也不足奇。他喜欢表妹夷离尺，从心底里喜欢她。在一个静静的夜里，皇亲都在大苑里射猎他与表妹宿在一处。

那一夜很冷，他与表妹钻在一条皮筒子里，表妹睡一头，他睡一头。天很冷的，他

不该出汗，偏偏出了热汗，他不敢睡，只觉得表妹的皮肤那么细腻，那么温暖，让他几乎疯了。他突地觉出表妹的手在动，她的小小手指在挠耶律重恩，挠得他心头火起。但人都宿在一个帐内，只在这帐里，就有他父亲与那么多的皇亲，他怎么敢声张？

但表妹哪里管他，只顾挠他，挠得他只好叫了一声：“啊！”

这一叫把许多人都叫醒了。父亲霍地起身，叫道：“出了什么事儿？”外面当值的勇士进来，报道：“禀大王，无事。”父亲看看他，问道：“你怎么了，叫什么？”

耶律重恩看着表妹，她的脸上满是嬉皮的笑意，他嗫嘴道：“我梦……梦到了虎……”

父亲拍拍他的肩头，大笑道：“我大辽的勇士，梦到虎，也就能梦到弓，你射死它就是了，叫什么？”

表妹对他眨眼，那神色当他是一个傻瓜。

他再躺下时，表妹的手就更不客气了，她轻轻地挠他的腿，再向下，向下，脚伸在他鼻子上，人几乎要钻进皮筒子里去了。她不怕闷死人吗？她的手够到了耶律重恩的手，在他手上写上字，他细心体会，是那么几个字：要朝朝暮暮。

× × ×

他虽说是皇子，但也没表妹那么大胆，他虽说是平时就喜欢她，但从未对她说过，她怎么就敢如此对他？这让他又惊又喜。

那一夜，表妹把她的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

× × ×

表妹，她是表妹夷离尺！

没听说过表妹嫁了回鹘王，只知道在大辽国势衰微的时候，有一次表妹暴死，死于食物中毒。那一次他只是远远看了表妹一眼，他不敢凑近了看。莫非表妹没死？不会，不会的，表妹已死了，她只是一个很像表妹的人……

## 第五章 恍若隔世

借着从洞上漏进来的微光，耶律重恩看到那矛尖上有些微的绿色，矛是有毒的。如果他不小心，身体触上那毒，便会倒在这里。只要他一倒，身体必被尖利的长矛刺破，毒入体内，会死得更快。

耶律重恩只好不动一动，他的身体很快就疲惫了，他要支撑不住了。

忽地听到了隆隆的响声，像是有重物从空中直坠下来，耶律重恩看到了一个人，那人正是回鹘国的王后。

耶律重恩心情激荡，叫道：“夷离表妹，是我，我是耶律重恩！我是表哥！”

人的脸面若近若远，她是耶律重恩日思夜想的表妹夷离尺吗？怎么她的脸色那么冷峻，似乎没一点儿哀伤？

她冷冷说道：“我不是什么夷离尺，你看错了。”

她离耶律重恩很近，像是在对面的一块巨石上站着，她的下身掩在石后，只有她的脸面在眼前，近得不可思议。

耶律重恩失神道：“我有一个表妹，她是我最亲的人，她是我的表妹，也该是我的妻子……”

那王后冷冷道：“表妹就是表妹，怎么会是妻子？”

耶律重恩扬头一叹，说道：“你是夷离表妹，我认得你。我听说你死了，我都不敢凑近，我不敢看你。你生前那么好看，死时会怎样。我怕，我怕……”

王后的冷面孔仍在眼前：“你也怕过什么？耶律重恩，你是大辽国最杰出的人物，你也怕过什么吗？”

× × ×

他怕过什么？他怕失去，但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没了大辽国，没了父母兄弟，没了表妹。

王后笑了，她冷冷道：“耶律重恩，你愿意不愿意归降回鹘？”

耶律重恩一叹，说道：“我是一个无家的人，王后怎么会信我？”

王后笑一笑，说道：“回鹘局势，危如累卵。如果公子愿意助我，我儿有福了。”

忽地，耶律重恩的心里升起一股烦躁来，他怒声叫道：“什么你儿，你的那个儿子是一个废物，那么小便只知道摸女人，他还会做什么？你生了一个废物！”

王后一叹，说道：“耶律重恩，我生了一个废物，你不是很高兴吗？”

耶律重恩似乎看到王后的眼里有泪，但他说不清，虽说与王后只是近在咫尺，但他看不清王后的表情。

耶律重恩喊道：“你是不是夷离表妹！？”

那王后冷冷道：“你疯了，你只是一个疯子！我奇怪的是，大辽国把复国大任交与你这样的疯子，怎么能够成功？”

耶律重恩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她也知道复国大计，她一定是与大辽有关的人，她肯定是夷离表妹！耶律重恩叫道：“表妹，表妹！复不复国有什么要紧？你告诉我，你是夷离表妹，我便死也甘心了。”

但那个王后一笑，冷冷道：“耶律重恩，传言你就是天祚帝，你是不是？”

耶律重恩冷冷道：“我是不是天祚帝，你是知道的，你怎么不知道？”

× × ×

回鹘王后冷冷道：“我告诉你，我是回鹘人，我叫简瑛，你知道了？”

“简瑛？简瑛？”

耶律重恩的头都要炸了，她竟叫什么简瑛，她不是夷离表妹？

回鹘王后说道：“耶律公子，我走了。如是不愿意帮我，我走好了。”

× × ×

耶律重恩说道：“请等一等”

耶律重恩的头脑清醒些了，心道：你若是我表妹，我怎么会探不出？我只要说出与表妹的一段情意来，你定能露出真情。我那时便会看出你是不是我的表妹。他说道：“我与表妹有一段情事，愿意说与王后听。”

回鹘王后好整以暇，说道：“好啊，你说，我听好了。”

× × ×

耶律重恩从未想过，他会当着一个人说这段往事，他不得不说。但如何说起，让他颇费踌躇。

“我是一个辽国的皇家子弟，我的一个表妹，她叫夷离尺，是我的姑姑的女儿，我与她有一次去狩猎，住在帐内。那时大家都在一间帐内，便彼此没什么隔阂，父亲命我与她钻一条皮筒子。在那皮筒里，我正昏昏欲睡，忽地觉得有人在挠我，挠得我痒极了，几乎要笑出声来。最后，我叫起来。全帐内的人都醒来了，父亲问出了什么事。我说不出，表妹只是瞪眼看我……”

× × ×

耶律重恩忽地很累了，他说得一点儿都不精彩。从前他以为，只要有朝一日，他愿意对哪一个人说知此事，一定会把这事儿说得有声有色，说得惊心动魄。但没料到，他此时一说，竟是那么平平淡淡，直直白白，那满腔激情到哪里去了？

王后盯住了耶律重恩看，眼里有泪水。

耶律重恩大声叫道：“你落泪了，我看到你流泪了！”依他所想，流泪的一定是他的表妹夷离尺。他叫道：“你落泪了，你是表妹，你是表妹！”

× × ×

眼前没了王后，也没了一切。

嗤——心慌意乱的耶律重恩身碰尖矛，中了毒。

他叫道：“表妹，你回来，我中毒了，我活不多久了，你告诉我，你是夷离尺，我



的表妹！”

他昏死过去。

× × ×

索雅等四人跪在地上，替耶律重恩求情。

王后冷冷道：“索雅，我要你一心想着王子，做王子的妃子，你想着一个外人，让我失望。”

索雅流泪道：“王后，在成都府，耶律公子帮过我。”

王后说道：“他是辽人，他一心想复国，留下他，对我回鹘有什么好处？”

索雅说道：“王后，王子那么小，必得有高人助他。我看耶律公子能帮王子，王后务必想一个法儿，求耶律公子帮王子，回鹘才有望。”

王后沉吟许久，才说道：“你说得也有理，只是我看他心志坚决，怎么会帮我们？”

索雅说道：“还求王后想一个法儿。”

王后看着索雅，忽地笑了，那笑里有一丝狡黠：“索雅，你没试试你的手段？”

索雅叹一口气，说道：“在成都府，我劝他沐浴，他对女人无心，只是风云一试，而且看他与女人在一起，只是做戏一般，根本就没有真心。”

王后竟笑一笑，说道：“索雅，你是回鹘第一有本事的人，难道真个没法子可想了？”

索雅说道：“有一个法儿可试，说是王后答应他，帮他复国。”

× × ×

王后大是惊异，看着索雅，看索雅不像是开玩笑，便说道：“难道你真个愿意帮他复国？”

索雅道：“据我所知，辽国灭亡，也甚是奇怪。当时在宫内死了丞相元历脱脱，国库也尽焚烧，天祚帝也无去向。就是吐蕃的卓书公子、大金的答罕都怀疑天祚帝不曾死掉，只是躲了起来，好早晚再图复国。卓书公子甚至怀疑这个耶律重恩就是天祚帝，但

无实据，也查不出来，如果王后答应帮他复国，便可再慢慢详查他是不是天祚帝，查出他有什么本事复国了。再说，辽是大国，一旦灭亡，怎么会再无复国的可能？若他能复国，让他在黑汗，还是在吐蕃，更是在西夏，还是在我回鹘，可就得看各国的本事了。”

王后的眉头紧皱，听得耸然，问道：“依你说，他当在何处复国？”

索雅道：“黑汗，只有黑汗与我回鹘，是他要图之处，不然他千里迢迢来回鹘做什么？”

布那儿说道：“他不愿意接近女人，但他愿意得到权势，王后如是封他做回鹘的客卿，他一定不会对回鹘不利。”

王后忽地厉声道：“他去王宫，想行刺我。他还去了你们宫中，想对王子不利，我不杀他，来日他必杀我！”

索雅说道：“能为我所用，就是人才，王后不是也想回鹘做天下大国吗？”

× × ×

王后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把他提出来，我要问他话。”

雪花说道：“耶律公子已经坚持不住了，他的身上触了毒，正握着那尖矛，双手流血，也不肯倒下。”

王后动容：“好一个硬汉子！索雅，就依你的主意办吧。”

× × ×

耶律重恩醒来了，他看看周围，他是在哪里，身上拥着雪白的被褥，鼻里嗅着清香的龙涎，耳旁听着悠扬的琴声，他是入了仙境吗？

女人轻柔的声音问他：“耶律公子，你还好吧？”

他忽地醒来了，他不是遇见了表妹吗？一定是表妹在呼唤他。

回头一瞥，不是表妹，而是索雅。

索雅变了装束，她头扎一种高高的吉祥髻，领口开得大大的，从胸口开气处看得出

高高的丘壑，那是能迷死男人的深谷。

耶律重恩叫道：“表妹，表妹！”

索雅冷冷道：“你中了毒，嘴唇已是乌紫了，如果再不救治，你想再有什么大业可图，皆是梦幻了。”

耶律重恩眼里皆泪：“她不认得我了，我还有什么大事可做？她是我的表妹，她也不认我，我还为什么要活下去？”

索雅问道：“公子，谁是你的表妹？”

“你们王后。”

索雅笑一笑：“她是回鹘人，姓简，是回鹘最有名的大姓。”

索雅抓起了他的手，那手是乌黑的，被毒得没了模样。索雅说道：“王后说，如果公子愿意帮助回鹘，方能救治公子。公子，你要三思。”

耶律重恩如梦初醒，问道：“她要我帮她什么？”

索雅说道：“回鹘目前正在多事之秋，公子是人中龙凤，如能得公子善助，就不怕他国前来欺凌了。”

索雅说话声莺转鸟啼，听去十分悦耳。耶律重恩却听不进去，他失神道：“她既是不肯认我，要我帮她什么？”

索雅嫣然一笑，说道：“你要当她是你表妹，那更好了。你全当帮她一回，答应她，有事帮她，好不好？”

耶律重恩大声道：“好，我答应她。”

×                      ×                      ×

索雅帮他解了毒，救治了他，再带他去看王后。

×                      ×                      ×

在宫里，有许多人站在那里，怕中间也有乔装的“十八斩”

在吧？

珠帘微荡，看不清神色，只听得她问道：“耶律公子好些了吗？”

耶律重恩一听得她的声音，便大是失常，心道：她就是我的表妹，这就是她的声音，除了表妹，还有谁能发出这悦耳动听的声音来？只是她为什么不认我？怕是有些缘由了。我不能再吵，惹她生气。

耶律重恩道：“我很好，谢王后关心。”

王后道：“我儿年幼，请公子多多费心，凡事多帮我，我自有重谢。”

× × ×

突地，耶律重恩想起一事，他心道：如今当着王后，我何必不提上一提，以后再也未必有适宜的时候提它。他大声道：“请王后费心帮忙办上一事，就是让耶律重恩肝脑涂地，也自不惜。”

王后哦了一声，显是有些意外，她顿一顿道：“请说好了。”

耶律重恩大声道：“自古帝王多义师，教之以义，晓之以理，盖因帝王一行，便动天下。如今小王子溺深，还望放过索雅等绝色，以解天怨。”

王后霍地起身，大叫道：“你是什么人，敢对回鹘王宫内的事儿指手划脚？！你说！”

耶律重恩不料得她会忽地雷莲大怒，愕然而立。

王后呼叫道：“把他赶出去，赶出去！快！”

过来几个人，赶出耶律重恩。

× × ×

夜更深了，耶律重恩在酒楼喝过酒，慢慢在长街头。

只有夜深人静时，他才更有亡国之痛。他踉跄而行，嘴里哼着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亡诗，落魄失魂，满身酒气。

当街拦在眼前，站立一个老者，他大声喝道：“主人，主人，难道你忘了大辽国耻

吗？”

耶律重恩打了一个长长的喝儿，问道：“你是谁？”

那老者道：“我是大辽人。”

耶律重恩大声道：“辽国已灭，辽人无家，你不知道吗？”

老者道：“只要你还在，辽国当在。只要你心里有家，辽人终当有家。”

耶律重恩失声而笑，咕咚一声醉倒地街头，说道：“胡说，辽国没了，辽国没了。”

那老者再三唤他不醒，只好守着，站在他身旁守着，等他醒来。

× × ×

王后泪眼模糊，看着王子。王子正在睡中，他在抓着布那儿的乳，他的手像是痉挛，一狠一狠地紧抓，抓得布那儿一会儿一醒。

布那儿看到了王后，她想起身，王后意外地很是柔和，说道：“你别动，我只是看看他。”

王后盯着王子看，看了好一会儿，方才匆匆离去。

× × ×

回鹘王正在饮宴，他喝得很凶，一杯再一杯，忽地叫道：“快跳起来，跳起来啊。”

那些舞女便欢快起舞，如蛇如媚，直趋回鹘王的眼前。

回鹘王很是快乐，他也脱下长衣，只着一件小衣，叫道：“我也来跳，我也来跳！”在众美女间，像有一胖胖的侏儒，在中间直蹦，他也叫道：“跳啊跳啊，回鹘美人儿，美人儿！”

音乐嘎然而止，原来他们都看到了王后。王后身姿轻盈，慢慢来到了回鹘王的面前。回鹘王一见了她，胖胖的脸上满是愁容，嘴巴巴巴地说不出什么话来。

王后看看那些舞女，一个个地看，那神色像要把她们一个个盯死在当场。她眼光如鹰，瞪得滚圆，忽地呲牙一笑，问道：“你累不累？”

那个舞女浑身冷战，说道：“累，我累。”

王后笑一笑；说道：“累了，就去歇歇。”

那个舞女跑了，跑得极快。所有的舞女都跑了，只剩下了王后与回鹘王。

王后与回鹘王回到了寝宫、在寝宫里，有一张大大的挂图，那是吐蕃、回鹘、西夏、蒙古、大金、黑汗的国势图。在这些国中，还有一个大宋。

王后对国王说道：“你该睡了。”

回鹘王早就哈欠连天，此时盯着那地图，背道：“吐蕃，国势强大。自与大唐和亲以来，便有了冶铁、铸造等业，民性凶悍，能征惯战，一心图我与西夏，更是觊觎黑汗。黑汗国，国势差，但其国有国师须跋，其人勇且有谋……对了，王后，下面怎么背啦？”

王后的眼里闪着失望，他只是一个白痴，怎么能做回鹘王？就是你把整张图都让他背下来，他也一样是无所思，无所忆，你对他有什么法儿？

她轻声说道：“好了，你也累了，像那些跳舞的舞女一样，也累了。你也歇歇吧。”

回鹘王头一落枕，就鼾声大起，他睡熟了。

× × ×

王后仍呆呆地坐着，她的泪水如长线般流出，看着那个睡得像死猪一般的男人，她不由得哀叹自己命薄，怎么嫁了这么一个人？当初她来嫁与回鹘王，虽说是有所图。但到了回鹘十年，她也喜欢上了这个像薄薄的暮一般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那么平和，那么喜欢唱啊跳啊，像他们所有的机心都放在跳舞唱歌上了。女人变着心眼想的是取悦男人；男人想方设法儿讨女人欢心，情歌是回鹘的欢笑，美女是回鹘的露珠，多美的国家啊。

她下了狠心，要她的儿子做一个暴君，要他从小就恶，就淫欲心大。但她有时还有梦幻，如果这个回鹘王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她就不要做那么多的恶事了。

但回鹘王是一个只会玩乐的浑人。

她轻声对自己说：“夷离尺，你看到了他，他是表哥，但他不是辽国的国君，至少今天他不是，你是辽国的人，你要完成大辽的事业，你不能忘了，当初大王是跪在你的眼前求你的。”

她泪流如注。如果能由她自己，此时她情愿逃走，救出耶律重恩，与他一齐逃走。他不是说他日日夜夜都想着她吗？

她的身后站了一个人，那是陪嫁的奶妈，她冷冷道：“你忘了对国君的许诺了，你忘了父兄的仇恨了？”

她再踉跄跪地，泪水长流：“我没忘，我真的没忘。”

奶妈抚摸着她的头，说道：“你不容易，你很不容易。”

她哭，哭得很畅快。但再哭一会儿，真的累了，她睡了，睡在奶妈的怀里。

奶妈又给她唱歌了，那是大辽的歌儿，她在睡梦里，又纵马在草原上飞，身后跟着耶律重恩。

## 第六章 逼宫弑君

夜深人静，忽地感到，这熟悉的深宫只是梦幻，根本就不是你的家，而那熟睡在床的胖胖的君王也只是一个陌路人，他只是你从来也不熟悉的陌生人，你根本就不认得他。此时一股深切的悲哀从心底里升起，她的悲伤便没一滴泪，也无一声哭，只是默默地看着，恍若云烟的梦境在眼前幻了又化，化了又幻。

更深几许？

×

×

×

奶妈来了，她站在床前，静静地看着王后。

“黑汗国发兵来攻，吐蕃在边境也陈兵数万。”

“他们要做什么？”

“灭了回鹘。”

她默默地看着奶妈，奶妈的眼里有责备。如果她早下手，杀了这个只知昏睡的君王，回鹘或许有救。

她瞪眼看着奶妈，奶妈轻声说道：“你只能那么做。”

她看着床上的那个男人，他只会看女人跳舞，再就是乱发命令，如果得知黑汗国发兵来攻，他会乱发一通命令，让回鹘国不战自乱。

她怎么办？

× × ×

突然有人轻声道：“有请王后！”

王后走出来，她看到了回鹘国的十八斩，他们是齐崭崭的十八人。

据说他们中有人就是回鹘国的王室宗胄，当先的老人是十八斩的主人，他说道：“王后，我听你吩咐。”

她轻声说道：“我有什么法儿，黑汗来攻，吐蕃边境陈兵，一心想图回鹘。而且回鹘的敌人远非只有这两国，你们说怎么办？”

老人说道：“我们唯王后的命令是从。”

突然奶妈想说话，王后厉声道：“你不能说！”

老人一叹，说道：“她想说什么，我也知道。据我看，她的主意不错，王后何不早下决断？”

× × ×

夷离尺不想杀死回鹘王，但如果不杀死回鹘王，一旦敌兵入侵，他必得乱发命令，有他在，国民也不会齐心，要想保住回鹘，那只是一场梦幻而已，

老人道：“王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依属下看来，这一次只有一法儿了。”



王后落泪了，她虽说是嫁与回鹘王近十年，没什么深恩，但毕竟是十年的夫妻，要她一时动念杀人，她也不忍。她轻声说道：“难道就不能有……别的法儿了吗？”

老人厉声道：“待到木已成舟，我们回鹘国灭，王后便成了亡国之人，这事儿不早决断，怎么能行？”

她轻声呜咽，说道：“好，我再想想。”

× × ×

王后回到了寝宫，再看看那个睡得熟熟的回王。他是一个胖子，睡觉时打着呼噜，那呼噜打得山响，令她总是睡不好觉。自那成亲的第一日起，她便到外间房睡。他醒来了，乐呵呵道：“你走了，你睡不着，是不是？”

她看着他那样子，心里酸楚，她怎么嫁了这么一个人？

如今回鹘王还是不知他的头颅快要搬家了，他很快乐地吹着口哨，打着呼噜。他的脸上有一种开心的表情，大概是又梦到了什么新鲜玩艺儿。

夷离尺盯住了他的脸看，为了看近点儿，她凑近了看。他的脸还是那么开心，让她惊奇的是，自从她十四岁嫁与这个男人，十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没老，仍是那么平和乐呵的脸相，他几乎一点儿没变，像她刚刚嫁与他的那一夜一样。

王后的手伸出去了，她的手指颀长、苍白，在回鹘王的脖子上一刮，想像着那颗头咕咚一声落下来。

她不由自主地啊一声叫出来了。

回鹘王醒了，他睁开眼，看看她，说道：“睡觉。”他再复睡着了，鼾声再复快乐地响起。

她跪在那里，跪了许久。她的眼前升起一片雾，听到了远处的喊杀声，是吐蕃的兵攻来了，是黑汗的兵马打来了？她能不能守住宫门？她得派索雅去守城门，只有索雅做事，她才最放心。

她急急地走出来，到了院子里，她再急急地走，要去看一看她的儿子，那个只有七岁的小王子。

小王子正在睡，他的手里抓着布那儿的奶，身旁的正睡着索雅与雪花三人。她默默地注视着儿子。对这个儿子，她是既疼又恨。看他那模样，真个是生了一副蠢相，那样子像足了回鹘王。自小时他便抓着她的奶不放，后来她让奶妈替自己，如今他有了四个女人，她们都是他的妃子。

回鹘王子得抓着女人的乳方才能睡，这已是全国人人皆知的事儿了。

× × ×

索雅醒了，看着她。她轻轻一挥手，不让她起身来请安。

× × ×

索雅看她的眼中有泪，突然说：“王后，你总得决断。”

她恨索雅，因为索雅不是男人。

如果索雅是男人，是她的男人，那有多好？如果索雅是男人，是她的儿子，那更好！

但索雅是女人，是与她一样的女人。或许索雅是比她更有本事的女人。

她忽地心里升起了一股醋意，索雅曾看过耶律重恩的身子，在他洗浴时，她看过他！她看过他！

× × ×

她冷冷道：“我自有决断。”

她慢慢走了，再来到了宫前。

十八斩都在，他们都似睡非睡，躺在宫廊里，看到她像一个幽灵一般来到了面前，老人轻声问道：“王后……”

她挥了一挥手，走了。

她要到一间很平静的房里去，她不愿意看到他们杀死自己的国王。

×

×

×

回鹘国王醒了，他看到十八个人站在他的床前，他说道：“天亮了吗？”

没人回答。

他看着那十八个人，问道：“你们杀了谁？”

没人回答。

回鹘王也觉得不对，便对那老人道：“你们出去，我要睡！”

老人冷冷道：“吐蕃兵犯边境，黑汗国来侵！”

回鹘王大叫道：“我要睡觉，明天我要命令去攻打他们！”

老人说道：“大王，明天就来不及了。”

回鹘王大声道：“混蛋，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

老人回头挥了一下手，两人上来，架起了回鹘王。他的身子重，竟是只能拖着走，回鹘王大叫道：“混蛋，我要穿衣服！”

两人也不听他，只是拖着他，到了前殿，看座，老人一跪，十八人都跪下了，回鹘王笑眯眯道：“我也不想睡了，你们叫来一些宫女，我要她们跳舞！”

十八斩的人犹豫，但老者一叹，说道：“没听到君王的命令吗？去！”

×

×

×

果然叫来了一群宫女，她们叽叽喳喳，来到了宫殿内。老者说道：“君王不愿意睡，要你们跳舞，你们跳好了。”

宫女不愿意，一个个睡得正香，竟被叫醒，来跳舞，都是不愿。但仍不能不跳。她们便随着乐声，慢慢跳起来。

×

×

×

回鹘王也没大醒，他斜在那王座上，叫道：“好，好，跳，跳啊！”

跳了一会儿，回鹘王也来了兴致，他立起身来，身着一件长长的肥衣，也在那群宫

女里混，叫道：“好啊，好啊，跳啊，跳！”

× × ×

忽地，老人大声道：“好了，你们走吧！”

那群宫女如得赦令，顿时走得精光。

回鹘王大叫道：“混蛋，我还要跳，你怎么叫她们走了？”

老者再一挥手，对那些奏乐的女人道：“你们也下去吧。”

那些女人也如逢大赦，一个个赶快去睡。

× × ×

老人听着回鹘王大声叫骂，骂了许久，骂得累了，才说道：“好，我不骂你，你们滚吧！”

老人说道：“大王，有一件事，请大王帮忙。”

回鹘王大声道：“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我要去睡了。”

老者说道，“这里有几件东西，想请大王一用。”

回鹘王眉飞色舞，大声道：“是不是什么好玩的，拿来我看。”

老者不动声色，把几件东西放在他眼前：一条白绫、一瓶毒酒、一把剑。回鹘王嘟哝道：“这是些什么东西？”

老者道：“请君王自裁。”

× × ×

回鹘王是明白了，他突地大哭，叫道：“混蛋，叫王后来，看她不杀了你们！？”

老者说道：“王后也请君王自裁。王后念在与君王十载恩情的份儿上，不忍来看君王自尽，请吧。”

回鹘王大哭，叫道：“叫王后来，我问她，我问她，我什么都听她的，她怎么忍心要我死？我死了，她不就成了寡妇了？她怎么愿意做寡妇？对不对，你们骗我！”

老者看看天晚了，喝道：“请君王自便，难道要我们帮君王不成？”

回鹘王大声叫道：“你们怎么那么没良心啊，我请你们十八人杀人，给你们的银子够多的了，你们怎么敢杀我？”

老者说道：“君王不愿死，我们帮他一帮！”

几个人冲上去，扯住了回鹘王，回鹘王叫道：“别把那带子扯住我，我死了也不安生啊！”

老者说道：“君王不愿意用白绫，我们便给他用剑好了。”

回鹘王拿着宝剑，手也哆嗦，他苦着脸，说道：“这剑这么锋利，割脖子一定很疼，我不干，我不干！”

老者看他不愿，便说道：“君王不愿，那就喝下这一杯酒好了。”

回鹘王大吼道：“混蛋，你怎么让我喝毒酒？据说喝过毒酒的人，到了阴间都是绿脸儿，我不喝，我不喝啊。”

几个人哪里听他，上来扯住他，硬是捏着鼻子灌。

回鹘王一挣一挣，胖胖的身子直打挺，叫道：“我不喝，我不喝！”

但只是挣了几挣，便扑通一声倒地，再不动了。只有一双眼睛瞪着，心有不甘。

× × ×

索雅看到了王后，她说：“你去，要他赶快走。”

王后不说那个他是谁，索雅也明白。索雅站起，走出去了。

耶律重恩躺在地上，他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很多，但都不是大辽的星星。他大声叫道：“你神气什么？你也没有大辽的星星多，也没大辽的星星好看！”

眼前有了索雅，他忽地笑了，说道：“索雅，你再来勾引我，我一定不再装得君子样，我也是一个滥男人！”

他哈哈笑，扯住了索雅。

叭——，索雅打了他一个耳光！

他呆住了，索雅说道：“你听我说。今天夜里，回鹘王死了，那个杀死回鹘王的人就是你！”

耶律重恩愣了，他只是在酒店里喝了一夜酒，怎么说是他杀死了回鹘王？

索雅说道：“王后已经下令，要人擒杀你了。待一会儿，十八斩会来捉你，你要不走，必是一死。”

耶律重恩笑一笑，说道：“我成了替罪羊？”

他起身欲走。索雅喝住他，说道：“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耶律重恩回头，在晓色中，他看到了索雅亮亮的眼睛。莫非她喜欢耶律重恩，要对他陈情？再不就是她要告诉，是谁杀死了回鹘王？

索雅说道：“王后她不姓简，她是辽人，我知道，她是你那个表妹。”

耶律重恩一叹，她是表妹，自己也知道她是表妹，但她不认，有什么法儿？况且此时她刚刚丧了丈夫，就下令要擒杀表哥耶律重恩，她的心真狠。

索雅说道：“她是回鹘的王后，但她也是大辽的人。我告诉你，她一点儿也不会武功。”

她扬头看着耶律重恩，说道：“如果她一心为回鹘，我会以死一报。不管她对我怎么样，我都听她的。但如她一心想复辽国，对回鹘不利，我就掐死她！”

耶律重恩看着索雅，她的眼里闪着恶毒的光，她一心为回鹘，担心王后对回鹘不利，才说了这话。可是她真的能杀了王后吗？

索雅轻声说：“我最恨的就是那个小王子，但如果她对回鹘不利，我就杀了她，拥立小王子，到那时，我第一件事就是派十八斩来杀你！”

如果夷离尺真的对回鹘不利，她必会死在索雅的手里，而且那时索雅会不计一切，来杀耶律重恩，因为大辽要灭回鹘，此仇不可不报。

但索雅又笑了，说道：“如果耶律公子能和王后和好，让回鹘太平，我对公子自是感恩不尽。”

索雅此时哪里还有恶狠狠的样儿，她一脸的娇媚，对着耶律重恩一礼，说道：“我记着公子的恩情，我也不会忘了公子，你看过我，我……”

她越说声音越低，几乎变成了耳语。她的羞怯可见，原来此时她想到了耶律重恩，他曾在床前看了她的乳。虽说那是被小王子抓着，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孩子，而耶律重恩是第一个看着她的男人。

索雅说道：“我说的话，请公子记住。”

× × ×

耶律重恩走了，他急急逃出回鹘，他知道，如果真的呆在回鹘，他玩不起。要是王后真想灭了回鹘，她必是性命不保。他最后喊住了索雅，要她告诉表妹的一句话是：保重！

× × ×

耶律重恩要到哪里去？他想着，既是黑汗与回鹘都不可图，不如先去西夏看一看，看看西夏是否可图，再作道理。

他奔西夏去了，一骑快马，直奔西夏！

× × ×

索雅回到了王宫，王宫里已是哀声阵阵了，她看着王后，心里赞她，她身着一身丧服，人如白雪，更是好看。

索雅站在她身前，看着她。王后轻声道：“他走了？”

索雅点头，王后忽地说道：“索雅，他说什么？”

索雅轻吐了两个字：“保重！”

索雅走了，王后回头，她抱着小王子，忽地大声哭起来，她说：“保重，保重，我

怎么保重？”

她明白，自今往后，王宫里的清冷，就是她的日子了，她再也不能看着回鹘王那胖胖的身子，厌恶他，管束他了。她抱着小王子，说道：“儿啊，儿啊。”

她再哭，忽地对着站在那里的十八斩说道：“看住索雅，她做什么，都得向我禀报。”

老者点头，他命一个手下去了，去看住索雅。

小王子突然打了一个哈欠，说道：“我要索雅，我要索雅！”

王后流泪，对小王子说道：“你是回鹘王了，你不能再天天抱着她了。”

小王子说道：“我不要抱着她，那叫她抱着我。”

王后看着小王子，他那胖胖的样儿，真个像是蠢回鹘王，她哭道：“你是回鹘王啊，怎么能天天搂女人？”

## 第七章 铸成大错

风吹旌旗，哗哗啦啦响。大狼主的座帐里，站立着无数的人。他们就着昏黑的灯光，看着躺在床上的老人。他气喘得很紧，像拉起的皮老虎，极是困难。站在跟前的是大王子粘罕、二王子刺罕、四王子兀朱、五王子泽利。在他们身侧的是老狼主的弟弟达懒，他的身后是军师哈迷蚩，几个人都盯着老狼主看。老狼主的眼是混浊的，他皱一下眉，示意他很讨厌床后女人的哭声，哈迷蚩挥一下手，让人把她们赶走。

老狼主道：“我不行了……”

五王子泽利跪在地上，哭着：“狼主……”

四王子兀朱看着狼主，他是领兵打大宋的元帅，拿下大宋的徽宗、钦宗二帝，他功不可没。此时他跪在老狼主的床前，叫道：“狼主，你下令吧。”

老狼主看看四王子，兀朱是一个好帅才，但他没头脑，抢下了大宋的江山，偏要立



一个异姓王，当时的状元秦桧就与二十几位大臣联名上表，讲必得用赵氏为帝的原由，但他不听，立了一个张邦昌，结果站不住，最后终是被康王赵构做了皇帝。兀朱无谋，不能为狼主啊。

他再看大太子粘罕，大太子总是鞭打部下，在攻打大宋时，险些被部将砍了头。他更不能做大事。再看二太子刺罕，他低着头，不敢看老狼主。只有五王子泽利盯住了老狼主，叫道：“狼主，为了大金，你说话啊。”

× × ×

老狼主再看看哈迷蚩，他的眼里是绝望，难道真个如哈迷蚩所说，天意不佑大金？

老狼主说道：“哈军师，三王子来了吗？”

哈迷蚩摇摇头，老狼主看看泽利，泽利恨恨道：“偏要他，一个阉人！？”

老狼主突地咳起来，他想喝止泽利，但没等吐口，便咳起来，咳得背也弯了，他说：“哈迷师，拿我的刀来！”

× × ×

几个人都盯着老狼主那虬筋突出的手，这一柄刀便是大金的狼主信物，它到了谁的手里，他就会直着腰走出去，向帐外万千等待的大金勇士宣布，他就是新的狼主！

这一柄刀会落在谁的手里？

泽利抢在前面，刺罕也不落后，只有粘罕知道父王一向并不喜欢他，决不会把狼主大位传他，所以也不向前抢。他的身后是叔父达懒，他也低着头，满面是泪。

老狼主完颜阿骨打叫道：“兄弟，兄弟！”

几位王子都呆住了，他们没料到，父王会叫他们的叔父。

达懒当然知道此时哥哥叫他是什么意思，他说道：“哥哥，不可啊！”

他满面是泪，跪在阿骨打眼前，说道：“他们哥几个，哪一个即了位，我都会好好帮他的。你放心好了。”

阿骨打摇摇头，把刀举起来，对着达懒，等他接刀。

几位王子的眼神不那么平静，有恨，有嫉，有怒，有嗔。

泽利眼看老狼主，以为他是糊涂了。但老狼主看看哈迷蚩，对他点点头。

× × ×

哈迷蚩对着几位王子，慢慢说道：“老狼主最早属意的是三王子，但终是改了主意，原因是老狼主认为，国临强敌，必得团结一心，方能制胜。如果三太子做了狼主，恐你们兄弟不和。”

老狼主看着哈迷蚩，他的眼里有一丝怨怅，如果三王子来了，他会让弟弟达懒保三儿做狼主，让大金有一统天下的大业。

大业不竟，终能守成，这是他用达懒做狼主的心意。此时答罕未来，他怎么能当着几个儿子的面儿，命众人推举答罕做狼主？

他恍惚听到了嗒嗒的马蹄声，他虎地坐起来，叫道：“军师，是三儿回来了，快，快叫他进帐来！”他挣着手，挥斥着来扶他的粘罕、刺罕，叫道：“三儿，你在就好，你做狼主，要征战大宋，拿下黑汗、西夏、吐蕃，还有大理，让天下凡马蹄践踏的土地，都是大金国的天下！”

达懒与哈迷蚩上去扶老狼主，见他双目不瞑，橙瞪地瞳视帐外，他的耳朵也竖起，像在谛听远方，听着疾速赶回大金邦的三王子答罕。忽地，哈迷蚩叫道：“老狼主，老狼主！”他大放悲声，几个看看，原来老狼主真的归天了，他只是死不瞑目。

× × ×

哗，铁骑卷着狂风，答罕再控马急驰，他喝道：“快到了，这里已是大金的土地，我们急急回去！”

前面是一个城池，看见来人，急急出了兵马，喝道：“来者是三王子吗？”

答罕叫道：“是！”

对面叫道：“快过城换马，老狼主急等！”

× × ×

风尘仆仆，老远看到老狼主的大帐，答罕的心忽地一下子凉了，问：“乌里布，你看那大帐的施头是什么颜色的？”

乌里布的声音也颤：“三王子，那是……那是……”

答罕叫道：“我眼神不好，莫非你们也眼神不好吗？”

只有身后的毒王草人不懂得他问话的意思，答道：“三王子，我看清了，那大帐是雪白的。”

× × ×

答罕滚鞍下马，他昏倒在地，随从的勇士纷纷下马，乌里布把他的头抱起，放在膝上，流泪叫道：“三王子，三王子！”

好久，答罕才悠悠醒来，轻声道：“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远处慢慢踱来两骑，是二王子刺罕，他注视着躺在地上的答罕，说道：“父王殁了。”

答罕哑着声音：“我知道。”

刺罕再道：“他要二叔做了狼主。”

答罕道：“我知道。”

× × ×

刺罕说：“狼主命你去拜祭父王！”

答罕再说：“我知道。”

耶律重恩听到了一声鸟叫，这一声叫得很奇，在他的耳旁，嘶嘶而叫，像是催命。那是知更鸟。

知更鸟决不会在白天叫的，耶律重恩站住了，他面前站了一个年青人。

那年轻人身着花里胡哨的衣服，手里拿一柄竹剑。他吹着竹剑上看不见的灰尘，对

着耶律重恩道：“你杀了人。”

耶律重恩斜眼瞥他，笑笑：“我没杀。”

竹剑冷冷道：“我也知道你没杀，但我也得说是你杀的。”

耶律重恩长吁一口气，说道：“那就动手吧。”

竹剑动了，竹飘漫空！

都是竹剑，耶律重恩在他看得见的眼前，都是漫天飘洒的剑影！

他站立不动，竹剑没料到他会站着不动，就迟疑了一下。

只有那么一瞬，在佛家讲来，也无须一念的工夫。竹剑看到耶律重恩从他眼前的剑尖上突出来，他的胸像是在竹剑上透出，人便该死在剑下了。

但耶律重恩没死，他的手扼住了竹剑，竹剑变了，变成了竹花！纷纷扬扬雪花一般的竹花！

剑没了，不是折断，是化成了纷纷扬扬的雪花！

竹剑走了，他转身走了，竟走得头也不回。在这时，耶律重恩如要杀他，只须一出手就可。

但他走了，走得无影无踪。

×                      ×                      ×

他就又看到了罗裳。

罗裳是十八斩里唯一的美人。说她是美人，是她认为自己很美。她冬日夏天都不穿别的衣服，都是红的紫的罗裙罗裳，她对着男人笑时，露出一对对的小虎牙。她对着男人总是笑，笑时很快乐，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罗裳对他说：“你杀了人，还跑，不仗义。”

耶律重恩突然像看到了春天：“我没杀人，还得跑，真不仗义。”

罗裳大笑，拍手时故意把手拧得像小姐的样儿：“你很好玩，我不准备一下子杀死

你!”

耶律重恩道：“十八斩一个个出台，你说像什么？”

她斜着头，看着他，瞟他的样儿很可爱：“像什么？”

“唱大戏，一个个出台。”

她乐了，说道：“十八斩一向都是一个个出台的，你得有耐心，才能等足了一十八个人。”

耶律重恩说道：“我等你动手，杀我。”

罗裳很是怜香惜玉：“我不好意思杀你，我不愿意杀你。”

一句话没说完，她扑向了耶律重恩！

她的手很快，她先是打了他的脖子，这一击会把他的脖子击折。再打他的下裆，这一下很可恶，不像是一个很美的女人该用的法儿。但她用了，而且她用这法儿杀死了许多男人，百试不爽的。再来一下，她是击在耶律重恩的咽喉上，那一击是打碎他的喉核，最后，她在耶律重恩的胸前捉命、斩命两人命穴上一击！

× × ×

她弄完了，退回去三步远，看耶律重恩溅血、仆僵、倒毙！

耶律重恩仍站着，站得很稳。

罗裳笑了，她说：“我杀不了你？”

耶律重恩说：“要不要再试一试？”

罗裳斜着头，很卖弄风情：“我不试了，我不舍得杀你。”

她扭着屁股走了，走得慢慢的，嗒嗒的。

× × ×

耶律重恩再走，眼前站了一个麻疯婆婆。

耶律重恩说道：“没想到，你也是十八斩的人。”

麻疯婆婆面无表情：“我的肉要掉光了，回鹘王用一帖药救了我。我成了这样子……她是十八斩的杀手，很厉害的杀手。

麻疯婆婆手里的拐是弯的，世上的老人任谁也不会用她这种拐，拐从中间便折过去了，成了弯得曲里拐弯的头，看样像一团乱麻。拐头也不够高，但身高只有童子一般的麻疯婆婆用来，却正好合适。

她用拐一点耶律重恩的头，说道：“我杀你的头，敲碎你的脑壳！”说是说，但她没动。耶律重恩也没动。

她再说：“我用拐敲烂你的心，看你的心有多大！”说是说，但她还没动。耶律重恩自然也不动。

她再说：“我用拐敲碎你的零碎！”

这一次，麻疯婆婆笑了，她一笑比哭更吓人，露出她的黑黑的牙，露出她那缺了半边的腮帮子。耶律重恩不但不怕，竟也笑了。

麻疯婆婆一叹，说道：“你放过了他们两人，我要谢你。”

她走了，脚像不沾地一般地走了。

× × ×

耶律重恩心里知道，十八斩是承他的情，不然他们会死缠住他不罢休的。但是不是他的表妹夷离尺的主意，要他们不要死缠住他，只是做做样子，放他走算了？

他的心里升起一股温情，他但愿是那样，如果是，他的心上人真是还惦念着他呢。

他很愉快，任何想到了心上人，想到了心上人此时也想着他的男人，这时的心境都是愉快的。

× × ×

答罕看着哈迷蚩，哈迷蚩看着答罕。他们知道，此时在帐外的人都可能在聆听他们两人的动静。

达懒一做狼主，对答罕也不冷不淡的。

哈迷蚩说道：“你晚了，大金再也无望。”答罕笑一笑，说：“还说这做什么？我一直很感谢军师，也很感谢父王，他给我留下一路的顺风，只是我晚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说的就是此时的哈迷蚩与答罕。

答罕忽地看着哈迷蚩，问道：“军师，难道大金真个不行了吗？”

哈迷蚩道：“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在夺得了大宋时，立一个孱弱的王子，再举科举，改弊端，兴水利，建良律，才是得大宋的机会。如今机会已失，只有等待。”

“等什么？”

“被人攻，或是借机攻人。”

× × ×

两人心里明白，突地答罕道：“军师，我这路上慢了，是遇上了一个人，他告诉了我，大宋有一条大计，叫做安天大计。那计策足以制我六国，使我们不敢南侵。”

哈迷蚩哦了一声，显是很意外：“他会有什么大计？”

答罕道：“暗杀。据说大宋十大掌门共推一个叫做活佛的人主事，他们在蜀中举一个人，要他成立一个暗杀集团，那主要是对付几国的，务使吐蕃不敢进侵，西夏不敢进犯，黑汗不能出兵，回鹘不能图蜀，对我大金想必也是此招。”

哈迷蚩心情沉重，说道：“我与老狼主想的也是此事，我看，一定要在他的安天大计实施前，拿下那个蜀中的集团。”

答罕道：“我与毒王在途中相遇，便俘获一人，那人很怪，他的囊中有那十大掌门的信物，听他说话，还是蜀中人氏。我想他必是与那个安天大计有关的人，我便把他带来了，请军师问他。只有军师能问得出他是什么人。”

哈迷蚩大喜，说道：“如是真被三王子拿来那个安天大计的人，我们便实得反计了。”

答罕不解，问道：“军师说反行其计，不知如何行得？”

哈迷蚩说道：“我只是学了宋人的一些兵书，便知道那其中真个有无尽的智慧，你就穷此一生，也未必能得其髓。我只学一招，你如何，我便行其计，终能胜你。”

答罕道：“好啊，军师所言，莫非是也行得那安天大计？”

哈迷蚩得意道：“我们拿来一人，审得实在，也做一计，叫做‘破天大计’，破了他大宋的好计，岂不是更好？”

答罕拍手叫绝：“好，军师此计最佳！”

答罕叫来了毒王，说道：“把那个南宋的蛮子拿来，军师要问他话。”

毒王出去，看到三个弟子正在那里喝酒。原来老狼主入了土，安葬后必有一场大饮，此时的帐外人都是酩酊大醉，他扯住绳师叫道：“那个捉来的人哪去了？”

绳师笑道：“哪去了，他也喝酒，喝酒。”

毒王一急，说道：“他在哪里？”

他挨个去翻醉汉，看看没有，大叫道：“快来，找那个人！”

几个人见师父也急，便也来找，却哪里去找？此时答罕等得急了，出来叫道：“在哪里，带他入帐！”

藤师大声道：“他也喝醉了，不知在哪里。”

答罕大叫道：“吹角！”

有人听得三王子有令，便急急吹角，听得吹角，狼主与几位王子都出帐来。见哈迷蚩与答罕急急找人，便问何事。哈迷蚩说道：“失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泽利问清，大笑道：“我与他还喝过几杯，我问他姓什么，他说他姓唐。”

哈迷蚩大急道：“莫非是蜀中唐门的人物？”

狼主达懒问道：“蜀中唐门是什么人物？”

哈迷蚩说道：“狼主，那是一家大姓，蜀中的大富人家。”

达懒笑道：“好，好，富人家好，待我们去了，他就穷了。”



答罕与哈迷蚩面面相觑，知道又错失了一次良机。

## 第八章 巾幗淒情

耶律重恩进了西夏，他知道到了西夏，要图西夏也未必很容易，但他来了，总得去看看兴庆府。看看到了瓜州，见一剽壮军汉来到酒铺，叫道：“来一些葡萄汁喝。”店里的那个老人忙去拿来，给那些壮汉喝。一个大汉道：“这一次到了兴庆府，总要跟那个红顶天说说理。”

另一个壮汉说道：“他是兴庆府的人，怕不会帮我们的忙。”

大汉道：“怕什么，他是西夏第一勇士，就怕了他吗？”说话间，却是有些惧意，回头看看，看小店内只有一个不起眼的乡人在喝葡萄汁，方才放心，说道：“终不能让他灭了我们平西军司的威风，大人那里也有交待。”

说完话，几个匆匆喝了葡萄汁便走。

耶律重恩看他们是去兴庆府的，心道：我也跟着他们，去看看西夏，岂不方便？当下便跟着他们，一路急行，看他们人急马快，到了兴庆府，也不过几日。到了兴庆，耶律重恩便是慨叹，看来西夏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好，人们安居乐业，街上有人吹胡笛，有人弄瓜果，沿街叫卖，川流不息。他看那些大汉住了店，像是等人。便也去店内住了，去打听街上人，哪里是西夏王宫。有人指给他看，看那全城最高的尖顶，那就是王宫，耶律重恩看了西夏王宫，果然很有气势，石雕的栏杆，尖尖的圆顶，像是回纥人的寺庙，果然甚是雄伟。

× × ×

正要回到店里，忽地有人来叫：“这位是大辽的耶律公子吧？”

耶律重恩心里吓了一跳，谁这么快便知道是他来了？回头一看，原来是在成都府见

过多次面的西夏勇士黑虎，黑虎一揖，说道：“耶律公子，久违了。”

耶律重恩忙是见礼，说道：“我是无事之人，闲来西夏走走，不想惊动了你。”

黑虎笑笑，说道：“红顶天红兄想见耶律公子，请吧。”

耶律重恩心内暗惊，看来西夏不像那黑汗与回鹘，他一到了此地，人家便知，西夏未必可图啊。他笑着，随那黑虎到了王宫附近，见到了一座很是别致的府第。那府第看去小巧玲珑，很是精巧。他进了府，随着走回廊，过小桥，慢慢到了中堂，听得有人轻声俏笑，说道：“来了，来了！”

哄地散了一群女孩子，再看正堂里，便没了一人。黑虎说道：“公子在这里等着，一会儿红兄便到。”

× × ×

等了许久，听得有人轻声而笑，那声音像是女眷，耶律重恩闭上了眼睛，心道：看来又是红顶天的家眷，也说不定是他的妻子，好意来看看，在那帘后窥我，我不能理她。忽地闻到了一阵香气，那香气淡淡的，竟是到了眼前。他心道要糟，不敢睁眼。忽地有人娇声笑说：“耶律兄是累了，想必一路很是劳苦吧？”

他霍地睁眼，竟看到了一个女人。

这是西夏的美人，夷狄之装，大都很像。但她不像辽人阔衣长髻，花饰极简。她是长衣短袖，高髻乌鞋，目光流盼，多一路温柔。满身叠翠，耀人眼目。

耶律重恩惊哦道：“你是……”

那女人俏目一笑，说道：“我就是红顶天啊。”

耶律重恩再看她，果然依稀旧模样，是那个红顶天。不料得红顶天是一个女人，原来西夏的第一勇士是一个女人？！

× × ×

红顶天说道：“不知道耶律公子来西夏想做什么？”

耶律重恩笑笑：“我无家可归，哪里有好去处，有好玩处，我便去哪里。来西夏也是想看看，想听听。看是看老朋友，像你。听是听听那地方的好玩的，好听的，只是玩就是了。”

看他说来散漫，像是一个毫无心计的人，但红顶天笑笑，说道：“我知道，在成都府，回鹘的索雅曾试过公子，想试试公子是不是辽国的天祚帝。”

耶律重恩的泪水流出来了：“天祚帝已死，我只是辽国的宗室公子，可是说它何益？我已是一个亡国之人了。”

× × ×

红顶天说道：“在索雅与卓书看，你是不是天祚帝很重要，但在我看来，你是不是天祚帝都不要紧，你只要是一个辽国的公子就行了。从前有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这个道理。”

耶律重恩看着红顶天，她是一个女人，但她的见识决不是一个女人所具有的。

两人对坐，红顶天忽地一笑，说道：“我与公子相对，必得有酒，我们来喝酒好了。”

两人对饮，耶律看着酒，不言声儿。红顶天说道：“公子走黑汗，过回鹘，匆匆再到西夏，必有要事，不然也不会如此行色匆匆，请问公子到西夏有何事？”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没什么事。”

红顶天说道：“公子从回鹘来，回鹘有什么新鲜事儿么？”

耶律重恩看着红顶天，或许她也知道了回鹘的事儿？但看她的神色，脸色很亲切，也很坦然，看来不像是知道了回鹘的大事。耶律重恩沉吟一下，说道：“不知道红姑娘知道不知道回鹘的事儿，回鹘王死了。”

红顶天哦了一声，说道：“他早晚必死，只是不知道会这么快。”

耶律重恩道：“姑娘怎么知道他必死？”

红顶天说道：“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说的就是他。他只是一个昏庸之人，又内忧

外患俱在，怎么会不死？公子不说，我来猜猜他是怎么死的。一是他自己人杀的。回鹘宫中，有一个巾帼英雄，就是那个简皇后，我去拜见过她的，她是一个女人，我国王送她许多女人用的珠宝，她看也不看，吩咐一声收下。却对我问起许多西夏治国的事儿，我那时就知道，她是一个能人。如是内乱，皇后一定会杀了他，让她七岁的儿子做回鹘王，她自己主回鹘的政事。再就是外患，如是外患，那一定是吐蕃等国攻了他。但没听说，这等大事，一定会听说的。看来是内乱的可能大些。”

× × ×

耶律重恩很是佩服红顶天，叹道：“姑娘所猜不错，回鹘内乱，皇后杀了回鹘王。”

红顶天看着耶律重恩，忽地起身道：“对了，看来你是背了黑锅，你行色匆匆，而且有些慌意，来西夏也是急急，他们一定是杀了回鹘王，再派十八斩来杀你，是不是？”

× × ×

耶律重恩一路都是不快，他不怕背黑锅，但他也不愿意背黑锅。如今一听红顶天说他是背了黑锅，顿时心下一快，心内阴郁一扫而光。他扬声道：“我背不背黑锅不要紧，但杀了回鹘王，怕对回鹘也于事无补。”

红顶天盯住他，说道：“不管你是不是天祚帝，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要说实话，我便当你是朋友。你要不说实话，我也不会再与你喝酒。”

美人当面，那香气隐隐传来，使人心旷神怡，有知心话儿潺潺缕缕，有什么不当说？耶律重恩说道：“红姑娘当我是知己，我会直说。”

红顶天说道：“你愿意不愿意再复大辽？”

耶律重恩流泪，说道：“亡国之人，怎么不想，梦里千百度，只是依然是梦。”

红顶天扬声道：“我帮公子复国，公子能不能保大辽与西夏百年和好？”

耶律重恩说道：“我是男人，一句话说出，驷马难追！我能保大辽复国，与西夏百年和好！”

红顶天笑语嫣然，说道：“那好，我会带公子去见西夏王。”

耶律重恩不语，他知道红顶天在西夏的本事，但不知道她可以随意出入宫禁，她说去，起身便要去，真个叫他吃惊。

× × ×

两人刚要起身，忽地听得门外有人在呼叫：“红顶天，你出来！”

随着呼叫声落，几个瓜州的平西军司大汉冲了进来，叫道：“红顶天，你一个女人，充做男人抢西夏第一勇士，我们不服你！”

几个大汉围住了红顶天。

红顶天笑笑，说道：“几位想必是平西军司的人了？”

大汉叫道：“平西军司不知道，我们自要与你争一个胜负！”

红顶天说道：“耶律公子，你见笑了。西夏人也有好勇斗狠的，我便与他们动手，请公子指教。”

那大汉说道：“闲话别说，你胜了我们，你再做你的勇士，不然你让出这勇士府来，我们兄弟来住。”

× × ×

几个人站在水榭前，一片箭场，红顶天说道：“我看，几位还是别来与我动手了，我与耶律公子有事，要去找大王。”

一个大汉冷笑：“红姑娘别拿大王来吓我们，难道我们不知道红姑娘是大王的心上人吗？只是勇士这一职不比其他，红姑娘还是别来染指的好。”

红顶天有些愠怒，说道：“好，你们动手好了。”

两个大汉一瞥，吼一声，冲来一人。一刀抡起，风泼一般，直扑红顶天！

黑虎叫道：“慢着！”他想上去与那人斗，那人叫道：“黑虎，你是西夏的勇士，你可不是娘儿们！”

红顶天怒他出语恶毒，冲出去，一指弹出，那大汉不防，刀铮一声，险些脱手。他叫道：“再来！”刀势更狠。红顶天身子一飘，飞出去了。她在那大汉的刀风里来去，也从容自如，说道：“你们是西夏勇士，为国做事，平西军司是边地，眼下有要事，你们离了平西军司，怕会后悔。”

那大汉哪里听她，只是一阵刀风，直扑直劈。红顶天突地一顿，身子直横在那人身前，那大汉有些顾忌，刀势慢一慢，她的手一出，便把大汉直推出去，踉跄几步，几乎站不稳。

那大汉嗒然若丧，收刀而去，站在一旁，不再出声。红顶天行了一礼，说道：“我要去王宫，我劝几位还是回去，快马加鞭，还来得及，我猜不错，回鹘快要有边事，对我进犯，大约是必然。”

另一个大汉一揖，说道：“姑娘刀法，我们比不上，我要与姑娘较一下内力，还望姑娘能成全。”

耶律重恩心内一念：红顶天是一位姑娘，论刀法，或可胜了所有的大汉。但比内力，说不定便不行了。但见红顶天一揖道：“好，只以一场为限。如是我侥幸胜了这场，几位还是去助平西军司，兢业守城，只怕回鹘会发兵来犯。”

大汉道：“好，一言为定。”

× × ×

两人此时对站，红顶天仍无大惧，只是随意一站，那大汉看着内力不错，看红顶天对他不以为然，心内不由恼怒，面皮上也不好看了。他悻悻然道：“好，看掌！”

一说下，便慢慢出掌，推向红顶天：

红顶天的手也慢慢推出，接他一掌。两人掌胶在一起，便见用出内力。

只是一炷香工夫，红顶天说道：“这位兄长小心！”

那大汉不料得她一边出掌还能出声，他是没此本事，只是点头，他面色变红，额头

沁汗，看看十分狼狈。那几个看着的大汉心内着急，暗暗吃惊，不料得红顶天果然本事非凡，看那大汉如此吃力，一位最年轻的汉子叫道：“四哥，我来替你！”

他正要冲上，那个刚才与红顶天比拚刀法的大汉叫道：“别动！生死由命，你要做什么？”

眼见得那大汉危险，忽地耶律重恩向前迈了一步，说道：“还是放手好了，我看这位壮士的本事也不差，还是罢手好了。”

他一拂之下，两人如沐春风，顿时释手。红顶天对着耶律重恩一揖，说道：“多谢耶律公子解救！”

那大汉看着耶律重恩，突地想起来，他就是在瓜州路上在那酒店里的陌生人，心里以为他是来告诫红顶天的，对他心里更生怨怼，他怒道：“好，我们走！你这位好汉，后会有期！”

× × ×

耶律重恩笑一笑，只是不想解释。

× × ×

红顶天带着耶律重恩，见到了西夏王。

西夏王李若非是一个老人，他眉目清秀，看去像一个老学究，看着红顶天，笑一笑，说道：“你总带给我神奇人物，这位是谁？”

耶律重恩正要见礼，忽地老人扯住了他的衣袖，说道：“不要行礼，我猜猜看。我猜你是人中龙凤。非是答罕，便是耶律重恩，再不就是卓书？不对，卓书不会想到来西夏，答罕如今正逢父丧。你是耶律重恩，你就只能是耶律重恩！”

老人像是孩子，放声大笑起来。

耶律重恩一听说红顶天要带他见西夏王，心里也有些紧张，他怕那些繁冗礼节，那料得西夏王这般好相与？他笑笑，一礼道：“拜见大王！”

李若非抬手止住他，说道：“又不是在朝中，又不是两国交往，你不必行此大礼！”

他扯着耶律重恩落座，问道：“公子来西夏，有什么见教？”

耶律重恩看看他，忽地一笑，说道：“本来想看看西夏有什么可图，如一个夜行至人家者，只是有所图罢了。”

李若非扬头大笑：“痛快，痛快！”

他再看看红顶天，那眼光甚是亲爱，说道：“我听得红儿说，你在各国奔走，一心要再复辽国，来西夏，你是来错了。”

耶律重恩也不分辩，只是问道：“大王怎么说来错了？”

西夏王说道：“大凡国破，外患虽是大恶，但内忧早就存在了。我西夏如今虽有内忧，但不很大……”

耶律重恩问道：“不知道西夏的内忧是什么？”

李若非看他，像是很赞赏他敢打断自己的话头，说道：“平西军司。”

耶律重恩一叹，不再讲话。

李若非的眼睛直凝在他身上，问道：“公子为什么一叹？”

耶律重恩说道：“平西军司真是一个内忧，但大王自己吐出口来，他也不不再是内忧了。”

西夏王大是得意，笑道：“公子爽快，果然是快人，红儿没看错人！”

× × ×

西夏王说道：“对付来拿东西的人，最好的法子是什么，你知道么？”

红顶天笑笑，插话说：“你给他东西，或者是把邻人的东西给他，他就不会拿你的了。”

李若非肃然道：“不错。若非你的东西太过珍贵，你尽可以让人拿走。但一国之重，不能送人，公子恕我做下恶事，害了邻人了。”



耶律重恩等他再说。李若非说道：“黑汗国王很恶，他做下的恶事极多，必国祚不永，公子何不图之？再有回鹘……”

耶律重恩说道：“只图一国足矣，敢有他望？”

李若非笑了，指着耶律重恩，说道：“你别学当年的皇叔刘备，说是得了荆州足矣，转手再得益州。你要复大辽，只得一个黑汗，怎么能够？你得再图一国，你得图两国，一是西夏，你得不到西夏。再就是图那个蒙古或是回鹘了。吐蕃族众，与你不和，你得之无益。回鹘是好地方，你如是得了回鹘，便如虎添翼。耶律公子，你看我为你筹划的复国大计，是不是妥当？”

耶律重恩不语，李若非是一个直言国君，他非是昏庸的回鹘王、残暴的黑汗王所可比拟，想图西夏，那是没有一丁点儿的可能。

李若非再说道：“大凡一国要亡，先是国君玩忽，国力凋敝，民不聊生，凡此种种，必是亡国先兆。我西夏有一个不成才的国君，但我不敢玩忽，不敢拿西夏一国做戏。你想图一国，必是他国内先有可图处。像从前的大宋，他国君只知道字墨画图，哪里知道如何治国？一国之君好的是石头，江南江北大力搜刮石头，只送国君把玩，船运车载，费的不只是钱财银两，更耗去了民心。我曾得徽宗皇帝的字画几幅，我看那字画，就曾对大臣道，大宋要亡国了，大宋要亡国了。大臣谁也不解，但果真亡了。如今有了南宋，想他再亡，那是不能够了。听说那个魏娘娘还亲自每天纺线，看来大宋图强有望了。”

耶律重恩看着他，忽地说道：“早些年，要能听得大王此一番话，那有多好？”

红顶天看着他，失神地望着。她在想什么，为什么有些出神？

李若非有意无意地看看红顶天，笑说道：“我头些年也悟不出这个道理，这道理是老了才悟出来的，说给公子听。可能公子早就明白此理，说不定比老夫更知晓个中厉害，我是饶舌了。”

耶律重恩看着老人，看他精神矍铄，心道：像他这样的国君，不是中兴之主才怪，

别人知道有他，不光不敢再图西夏，就是想想他，也心生惧怕。

## 第九章 宫闱畸恋

耶律重恩告辞出宫，红顶天对黑虎说道：“黑虎兄带耶律公子去歇息，我自与大王说话。”

黑虎答应，他一向仰慕耶律重恩，也有心结交他，便与耶律重恩走了。

红顶天走进了宫，见到李若非正在操琴，琴音缭绕，十分动听。红顶天听着，竟不由自主地舞将起来。她习习而舞，像是沐风露的杨柳，像是仰春风的小苗，像是渴甘露的璧人，那神情姿态，无一不惹人垂怜。忽地，李若非轻轻地呻吟一声，放弃了琴，伏在案上，痛苦地抖着身子。

红顶天正在兴头，见他忽地病痛，叫道：“若非，若非！”

老人听着她的叫声，说道：“别靠近我！”

红顶天不管不顾，似不听他的命令，过来抱他。本来李若非是身怀奇功的人，但此时如一个不会武功的病人，竟是动也不敢动，任由她抱起。他呻吟道：“别动我，小儿……”

他竟叫红顶天为小儿，不知是平时的戏称还是昵爱。红顶天抱着他，说道：“你别动，别动……”

李若非咬紧牙关，看来这病痛使他受了刮骨的苦痛，他咬住牙，只是盯着红顶天看。红顶天扯着他的手，在她的乳上抚摸。这抚摸能使李若非减轻痛苦，他睁开两眼，说道：“小儿，我不行了。”

看来这是他常说的话，红顶天捂住了他的嘴，说道：“不许说！”那神态既娇且嗔。

忽地有人醋意十足地说：“你有人安慰了，我不用看你来了。”

原来在他两人身后站着西夏王后，她虽是有四十几岁了，但风韵犹存，身后跟着三

个王子，那三个王子都盯着红顶天看。他们看的是女人，那神态足以看出，红顶天是一个能吸引住一切男人的美女。

李若非咳了几声，说道：“你们都穿了皮衣了么？”

原来，王后与她的三个王子都身着皮衣，那手上也戴着皮手套，如是与李若非接触，怕引起大病。此时她与三个王子都离他远远的，王后说道：“病成这样子，还忘不了享乐。真个是风流帝王啊！”

李若非心里恨她，但不说话。

王后说道：“红姑娘，你是西夏第一勇士，这人人人都知道。

但很少有人知道你是女人，更很少有人知道，你是西夏王的第一情人。”

红顶天咬紧牙关，若依她的脾气，她早就该冲出去，再也不回来了。但她不能，她抱着的是一个垂死的老人，他要死了。

西夏最疼她爱她的一个老人。自从他发现她在后宫里玩捉小蝶时，就暗暗教她武功了。她一开始并不知道教她功夫的是西夏王，后来她知道了，也知道他重病在身，他暗暗教习她，让她成了西夏第一勇士，她也暗暗喜欢他，叫他若非。他反是叫她小儿，也不知道是称呼她是自己的儿子，还是称她只是一个小小丫头，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

王后与王子听说他得的是不治之症，便不再来看顾他。他也只是一笑，每逢疼痛难忍，他就弹琴，把那琴弦都挑断。当红顶天带着勇士去购粮时，他日盼夜想，想着红顶天会几日归来。

王后说道：“你不久于人世了，还是传位与王子吧？”

李若非冷冷一笑：“莫非我们夫妻几十年，见面只有这一件事可说吗？”

王后刻薄地笑笑，说道：“我与你几十年如一梦，也无甚话说，不像你与这个小蹄子，有许多的话说也说不完。你看看，到了你尸骨都凉时，你再传位与王子，那就晚了。”

×

×

×

王后与王子都出去了，李若非看着红顶天，长吁一口气，说道：“也是难怪，她一来扰我，我就气来了，身子反是好一些了。”

红顶天噗哧一笑，说道：“那让王后天天来好了。”说罢便是后悔，王后哪里肯天天来看他这个行将就木之人？就是来了，也只是来催他把王位传与儿子。

红顶天说道：“耶律重恩来了，也是看西夏稳不稳，你为什么那么对他说？”

李若非道：“我想要你接我的位，做西夏王。”

红顶天大惊，她跪下，说道：“你怎么了，若非，不是说好的了？我要帮你的儿子即位，要西夏长治久安？”

李若非说道：“三个王儿都是平庸之才，他们怎么能稳住西夏？”

红顶天说道：“有我在，我答应过你，我活着一日，便要帮你一天。”

李若非看着红顶天，爱怜地说道：“你别说傻话了，你想的什么事，我心里好清楚。你别做傻事，我不会放心的。”

红顶天握住了李若非的手，她的心与一个老人的孱弱的心一齐跳动。

她说：“我要做你的人。你死了，我不会再喜欢哪一个男人。”

李若非大笑，说道：“傻瓜，我死了，便完了，你再与男人来往，与我何干？我被我所误，也太久了。”

红顶天痛哭，再也说不出话来。

李若非说道：“你要答应，我便传位与你。”

红顶天泪眼婆娑：“我只是一个女人，你别拿我当男孩子。”

李若非笑一笑，笑中颇多苦涩：“我一早就拿你当了儿子。”

× × ×

红顶天说道：“耶律公子来西夏，决不是来玩的。”

李若非忽地问道：“你喜欢不喜欢耶律重恩？”

红顶天愣了，老人何出此语？

李若非说道：“你要喜欢他，跟他在一起，便拿西夏做他的复国也好。”

红顶天忽地跪下，叫道：“你害苦了我！”

她恸哭不已。

老人再叹气，说道：“我决不是说笑，一活到了几十岁，便知道国为重，君为轻，那些以为做了国君便会怎么样的人，他一辈子也做不好国君。你要让他来做，他一定会治出一个强国来。”

红顶天说道：“你莫若传位与你的王子，王后对你再也不会有怨忍了。”

李若非说道：“我若传位与王子，她会再来看我一次吗？”

红顶天默然，老人虽说是心硬，但他心里还是惦念着王后与王子，毕竟是结发夫妻，还有亲生骨肉，让他怎么能不惦念？

如是真个传位与王子，她们避他还来不及，怎么会再来看他？

×                      ×                      ×

红顶天忽地昂起头来，她说：“如今是传位与王子的时候了，你传位与他。我还要安排人去杀了平西军司。”

平西军司一向有反意，只是忌惮西夏王在，如是他死，平西军司必反。

李若非说道：“你是第一勇士，你去杀人，他们必是知晓，此事大是不妥。”

红顶天说道：“你安排传位与王子，我请耶律重恩去杀平西军司。”

李若非哦了一声，他不明白，怎么能让耶律重恩去杀人？

那样岂不是借手于外人吗？

红顶天道：“要早除平西军司，万一他与回鹘相结，或是与吐蕃交好，便更难除了。”

李若非道：“只怕如今，他已是交结了两国。”

红顶天道：“那样更得早图，不然更是危险。”

李若非道：“你请耶律公子去除平西军司，他肯做吗？”

红顶天道：“怎么不肯，他不知你病重，如他知道，还未必肯做。”

× × ×

红顶天抱住了老人，说道：“我与你一起，有一天便是一天，那是我最快活的。”

老人流泪，他的身体越来越是孱弱，他病重时，会全身一块块肉都烂掉，那时他最痛苦。但他决心不让这心爱的小女人看见，要让她离得远远的。当初他病重了，把红顶天打发去成都府，便是想一次诀别，不料得她一走，李若非的求生意志更是坚定，几乎在不可能活着的情形下，硬是挺过去了，一直到她归来。李若非说道：“好，你做去吧。”

× × ×

红顶天走出来了，她看到了三个王子，他们拦住了她。

大王子说：“红姑娘，你看父王……”

红顶天说道：“你们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二王子笑，说道：“红姑娘，你真漂亮。”

三王子也嘻嘻笑，三个人的形迹都近似市井无赖。红顶天说道：“我告诉你们，我劝大王早立王子做王。”

三个都是雀跃，叫道：“是吗？红姑娘看我们三人谁会做西夏王？”

红顶天不由得心里暗叹，他们三人都是草包，谁做西夏王能怎么样？她说：“我不知道。”

× × ×

耶律重恩与黑虎正饮酒，见到红顶天来了，一笑，像对老朋友一般，说道：“红姑娘，我与黑大人正在畅饮，他正说你呢。”

红顶天不屑于再谈闲事，说道：“我与耶律公子有重要的事要谈，黑兄能不能替我看一会儿门，不让闲人进来或是偷听？”

黑虎欣然面去。耶律重恩看定顶天，说道：“姑娘莫非是要谈西夏王病重的事儿么？”

红顶天正在斟酒，她的手一抖，酒洒了，耶律重恩什么都知道？

红顶天说道：“他活不几天了。”说罢，泪水长流。

耶律重恩说道：“我是男人，我看到他瞧你……”

男人自能体味到男人的眼光，那是痴痴的爱，是挚热的爱。

红顶天说道：“我在宫中，只是一个小孩子，他教我，抱着我。说来你或许不信，他只是抱着我，他身体有病，凡是与他交媾的女人，必是得死。他不愿意我得上传染病，他抱着我……

有了五年。”

耶律重恩看着一幅画，那是挂在店内的一幅松林图，此时他看那图，如听得松涛阵阵哗响。

红顶天说道：“西夏与回鹘、黑汗一样，都是国君不安。你也可能图西夏的。”

耶律重恩说道：“我不会图西夏的。因为西夏有一个李若非，还有一个红顶天。”

红顶天知道他一言既出，便是一诺，她跪在席前，泣道：“多谢耶律公子！”

耶律重恩不看她，免得自己也流泪，他说道：“我平生最重的是义气，我一生中得人救命无数次，我也欠人许多恩情债。

到了夜晚，我每每睡不着，所有的恩人都出来与我聊天，我想念他们。我不愿有恩有情的人再受苦。”红顶天瞅着耶律重恩，看来他真的不是天祚帝，那个天祚帝据说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不信任何人的话，以至于把一个凋敝破败的辽国弄得被大金灭了。

红顶天很是敬服耶律重恩，她说道：“我有一事想求公子，但愿公子能帮我。”

耶律重恩说道：“要我去杀人，杀那个平西军司？”

红顶天惊愕地看着耶律重恩，像看一个魔鬼，耶律重恩笑道：“我猜是此事，要说别的事难，怎么也不会难住你。你是西夏第一勇士，他们来找你的衅，定是那个平西军

司在捣鬼，他想掂你的斤两，他还想看看西夏王的虚实。”

红顶天说道：“拿这事来烦公子，真是不好意思。”耶律重恩慨然道：“能结交姑娘这样的红颜知己，耶律重恩一生足矣。”

我去，杀了那个平西军司，据我看来，那人也是一个残暴的家伙。”

红顶天说道：“他不久于人世了，只望公子快些。”

耶律重恩失笑道：“在回鹘，我不杀人，人诬我杀人。在西夏，人不诬我，我反要杀人。世事难料，但愿姑娘珍重！”

耶律重恩飘然而去，只剩下了红顶天一人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他远去。

× × ×

红顶天眼前站着西夏王后，她像在审视一件古董，看着红顶天：“红姑娘，我有一件事要问你。”

红顶天忽地感到很累，意兴索然：“王后有什么事问我？”

王后道：“姑娘与他.....在一起，不怕他的病吗？”

红顶天忽地来了怒气：“我是他的下人，他不嫌我，我怎么能嫌他？”

王后也知道羞怯，她轻声说道：“我不是怕.....我只是她说不出口，她想说的是，她与西夏王没那份深情，还是说她不愿意与西夏王在一处？

也许她本来就有难言之隐，不便对红顶天说。

“红姑娘，你愿意不愿意帮我的儿子？”

红顶天知道她的心意，此时来要探的是她的心意，如果她说愿意，或许会留她一条性命，不然她会派人来杀红顶天，她决不愿意让红顶天这样的人留在世上。

红顶天说道：“我不愿意帮他们。”

沉默，很难堪的沉默。

红顶天说：“我愿意去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隐居。但他对我说，他教会了我，就是



要我保住他的儿子，我得听他的。”

她的话语中是无奈，一种深深挚爱的无奈。一句话便成了缀索，拴住了她的心，也拴住了她的身子，她得为西夏，为王子操心。

王后说道：“我谢谢你，我为儿子谢你。”

红顶天看着她，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她嫁与西夏王，有多少快乐？

她说：“我嫁与他，只是生了三个儿子。”

再无其他了，只有三个儿子，这就是她的话意。

她说：“你要愿意，你就嫁与我的儿子，你可以做王后。”

红顶天笑了，她说道：“西夏人人皆知我是国王的红颜知己，我怎么会再嫁与王子？”

王后脸红了，她恨这个女人，她何必这么直说？王后说道：“如果你真的嫁了王子，他做了西夏王，你能帮他了。”

红顶天说道：“我会帮他的，我在帮老国君。”

红顶天走了，从草丛后走出了三位王子，三人忙问道：“娘，她说，爹要谁当国王？”

王后意兴索然，说道：“她没说。”

大王子说道：“她愿意不愿意嫁与我们？”

王后看看他，真正的猪脑壳子，她气哼哼地说道：“她也没说。”

她气哼哼地走了，剩下了三个王子站在那里发愣，娘怎么生气了，怎么要与红顶天说的事儿一件也不说，她与红顶天在那里站半天，干什么了？闲聊吗？

× × ×

红顶天哭了，她脱尽了衣服，躺在泉水里，像要洗尽她身上的污垢，她恨自己，干嘛要管那三个王子？她干嘛要答应老国君？她可以一走了之，再不来管这西夏，那时耶律重恩会来攻西夏，只要他来攻，西夏定会不敌，那时国将亡，老国君就是死了，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忽地，她听到了笑声，那是三个王子的笑声，他们来在她的房里，

而且在她洗浴时看到了她。

她厉声道：“滚，滚出去！”

大王子道：“红姑娘，你早晚是我的人了，你让我看看，也不算过。”

二王子说道：“你早晚是我们哥几个的人，你是谁的妻子不要紧，你的身子我们都看过了。”

红顶天喝一声：“着！”

她扯来丝缘，一掷而去，直飞如箭，射向那三个王子！

大王子叫道：“不好，我们跑啊！”三个起身就跑，那布条如长着眼睛直射在他们的背上，布条垂下来，竟是滴血，三个吓得心惊肉跳，叫道：“红姑娘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啦！”

## 第十章 半阴半阳

北京是金国的大定府，是除了上京外最热闹的地方，但怪事出在中京，却是这一个月。从月初开始，便是有十天，每五天死一个女人。女人都是那种瓦肆酒楼里的卖唱女，而且与男人一起胡混的。在月内死了六人。六人的死状都是一样：形同枯槁，连血气都被别人吸干了一样，一看便是鬼形。北京便天天沸沸扬扬地说是闹鬼，没人知道，这就是唐门的那个十派掌门弄出来的唐逸，他必得与女人交接，方才能保得住他的性命。

当北京的官府闹得人人皆知时，他却上路了，这一日来到了真定府。那真定府也是金国的一个热闹去处，唐逸到了真定，便听说大金国的狼主要来巡视，他心道：我知道你想图我大宋，我也来煞煞你的威风，让你知道，大宋也不那么好图。他等到了那狼主来巡，众人围观时，他也躲在众人中看。忽看到那狼主达懒坐在马上，周围有几十人前呼后拥，一直进城来，他随着众人，向前挤一挤，唐逸看着那狼主坐在马上，看得出他

的胸前有五颗痣，正掩在胸毛中，人坐在马上洋洋得意。唐逸便向前挤，挤得那些人几乎倒地，唐逸便到了前面，看看要跌倒，他便向前一挤，叫道：“狼主，救我！”

几个勇士要来拿他，狼主达懒叫道：“放开他！我来扶他一下！”

达懒只是轻轻一扶，就见唐逸的手在他的臂上摸了两下。

× × ×

当晚达懒便发烧，头胀大如斗，大声叫疼，只到了深夜，手臂便肿得老高。吓得达懒叫道：“快去召唤毒王，要他来看看！”

好在毒王也随着答罕、哈迷蚩在军中，此时听召，急急来看。看过了狼主的臂，毒王好久沉吟不语，答罕问道：“有什么奇怪？”

毒王道：“看狼主的臂，显是用毒高手所为，只是我不明白，狼主怎么会遇上这用毒高手的？”

老狼主突地醒悟：“我在街上，有一个年轻蛮子来闯，用手臂碰我一碰，怎么知道他害我？”

答罕道：“我跟军师讲了，上一次俘获一个成都的南蛮，他就是那个大宋安天大计的人，如今又是一个来害狼主的人，不可不小心。”

此时泽利也在一旁，他最是看不起答罕，说道：“弄这些害人勾当，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南蛮子来斗上一斗！”

哈迷蚩不语，只是看着毒王，毒王道：“我能解得了毒，但也得狼主十五日不近女色，不得饮酒。”

达懒叫道：“我来真定府做什么？不近女色，岂不闷杀我也！”

原来这个达懒与乃兄是犯同样的毛病，就是好渔猎女色，听说真定府的女孩子都颇有姿色，方才不远千里，到这里来寻艳的，怎么能不近女色？但毒王正色道：“狼主，此毒非同小可，如是有人沾了，十五天近了女色，必是会中毒不治而死。”

老狼主虽说的不愿，但也只好叫道：“好了，好了，算我倒霉，你们把那几十个女孩子带走！”

泽利当下高兴，与哈迷蚩、答罕客气几句，对答罕说道：“三哥，你是没用的，用女孩子反是精蹋了，不如我拿去享用了。”也不再客气，把那些女孩子都赶出府去，一直拉到了他的住处，这一夜欢淫享乐，自不必说。

× × ×

达懒只好与答罕、哈迷蚩坐下，再说那安天大计。

达懒问那安天大计是怎么回事，哈迷蚩与答罕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如是行了那大计，大宋必是不怕别国蚕食，而且会强国。达懒说道：“厉害，厉害，怎得把他那计破了才好？”

哈迷蚩说道：“如今且知会吐蕃，与他们结好，然后再两下图大宋，要他首尾不得相顾，那时再图他。”

达懒称好，便决意派答罕去吐蕃，寻找卓书，再寻吐蕃王。

哈迷蚩说道：“三王子，你去吐蕃，也有一顾，要他能对大宋起兵，那是最好。依我看，吐蕃多年不起兵伐人了，此时意兴大发，必是会愿意伐大宋。他吐蕃与大宋接近，国势又弱。不图大宋，怎么能强国？三王子一说，便会如意，只是要注意，别让那个用毒的家伙接近了，”

本来达懒想让毒王陪答罕去，但心里怕死，便不出声。毒王说道：“我有三个弟子，大弟子绳师的本事也不差，要他陪三王子去，也就够了，怕什么毒？”

× × ×

唐逸毒了狼主，心里高兴，便再出发，向成都府而去。他心里惦念着三个妹妹，怕她们无法支撑得唐门，不知唐门会不会破败，依活佛心意，他唐门早晚不会有老爷子唐六再来主持大局了，老爷子正在活佛那里玩呢。他要早早回到成都府，回到唐门。只是

在路上，他买了一匹马，骑着赶奔回家。走到了凤翔府，过了一座山，看看天晚了，竟是在山里来回，绕不出山了。他急得长啸，但也无路。山中无人，他看看远处有一处房子，便直奔那里去。到了跟前，不待看得那房子是什么人居处，也不待看到人，他便毒发，从马上栽下来。

× × ×

待他再醒时，忽听得有人狞笑，看眼前是两个胖大僧人，坐在云床上，一旁坐着两个女人，都是美女人，只是涂抹得俗不可耐。一个美人胖得肉直颤，坐在胖大和尚的怀里。另一个美人细高，像是水蛇，她在唐逸的身旁来来去去，边说边笑：“大佛要喝醒酒汤，我便去看。哪里去找一个人？可好好的竟送来一个。一会儿杀了他，便可以做醒酒汤了。大佛二佛，你们尽可以一醉了。”

两个和尚乐不可支，笑说好好。此时唐逸看他四个，都是狗男女，但自己身被摁着，且身子发毒直抖，没一丝气力，怎么杀他？更想起了活佛所说：“你不能自己去杀人。在唐门养士，一门尽是高手，那时你只蹲在唐门，便可雄踞天下。让吐蕃、西夏等国都怕你，也无所难了。”

他此时真个明白了，活佛用意，是说他自己一旦毒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那时只能受人摆布，怎么能雄踞天下？看来他自己得小心了。只是今夜，怕就过不去。

两个胖和尚就着女人的手，来喝那酒，一杯再接一杯，只是一会儿，便喝醉了。看看月亮也从那林梢头升上来，那瘦女人说道：“杀了这汉子，拿他的心做醒酒汤。”

胖女人说道：“要杀人时，你去。”

胖和尚说道：“男人杀人，女人做不得这营生。”

他晃晃到了唐逸跟前，从他的怀里抓一把，说道：“人还不瘦。”

忽地说道：“不对，他怀里有东西。”

他掏出那些东西来，都是十大掌门送与唐逸的信物，忽地看到那骈体小佛，惊叫道：

“大哥你看！”

那坐在云床上的胖大和尚不在意道：“有什么好东西，看他也是一个穷鬼！”

那胖和尚道：“大哥，是快乐门主！”

那胖大和尚哦了一声，飞身而起，落在唐逸跟前，一把夺过那骈体小佛，问道：“小子，你哪里来的佛？”

唐逸此时心里七上八下，他不知道是生是死，只是一劲儿地在心里念叨，不知道他们是快乐门主的仇人还是朋友，便没说话。

那胖大和尚揪扯住他的衣领，说道：“你告诉我，快乐门主在哪里，你怎么会有他的信物？”

唐逸说道：“我是他的徒弟。”

两个和尚昂头而呼，大叫道：“好啊，好！”

那胖和尚说道：“大哥，我看他样子不像，快乐门主的徒弟怎么会这个德行，是不是他要骗我们酒肉二僧？”

唐逸一听他说是酒肉二僧，忽地想起，快乐门主说过，有酒肉二僧，专做恶事，原来他们两人便是。

酒和尚摇头，说道：“我也不信，莫如让他露几手快乐门主的绝招，我们看看。”

唐逸此时想不听也不行，他二人说杀他便杀，哪里会容情？他坐在地上，拿出一只酒杯，手一翻，便没了。再拿出一只酒杯，把它一拳砸入地中，再一点点向外挖，竟挖出一双竹箸来。

肉和尚叫道：“果然是快乐门主的弟子，我们要他去赌，我们抓着他，去大赌场赌，这一次岂不是发了财了。”

正说着，忽地唐逸一头栽倒，叫道：“我……我……”

×

×

×

要是别人在这里，真个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但酒肉和尚看了他，便知道他是毒发了。酒和尚说道：“他这样子，活不过几天去。”

肉和尚说：“活几天算几天，我们赚钱就行了。”

酒和尚说道：“他是中毒了，不知怎么能救得他？”他过来问唐逸：“你说，怎么能救你？”

唐逸此时已是弱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盯着那个胖女人。他恨那个胖女人，她比那个瘦女人更贱，对着那两个和尚，极尽淫荡，一看便知道是一个不要脸面的女人。

看他急煎煎地看着那个胖女人，酒肉和尚大笑，说道：“他这样子像是我们的徒弟，哪里像是那个快乐门主的弟子？来，来，就让他玩一玩！”

两人扯着唐逸，把那个胖女人叫上来，胖女人拿捏着不干，酒和尚说道：“叫一声，就杀了你做醒酒汤！”胖女人马上不吱声了，只是看着唐逸。唐逸像是昏了一般，吸在她的身上，竟是除了这一个女人，世上再也看不到别的了。

× × ×

两人看着唐逸。他们也看出唐逸的精神好多了，看得出那胖女人疲惫不少。他们暗暗吃惊，不知道他施的是什么法术。

酒和尚道：“那女人失阴极多，看来他不像是中毒无救。”

肉和尚道：“有救更好，我们会发了大财。”

酒和尚道：“会不会让他跑了？”

肉和尚说道：“我去点了他的穴道，看他能跑到哪里去？”

刚上来一点，手触到了唐逸的皮肤，顿时大叫一声，他的手指肿起来。他大叫道：“毒人，毒人！”

酒和尚也暗暗叫奇，他说道：“你别碰他，让他自己起来。”

唐逸此时精神好多了，对他两人一谢道：“多谢两位大师！”

×

×

×

酒和尚道：“小子，你跟着我们，我们去赌。”

唐逸一眼看出他两人心眼，是想去大赌场发财。那肉和尚说道：“我与大哥几日前去旺发赌场，输得精光，今天只好找女人了。你要能赌得赢，我与大哥就去了晦气。”

唐逸说道：“要赢钱，那好说，师父教我的本事，难道会差么？”

酒和尚大喜，想拍拍他的肩，但手急急缩回去了：“好，好，我们就去。”

唐逸扯着大和尚出来，说道：“我病一发，离不得女人，不然我只能一死。”

酒和尚笑道：“女人嘛，有的是。你要哪样的没有？走就是了。”

唐逸说道：“不行，我得找那种坏女人，越坏的才越好。”

胖和尚大笑：“她也不坏，你找瘸子瞎子才行？”

唐逸说道：“不是，我要与那个女人相交接，她是必死。我不愿意死了好女人，你要找一坏人，我在一月内发病一次，要找六个女人，方才会好。以后我会更好些，但也不得少于三人。

你得找三个坏女人，我恨不能生杀了她的。那样我才能做。”

胖和尚不耐烦，说道：“好，好，我保你活着就是了。”

×

×

×

两人再进来，酒和尚满面是笑，说道：“好了，好了，你与我们去。”他指着那个胖女人，说道：“他喜欢你，他说他去赌坊得的银子，可以给你一些。”

那胖女人正看唐逸有本事，知道去赌坊一定发财，想着那银子，心里直痒，听说要她也去，叫道：“真是个好有良心的！”

她乐滋滋随着三人走，那个瘦女人叫道：“别扔下我啊，我怕，我怕！”

他三人扯着那胖女人，直飞似地去了。

×

×

×



旺发赌坊，是一个好热闹的去处，一进去了，便有人来招呼。有人叫道：“两位有银子，请来换筹码！”

酒肉和尚忽地想起了他们没带银子，他们互看一眼，说道：“银子吗？没有。”

那看场子的一向怕他两人，陪笑道：“没银子，那……”

正要老大耳聒子打去，忽地听一个人扬声道：“我看两位师父是英雄，没银子，我替拿一千两！”

两个抬头看，一个豹眼虬须的汉子正坐在台前，他一扬颔，说道：“拿银子来！”

有人悄声说道：“他是西夏平西贺军司！看他交朋友，果然好气派！”

酒肉和尚也不在乎他拿银子，对他点头，说道：“好啊，一会儿赢了银子再给你好了。”

人都心里暗笑，他两个一向赌得最臭，怎么会赢回银子，那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换了一千两银子的筹码，放在台上，庄家播骰子。酒肉和尚像请佛爷一般叫道：“叫开，让开！”把人都拨一旁去，恭请唐逸坐下。唐逸就坐在那个贺军司的身旁。那个贺军司看两个和尚很是激动，心里奇怪。看看唐逸，也没什么特别，只见唐逸眼睛都不睁开，闭着眼，如老僧入定。

庄家摇骰子，摇毕，放在桌上，说道：“押大押小，押大押小！”

酒和尚问道：“大还是小？”

唐逸不睁眼，其实他自服了那惜情那药后，便能不睁眼也能看得透几层墙后的东西，何况是那骰盒里的骰子？他看得出那骰盒里是两点一只、一点一只，说道：“一千两银子，押小！”

×                      ×                      ×

果然开小，在众人喝彩声中，庄家赔了两千多两银子。

唐逸告诉酒和尚再放一次大，再放一次小，再放两次小，他桌上的银子就如山积了。

庄家流汗了，他不敢再开，众人鼓噪，叫道：“开啊，开啊！”

他看着唐逸，像看到了鬼。唐逸说道：“你桌下还有三万两银子，你一次都押上吧。”

众人此时见他看得准，都跟着起哄，他看大，便跟大；他看小，便跟小。一时庄家那里够赔？只听得庄家说道：“两位师父，这位大哥，借一步说话。”

酒肉和尚大笑，说道：“什么旺发赌坊，你旺我不旺，我旺你就晦气了。不说话，不说话，只是赌钱。”

× × ×

一只手拦住了庄家，说道：“老七，我来吧。”

原来是赌坊的大哥到了，他说道：“不知这位贵姓？”

唐逸说道：“姓唐。”

那庄家再问：“不知道与快乐门主怎么称呼？”

唐逸说道：“那是我师父。”

那庄家大笑，说道：“好了，好了，都是一家人，改日再赌。

今天见到了唐大哥，我们得好好喝一杯！”

众人哄散。那酒和尚捧着银子给那个贺军司，贺军司笑笑，说道：“我不要了，留与大哥，做个彩头！”

酒和尚也高兴，说道：“多谢！”

他看着贺军司走了，心里很是赞他爽气。那个庄家大哥说道：“进里间屋，我们边喝边说。”

## 第十一章 心大计毒

酒摆上来，那庄家道：“多谢大哥赏脸。”

酒和尚递一个眼色与肉和尚，说道：“酒也喝了，话也说了，我们该走了。”

那庄家大哥道：“两位佛爷，我有话对这位大哥说，也少不了你们的孝敬。”

酒肉和尚也料得他们不敢怎么造次，便大咧咧道：“好，看你怎么说。”

庄家说道：“大哥是快乐门主的高足，我等能不能拜托大哥在赌场看阵子，如能得大哥应允，要什么只管开口。”

唐逸笑笑，不开口。酒和尚道：“他是我们请的兄弟，怎么会跟你？我们两个要带他去各国大赌，赚来银子供佛爷花，岂不更好？”

庄家道：“如是佛爷愿意，此时便给佛爷银子，以后自是不少了佛爷的银子，既有了银子，能吃喝玩乐，再不用去跑路，有什么不好？”

酒肉和尚听得他说，动了贪念，问道：“你能拿出多少银子？”

庄家沉吟道：“每月有七千两银子供两位佛爷花用。”

两位和尚互相一看，也知道七千两数目不小，正要应允，忽听得有人说道：“我出三万两！”

听声抬头，原来那贺军司不知何时竟来到眼前，他身躯挺直，虎背熊腰，一看便知是一个军汉，他朗声道：“在下不才，乃是西夏国平西军司，如是这位与两位佛爷愿意去平西，在下自有好处给三位。”

酒和尚看他来了，贪心大起，问道：“有什么好处，你说说看。”

平西军司说道：“平西府不大，但要什么有什么，二位佛爷难道不知，有些事，只有银子还办不成啊。”

肉和尚斜眼问道：“不知军司有什么好处给咱们佛爷？”

贺军司说道：“我请两位，不光是有这位大哥，还看两位有本事。我那里正要用人，难道除了玩，两位佛爷不想做点别的吗？”

肉和尚横着眼问：“做什么？”

贺军司说道：“杀人。”

酒和尚看看肉和尚，放声而笑：“好，好，我最愿意杀人，走！”

那庄家看是贺军司来拿人，他也不敢得罪。原来此地虽说是大金的国土，但是新刮得的宋地，且又离西夏最近，有事时，贺军司要拿他，很是容易。

贺军司带着三个人走了，到了门外，见有十几匹骏马，有十几个大汉侍立，等贺军司上了马，便急驰而去。

× × ×

一行人到了西夏路面，因贺军司有路牒，一路很顺，三天后便到了中兴府，这里便是西夏王的王宫所在了。贺军司对他三人说道：“此地便是西夏王的王宫，早晚是咱们的驻地。你们去看看，也长长见识。”

唐逸此时还好，不曾发病，一路上多亏有了两个恶和尚，也不曾缺了女人。此时听得说西夏王国到了，便欲去看。贺军司着一大汉带着两位和尚去街上逛。贺军司道：“两位佛爷，实不相瞒，西夏王对我不甚看重，只有三位王子对我甚好。我想两位进去看看王子，顺便为我带一些珍宝送与王子。”

说罢贺军司命人拿来珍宝，放在桌上，说道：“有劳两位了，因不能让大王知道，只好劳两位跟着他，去西夏王宫里送与王子。”

酒和尚拍胸道：“有什么难处，我两位去办好了。”

一个大汉带着两和尚到了王宫墙外，看看无人，便翻墙过去，一直翻到了宫墙内。大汉领着他两人，左拐右弯，到了王宫里，看看到了一座大殿，那殿两旁都种有松柏，垂垂蓊郁，门前有香炉，竟是香烟缭绕。大汉轻声道：“这里便是王子所在了。”

他竟直领着两人入殿去，进了一间大房，站在外间一咳，高声道：“有事来报！”

里间有人声音慈和：“进来！”

那汉子带着两人入去，只见一个老人坐在床上看书。两和尚心道：不料得这西夏王

子竟有这般大的年纪？大汉道：“有事禀报。”

那老人说道：“你说好了。”

大汉忽地跪地，向前一扑，身子直扑在老人脚下，叫道：“杀了他啊！他两人是刺客！”

他一扑，两位和尚也是糊涂了，心想：既是贺军司派来，好歹也得带那大汉回去，便叫道：“快走！”

大汉手一松，那珠宝丢在地上，大汉叫道：“有刺客，快，快杀了他！”

两和尚恍然，只有刺死那个老人，方能快快脱身。他两人嗷嗷叫着，扑上去！

× × ×

老人吃了一惊，但他不乱，脚一抬，一脚正踢在大汉的心窝！大汉叫一声，显是受了重伤。但他仍不放手，叫道：“两位佛爷，救我！”

两和尚扑上来，一拿老人的手肘，一击老人的后脑！老人身子一转，便生生受了肉和尚一拳，那一拳击在他的肩头，他哇地吐一口鲜血！酒和尚的手拿老人的手肘，一拿拿歪，竟是拿在他的后背上！这一击也让老人受伤，老人赧，叫道：“来人！”宫门大开，从门外扑来一人。那酒和尚与肉和尚忽地醒悟，来人是红顶天，那个西夏第一勇士，顶尖高手。

红顶天手里握一小刀，叫道：“若非，你怎么了？”

老人嘴角沁血，苦笑道：“我若不伤，他两个贼秃能奈我何？”

他虽是说得硬气，但又是哇哇地吐一身鲜血，他苦笑道：“小儿，我不行了！”

红顶天护在他身前，用手托着他的头，说道：“若非，你不必着急，看我对付他们几个。”西夏王垂头一笑，看来伤势极重，他咳着血，说道：“好，我看。”

红顶天把李若非交与刚才进来的几个禁卫，喝道：“护住大王，我拿下他们！”

两个和尚此时乱叫乱嚷：“我们不是来行刺的，我们是要见三位王子！”

但哪里有人肯听他叫，几个禁卫围住李若非，叫道：“大王，大王！”另几个禁卫围住三人，叫道：“伤了大王，死罪难免，看刀！”

红顶天喝道：“看我的！”

她飞身而进，袖中飞出小枪，那枪瞬间变成七尺，直刺酒和尚。酒和尚叫道：“走，快走！”

他身子一纵，一旋而起，拔地平起几丈，肉和尚也大叫：“走，走！”

他身子也急急挺起。红顶天看他两人飞纵，枪一横刺，出刺而去！酒和尚正在兴头，叫道：“你拦不住我！”忽地人如断线的风筝，扑簌簌落地，扑——，一枪直刺前胸，透胸而入！肉和尚叫道：“大哥……”

一句没叫完，也觉身子变轻，直落地上。

酒和尚叫道：“我们……中计了。”

肉和尚叫道：“那贺……贺……贺……”

忽地后背一柄刀，直透胸而出！他看看胸前的刀尖，知道正是那个领他两人前来王宫的大汉，对他后背捅了一刀。他想说出那个贺军司很是狠毒，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两眼豹睁，直避着眼前的红顶天。他想说出小心贺军司，但一个字也吐不出，只是干巴着嘴。

×

×

×

大汉给了那肉和尚一刀，拔刀血溅，他叫道：“小心！”回头一刀，割在自家头上，血也溅涌，人倒在地。红顶天看着他，想他一定是贺军司的人，但也说不准，或许是哪一家真想打劫王宫的蠹贼。正在沉吟，忽听得李若非叫道：“小儿，小儿！”

红顶天回头，看着李若非，他脸色苍白，如纸一般无血色，只是看着红顶天。

红顶天道：“若非，有话你说。”

李若非道：“小儿，西夏……交与你了。”

李若非气如游丝，定睛看着红顶天，说道：“有情人.....无情.....事。”

说罢气绝。

× × ×

贺军司对着十几个大汉说道：“再等一会儿，王宫若有人进进出出，我们便杀入宫去。如是王宫没有什么动静。我们便走，回平西去。”

一个大汉说道：“大人，我们几十个人，人手太少。”

贺军司冷笑：“我会少了人手？我早就派人去告知了平西，如今在中兴府至少会有我们上千人。”

众人蹈跃。贺军司道：“走，直奔王宫。”

× × ×

红顶天站起来，说道：“我们在场的，有十三个人。你们愿意不愿意保住西夏国？”

众禁卫呼道愿意。红顶天说道：“那么，就听我一句话，所有的人都不要乱。去两个人请王后来，说是我有事要请她。如王后问大王有什么事，只说大王一切都好。”

去两个人请王后，红顶天再说道：“你们几人把大王抬至床上，把床帐放下。”

两个禁卫把李若非抬至床上，放下床帐。红顶天说道：“你们几人去殿外巡值，今夜除王后外，再无一人可放入宫。”众禁卫平时就听信红顶天，也知道大王最是信她，此时她说什么，照做就是。

王后来了，她看着床帐，说道：“他没了，我知道。”

她很平静。红顶天说道：“据我所知，贺军司就在城内。他带来的人足有几百，还有一些身藏利刃的人早几日便躲在城中，他们只待这一刻。”

王后说道：“他怎么样？”

红顶天说道：“有人来行刺，我来晚了。”

王后沉默，她很悲痛，她自己告诉她自己，她很悲痛，但她流不出眼泪，想去看一

看李若非，但只是非常想，她的腿迈不出去。

她抬头问红顶天：“你要怎么做？”

红顶天说道：“贺军司在城内，这是心腹大患，你能不能呆在这里，待我出去，赶他出城。”

王后忽地扯住红顶天，说道：“你不能去，让别人去，好不好？”

她露出了怯意，她怕。既怕死去的李若非，又怕那个进城来的贺军司。

红顶天说道：“我派人去请黑虎与李霸，他们几人来了，足以保得王后安全，我那时再去会那个贺军司。”

× × ×

两人对面，默默无言，

王后说：“他说……立谁做西夏王？”

红顶天说：“他没说，没机会说。”

王后哑然，她想必在心里想着立哪一个王子做王，心里想着心事，脸上便很平静。

李霸黑虎来了，红顶天对他两人交待一会儿，便要出去，，忽地一个禁卫进来，叫道：“红大人，那贺军司，他……他来了。”

原来贺军司在城内等了一会儿，见工宫内无动静，但听得有人说，王后去了大王寝宫。他心道：王后一向与大王不和的，此时怎么会深夜入宫？莫非大王真个死了，那酒肉和尚与一个手下都无音讯，看来或许是刺死了李若非，不然怎么会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宫里的人如是知道有了刺客，一定会沸沸扬扬、怎么能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不对。贺军司是武人，且是一个狠辣之人，他喝令道：“来十几个人，随我去见大王！”

手下人劝他不要去。贺军司昂然道：“只有此一个机会，我不用它，日后岂不后悔？”他命手下人都集合在王宫之外，如是听得宫内号角声，便冲闯入宫，夺西夏王宫！再命令手下人去知会几位与他相契的大臣，告知他要兵变。然后他带着十几个高手，扑奔王



宫而来。

王后大是恐慌，问道：“怎么办？怎么办？”

红顶天道：“大家听着，如是有一丝慌乱，必会使西夏国也不保，贺军司那人狠毒，会把我们全都杀光。都要镇定，如是大王仍在，他不敢有一点不敬，也不敢动手。我们便假装大王仍在，黑虎，你在帐内，替大王说话，务必不要他起疑。”

黑虎入帐，红顶天再对王后说道：“王后可不避贺军司，假装来求大王，务要他应允大王子做西夏王，你说大王病了，如不早立西夏王，恐日后生乱。大王不允，你再求恳，直到大王怒，叫你下去。你再含泪面去。那时你去带来几位王子，让他们来求大王。我让你带来王子，是怕他们在宫里，被别人杀害。”王后此时慌乱，红顶天说什么，她便直应。

李霸说道：“我已经叫了几百勇士，他们都守在宫外，如有变动，便来增援。”

红顶天说道：“好，这一次放过他，到了平西，再杀他不迟。”

此时禁卫再来报：“贺军司说有重要军情，必得亲自报与大王得知。”

红顶天说道：“好，传他进来。”

× × ×

贺军司低头敛眉，慢慢走进王宫。他怕一个人，在西夏，只有一个人使他生惧，那人就是西夏王李若非。他是死是活？如果他死了，贺军司就是西夏王。如果西夏王活着，他决不敢乱动。

他跪在丹墀，口称：“臣贺飞直叩见大玉！”

只见帐内几声咳，西夏王说道：“贺军司，有什么事儿？”

贺飞直离得远，便听不清那人是不是西夏王，他想上前来，再细听听西夏王的声音，但红顶天喝了一声：“站开！”

贺飞直心道：我想知道西夏王是不是病得很重，他们定会不让。我如何得知他病得

重不重才好。正思付间，听得有人报说：“王后求见！”

红顶天道：“大王，能不能请贺军司先出去，请王后来说话？”

西夏王说道：“不必了。有请王后！”

王后盈盈一拜，说道：“大王，请再三思立王子之事。”

西夏王咳了一咳，说道：“王后有何话，请说无妨。”

王后道：“请大王想一想，如今大王身体有病，还是立王子为王的好。”

西夏王冷冷道：“依王后的心意，我是无用之人了。”

王后急急道：“大至！”

西夏王说道：“王后不必多说，我会办好此事的。”

王后不敢再说，转身出去了。

贺军司蓦地想到：西夏王的身子一直不动，他会不会是……

贺军司大声道：“大王，我有要事要报。”

忽地扑上去，跪地直扑，到了丹前。他看到西夏王身后有一人，他说道：“大王，那人是谁？”

正是千钧一发，那床后的人飞身出来，他是黑虎。他对贺军司说道：“是我，我守在大王床后。”

×                      ×                      ×

贺军司再看看床前，西夏王分明还是坐在床上，他心道：如果他再说一句话，我便知道他是不是西夏王了。他问道：“大王，如是回鹘来攻，我怎么做？”

红顶天心里叹一口气，看来今天一场厮杀必不可免，只能与贺军司一拚了。她手里握着刀，看着殿下，如果他们动起手来，贺军司的高手必会扑来。

她要护着李若非的尸体，还得护着王后与三位王子，官中只有李霸黑虎可靠，如是贺军司反咬一口，说她秘不发丧，意图不轨，她怎么分辩？

×

×

×

忽地，她愣在当场，她竟听到李若非说话了：“贺军司，回鹘如是发兵，你手下的十万大军莫非不是兵么？”

贺飞直愣住了，听声音劲力充足，内气回荡，看来李若非的病还不像是真的？莫非他想借病杀了自己？莫非他要激自己反叛，再除掉自己？那样只要自己露出反相，就会死在中兴府，再也回不去平西了。他身体一阵悚，跪在殿上，说道：“臣遵大王旨！”

## 第十二章 宫廷之变

贺飞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动手。但他看那西夏王在云床上，头一个念头便是杀了他，杀了他，便可得西夏，何不杀了他？他城内外埋伏有千万军马，从来士气都是可鼓而不可泄，如是他再来几次刺杀西夏王不遂，岂不是会没了士气？

他的手握成了拳头，只待他的拳头一打出去，伴随那一拳再来一声长啸，殿下的高手会一拥而上，截杀禁卫，夺下西夏王宫。

杀不杀？

忽地王后叫一声：“大王，我带三个王儿看你来了。”

王后这一下来得不是时候，王后心里本来怕那贺飞直，但她带着三个王子，也不敢对王子说贺飞直想谋反，便只有她一个人离那贺飞直远远的，而三个王子距贺飞直都很近，尤其是大王子，他站得故意离贺飞直很近，说道：“贺军司，上次你送我的那玩艺儿很不错啊，我谢谢你。”

贺飞直一看大王子，顿时心生一计，他凑前道：“只是小玩艺儿，不成敬意。改日再给王子送一些好的。”

大王子一听他如此说，心里也想着自己要做西夏王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何不与这贺军司套套亲近？他凑近来说道：“贺军司，我听说.....”

一句话未完，突地贺飞直一把掐住大王子的咽喉，叫道：“别凑近来，我要杀了他！”

他长声一啸，殿下的高手冲上来，黑虎等人忙去拦截，但他人多势众，眨眼间便攻上了台阶。贺飞直掐住了大王子的咽喉，红顶天想对他笑颜缓解，但王后一慌，叫道：“他知道了！快救大王啊，大王子就是大王啊！”

一时间，不光是贺飞直心下一松，就是殿下的禁卫也愣住了，难道大王殁了，怎么王后叫大王子是大王？

王后尖叫道：“不得了啦，贺飞直谋反啦，他抓住了大王了！”

一叫，殿上殿下一片慌乱。

× × ×

红顶天挈枪在手，心里一叹，看来今天西夏国的精英都得战死在殿上，她来不及做任何谋划，贺飞直就来到了宫中，她输了，这一次输得很惨。她对着那床轻声一祝：若非，你去了，我也许保不住你的西夏国，但我红顶天得对得住你！她喝一声：“唤宫中禁卫！”

黑虎传出令去，红顶天叫道：“黑虎，你出去，守住殿外，我对付贺飞直！”

黑虎出去，唤来禁卫，死守殿外，这时，城外的乱军冲来，已是冲入禁城内，有黑虎与禁卫军守城，与他们混战一团。黑虎叫道：“贺飞直刺杀了大王，贺飞直刺杀了大王！城里立大王子为西夏王！城里立大王子为西夏王！”城内的兵士一听城内立了大王子，自是奋力而战，与乱军杀成一团。

红顶天喝道：“贺飞直，我与你拚了！”

贺飞直扬头大笑：“红顶天，你只是大王的一个宠女，有什么本事？没有大王撑腰，你当什么西夏第一勇士？你今天只能死在我的手下。”

他走过去，咚咚地脚踩在地上。只见那殿上印出整整齐齐的几个脚印。

众人一向知道贺飞直本事大，若不是听说大王李若非有一身本事，他早就反了，哪里能等到此时？如今殁了老大王，他更是肆无忌惮了。

红顶天扯枪在手，抖一路枪花，叫道：“贺飞直，我与你拚了！”

枪刺出，变七式！

贺飞直不把她的枪势在眼里，他狂笑道：“莫非老大王只是搂你在怀里，不曾真的教你一点儿本事么？”

他一拦臂，枪便击空。贺飞直反站在她的斜身。

李霸叫道：“闪开！”

李霸一声叫，身子挡在红顶天的身前，贺飞直一拳正击在李霸的面门上。只看得他的脸先是暴出鲜血，再是肉也塌下，他叫一声：“好厉害！”

身子一斜，便倒下了。

贺飞直叫道：“红顶天，过来，我杀了你，再去打碎李若非的尸首！”

王后与三个王子早就吓成一团，哭爹喊娘，吓得躲在禁卫身后，不敢再看他们争战。红顶天说道：“贺飞直，你是大王最信的人，你怎么敢造反？”

贺飞直大笑，说道：“三年前，大王饮宴，何过我，他说他过世后，我一定会反。我当时跪下叩头，说不会反。大王说他不相信，他说，他有法子要他死后我不敢反。他的法子在哪里，拿出来啊，拿出来啊！他让我忍辱受罪受了十几年。有他李若非，我就得跪着。没他李若非，你们都得跪我！”

他仰天大笑，哈哈大笑，虬须振飞，不可一世。

红顶天说道：“你多行不义必自毙！”

贺飞直大笑，说道：“李若非是好人，可他生一身烂肉，他亲近你，用嘴啃么？我亲近你，可不那么无用！”

他一如此脏说，弄得红顶天颜面羞红，她怒喝道：“看枪！”

这一枪急切，想不让贺飞直说那脏话，但那枪出去，便是气多势衰，直到了贺飞直眼前，贺飞直一抓，抓住了那枪，说道：“放手！”

红顶天只觉得枪身热得烫手，她不敢放手。如果放手，王后与三位王子岂不会被她杀死，她负了老大王的重托，九泉下如何有颜见李若非？她怒喝道：“快走，护着王后快走！”

但王后也走不出去了，眼见得殿外冲来一彪人，那都是贺飞直的人。贺飞直狂笑道：“李若非，你所托非人，活该江山易手，大好江山，拱手让我贺飞直！”

他一步步逼向红顶天！

红顶天知道这一次难免一死，她狂呼一声：“若非，九泉下，你也助我！”

她使出狂枪十式！

一连十枪！

贺飞直逼近她，一连躲过十枪，叫道：“抓住！”

这一抓再抓住红顶天的枪。红顶天知道枪再也夺不回来了。贺飞直叫道：“放手！”

红顶天不放，哇地喷一口鲜血。

王后看得害怕，叫道：“红……姑娘，你放了手罢。”

众禁卫被那些冲来的高手逼着，一步步后退，皆退到了红顶天身侧。他们看着红顶天，知道大势已去。

如果红顶天死了，贺飞直必是会夺得西夏天下。

大王子也哀声叫道：“红姑娘，你放手……放手，别让他杀我们！”

× × ×

贺飞直此时已是得势，他狂笑道：“不杀就不杀，你们三位王子自刭下一只手，我便放你们一条生路！至于你王后，你得侍候我几天，你天天称我大王，我再放你去冷宫！”

他俨然已是西夏君主，此时洋洋得意，看着红顶天，一股股内力逼去，逼得她再哇地吐血。

红顶天有一些昏迷，她心道：我放手吧，我支撑不住多久，李若非死了，西夏就得是贺飞直的天下了。我争不过他，何必强扭这瓜？不如我服了他，我跟着若非去了，也算是眼不见为净。

× × ×

此时，跟着贺飞直的一些大汉冲来，逼着那些禁卫后退，他们再无可退了，身后就是西夏王李若非的尸体。黑虎叫道：“后面就是大王，不能再退了，我们拚了吧！”

再向前一冲，只是一股劲儿，拚了几个回合，人再复后退，全都退至了床前。

× × ×

贺飞直也扯着红顶天，此时的红顶天想不听他，也不可能了。他扯着红顶天，到了李若非的床前，说道：“红顶天，我要你亲手用你的枪刺西夏王几枪，让西夏王的手下都看着，是你用枪刺他的尸体的，不是我贺飞直！”

他用心险恶，想借红顶天的枪来刺西夏王，他盘算得也很不错，如果再传出去，他可以黑白颠倒，说是红顶天刺杀了西夏王的。

他扯着红顶天，到了床前，叫道：“掀开帐帷！”

那些禁卫哪里容得他们掀开，便再来斗，但黑虎也被他一批跌出，飞出几丈。他喝道：“看啊，看红顶天刺杀大王了！”

× × ×

红顶天此时万念俱灰，她心道：我跟着若非学那么久，也不能斗得过贺飞直。看来我是胜不了他了。我胜不了他，也决不能让他羞辱我。我先在他杀了我前，自尽而死，也是为了若非。我决不能亲手用我的枪刺若非的身体，他会很疼的。

红顶天叫道：“若非，我救不了你，我救不了你，你睁开眼看一看啊，这贺飞直是

一个狼心狗肺的畜生！”

× × ×

红顶天正欲自尽而死，她闭上了眼睛，听到了三个王子叫道：“你不能死啊！”

也听到了黑虎的吼声，黑虎想拚了，想再冲来，与那贺飞直拚命。

正在此时，她忽地觉出没了一切声响。莫非是她已经死了，到了地狱里，再也听不到尘世间的喧嚣了？忽地，她听到了一声很熟悉的声音：“贺飞直，你输了。”

× × ×

待得红顶天再睁开眼，她正看着贺飞直对着床，那眼睛里满是不信。他的眼前站着一个人，那人正是耶律重恩，是那个去平西军司杀贺飞直的耶律重恩！

贺飞直知道耶律重恩，他不愿意与耶律重恩动手，他冷冷道：“耶律重恩，人家院里打架，已经到了分出胜负时，你最好识相些，离这里远一点儿。”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我有一句话忘了告诉你，你也说过的，老大王有一句话，他一定会想出一招对付你。你忘了吗？”

贺飞直道：“是你？”

耶律重恩说道：“不错。”

× × ×

两人对峙。贺飞直早已是胜算在胸，他说道：“耶律重恩，我知道你是谁，你一心想复国，我可以帮你。”

耶律重恩笑笑：“李若非也说帮我。”

贺飞直狂笑，说道：“他死了。你没看到，他死了吗？你在那躲着，一定看得更清楚，他死了，你决不会那么傻，不赌赢家赌输家吧？”

耶律重恩说道：“我只赌李若非，我只赌红顶天，在西夏，只有一个赢家，就是李若非，就是红顶天！”



× × ×

众人看着耶律重恩站出来，他能挽回败局么？

贺飞直举起了枪，这是红顶天的枪，他狂叫道：“我杀了你！”

他冲了三次，变了九招。

只有红顶天看出来了，贺飞直的枪法远胜她几倍，也只有她看出来了，耶律重恩躲贺飞直的那几枪躲得很精彩，最后，耶律重恩在贺飞直闪身的一刹那，把枪一推，枪尾刺入了贺飞直的身体内！

× × ×

贺飞直死得不瞑目！

× × ×

唐逸被三个大汉看守着，他坐在地上。众人也不敢得罪他，但处得久了，也知道他一身是毒，谁也不敢惹他。看看呆得久了，一个大汉说道：“军司他们去夺王宫，我们没什么事，不如我们赌几把吧。”

三个坐在地上，一个大汉说道：“我们赌有什么意思，我们问问他，有什么本事教我们几手，以后不做这刀头舔血的勾当了，也可以出去混混。”

三个便拿骰子来问唐逸。唐逸说道：“我只有一个本事，就是你怎么放，我也看得出骰子是几点。”

三个人不信，一个把骰子放在嘴里，说道：“你看贴着舌头的那一边是几点？”

唐逸说道：“六点。”

大汉小心地拿出骰子，惊叫道：“果然，果然！”

另一个不信，背过身子，隔着一个大汉，说道：“我现今对着你的是几点？”

唐逸说道：“是五点。”

第三个大汉说道：“他能隔物猜枚，也是本事，但我听说，多了便猜不透了，我们

试试。”

大汉拿了六粒骰子，一一问唐逸，唐逸告诉他们，大汉连连叫怪。

三个请求唐逸教他们本事，唐逸说他没本事，只是能看出来那骰子是几点。大汉突地变了脸色，狠狠道：“你不愿意也罢，我们杀了你，让你再有本事也是白费！”

三人拿刀，要来杀唐逸。唐逸心道：他三个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何必可怜他们？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也知道，我这一身本事是学自快乐门主，你们既是要学，我教你们好了。”

那三个大汉哪里知道是证他，都是喜出望外，唐逸说道：“你们拿着布，隔着布来拿捏我的臂，或是拿捏我的手，我再教你们如何能看到那骰子是几点。”

三个大汉争先恐后，都知道唐逸的身上有毒，但他也说拿着布来捏，可见不是害人。他三人都拿着布，隔着一层布握着唐逸的臂，或是握着他的手，握得死死的。

唐逸心道：“他们看我被点了穴，便以为我不会杀死人，想杀了我，那就错了。我就杀了他们三人，逃走好了。”

他说道：“慢一点儿，慢一点儿，闭上眼睛，闭上眼睛！”

他一边说，一边将那手放在他三人手上，只是用力一贴。

那大汉此时心里紧张，哪里知道他是在害人？只过了一会儿，三个人都是嘴唇也紫了，唐逸说道：“好了，你们三人睁开眼，看一看。”

三个人都去拿骰子，抢骰子，竟是抢得吵起来。待得他们回头，再找唐逸时，没人了。三人道：“他哪里去了，我看不见。”

另一个也道：“我也看不见，我们是被他骗了，他有这等好本事，怎么肯轻易教人？”

再寻唐逸，不见人影。忽地一个大汉叫道：“不好，我肚子疼。”正说着，从嘴角流出血来，都是黑黑的血，他挣扎道：“我中毒了，我要死……”扑通一声倒地。另一个大汉叫道：“你怎么了？”旁边的一个说：“你的鼻子流血……流血……”

没说完，那大汉苦笑，说道：“你眼里也是血，还说我……”

两人你抓住我，我抓住你，一齐倒地了。

× × ×

唐逸走出了门，他的身上穴道被封，贺飞直想利用他，不想让他死，想他万一真个夺了江山，像唐逸这本事也用得上，便用三个大汉看守他。唐逸心道：我如今得找一个好地方，歇息过了，穴道自解，我便可回蜀中去了。这个贺飞直是我的仇人，我早晚必得找他算帐。只是我得先回蜀中，我离开家太久了，此时回去，不知道家里如何，好生惦念。

× × ×

他找了一家小店，给了那店主几两银子，说道：“店主人，我自发风寒，没法出去买吃的，你帮我一下。”

店家看他出手就是五两银子，心里喜欢，说道：“好，我拿东西给你吃。你自住在后面的一间小屋好了。”

唐逸进了那间小屋，倒头就睡，他实在太累了。

待得天亮，忽听得有人敲门，是店主来了，送来了吃的。店主是一个饶舌的人，说道：“客官，你不知道啊：今天可是出大事了，宫里出了大事，那个贺飞直贺军司兵乱，进宫杀了老大王啊。幸亏有红顶天红义士，听说她还是一个女的。她那时女扮男装，夺了西夏第一勇士，真是好本事啊。她带着宫里的禁卫，杀了那个贺飞直，明天大王子就要即位了。看来那个贺飞直不是一个好人啊，咱们西夏人都知道，如今西夏会平安了，贺飞直死了，再无祸患了。”

唐逸不语，他知道，他不必害怕了，贺飞直死了，那两个酒肉和尚会不会再来找他？他要防的是两个和尚，总比那贺飞直好些。那店主看他说话，直摇头：“病成这样子了，你跟他说什么大事，也是听不明白啊。”

## 第二部 天涯浪子

### 第一章 命若琴弦

耶律重恩站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神情。对面是一个佝腰老者，他说话的声音很慢，但很有力：“你失去了一次机会。”

耶律重恩说：“我知道。”

老者怒道：“你知道什么？足有三十万人每一天都含垢忍辱，等着你复兴大辽。你去帮西夏，失去了好时机。”

耶律重恩看定老者，说道：“多谢你提醒我。”

那老者热泪潸然：“大辽国土没了，只抱出来宗庙社覆，祖宗灵牌，只仰仗你了，只等你了，什么时候再把祖宗灵牌供起来，什么时候大辽的祖宗先哲能再血食？”

耶律重恩扑通跪倒，说道：“耶律重恩对不起祖宗！”

他跪在地上，眼前仿佛升起了宗庙的大典，那钟磬之声不绝于耳，他喃喃道：“大辽祖宗，必得血食！我一定做到！”

他再抬起头来，眼前那老者没了，再无踪影。

×                      ×                      ×

红顶天站在他眼前。

“耶律公子，你后悔不后悔？”

“什么事儿后悔？”

红顶天笑笑：“李若非告诉你，要你图回鹘和黑汗，不光是他如此想。他这人一向都不愿意做暗事，这事儿他做得欺心，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要死了，而西夏却是危如累卵，

他只好如此做，你不会怪他吧？”

耶律重恩说道：“我一生很少敬重人，他就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

红顶天看着耶律重恩，他是一个不同于李若非的人，他是一个年轻人，却有李若非一样的本事，今天在殿上，要不是有了耶律重恩，她性命不保，西夏不保。她轻声说道：“谢谢你。”

让一个姑娘家如此委婉地说声谢谢，耶律重恩心里也别有一番滋味儿，他说不出话来。

× × ×

他接触的姑娘有几个，像索雅、红顶天这几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或是国家栋梁，或是女中豪杰，再不就是倾国倾城的才貌，让他动心不已。但他一向知道，自从大辽弃国，几十万勇士无家可归时，他就再也不光是大辽公子耶律重恩，而是大辽国的复国人了，他有什么闲心去与姑娘谈情？

红顶天看着耶律重恩，看他失神地怔怔看着自己，蓦地一念：他切莫爱上了我？我心里只有一个若非，他虽说是死了，但他总是我的人，我怎么能背叛他？

她急急说道：“王后想见你。”

× × ×

王后第一次很认真地打扮了一番，她对自己的打扮很满意，只是身穿一件水红色的衣裙，觉得有一点儿艳丽。她问大王子：“我穿得是不是很艳？”

大王子嘻嘻笑道：“不艳，母后穿衣好看。”王后叹一口气，说道：“再过一天，你做了大王，我只能做太后了。一个太字，是服老都不行了。”

大王子说道：“母后哪里话，我对你怎么也是那么叫的。”

大王子春风得意，眉眼都是快乐。

耶律重恩来了，大王子站在王后身后。王后说道：“红姑娘是不是退下去？”

红顶天看看王后，退下去了。王后道：“我让红姑娘退下去，是有些话实在不便于当着她的面说。”

耶律重恩不语。王后再说道：“我让大王子在侧，是因为明天起，他就是西夏王了，我说的话，他会照办的。”

耶律重恩再看看这个女人，怪的是，他在殿上看到的那个失魂落魄的王后没了，眼前是一个很有主意的女人。

王后说：“耶律公子，你要复国，我能帮你，只是你得帮我西夏，要助我西夏国旺！”

耶律重恩说道：“国运在国君，怎么能责在贱民？”

王后一笑，说道：“有人要杀我，有人要杀我的儿子，只有你能保得住我们的性命。你要复国，我帮你，只是你得呆在西夏，要隐姓埋名。既不让人知道你在西夏，又不离王宫，你看如何？”

耶律重恩说道：“那只有做一种人。”

王后斜眼看他，那神气装作很媚：“什么人？”

耶律重慢声细语：“你把我关在大牢里，我就走不出王宫去了。”

× × ×

大王子怒声确道：“耶律重恩，你对我母后怎么能这样讲话？来人哪！”

冲进来了共个买士，耶律重恩看着他们。

王后一摆手，勇士都退下了，她娇声而笑，说道：耶律公子，你要的，夏王都能给你。”

大王子道：“都能给你。”

；王后说道：除了红姑娘，你要西夏所有的美女，都行。”

大王子再说：“都行。”

耶律重思看看王后，再看看大王子，忽地想到了风流倜傥的西夏王，不由得心内一

酸。

悲哉西夏！惜哉红顶天！

× × ×

耶律重恩说道：“我敬重红顶天，我才帮她。我敬重李若非，我才帮他。”

王后忽地笑了，说道：“耶律公子，我知道，你要是不愿意帮西夏，你就不会出手了。但你要不后悔，还是答应我吧。”

耶律重恩说道：“告辞了，我要离开西夏了。”

大王子说道：“明天我就是西夏王了，我命令你离开西夏，你在西夏是一个危险人物。”

耶律重恩一揖，走出宫来。他嘴角含着冷笑。

在宫门外，他看到了红顶天，还有黑虎和那个面目包扎得紧紧的李霸。三人对他一揖到地，长揖不起。

耶律重恩怪道：“三位何故行此大礼？”

红顶天说道：“只怕那个王后会对公子不敬，我们三人代李若非向公子告罪！”

耶律重恩一叹，说道：“李若非，李若非，生如你，有何憾？！”

他对红顶天说道：“我在西夏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要走了。”

他一揖而别。他直奔西平府而去，看来是想去吐蕃。

红顶天进了宫，王后正在笑，对红顶天道：“你看王儿如今可像一个大王了？”

红顶天看着那嘻嘻笑的大王子，心里悲叹：龙生龙，凤生凤，李若非生子，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她口里不言，只是一笑。

王后忽地冷冷一笑，说道：“红姑娘，你听不听西夏王的命令？”

红顶天一惊，忙跪地道：“红顶天听令！”

那大王子咧嘴笑了，说道：“大王下的第一道令，就是要你去杀那个耶律重恩，在

他未走出西夏境内时，把他杀了。”

大王子在嘻嘻地笑，他看着红顶天，发下一令来，就像是儿戏。红顶天说道：“耶律公子救主有功，不是他救，太后与大王都得一死，而且危及先王的遗体，怎么能杀他？”

大王子笑笑，说道：“母后让杀，你就杀好了。”

王后看看红顶天，意味深长，她说道：“儿子是听娘的，你要他不听娘的，除非儿子大了……”

她的话在红顶天心里生出一股反感来，大王子哪里听得出王后的话意，他说道：“儿大不由娘啊，是不是？”说完他傻傻地看着红顶天笑。

× × ×

红顶天下令追耶律重恩。

一路追去，几十骑快马如飞，一直追到了平西府。听得府城看守说，那个耶律公子是出门去了，一直奔吐番边境而去。

看来耶律重恩真是要去吐番。他刚刚从黑汗来，再过了回鹘，如今到了西夏，现去吐番，他一连奔波四国，所为何事？

几十骑再追，一直追到了边境。

耶律重恩听得身后马蹄响，他站住了。

红顶天停马，说道：“公子别来无恙？”

耶律重恩走得很苦，他颜面憔悴，身形更瘦，但人很精神。

他说道：“红姑娘来追，有什么话说？”

红顶天低下了头，说道：“王后令我来杀你，务必把公子杀死在西夏境内！”

× × ×

耶律重恩无话，他的两眼澄澈，看着红顶天。



这位李若非视其为生命的姑娘，她真的那么薄情吗？

× × ×

红顶天的枪举起来，枪尖刺向前，一直刺，一直刺，直逼耶律重恩的咽喉。

她再一刺，耶律重恩就会死，但耶律重恩不动，只是不动。

红顶天突然笑了，回手一枪，扑地刺在肩上，说道：“耶律重恩，你伤了我？！”

黑虎也大叫道：“耶律重恩，你竟敢给我一拳！？”

他叭地一拳直打在自己的鼻上，把他的鼻梁打趴了，他叫道：“好疼，好疼！”

李霸也说道：“你也刺了我一枪！”他夺来红顶天的枪，扎在自己的腿上。

× × ×

耶律重恩看着，他眼里有泪。

红顶天三人默默看着耶律重恩，她拿出一瓶酒，说道：“公子，以壮行色！”

耶律重恩拿来，一口气喝了半瓶，再递与红顶天，红顶天喝了一些，再递与黑虎，黑虎喝，再递与李霸，李霸就一口气喝干了。他摇摇头，说道：“不如多带一瓶。”

耶律重恩走了，再没说一句话，在边境上，站着三骑，他们是红顶天、黑虎、李霸。

× × ×

三个人跪在丹坏，太后可在帘后，大王在帘前。大王问道：“你们几个杀了耶律重恩吗？”

红顶天说道：“我们功力太差，杀不了他，我一枪刺去，他回手夺过，一枪刺伤了我，还刺伤了李霸。”

黑虎说道：“他也伤了我。”

大王叫道：“他怎么这般大胆？”

太后冷笑了，问道：“他伤了你们三个人？”

红顶天说道：“对啊，伤了三个无情无义的小人。”

太后冷冷道：“他伤了黑虎与李霸还可，伤了你，就是没有情义了。他对你很有情，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红顶天跪禀道：“臣下不该有情，先王吩咐过臣下，要保西夏，尽心尽力。臣下再无心他顾。”

太后说道：“无心他顾，不等于他人也无心顾你。你貌美如花，怎么能不嫁男人？再说了，谁不知道，你与先王只是忘年交，先王拿你当儿子看？这事儿别说了，我自有道理。黑虎，你二人退下。”

× × ×

只剩下了红顶天，太后说道：“大王，你在这里理国家大事，我要与红姑娘去谈天了。”

西夏王忙说道：“有什么事儿要理，明天再理也好，我也去与你们谈天。”

太后说道：“我对红顶天有话要说，你不好听的。”

两人在宫后走，花园很大，有许多花草。

太后说道：“花园有多少步，你知道不知道？”

红顶天一愣，她知道个做什么？

太合一叹，说道：“横是五十五步，竖是六十步。我数过一千次一万次，决不会错。”

红顶天不语，只看着太后。

太后叹息：“嫁与帝王，只有寂寞陪你，你是天下一人，但你也是孤独一人。”

太后对她说这些做什么？她怎么能对红顶天说这些感慨？

太后说道：“红姑娘，我劝你嫁与西夏王，你是玉洁冰清，我也知道，先王也知道。”

红顶天低声道：“嫁人的事，太后再也休提。”

太后说道：“我是无能，西夏一国，安危皆系于姑娘一身，你不嫁与西夏王，天下人怎么安心？”

红顶天心咯噔一下，她轻声道：“我不嫁人，怎么不行？”

太后轻声道：“你只有嫁与西夏王，才能保住西夏，这其中的道理，我也不必再对你多说。”红顶天说道：“容我想一想。”

太后站住了，看着一支花束，说道：“鲜花虽好，只能开在一季，如是红姑娘忘了这个理儿，世事便变得难多了。”

× × ×

红顶天要嫁与西夏王了，西夏整个沸腾了，人们都隐隐听说了，红顶天是老大王的爱姬，只是如今听说她要嫁与西夏王，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原来她真个喜欢的是大王子，如今她是西夏王的王妃了，看来要保西夏，只有靠红顶天了。

喜烛高烧，西夏王与红顶天坐在屋内。

天很晚了，红顶天仍是在假寐，西夏王此时独自面对红顶天，竟是有些惧她，他轻声说道：“王妃，你好好歇息吧。”

红顶天突地瞪大眼睛：“我告诉你，我嫁与你，只是为了西夏国，你休妄想！”

西夏王苦笑道：“我不妄想，但你总是我的妻子，你做我的妻子，不能白做！”

他嘻皮笑脸，凑向红顶天。

红顶天突地站起，肃然道：“我告诉你，我是你父亲天天搂在怀里的女人，你也该知道我是什么人。你要碰我一碰，我便要你好看。”

此时的西夏王酒气盖脸，什么事儿做不出？他哈哈笑说道：“你是我的妻子，我搂着你就是，我父亲早就死了，他的女人，我也来抱，有什么不好？”

叭——，红顶天给了他一个耳光！

西夏王脸赤辣辣的，他怒喝道：“为什么打我？”

红顶天一笑，说道：“我替你父亲打你，你不孝，打你一耳光，以示惩戒！”

× × ×

西夏王心道：她那样子好是可爱，含笑带嗔，更生春意。我做一个王，如是不能得到这样的美女，岂不是人间白来？他再去搂抱红顶天，说道：“你打也打了，亲一次也是该的。”

红顶天突地出手，点了他的穴道，让他呆呆坐在床上。红顶天说道：“你好好坐一夜吧，只想着你父亲对你如何，你该如何做一个孝顺儿子，做一个好大王。”

红顶天说完便去睡了，她躺在床上，一会儿便睡了。

× × ×

西夏王瞪着眼，动也不能动，只是眼看着红顶天睡。红顶天两腮微红，双眼微闭，一双睫毛长长的，像是带着泪珠。她恨意未消，恨西夏王，恨太后，但她不能不与西夏王成亲，也不能与太后为敌，她只能在梦里与李若非相会，只能在睡梦中再与那个老人聚首。

西夏王坐了一会儿，身子像刺一般疼，他轻声哼叫起来，叫道：“王妃，王妃，我不敢了，你放开我，我自己去睡！”

红顶天醒了，看他那疲惫样子，酒也醒了，便说道：“好，你自去睡好了。你如对我无礼，我不会放过你。”

西夏王看着红顶天在床上睡，他不敢动，连气也不敢大喘一声，心道：你是我的妻子，我早晚必把你搂在怀里，你神气什么？你再神气，能斗得过我西夏王吗？我做了大王，我要治你，有什么不能？我早晚找到你一个错处，好好治你一次，让你不服我？

× × ×

但他是越看越爱，身子早就不那么舒服了，竟是在深夜里也不能入睡，只是瞪眼看着红顶天，似乎能闻得到她的体香，似乎能看得到她的身体，他的气也喘得粗了，人也变得不耐烦，但无论他怎么样，红顶天都是睡得香香的，他能怎么办？

## 第二章 神山之恋

摇着经轮，背着沉重的经石，慢慢从湖边出发。天苍苍，湖如水洗，在碧透的苍天下，显一片澄澈。所有的人都沉默无声，只在他们的心底里与神佛共语。湖是神湖，在清澈的湖里有神鱼，鱼在悠闲地游，背着经石的人把石头放在神山下。神山昂然挺立，层层叠嶂，透无限神韵。人绕着神山走，几个孩子扶着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原，蹒跚而行。

他们是求神的，他们来拜山，拜湖。从老早年起，吐蕃人就对这神山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说这是传说中的三大圣地之一，神佛在这里昭示着人类的灵魂，只有到了这里，人类才会得救，只有到了这里，人才能有他自己的灵魂。

× × ×

耶律重恩到了神山脚下，他抬头看神山，心内也充满了崇敬，他低下了头，向神山致意。身后的一位满面风尘的姑娘笑了一笑，给他一条哈达。他举过了头，把那哈达放在经幡上，看着那经幡在风中飘舞，他默默地祝愿：神佛啊，护佑我耶律重恩，重振大辽雄风，重建大辽国土。

他跪在地上，抬起头来，看到那些朝拜神山的人出发了，他们迎着早升的太阳，向着神山，从左手出发，向右手走，永远那么一圈圈地走。如果你的心里有对神佛的虔诚，走至十三圈，便会心志充盈，就连病人也会站起，精神起来。

× × ×

这里是天下佛教最神圣的名山，它是佛教的圣地，据说雪峰里有豪华的神殿，有经堂，传说中有数千神仙常年在这里听释迦牟尼讲经。佛教传说是从印度与尼泊尔发源，但经过与基督教的三次大斗争，虽说佛教终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佛教也不那么精纯了。所以佛教传人大都以为只有在西藏的冈底斯山主峰才是佛教的神圣圣地。在圣山前，有两座湖，名叫玛旁雍错，还有另一座湖叫做拉昂错，两湖都海拔四千多米。这两

湖相连，结成一湖，就是佛教的圣湖。

有人在冈仁波齐峰神山旁走，他们相信，只要心诚，定能得到正果。

这是些虔诚的信徒，他们沿着神山走，一圈再一圈，直走至再也走不动了。便倒在地上。这是神山的土地，是佛祖讲经的地方。如果你与佛有缘，定会听得见佛祖讲经，会听到数千神仙的声音。你会感到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你会成为一个永生的人。

× × ×

人都沿着山走，他们的脚步是沉重的，但他们的目光很坚毅，看着冈仁波齐峰，一步一步地走。

耶律重恩看着那些身披皮袍的人，他也一步步走。问身旁的一个人：“你知道哪一个是卓书公子？”

那人摇摇头，在这里都是佛祖的信徒，哪一个是卓书公子，有什么要紧？

耶律重恩问过了许多的人，但他们不知哪一个是卓书公子。

耶律重恩看着前面，人足有几千，他们都是不远千里，到神山来朝圣的。他们都是破衣褴褛，哪一个是公子，哪一个是穷人，谁看得清？

耶律重恩慢慢走，他也沿着神山走，走过一个入，看看他的脸色，看他是不是卓书。

× × ×

卓书是吐蕃的公子，是名震天下的人物，他们怎么会不认得？但只是在神山，人都是人，谁管他是不是公子，谁管他是谁？

耶律重恩看到了一个老婆婆，她手摇着经轮，一步步走，脚已是走出血来了，但她的脸上有着神圣的笑意，她的身体是那么老，但她的脸相有着令人神奇的年轻。

在那数千块经石前，有无数人放下了背上的经石，还有人在那里用刀刻着经文，文字都是藏文，耶律重恩看不懂。他问一个吐蕃人：“你刻的是什么？”

那人笑笑，咧开的嘴唇上有血丝：“我刻的是，佛缘在我脚下，我忍一切苦，为众

生苦。”

× × ×

耶律重恩再走，他已经沿着神山走了三圈了，忽地他醒悟了，他得坐在地上，等着一个个人走过，那时他或许会看到卓书公子。

但走过的人都是默对神山，他怎么能知道哪一个是卓书呢？

有一个老人躺在地上，他的身体不行了，他对身旁的亲人说：“我死了，我死得最幸福，你想想，哪一个人能死在佛祖的身旁，我能听到佛祖讲经了，我……”

老人带着笑躺下了，他的亲人把他埋在神山的路旁，在他的坟前压了一块石，那是一块光光的石块，上面没写任何文字。

× × ×

耶律重恩在等，他来一个看一个，他看到来了一人，那人跪着，身披麻布，一步一步，直跪向神山。

耶律重恩叫道：“卓书！”

那人一愣，但没抬头。耶律重恩看清了，他是卓书，就是他千方百计要找到的卓书。

耶律重恩扯住了他的衣服：“卓书，卓书！”

卓书不语，只是低声道：“放手！”

他嘴里仍在念诵着经文，他一步一跪，直向神山再拜。

× × ×

耶律重恩说道：“卓书，我走了千万里，来吐蕃寻你，你总不能不理我啊。”

卓书看看他，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他再一步一跪，向前而去。

耶律重恩没有法子，他只好跟着卓书，跟着他走。卓书的膝盖伤了，血迹斑斑，一路都是他膝跪的血，血在路上，糊住了石头，糊住了土地。卓书每一跪拜，都是抬头看看神山，再低头诵经。

走了一圈，天已黑了，卓书与耶律重恩停下了，他们两人躺在地上，准备睡了。

耶律重恩觉得很饿，他想想，似乎问卓书此事有一些蠢，他问道：“卓书，我能不能吃一些东西？”

卓书说道：“我没带吃的。你去哪一个人身旁，看他有什么吃的，你不用问，只吃就是。”

耶律重恩回头看看，远处有几个人正在那里路宿，他们烧着了火，在石板上烙面饼。

耶律重恩想着，他要上去求那几个人，给他一些食物。但他一凑近，身旁的人像是亲人一样，给他闪了一个位置，那人对他一笑，先拿一块面饼给他吃。

那人用吐蕃语问他一句话，耶律重恩不懂，对他只笑笑。

那吐蕃人当他是国外来的教徒，对他再笑笑，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湖闪着微光，所有在神山下的人都吃着东西，或是什么也不吃，只是睡着。他们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上路宿，人人都是伛着身子，在佛祖的讲经声中入睡。

耶律重恩吃饱了，过来对卓书道：“卓书公子，我到吐蕃来找你，就是想请教你一件事。”

卓书冷冷道：“我就是物欲太多，才来神山朝拜的。我要一洗我的灵魂，你有什么世俗事，别来问我。”

× × ×

耶律重恩心道：我有复国大计，想问一下卓书，看他如何想。但他不想与我谈说，我怎么做？

耶律重恩问道：“我想复一国，因为他本来就是神佛所佑的，但我无法复国，你说我如何做？”

卓书的眼睛发光：“世事更替，无不有其本因，你何必一定要复国？从前有大辽，



后来有金国，你灭了我，我灭了你，真是罪孽。我佛慈悲，普渡众生，方才有那无尽慈爱。你大辽没了，但人仍生存。只要不再起兵，就是最好，何必再谈什么复国？”

耶律重恩正色道：“卓书公子，据我所知，你在成都府也是一心图霸，你想吐蕃能吞吴越，得天下。你当时的野心，最是不小。我这么说，不为过吧？”

卓书昂然道：“不错，我只因为如此，才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来神山朝拜，是洗我的污垢的。你知道吗？”

卓书不再说了，他向那湖边爬去。耶律重恩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便看着他爬去那湖边，只见卓书在呼啸的风中，脱下了自己的皮袍，再赤裸着身子，直向那湖里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叫道：“我很脏，我要洗一洗我自己！”

他入了那湖中。在夜里，且是几千米的高原，卓书入了那湖，定是寒冷异常，他怎么受得了？可他口里念诵着佛经，呼着佛号，人在湖中痛痛快快地洗浴。

× × ×

耶律重恩看到了一幅奇景：卓书在那湖里，月亮很大，正映在卓书的身上，卓书像是月中的人物，身子那么魁梧，人也那么洒脱，像一尘不染的仙人，在那里痛快洗涤。他根本就忘了湖水是凉的，他根本就不怕冷。

看着有人去圣湖里洗浴，有人跪下了，他们大声念着佛经，他们为那个洗赎自己罪愆的人祝福，愿他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一生一世都心神安宁！

× × ×

耶律重恩大叫道：“卓书，卓书，你出来吧，你出来吧！”

卓书上岸了，他的身上还有水，披上皮袍子，身体在抖，但他的眼睛是亮的，他说：“我感到好多了，我感到好多了。”

卓书哭了，他的眼泪是洁净的，他说：“我自小便生有许多恶念，我做下的恶事也多，但愿神佛能饶恕我。”

卓书睡了，他睡得很香甜。

× × ×

到了第二天早上，卓书忽地对耶律重恩说道：“我与你下山。”

耶律重恩说道：“你不是要再走几圈么？”

卓书说道：“我知道，佛已宽谅了我，我不必再在这里了。

我要陪你下山。”

× × ×

两人下了山，看到了在山下的路旁，有一张大大的帐篷，乌雅与乌苏两人正在那里张望，看到了卓书，乌雅叫道：“公子回来了，公子回来了！”

乌苏出来了，她看着卓书，眼里流泪，说道：“公子，你瘦了。”

再也无话，看她两人看着卓书的神色，分明是满怀情意。

耶律重恩问两人好，乌苏说道：“公子，我们的马在坡下，我请人看着。我们走吧。”

乌雅正要去拆帐篷，卓书说道：“别拆了，给来朝拜的人留下，他们会在这里过夜的。”

× × ×

四人下了山，到了山下，便见到十几顶大帐，那些勇士一见到卓书下山来了，都来拜见他。此时的卓书再也不复是那个在山上的人了，他很冷淡地对众人点头，进大帐换了衣服，请耶律重恩进帐。他问：“耶律公子，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耶律重恩说道：“我来吐蕃，本来是想请公子帮忙，我要拜会一下吐蕃王，吐蕃诸部也要去看一看。”

卓书说道：“逻些城我带你去，会见大王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吐蕃诸部你还是不要去了，那很难走，像走阿里，真是很难的。”

耶律重恩点头答应，便与卓书下山了。

×

×

×

吐蕃王是一个很文静的人，他看着耶律重恩，笑一笑，说道：“我信他们的传说了，你更像是天祚帝。”

耶律重恩笑笑，对吐蕃王行礼，他感谢吐蕃王对他的招待，献上他的礼物，吐蕃王请他入席。

吐蕃王问道：“耶律公子，你来吐蕃，有何事要说？”

耶律重恩便说到大辽复国一事，他说道：“大辽要复国，也是一件大事。我想请吐蕃诸部帮我。”

吐蕃王笑笑，说道：“听说耶律公子去了冈底斯山？”

耶律重恩不知道冈底斯神山与那大辽复国有什么干系，他只是一笑，说道：“听说卓书公子在那里朝拜，我去找他。我在吐蕃无一熟人，要见大王，必得有人引见。”

吐蕃王说道：“好说，好说！”

×

×

×

吐蕃王设宴款待耶律重恩，待他以上宾之礼。请他去看吐蕃的冶铁、纺织、手工艺坊，吐蕃王说道：“吐蕃诸部从前也很落后，自从迎娶了大唐公主，吐蕃强盛了。说到底，还是大唐与吐蕃的和亲好。”

耶律重恩听得出吐蕃王的意思，他不愿意与大宋交恶，自也不愿意帮他与各国敌对，只是不便对他明说就是了。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我知道大王的心意。”

吐蕃王说道：“我吐蕃部出一个奇才，就是卓书。他是勇士，也是一个谋士。这在吐蕃是少见的，他近来不再嗜杀了，说不定是吐蕃人的福气啊。”

耶律重恩正想去再说动卓书，此时听得吐蕃王一说，心道：原来卓书是因为他自己杀戮过重，才去神山赎罪的，那他再也不会助人去复国了。只怕这一次到吐蕃来，又要

白来了。

× × ×

卓书与耶律重恩对饮，两人喝得畅快。

卓书道：“劳你远来吐蕃，当尽地主之谊。”

耶律重恩说道：“只可惜耶律重恩不能对公子尽地主之谊，如我有国，当待卓书公子国君之礼。”

卓书笑笑，显是心动。

耶律重恩心道：卓书啊卓书，你还是一个凡夫俗子，去一次神山，也洗不尽你的贪心。你有大野心，一心想去中原称霸，怎么肯久居藏边？耶律重恩道：“卓书公子，人生一世，不过百年。你有过人之勇，急人之智，久呆吐蕃，有什么好处？一把锋利的藏刀，一生只用来割肉吃，从未护身搏斗，浴血洗锋，要利刃何用？中原有美色玉食，有无尽享用。你一身本领，蜗居在藏边，有什么好处？”

卓书喝道：“别说了，我也读过佛经，人生百年，都得忍受清贫，我生藏边，是我命运。你再说有什么用？”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命运？当年若是吐蕃的松赞干布不与唐和亲，也许如今吐蕃的国土不会只有这一片贫瘠之地。大丈夫做事有所为有所不为，你为何不去做你该做的大事？依我看，除了朝拜佛山外，藏民的日子有些苦，都是这片土地瘠薄所致。公子何不做吐蕃第一人，做天下第一人？”

卓书身子一颤，看定耶律重恩，耶律重恩的话像说到了他心底，他何尝不想做天下第一人？依他看来，大宋积弱，很快便会尽丧国土，西夏、黑汗、回鹘都是国君无能，要想一统天下，得此几国最易。只是大理难攻。但大理只是弹丸小国，攻与不攻，有何干系？此时耶律重恩对他所说一番话，说得他心头热烘烘火起。耶律重恩说道：“如是吐蕃得了几国，天下大势便去，只有吐蕃一个大国，岂不是天下归一？公子若一统此大

业，何愁王道不立？”

卓书喃喃道：“我不能做此事，我不能做此事，天下会死许多人，吐蕃也会死许多人。”

耶律重恩讥讽似地一笑：“天下有大业，在人所为。你不做，还有人做。你不去图黑汗，黑汗自己也乱，人民也苦。只有得一明君，早早定了天下，人民才不会再苦。”

卓书忽地厉声叫道：“耶律重恩，我不听你的，你劝我起兵图天下，你只是想混水摸鱼，想复你大辽国！”

耶律重恩大声狂笑：“当然，我也想得天下。但我无国，只能复国，心愿足矣。试想吐蕃图天下与我耶律重恩复天下，哪一个更快？”

卓书的眼睛亮了，他看定耶律重恩，说道：“我是卓书，大宋有一句诗说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要图天下！耶律重恩，我要与你争一个高下！”

耶律重恩笑道：“你错了，吐蕃的版图太小，能使公子的伟业成否？公子何不在意一下黑汗？此国如今国君暴戾，国民思变，公子要得黑汗，岂非易如反掌？再说回鹘，回鹘王刚死，更是可看。我要是公子，便向吐蕃王讨一差事，去看看回鹘王的丧事，彼此邻国，朝晚即至，有何事不可图？”

卓书的脸色更白，他的手指有些颤长，听得耶律重恩说至关键处，他的脸色越白，手指越抖，他说道：“好，我要去了。耶律公子必是对回鹘也感兴趣吧？”

此时他对耶律重恩说话，已是充满杀气。

耶律重恩说道：“如是回鹘、黑汗拿下了，再拿西夏时，公子似对我这无国之人也该看重些了，但此时便对我有敌意，恐是太早了些。”

卓书忽地拍拍耶律重恩的肩头，说道：“好，好，你说得对，我们还是朋友。”

### 第三章 兵夺回鹘

风卷施头，铁骑直踏大屯城。

只是须臾，吐蕃的铁骑便占了城，卓书很是快乐，他大笑道：“吐蕃王说我做此事会留下恶果，我看他是多虑了。我只要占了回鹘，还有人会讲什么话？胜者是王败者寇，这会儿他们都会在吐蕃王面前说我的好话了。”

原来吐蕃也重视勇士，像卓书这般能抢夺别国领土的勇士，谁不赞佩？

卓书对乌雅、乌苏说道：“你两人守着大帐，谁也不让他进来，我要好好睡上一觉。”

两个女人出去了，吩咐着勇士看守大帐，再回来抚摸着卓书。在女人一寸寸肌肤的抚摸下，卓书很是惬意，他睡着了。

× × ×

谁都会吃惊，在大屯城大街上，当街竟立起一座吐蕃人的大帐来。那大帐立在街正中，显得很突兀。但无人敢来问此事，因为吐蕃兵此时正在快乐，他们在饮酒，他们在享乐。这里是城市，是有人烟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与吐蕃不同，他们很快乐。

× × ×

快马把边报送至回鹘国的高昌城，此时城市正在鼾睡，马蹄在城街的石路上得得震响，敲醒了许多人的好梦。人们再复睡去，那梦更是香甜。只有那马蹄声一路而去，直奔王宫。

王宫卫士一个个传去，报称有边报紧入，宫中的小回鹘王才醒，问道：“有什么事儿？”

索雅此时正被他捏着奶，正在急急地揉，她说道：“你睡好了，我有些事要办。”

小国王一向知道，没有索雅时，大事都是母亲办。有了索雅，大事都是索雅办。有了索雅，他不必知道什么事儿。

× × ×

索雅看着边报，大屯城是要地，如是走蒲昌海，便可达高昌。再就是从右侧走，绕过罗布泊，可挟伊州，达高昌。如是卓书从左来，有塔里木河，此时水急，他军怕难渡。如他走右侧，正是回鹘兵力较强处，他一时还不能直逼高昌。

索雅挑灯看着地图，她心里想道：我要是一个男人，此时国家大计，还能应付，偏要我一个女人做此等大事，怎么去做？

她眼前忽地闪过那个卓书，他佻不群，为人胸有城府；她也想到了那个耶律重恩，他是不是天祚帝不好说，但任是谁看了他，也知他是帝王之才；更有那个答罕，如果耶律重恩是一株松，卓书是一巨石，答罕就是一片雾中的山，他若是在此，会怎么做？他会天生出一种帝王的反应来，将天下大事应付自如。

索雅在回鹘，就是当自己是一个男人，此时国家大事，都放在她一个人的肩头上。

忽地她看到了太后。

太后仍是睡意未消，手里端一碗莲子羹，她轻声说道：“许多年了，只要街头有马蹄声，我就会被惊醒，心惊肉跳好久，不能再睡。你看看我的头发，都是白的了。”

索雅心内的怨气忽地一下子都跑光了，她看着太后，她只有二十多岁，如果不做王后，脸上无须有这许多的皱纹，头发也不会白，还会是一个快快乐乐的女人，她情愿吗？

太后说道：“你才只有二十来岁，便担了这重担。回鹘国无能人，便只有你来挑此重担，你只能干。”

索雅说道：“我只有一句话问一问太后，但愿太后能据实告我。”

太后像是知道她要问什么事，只是一叹，说道：“你问好了。”

× × ×

索雅想问她，那个耶律重恩是不是认得，耶律公子与她是不是亲人？还想问她，她是不是辽人，再想问她，如果耶律重恩真的杀了回鹘王，她会不会杀耶律重恩？最后她想问一问，她嫁与回鹘王，是不是后悔？

但她看着太后的眼里，那眼角里有一滴眼泪，她心里便明白了，她不该问，什么都不该问。

只有二十几岁的人，就要独居深宫，从此做一个太后，做一个老年人所做的一切，她不是心力交瘁，怎么会这样做？而且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太后忽地说道：“我天天做梦，这几日一直在做恶梦，我天天梦见他，我与他成亲几年了，从来没梦到他。我梦里的男人另有一个……但这几天，我天天梦到他……”

杀死一个男人并不难，难的是杀人后的日子，再想回复过去的平静，似乎再无可能。

太后说道：“我该帮你分担一切，但我有心事，我不愿让人看到我分心。”

索雅几乎可以肯定，那个耶律重恩与眼前的太后有些干系，不然耶律重恩怎么会在回鹘那么轻易便得逃脱？就是她索雅再愿意放他走，太后如要杀他，他也只能一死。太后对他有情，那是必然，只是他两人有什么交情，那就不得而知了。

太后说道：“黑汗陈兵，是想解他国内民怨，这不是非动手不可的。可是吐蕃出兵，就是志在夺国。你要重视那个卓书，听说他是一个怪人。”

索雅知道，平时太后也熟知那几个国内的要人，对于那个卓书，也不比自己知道得少。她说道：“我只是觉得，卓书不该此时动兵，他原在边境陈兵，是想待机而动，此时急急用兵，不像他平素做事。”

太后道：“要平息两路兵马，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我想请西夏……”

索雅冷冷道：“西夏也是不善客，他们新近死了西夏王，大丧间怕不能帮我们。再说西夏也未必不想图我们。”

索雅说道：“我想请求太后再一件事。”

太后一愣，说道：“什么事，你说好了。”

索雅说道：“只有一件事，十八斩再做什么事，我要知道。”

很久地沉默，索雅有些后悔了，太后恐怕只剩下了十八斩作为她自己的心腹，她再



如此要求，是不是很过分？但听得太后叹息一声，说道：“我也心有此意，今后回鹘国事，一切着你作主，你比我更会出于公心。”

十八斩来了，索雅是头一次全都看到他们，当头的老者身着黑衣，对太后一揖，说道：“太后有什么吩咐？”

太后说道：“如今正是当事之秋，十八斩做事，要听索姑娘的。”

老者忽地抗声道：“太后，我们听太后的，是因为太后乃一国之君，我们也知道索姑娘在回鹘国的位置，但一切都听她的，怕不大稳便吧？”

× × ×

索雅想不到他会当着太后的面儿便驳，但她不能说什么。

只听得太后说道：“我有一件事，不能向你们说明，但我管事，有许多不便处。”

那个竹剑说道：“太后做事，也是为回鹘国。”

太后一叹，说道：“焉知我不是为别人？”

众人愣了，不料太后会有此说。

太后说道：“我找你们来，便是告诉你们，今后十八斩只听索姑娘一人的，不必听我的。如是我发出什么要害回鹘的令来，你们也不必理。”

十八斩不知她此话怎讲，只是面面相觑。

太后心内一叹，他们怎知她嫁来回鹘，本来就是要夺国？

他们怎知，那个小王子的恶习多半是因为她憎厌回鹘王，便不管不顾他，让他一小時便依赖别的女人，那恋母的心情依她不着，便只好依在索雅与布那儿几人身上了。如今太后有些后悔，但她心里也有些仇恨，对于回鹘，她的心境那么复杂，谁说得清？

十八斩回头议一议，说道：“既是太后如此说，索姑娘便命我十八斩做事好了，但只是对回鹘有好处的事，要我们流血抛头，也在所不惜。”

索雅说道：“好，我要你们出八个人，去成都府助杨洛儿，把那三万把弯刀弄回来！”

老者一拇，说道：“好！”

他们知道此时回鹘最需兵器，三万把弯刀如是得回，岂不是一件大好事？

索雅再说道：“再去六个人到黑汗去……”

老者说道：“好。”

索雅说道：“黑汗国王与王子都是好色之人，他们发兵要攻回鹘，心并不坚。如是许给他们美女，他们会守而不攻。”

老者的脸上有不耐烦的表情，但索雅忽地说道：“要保得住回鹘，男人女人都该牺牲。”

老者不再说话，索雅说道：“你去上书黑汗国王，说道本国新丧国君，新君愿与他们修好，特送美女十人给他们。”

太后说道：“办美女的事儿，我去办。”

太后此是美意，如是此等烦事都让索雅办，更是难人。如是太后去做，就方便许多。

× × ×

卓书此时忽地醒了，他坐在帐内，听着外面的风声，看着两个眼红未眠的美人，说道：“什么时辰了？”

乌苏说道：“夜深了，公子吃一点儿东西吧？”

卓书精神抖擞，他不愿意吃东西，他一旦与人争战，最好的是淫乐，这事儿能让他精神倍增，让他更生斗志。他再与乌苏、乌雅两人快乐。

大帐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女人的娇喘声。

卓书在这声音中，精神高度紧张，他想到了许多事儿。大战的战果在吐蕃会有反响，那时吐蕃王会怎么说？许多人会嫉妒卓书，对吐蕃王下馋言，吐蕃王能不能听他们的？要吐蕃不听他们的，得怎么做？

× × ×

卓书叫道：“站人！”

外面应了一声。

卓书治军很严，他叫一声，外面的人必得听清，如是听不清，便得军法从事。他叫：“来人”，便是叫人进来。他叫“站人”，便是叫那人在帐外听令。

卓书说道：“告诉三军，有车回吐蕃，有谁要往家中捎战利品的，在包上写上姓名，便可捎回。如是捎得丢了，军法从事。”

外面那人应是。卓书再说道：“把最好的女人送回去，送与大王，在她们的身上系上绸带，写上“天赐帝王”，告诉她们一路上不许拿下，如是拿下，便处死她们。”

外面应是。

乌苏与乌雅看着卓书，她们的眼里是惊讶，她们知道，卓书留下了几个最好看的回鹘美女，她们皮肤白皙，人也漂亮。

被洗浴得干干净净，正在那里等待着卓书享用呢。可他为什么不要？

卓书看得出她两人眼里的惊讶，他笑说道：“我占有两个美人，正享用不尽，我怎么还有心再享用别的美人？”

乌苏与乌雅更喜爱卓书了，她们尽心尽意地服侍卓书。

卓书心道：从前有汉高祖刘邦，他夺了阿房宫，不占美人不夺钱财，才做了皇帝，你只有一开始时不贪，最后才会贪得最大。可惜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谁也做不到，他们忍不住。

刘邦忍住了，他才做了皇帝，他卓书也忍得住，他也是大人物。

他坐下来，问乌苏道：“说说罗布泊。”

乌苏也知道此时他想的是正事，一旦卓书要办正事，他一丝一毫都不碰女人。乌苏拿开了手，乌雅也拿开了手，两人穿上衣服，乌苏说道：“罗布泊是一个干海子，那里面藏得住千军万马，只是有人传闻，进去了人，再也走不出来。”

卓书突然大笑，说道：“好，好！”

他叫来副将，吩咐他们两下分兵，一路走左侧，直奔塔里木河，再过焉耆，直扑高昌。另一路走右侧，插伊州，夺高昌。卓书说道：“记着，一路上，夺得了城池，便派人守。但得在当地人中选一人做副将守城。安抚城里百姓，不要多杀人。”

副将应声，卓书厉声道：“有人多杀人，我必杀他！”

副将皆战栗，齐声听令。

卓书说道：“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请你们听。”

× × ×

“从前有一个人，听说几十里外的城里有家店，那里会做很好的大菜。他想去好好吃一顿从未吃过的菜，他到了那地方，走了两天，饿了两天肚皮，到了城里。忽地他看到了路旁的小食，心想：这就是不一样的了，个儿大多了，便大吃起来。再看到水果，心道：这也是不一样的了，新鲜多了，再大吃起来。

最后真的到了那酒楼了，他看着那些人在大吃，他却吃不下去了，他饱了……”

卓书厉声说道：“一路上只能补充军饷，不能贪吃多占，只有一个地方有好菜，那就是高昌城。从前有人说，高昌城的美女多得是，你在路旁，就可以看得醉了，不必再喝酒。你们有人没去过，但我去过。”

× × ×

副将都去了，只剩下了卓书与乌苏、乌雅。

乌雅问道：“公子，不带兵，你想去哪里啊？”

卓书笑笑，说道：“我有三百轻骑，直插罗布泊。”

乌苏忽地失声：“公子，不可，从来没有人做到的！”

卓书说道：“从前在汉时，有大将邓艾带人从山上滚下，直插油江，夺了蜀汉江山，谁也料不到。我有两翼掩护，最易成功。”

乌雅说道：“公子，据说罗布泊鬼气森森，很难通过。”

卓书说道：“我们走走看。”

乌雅与乌苏面面相觑，她们知道，卓书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你很难说服他，他一心要走罗布泊，你有什么法儿？

× × ×

卓书冷冷道：“你们两人要是怕，便不必走了，跟着副将走，或是留在这里，等我占了高昌，回来再带你们回去。”

他说话冷冷，乌苏与乌雅也知道，若是那样，他必是会杀死她们，怎么还会对她两人恩宠有加？乌苏说道：“我们只是担心公子，我们愿意跟着公子，生死一起。”

卓书大笑，拥着两人，大声道：“有美在怀，死在罗布泊有什么可怕？”

两军都站好了，他们要出发了。他们知道卓书不跟他们走，心里很不踏实。

卓书说道：“我是卓书，我作战时，哪一次站在你们身后？”

众人吼：“没有！”

卓书再说：“我怕死不怕死？”

众人吼：“不怕！”

卓书说道：“那就是说，我比你们更难，我要出现在更可怕的地方，我要先进高昌！”

众人一齐声吼：“先夺高昌！”

声浪激越，让人心动荡不已。血也贲张，更使勇士不惧生死。

卓书说道：“都把抢来的东西带回家了吗？”

众人喊道：“带了！”有人喊：“只是钱太少！”

卓书笑道：“大屯城只是一个小城，怎么会有许多钱？你们要占高昌，那里有喝不光的美酒。酒是葡萄酿的，是红色的，像是血。很好喝！那里有美人，他们的女人不晒太阳，只在树下乘凉，吃得白白胖胖的，养得好看。她们也在等着你们呢，你们要吧再

夺人，夺钱，夺得了人，带回去，夺得了钱，带回去。抢到了什么，都是你的！”

众人吼成一片声浪。

再不必说什么了，只是这几句话，便激醒了男人的野性。

× × ×

看着两支军队走了，卓书心道：塔里木河，怕是很难渡的。

那右侧的一支军队，也怕会有人强阻他们攻近高昌。卓书回头，看着那些面色黧黑的人，他们都是在高原上生长的勇士，他们有三百人，把他们的心，他们的性命都托付给了卓书，他们的眼睛齐盯着卓书。

他们等着去争杀。

卓书忽地说道：“我们要走罗布泊。”

众人不语，那是一个魔鬼之沼，怎么能走？

卓书说道：“我从神山走过十三圈，神佛护我！”

队伍里有一人高声叫道：“我也走过神山，我还在那里刻下经石！”

“我也去过，我也去过！”

一片吼声。

卓书说道：“我去过，神佛护我，便会护你们大家。再说，罗布泊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高原上，不比那里更差？”

众人笑了，他们忽地轻松了，有卓书，罗布泊确实不算一回事，他们会成功的！

## 第四章 旗旌在心

黑汗国王搔着多毛的大腿，笑道：“好，好，你占的女人比我的强！”

原来他与王子正在比，哪一个占的女人更好些。原来王子自从夺了乌娜后，便心更

无忌，乌娜一死，仁嫔也不那么香了，他再去夺美女，派出许多人找寻美女，抢回来便占为己有。今天他与黑汗王比两人哪一个占有更多美女。

王子道：“你的美女都老了，像是哈蜜瓜，多汁的才是好瓜。你看个头儿小，那才好吃啊。”

黑汗王大笑，说道：“好小子，你还知道哪一个多汁呢。”说罢放声大笑。

有人来报：“大王，有急事要报。”

黑汗王不耐烦道：“有什么事，这里正好玩呢。”

那人报说：“有报说，吐蕃有兵急攻，夺了大屯城！如今卓书公子兵分两路，左右侧攻打，直奔高昌！”

黑汗王大怒道：“混蛋他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打回鹘？！”

这个混蛋！”依他看来，好像回鹘是他的属国，要打它须得告诉黑汗王一声。

王子说道：“父王，他们打，我们也打，看谁打得好，打得快！”

黑汗王一拍腿：“是啊，我从伊州走，再从阿拉山口去打，他吐蕃的人到了高昌，我都什么都办完了，是不是？”

当下黑汗王叫来人，写下敕令，着伊州兵发回臂。务必在吐蕃兵袭高昌城前拿下城池。

安排好了，黑汗王大笑，说道：“好了，只等好消息了。”再与王子玩乐。

× × ×

有人报说，回鹘有人来使。黑汗王大笑，说道：“我与王子正赌，不见那个倒霉蛋，你告诉他滚吧！”

王子说道：“叫他来，我骂他一顿。”

黑汗王笑说道：“好，好，你愿意骂，就骂好了。”

× × ×

来者是那个青年人，他是十八斩里的竹剑，如今他出使黑汗，衣衫齐整，好一个飘洒风逸之士！

黑汗王子说道：“回鹘要完了，你知道不知道？”

竹剑一笑，说道：“知道。”

王子瞪大了眼睛：“那还不回去奔丧？高昌城要完了，你知道不知道？我父王也要出兵，你回鹘完了！”

竹剑笑一笑：“这么说回鹘是要完了，我也不必来这里了？”

他起身便向回走，黑汗王喝住他：“你来做什么？”

竹剑说道：“只因有吐蕃来侵，特地向大王求救。”

黑汗王大笑：“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来这里求救，找我？”

竹剑说道：“我带来了回鹘十个美女，她们是回鹘最美的美人。”

王子一听是美人，大叫道：“留下，留下把美人留下，你走好了。”

竹剑冷笑：“黑汗国本来是大国，但一灭了回鹘，他也得亡国。我把美女留给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黑汗王听得齿冷，说道：“你以为被灭亡了的回鹘能反夺我黑汗？”

竹剑笑一笑，说道：“不是回鹘，是吐蕃。”

黑汗王说道：“你胡说！吐蕃要灭你回鹘，我也要灭你回鹘，一灭了你回鹘，吐蕃便得休兵养息，他怎么会夺我黑汗？”

竹剑侃侃道：“回鹘面对着两个大国，宋国先不论，只有吐蕃与黑汗国力不相上下，吐蕃对外一向就有野心，如是夺了回鹘，吐蕃的国土便大了，吐蕃的势力将更大过黑汗。那时黑汗会怎么样？”

王子大声怒叱道：“他敢把黑汗怎么样？”

竹剑叹气道：“当初回鹘王也是说，吐蕃不敢对回鹘怎么样。可如今他们先是派耶



律重恩刺杀了我们大王，再就派兵来攻我国，我看早晚黑汗也必会如此。”

黑汗王与王子互看一眼，如是吐蕃来攻，他们两人还能好好坐着玩乐吗？

× × ×

黑汗国王忽地热乎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竹生。”

黑汗国王念叨道：“竹生，竹生。只有南国才有竹子生。”王子蓦地一问道：“你说，吐蕃会攻我，怎么说？”

× × ×

竹剑一叹，说道：“听说吐蕃公子卓书在攻回鹘前，曾去冈底斯神山朝拜，他在神山圣湖历十三日，只是绕山环湖而走，十三日不饮不食，竟不能死。待得他再回到逻些城，便决意起兵，夺取天下。你说，他认定自己就是那个上天佛神许下的天子人物，他想不想只得了回鹘就罢手？”

黑汗国王一听，也是半信半疑，卓书是吐蕃的大人物，他去朝拜神山的事儿，黑汗国也有耳闻，如今一听，更是信实了。

黑汗国王突地问道：“姓竹的，你要我怎么做？莫非要我去攻吐蕃？”

竹剑说道：“我一说，大王便知，回鹘如是危亡，对黑汗也无甚好处，大王何不看着吐蕃与回鹘两国交兵，而等着坐收渔人之利呢？”

黑汗国王笑了，说道：“你要我等着葡萄熟了再摘？”

竹剑沉声说道：“不错。大王如今起兵，攻下了回鹘，只是帮了吐蕃的忙，大王早晚会后悔的。”

黑汗王说道：“对啊，来人，告诉他们，着伊州不要出兵，只是看着回鹘与吐蕃争战。”

王子笑嘻嘻地说道：“正愁没美人呢，你带的美人呢，带来看看。”

黑汗王也大喜，说道：“对啊，带上来看看，看看回鹘最美的美女是什么样子的。”

黑汗王再也不理睬竹剑了，他与王子只是瞪着眼，盯着宫门，等着看千娇百媚的回鹘美人。

× × ×

齐骁盯着仓库看，这里放着三万把弯刀，都用上好的油纸包好，涂上油，用麻绳系紧，放在柳条箱子里。自从这些刀打完了，他便天天梦见它们。他的噩梦总被惊醒，在梦里，回鹘大军人人扎头帕，冲进成都府。

他催杨洛儿成亲，洛儿只是抿嘴一笑：“急什么，不早就是你的人了么？”

洛儿一笑，使齐骁更不知所措，他知道洛儿的心思，洛儿是等索雅的知会，要回鹘王后的允准，才能使她与齐骁成亲。

在回鹘王死去那一天，洛儿整夜不睡，她坐在书房，只是临那一帖《兰亭序》，齐骁先是陪她，洛儿说道：“你没死了君王，何必陪我？再说我写字，你也没什么兴趣，何必枯坐在这里，你还是去睡好了。”那一夜齐骁看她悲声在脸，心里更生爱意，一心要与她交欢，但洛儿只是在书房写字，到了第二日，她又是有说有笑了。

当吐蕃攻入大屯城的消息传来，洛儿哭了，她说道：“我的亲人有住在那里的，他们会不会死？”

她去库房看那三万把弯刀，看过后，齐骁再偷偷地去看，他发现那三万把弯刀的柳条箱子一只只都被打开过，洛儿很精细地验看那些刀，她想运刀了，只是不知道索雅为什么不派人来运刀。

这一日，来了几个人，他们是回鹘王太后派来的，几个人坐在客厅，杨洛儿几问家乡，眉飞色舞。那个老者应答自如，看是一个有经验的老人。

杨洛儿道：“齐老，不知道索雅有什么吩咐？”

老者毕恭毕敬地答道：“索姑娘吩咐，把这三万把弯刀解去，目今回鹘危急，三万

把弯刀正是急需。这里是打造所需银两，应是够了。索姑娘说，如果不够，当再送来。”

齐骁木然，他没料到会如此快便来解刀，急应声道：“好，好！”

验看银两，交到齐府帐房，再复来花厅看酒。酒酣人醉，一个壮汉道：“他们吐蕃自以为有本事，要是我回鹘真个想与人厮杀，哪里不能杀去？当我只是一个待客亲热与人为善的族类吗？”

齐老喝道：“低声，莫非想争出个是非？”那壮汉看来也惧老者，便急噤声。

齐骁看得出回鹘国内也是焦急，着急要此三万把弯刀回去，以便杀敌。他问道：“齐老回去，想请你大王允准我与洛儿的亲事，不知此事如何？”

老者昂然道：“索姑娘说了，洛儿姑娘如是愿意嫁与齐公子，就嫁好了。只是齐公子要保我三万把弯刀如期归回鹘，不然一切免谈。”

齐骁当然答应。

× × ×

夜里，齐骁坐在书房，此一回是杨洛儿陪那回鹘来的使节坐着说话，只有齐骁坐在书房。

忽地有人敲门，齐骁听得那敲门声很是温柔，以为是洛儿，便说道：“门也没锁，进来好了。”

进来的是一个僧人，一看便知他是藏密僧人，他满面黧黑，人也枯瘦，对齐骁施了一礼，说道：“请结善缘。”

齐骁心讶他来得无声，院内有许多看家护院，他竟能无声而入，本事定很高强。

僧人说道：“吐蕃与回鹘交战，刀兵浴血，大不祥，公子何必再助刀兵？”

齐骁不料他一进门便说此事，说道：“我是造兵器的人，不卖与人，怎么做生意？”

僧人说道，“天下有几大恶事，做下便是生生世世结了恶缘，难道齐公子不知吗？一是喜色，坏人节行。但我喇嘛教派认为天下最大恶者莫过于杀入了。公子助人三万把

弯刀，便是杀三万人，何况一把刀只要见血，便不定会杀几人。制械者大不祥啊。”

齐骁忽地冷笑，说道：“如是我猜不错，大和尚一定是从吐来？”

僧人一合十：“不错。”

齐骁说道：“吐蕃公子卓书带甲几十万，先夺大屯城，再抢高昌，回鹘眼看不保，大喇嘛对此有何话说？”

大喇嘛说道：“此事我已是告诫王爷，吐蕃如再挑战，必是不福。大王也听信我的话了，只是卓书公子的兵车回去了，我料得那些车到了逻些城，便迷住了人眼。”

齐骁不知道卓书有什么计，心道：他只是搪塞，卓书的车到了逻些城，有什么要紧？他问道：“不知道那车里有什么？”

僧人一声浩然太息，说道：“车是报喜车，偏在车里有一些回鹘的美色，还有金银珠宝，只是得大屯城的好处，卓书公子都带与大王，都带与逻些城的大臣了。”

齐骁心内称好，看来卓书是一个将才。只是如此一做，吐蕃王要不发兵都难了。

老喇嘛一拇道：“齐公子，我要赶去高昌城，如有幸，便阻得此战，如是不幸，这三万把弯刀岂不要了数万人的性命？”

齐骁愀然道：“你吐蕃攻人城池，杀人夺宝，却不想要人有刀。依我看，只要心有杀机，有刀无刀，也杀得你吐蕃兵马了。”

老喇嘛说道：“我此次便去阻两支兵马，听得人说，卓书公子在左路那一支，又有人说，卓书公子在右路。不管他在哪一路，我只是去阻他便了。我只求公子，勿发弯刀。”

齐骁说道：“不可能，我要这三万把刀都归回鹘。”

老喇嘛手伸出去，一探便入柳条箱子，那经他手触的柳枝竟似无物，他抓出一把刀来，咯咯一响，竟把那刀折成无数碎片儿，他冷冷道：“这样子的刀，岂不跟做酥油花的面一样？”

齐骁从未看过如此本事的人，不由心内大惧，他说道：“大喇嘛是高人，我齐骁领

教。只是这三万把刀已经有主人了，那主人不是我，而是回鹘王。”

喇嘛笑道：“毁了这刀，让天下少些杀戮，岂不更好？”

说话时那和尚竟欲发功，抓起那刀来。齐骁心内一跳，要由他做去，岂不是所有的刀都得毁坏，他叫道：“不可！”

× × ×

忽听得有人娇笑声声：“大和尚不会毁刀的。”

老喇嘛回头一看，在齐骁的身后有一人站立，那人袅袅婷婷，十分艳丽，竟是杨洛儿。杨洛儿说道：“不知道大喇嘛为什么要毁刀？”

老喇嘛说道：“你来也是休想，我毁了刀，便救了天下生灵。”

杨洛儿说道：“大喇嘛相信不相信佛说？”

老喇嘛说道：“当然相信。”

杨洛儿说道：“我也相信。我问大喇嘛一句话，如是大喇嘛答得出来，我便让你毁刀好了。”

杨洛儿说道：“刀是凶器，不祥，不知道大喇嘛说此话是否对？”

老喇嘛看她，心道：看你伶牙俐齿，一定是善辞游说之人，我只与你讲求佛理，有什么不好？他说道：“不错，刀是凶器，当全都毁了它！”

齐骁心道：洛儿虽说是冰雪聪明，但要讲得过那个大喇嘛，却是不易。他正担心，看杨洛儿一笑，说道：“大喇嘛，依你看，佛当不近兵器，近之不祥。是不是？”

大喇嘛称是。杨洛儿说道：“可佛祖要救世，最要紧的是有一柄弯刀。他无弯刀，佛祖的慈心也不得发，哪里再有法儿去救世？”

大喇嘛说不对，杨洛儿说得畅快：“你也知道，有一个佛祖救世的故事，说的是鹰叼蛇吃，蛇求佛祖救他。鹰说道：天生蛇是给鹰所食，我不吃蛇，便要饿死而死，佛祖总不至于见死不救啊。佛祖当时便拿出刀来，割了自己的肉，喂那鹰吃。对不对？”

大喇嘛说道：“对啊，佛祖喂鹰，是得用刀。但那刀由此也成了圣刀，它不是凶器。”

杨洛儿大声道：“刀是凶器，割了佛祖，是不是？”

大喇嘛心里很明白，杨洛儿说得也对，他轻声道：“好，好！

我走了。”

× × ×

老喇嘛走了，他一阵风飘走了。

× × ×

杨洛儿看着齐骁，说道：“齐骁，你帮了我，救了我的回鹘。

如果这三万把刀是拿去夺人家的家园，我是亏心。但这三万把刀是握在回鹘人的手里，为救自己的家园。你帮了我的家。

杨洛儿扯着齐骁，来到了客堂，说道：“天地在上，我杨洛儿情愿嫁与齐骁，一生一世不再背弃！”

齐骁也跪在地上，说道：“我齐骁愿与杨洛儿成亲，一生一世相亲相爱！”

两人执手相对，面上都漾着笑意。

× × ×

三万把弯刀出发了，在十八斩的六人监押下，向回鹘进发。

齐老对五人说道：“三万把弯刀发与回鹘人，吐蕃人要杀回鹘，随意主宰回鹘人的命运，哪里有那么容易？”

众人应是，大家都小心看守着车辆，向回鹘攢程进发。

## 第五章 畅饮梦境

老者站在耶律重恩的眼前，他一字一顿地说：“有密报，从成都府发出的车辆里，

有三万把弯刀，如是劫得这三万把弯刀，回鹘国会受很大损失。公子是不是去劫？”

王后要抓他，要杀他。真个是夷离尺的心意吗？她不知道耶律重恩就是她的去日情人吗？是她情缘已断，还是她故弄玄虚？

耶律重恩说道：“我知道那三万把刀，但我不能劫。”

老者说道：“公子，你是主人，但我想提醒你，大辽复国，在此一举。”

耶律重恩的眼里有雾，他说道：“在此一举，在此一举吗？”

老者从来都是提醒他，在此一举，在此一举，他便一举再举，可是大辽复国仍是无望，他有三十万勇士埋伏在各国，他们等着，在梦境里期望着大辽的麟旗再飘，大辽重振国威。

可是，他耶律重恩做下了什么？

老者说道：“我知道，索姑娘对你有情，但此事关乎国家前程，你切不可重情。”

耶律重恩说道：“我去办。”

老者道：“十八斩是回鹘王的大助，他们有六人此次来押车。”

耶律重恩说道：“我知道。”

× × ×

车在咕咕碌碌地走，人在车前车后，手里提着兵器，他们要急着赶到回鹘，哪怕是赶到了回鹘边境，把刀发与回鹘汉子，他们自会聚义旗，与吐蕃人斗。

他们此时是在西夏的境内，心内还是有些怕，怕西夏人与吐蕃人联手，万一西夏人也来侵回鹘，回鹘就危急了。

忽地，有一彪军马迎上前来，在前面的，正是西夏的勇士黑虎。黑虎笑道：“辎车行，人也匆匆行色，不知道要运什么东西？”

齐老迎上来，说道：“回鹘有事，急着回去，不过是成都特产而已。”

黑虎笑道：“成都府特产是小吃，可不是三万把弯刀。”

齐老心里一沉，回头看着手下五人，再看看那些车夫，当下心内有数，如是话说得不投机，就是杀人闯关，也得闯去。他笑道：“原来黑虎将军都知道了，我回鹘与吐蕃交战，急需弯刀，原在成都府打造的三万把刀，要借贵国境地一过。”

黑虎说道：“我国君也知回鹘国势，只怕你们到了西凉府，便忘了该回回鹘，急忙中赶错了路，杀向我兴庆府，灭了我西夏，岂不是要天下人耻笑我西夏无人吗？”

齐老也不知他所说是真是假，如是真的，是他西夏怕回鹘运兵器，害他西夏安定，此事还可商议。若是他真个以此为借口，便不允许他们运三万把弯刀回回鹘，那就坏了。

齐老说道：“回鹘国事忙，无法早向西夏说知，望黑虎将军向大王致意。”

黑虎大笑，说道：“好啊，我便来帮你。我看，你同我一齐，沿着西夏境内走，一直走到你边境，好不好？一是你回鹘国有事，我西夏不便帮忙，但此事当一力帮助。再就是说句实话，也不放心你在我西夏境内自由来去。”

齐老心里打鼓，要是西夏真个认真帮忙，有什么不好？只怕他们监视着这车与人，一生出事端来，三万把弯刀便不属回鹘了。但他不敢再说什么，只是笑笑，说道：“好啊，有黑虎将军帮忙，此事必是大大容易了。”

齐老回头对五人点头，要他们当心，自今天起，便得与西夏兵行在一处了。当下两路人马聚成一处，便向宣化府进发。

齐老心里着急，怕吐蕃大军到了高昌，他心道：只要我回鹘人马聚齐，能手持利刃，便可与你吐蕃一战。只是此时高昌城怎么样了？

× × ×

塔里木河水暴涨，河水悄悄地淹上了河堤，原来的河水吃水线已是没了，只看得到那些原来长在河堤上的柳都淹在水中。副将看着河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再回头与几位将军一议，才决定，找船，找人，明天拂晓再渡河。兵马都驻扎在河边，在河边搭好了帐篷。副将吩咐：此地原无回鹘军，明日过了塔里木河，才有一场恶战，今天除了派



哨，都要好好一睡，明天天亮渡河。

吐蕃兵睡了。

从河岸对面来了几只小小的木舟，那舟上有一些手持尖刀的人，他们慢慢爬上了岸，到了帐篷边，看着那个熟睡的哨兵，只是一刀，捅在他心窝，再扯着他，放他下了水。哨兵像是一条口袋，顺水滚动着，慢慢漂走了。

再去割开了帐篷的条索，把帐篷忽地一扯，便把帐内的人都扯在里面，叫的的，都是在梦里。那大汉也不出声，只是一扯，一直扯到了水里，那帐内的人滚滚跌跌，一直到了觉出身下是凉的，才大叫起来。只见河水里，有许多的头，一冒一冒的，都是吐蕃兵。

很糟的是，他们大都不熟水性，在水里比在地面上更笨，一个个漂漂浮浮，只能眼看着岸，好久爬不上来。待得好不容易爬上岸来，已是远去三五里，再想看到原来的帐篷，看到原来的军队，那是一场梦了。

只剩下了副将在河边叫道：“杀，杀他们！”

回鹘人扑上来了，他们用夺来的短刀刺在吐蕃人的心窝，一边刺一边叫，驱赶着副将的手下，把他们杀得溃不成军。

× × ×

卓书看着乌苏，她的身体很瘦，在干旱的沙漠上，他才明白她的身体的轮廓比起所有的男人都小，小得可怜。乌雅也是，但她的曲线比起乌苏更好，她看着卓书，说道：“公子，你累了，歇一歇吧。”

带路的向导在前，他趴在沙上，一旦歇息，他便趴在沙上，一声也不吭。

× × ×

卓书说道：“叫向导过来。”

向导是一个年轻的回鹘人，他爬着到了卓书面前。卓书说道：“离高昌还有多远？”

那向导说道：“我对公子早就说过，出了罗布泊，便可直奔高昌，在众多关口里，只有罗布泊没有把守，因为没人能从罗布泊走出去的。”

卓书看着他，说道：“你也说我走不出去。”

向导说道：“我们走了十五天，如是能走出去，早该走出去了。”

卓书说道：“是你看错了方向？”

向导说道：“公子，罗布泊是神佛呆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能走得出去。”

卓书笑了，他的嘴唇干裂，就是笑，也只是咧一咧嘴而已，他说道：“我想问一问，你，罗布泊既是走不出去，一走入来，便是死局，你怎么愿意带我们来？”

向导说道：“你给了我金子。”

卓书再笑一笑，说道：“你把金子分与你的熟人了，你对金子不那么贪心。”

年轻人低下头，他的头几乎低在沙上，他那样可以少一些干渴，他说：“我自付必死，我既是要死，还要那些金子做什么？”

卓书说道：“我再问你一句，你昨天弄破了水袋，是不是故意的？”

向导说道：“我弄破的是我自己的水袋。”

卓书说话的声音也是撕裂的：“我明白，你要弄破的就是你自己的水袋，你想自己死，但你也想到了，我不会让你死，我想让你带我们走出罗布泊。但你不愿意，你愿意自杀，也不愿意让我们去攻高昌城，是不是？”

向导低着头，他低估了卓书的智慧，他再扬起头来，再没了那屈服与顺从，他笑了，笑得很得意：“你们完了，你们走了十六天，应该能走出罗布泊的，但你们此时正在罗布泊的正中央，你们快没水了，也没食物了，马匹早就完蛋了。你们三百人便想去攻我们回鹘，真是作梦！”

卓书爬着到了他跟前，他们都是破衣褴褛，但卓书比起那个向导来，更是疯狂，他叫道：“我有三路大军，一定夺得你高昌城的！你以为你是回鹘人，但你从此再也不是

回鹘人了，你只是吐蕃人，你只是吐蕃人的奴才回鹘人！”

那年轻人笑笑，说道：“卓书，你得死了。我听说，吐蕃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有一个人，他叫卓书。我杀了你，吐蕃再也不会夺得回鹘了。”

卓书说道：“我先杀了你！”

那年轻人一笑，说道：“不必了.....我已.....替你杀了我.....自己！”

他趴在沙上，卓书看他嘴角竟沁出了血，他大惊失色，叫道：“快救他，快救他！”

急忙来了几个勇士，他们扯着向导，把他的身体翻转来，只见他的腹上插着一把匕首！

× × ×

天晚了，罗布泊的夜很是凄冷，白天的热沙变成了冷的了，几乎是一会儿一会儿变的，你能体味到沙子的冷气。所有的勇士再伏在沙上，就有些难受了。但他们别无他法，只能躺在沙上。刚一入罗布泊的时候，他们还有精力挖一个小小的沙坑，在那里躲避风寒。但后来他们再也无气力了，一夜再复一夜，哪里有精力每一夜挖一个坑来躲一宿风寒？

但乌雅与乌苏不管，她们两人再用手挖沙，刚开始时，她两人一时辰便挖好了一个坑，然后扯着卓书进去，她两个伏在卓书的身上，替他取暖。

卓书躺在沙上，他看着那个年轻的回鹘向导，他的嘴角流露出满意的微笑，像是做下一件很得意的大事。他带着卓书来到了死亡之海，他让卓书与他的三百勇士也死在这里，他们必是与他一起葬在这里，风吹干了他们的尸体，也吹干了他们那想抢霸别国的野心。

乌苏与乌雅在挖，一会儿只挖出一个小坑，她们两人也再没气力了，乌苏扯着卓书，把他扯到了坑里，然后与乌雅伏在沙上。

风吹起来了，风吹得乌雅咳起来，卓书哭叫道：“乌雅，乌雅，你怎么啦？”

乌苏说道：“她咳，她咳！”

风吹得也听不清乌苏的话，但勇士们有的在叫，有人在低声诵经。后来风更大了，风吹得沙漠起了沙暴，沙暴在沙漠上行走，卷起了所有的闲物，他们只能把刀插在沙中，双手紧紧地握着。乌苏叫道：“乌雅，别离开公子！”

乌雅也不答话，乌雅是不是在，她怎么不答话？

卓书扯着衣襟，他知道是乌苏或是乌雅的衣襟，他的手指扯得僵了，再也扯不住了。他知道，如是他一松手，乌苏或是乌雅便会再也没有了，她们只能成为他的梦中倩影，他决不能松手。

忽听得有大声的诵经声，那是所有的勇士的齐声诵经，卓书也诵起来。

他想到了那一天在神山上，他走了十三圈，用了多少天？

他得到了神的启示了吗？神佛要他攻打回鹘国了吗？他把他的经文放在神山下，看着阳光把神山照射得无比瑰丽，他的心里满是博大的慈和，他的眼里满是泪水。

他大声念道：“神佛啊，保佑卓书吧！”

× × ×

吐蕃王与他的几个部落首领坐在宫里，他们在议事。大家都听吐蕃王讲话。

吐蕃王说道：“自从唐代始，我们便与唐和亲，那时我们得到了一个美女，当和亲时，松赞干布想得很天真，他对手下的大臣说：我得到了一个美女，你们得到了一些急需的种子粮食。但后来过了一年，松赞干布再对他的大臣说道：我真有些羞愧，我当时娶公主时那念头，如今我看到了吐蕃的文化发达，看到了耕种的土地，我知道我娶来了什么。后来的历代吐蕃王都得到了一个启示，请来的总比抢来的好。”

几位首领也纷纷说是，他们决议，要卓书立即撤兵，吐蕃再不侵犯别国。

× × ×

忽听得街上有叫喊声，那叫喊声很大，震耳欲聋，有人叫道：“看啊，车回来了，

得胜的车回来了！”

吐蕃王与几位首领站在窗前看，在街上，有十几辆车慢慢行走，车上是受伤的老弱残兵，他们笑着，对着街上的人招呼，他们的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他们的车是满的，车上有许多的东西，那是从前的商人要几度来来去去才能带回的东西啊，什么都有，只要是藏人很稀罕的东西，差不多都可以装在车上带回来。

× × ×

在一片欢呼声中，车停在了吐蕃王的宫前，那些车停在那里，人们等着吐蕃王走出来，只有在盛大的节日里才有的礼仪也出现了。从喇嘛官里走出了一排喇嘛，他们听到了胜利的消息，扛着大管号，举着经幡，奏着法乐，一直走到了广场上。

人都挤在吐蕃王宫前，看大王接受胜利的贡献。人们的血热了，他们等着看这一光辉的时刻。

吐蕃王看看几位首领，说道：“看来，我们不去也不行了。”

吐蕃王走出宫来，他看到了那车上的回鹘美女，回鹘美女不是在高原晒出来的女人，她们在树下乘凉，养得白白胖胖的，而且她们的腰肢只有那么一把，那么柔弱，那么可爱。她们的眼睛像是星星，她们的头发像是黑夜，她们的鞋子像是云彩，她们的手像是酥油花。

吐蕃王看到了她们，精神也是一振，她们是高原上少见的美人。

几位首领更是看得呆了，他们很少看到这么好的女人。那些回鹘美女知道得怎么做，她们下了车，她们的身子太弱了，在高原上呼吸都是那么难，像是在深深地与男人交接，让男人看了心跳不止。她们跪在地上，让人垂怜。她们说出的话，让男人几乎流泪：“请大王可怜弱小女人！”

吐蕃王哪里听到过这种女人的话语，说来像是莺转鸟啼，她们那样子也是一顾三盼，让他心生爱意，他原先那坚定此时不知到哪里去了。

只见得有许多的人在跳跃，他们在唱在叫，他们从那车上的人口中听到了亲人的消息，有的还拿到了口袋，那口袋里都是好东西啊，她们拣一件最好的留给自己，剩下的当场就分与别人了。吐蕃人是最慷慨的，他们为自己的亲人高兴啊。

× × ×

吐蕃王手里捧着哈达，那是吐蕃人的祝愿，愿卓书公子永远得胜，祝卓书公子早日平定回鹘。

看来，回鹘像是吐蕃的英雄卓书公子囊中物了，果真如此吗？

## 第六章 心志齐天

沙暴再来时，卓书便扯不住了，他叫道：“乌雅，乌苏！”

他像是心被揪扯没了，胸怀被扯空了。他再叫，便没听到一丝声音。莫非乌雅与乌苏都被神带回了天境，她们再也不会凡间与卓书聚首？

风暴过去了，只见那沙梁上有一缕沙尘在飞，一丝丝地飞，渐渐地没了，像是消失在眼睛里，没了，只剩下了一幅沙景。

乌苏没了，乌雅也没了。

卓书叫道：“乌苏，乌雅！乌苏，乌雅！”他叫着，昏过去了。

再当卓书醒来时，他看到的是他的三百勇士，他们都衣衫破烂，个个看着他，像是看他们的领头羊。卓书能领着他们走出罗布泊，只有卓书能行。

他们看着卓书公子，他们的手里仍紧紧握着刀。

马埋没了，仅有的几匹马都埋在沙暴里。在千里无垠的沙漠里，马会再被掀出来，那时只会有几块马骨，是一片整整齐齐的马骨，一匹马死时的姿势都不会变，变的只有马的骨骼，只剩下了马的骨骼，马的精神。

卓书失神了好久，他突地狂笑起来：“攻国，夺国，我能夺得了回鹘国，我能夺得了西夏，我还能夺得黑汗，最后是大宋，我要夺得大宋，我要大宋成为我的天下！”

他振臂而呼！

三百勇士看着他，他昏谔了，说的是胡话，但他们信不信卓书公子，在吐蕃人眼里视为天人的卓书公子，他们信不信？

卓书突地扯住一个勇士，叫道：“乌雅呢，乌苏呢，她们两人在哪里？要她们来，来侍候我！”

他躺在沙上，说道：“我累了，我要歇一歇！”

几个勇士商议，他们要去找一找乌苏，找找乌雅。如找不到乌苏乌雅，卓书公子会失意的，那样他们也许走不出这罗布泊。

他们对着吐蕃国的方向（当然是他们想着的方向）跪下，请求佛帮忙，请佛帮他们找到乌苏与乌雅。

几个勇士去了一天。

他们在当晚找到了乌苏。

乌苏是躺在一道沙梁上的，她的乳露在外面，只有一片薄衣服。几个勇士把她的身体从沙里挖出来，再拿自己的衣服给她穿上，再背着她回来。

快到了沙梁下的时候，乌苏醒了，她叫道：“你们为什么要背我？去背卓书公子！”

那勇士说道：“我们在风暴后才找到了你，没找到乌雅。”

乌苏说道：“放我下来，我宁死也不要他看见我这样。”

勇士放下了乌苏，她笑一笑，脸面是灰突突的：“我能有一片镜子就好了，我要照一照，看我的样子有多狼狈，卓书公子会不会吓一跳呢？”

她痴情地笑，看着那几个吐蕃勇士，说道：“我去见公子，他会高兴的。”一想到乌雅没了，她便伏在手肘上，跪在沙漠上痛哭。后来；她不哭了，一直走去见卓书。

卓书一见是她，顿时大是惊喜，叫道：“乌苏，你回来了，你把乌雅带走了，她去哪儿了？”

乌苏抚摸着卓书的手，怯怯地：“我去找她了，风暴太大了，我找不到乌雅。”

卓书哭了，叫道：“不行，我要见乌雅，我要见乌雅！”

卓书跳起来，在沙上疾走，他有功力，走动如风，再过一会儿，扑倒在沙上，昏厥过去。

× × ×

乌苏看着卓书，卓书再醒来时，只看到了乌苏。在月亮下的乌苏是圣洁的，她的身上只有条条缕缕的破衣，但她整个身子都浴在那圆圆的月亮中。月亮很大，很清静，月中只有乌苏。

卓书喃喃道：“我要找乌雅，我要与乌雅睡。”

平时他就是那么不怒而威，此时昏谔，竟像一个孩子。

乌苏道：“我们再去找乌雅，好不好？”

卓书说道：“好，去找乌雅。”

× × ×

在月光中，乌苏说道：“你睡一会儿，明天我们再走，我们要走出罗布泊，才能再活下去。”

卓书说道：“我们走不出去了，我听到了神佛的召唤，他叫我去。我在神山时就听到了神佛的召唤，但我没对你们说。”

他咧嘴笑，他的笑让勇士们泄了气。他们坐在沙上，看着远处。人死多种多样，但死时连自己的故乡在哪一个方向都不知道，也算是悲哀。所有的人都垂着头，他们失去了一个有勇气有智谋的卓书，便没了头脑，他们再也没有希望了。

× × ×



乌苏叫道：“你们鼓起勇气来，我们得走出去，我要走出去。”

她叫着，但圆圆的月亮颤也不颤一下，所有的勇士都低着头。他们是汉子，不怕死，不怕苦，但如今沙暴把他们摧垮了，再也提不起他们的生存念头，再怎么走也是一死，莫不如就躺在这里，等待死亡吧。

有苍鹰飞绕的，有河湖湍响的，是吐蕃的家乡。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轮清冷的月亮。

忽地，乌苏站起来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冰冷；“你们既然要死了，就算不得是一群活人，你们都是公子的手下，我有权要你们做事。”

她分派所有的勇士分坐成几圈，他们的后背都冲着卓书，把卓书与乌苏围在人群中，乌苏说道：“你们的身体都是热的，但你们不知道身体是热的，只好当你们是挡风的墙了。”

众勇士什么都不说，他们羞于和这个刚强的女人对话，只是用背脊对着她。

× × ×

众勇士组成了一道人脊的挡风墙，乌苏把卓书抱起来，放在沙坑里，说道：“公子，你该安歇了。”

卓书平素就是那样，他很容易亢奋，时常不能入睡。那时就只能由乌雅与乌苏抚摸他。再不行时，便由两个女人用朱唇一点点吮他，在他的身体上度。只有那样，他才会睡得安稳。

此刻，乌苏再跪在沙漠上，她一下下地吮卓书，卓书先时还有一些不安，但后来他睡熟了，在女人的爱抚下，他睡得很熟。

× × ×

所有的勇士都有些惊讶，他们先是惊讶女人有耐力，他们觉得出乌苏在他们的后背，她在吮卓书的身体。卓书的身上没有光鲜的衣服，只有沾满了沙尘的皮肤。皮肤是

干渴的，因为受久了沙尘，便变得很干硬。乌苏只是吮他一会儿，那也罢了，但她是一点点儿，把那沙尘连同皮肤上的灰都吮掉了。只剩下了一个静静睡着的卓书。如果他们能回过头来，便能看到一个美妙可人的美女，用她的舌尖一点点度男人，她在用舌尖召唤，男人的魂魄，如果到了天亮，她的召唤能唤回卓书的灵魂，他们便会有救了。

勇士们觉得她做的时间太久了，她的舌尖会流血，血舔在卓书的身上，如同写在经石上的经文，一句一句都是那么实在，那么真实。他们的后背被烧热了，他们的心也烧灼了。他们不敢再回头，这个女人是他们生命的全部，只有她能把卓书治好。

× × ×

逻些城如今是不夜城了，所有的城里人都走来，他们把自己的钢刀挂在刀架上。那是聚会时的礼节，把所有的刀都挂起来，全心全意地饮酒，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的朋友。他们举着哈达，给自己心爱的英雄戴。他们唱着情歌，唱自己在前方杀敌的亲人。他们拿着一件礼物，那是回鹘人的东西啊，很别致很精巧的荷包，有好看的门帘，好多东西他们见也未见。如今他们想着，这些东西是来自回鹘的，是自己的亲人包好的，放在车上，一直载回来的。他们涌到了吐蕃王宫，在宽大的场上，跳起舞来。

他们点着了篝火，要在夜里诉说自己对亲人的怀念。卓书公子带着他们，正在抢回鹘人的东西，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占有整个回鹘，那时他们的亲人会做什么呢？把回鹘人带回来，要他们打粑粑，要他们种青稞，要他们做活。

× × ×

几个首领进了王宫，吐蕃王正在与那几个回鹘美女欢乐。

他很快乐，因为回鹘的美女喝的是软水，她们的腰肢是软软的，软得像是柳枝，而且是最嫩的柳枝，吐蕃王很是享用。

一个首领说道：“没有源头的水便是枯水，卓书如果再打下去，他便没有勇士了。”

另一个首领说道：“我们不能只让卓书去打。吐蕃人的哈达应该献与每一个英雄。”

吐蕃王说道：“你们说，该怎么办？”

一位首领说道：“如果我们真出兵，回鹘会很快灭亡，我们会占了回鹘，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属国。”

另一位首领道：“卓书有勇有谋，只是他无大军，怎么能顺利占领回鹘？再说，要是让卓书一个人占了回鹘，我们怎么有脸面对吐蕃人？”

吐蕃王的手仍放在美女的身上，那削肩让他沉醉，就是那如莺如燕的声音也让他入迷，他说道：“我也愿意，带兵去给卓书，让他务必夺了回制。”

几位首领欣然领命，一位说道：“我亲自带兵前去。”

忽地有人说道：“喇嘛宫的银喇嘛来了，请求见王爷。”

吐蕃王忽地想到，大喇嘛前不久曾来见他，说他要回鹘见卓书，要卓书退兵，此时银喇嘛前来，怕也是说道此事吧。他沉吟一下，说道：“有请。”

× × ×

银喇嘛坐下了，对吐蕃王说道：“师兄前几日曾劝大王，息兵回鹘，大王也情愿。可如今看来不行了，大王怕也对回鹘有心染指了吧？”

吐蕃王说道：“有欲之人必贪，我也愿意得到回鹘，我有此需要，只怕喇嘛寺也需要夺下回鹘。”

银喇嘛笑道：“大王的话差了，喇嘛寺不要夺下回鹘，夺城占国，生灵涂炭，是佛门弟子不愿为的事儿。”

吐蕃王说道：“如果拿下了回鹘，可保喇嘛寺重建庙宇。”

银喇嘛说道：“庙寺破败，人心自在，怕佛也不会怪罪。”

吐蕃王略一沉吟，说道：“如果拿下了回鹘，便可以再在回鹘的兴庆府内再建一座喇嘛寺，那时请大师兄弟两人在回鹘国土再宣佛法，恐那时受法戒的就不只是吐蕃的国民了。”

银喇嘛听得心动，说道：“如此说来，夺得了回鹘，能光大佛门？”

吐蕃王大笑，说道：“能使吐蕃夺得天下，天下都是佛门寺院，吐蕃的喇嘛教义行得天下，有什么不好？”

银喇嘛听得心动，大声道：“大王所说，可能成真？”

吐蕃王大笑，说道：“天下分裂久矣，如一面铜镜，不能照人脸面，人再怎么自省？如得此镜，再整金瓯，光大佛门，便不是虚妄了。”

× × ×

银喇嘛说道：“我与师兄说去，只是师兄他去回鹘，去阻我吐蕃大军，想吐蕃不要灭了回鹘。我怎么能找得见他？”

吐蕃王正色道：“请大师速去，我吐蕃大军随后当前赴后继，一直开赴回鹘，回鹘灭亡，指日可待。”

银喇嘛告辞，走出来时，看着那场上狂欢的人，心道：原来人也愿意嗜杀，我佛慈悲，只盼得吐蕃胜了，天下光大了佛教，那时或可减轻我佛门弟子的罪愆。

眼看着吐蕃兵都将淹在水中，剩下的也都被追杀，只听得岸上有人一啸，声如迅雷，直滚动而来。看看到了眼前，原来是一个干瘦的老喇嘛，他叫道：“朋辉将军，我来了！”

看看来人近了，一掌击退那几个来拿人的回鹘兵，叫道：“扯住我的手！”

他扯起来副将，再去救起几个吐蕃兵。回鹘兵远远看到他本事了得，没一个人敢靠前，都是远远地咋呼着叫喊，不敢再凑近。朋辉副将认得他是喇嘛寺的主持金喇嘛，叫道：“金大师，你来帮我！”

金喇嘛此时哪里能说得出，他只是来劝朋辉副将退兵的，但他只是救人，不须对朋辉多说。回鹘兵本来杀得兴起，已是追得吐蕃败兵无路可退，但此时得金喇嘛相助，他们再在水边组织起力量，重新再杀过来。此时的副将不复是刚才那逃命时的模样了，他浑身是胆，呼五吆六，直杀向回鹘兵！

回鹘兵大叫道：“那人会法术，逃啊！”

只是须臾，便逃得无影无踪。

× × ×

金喇嘛救了许多人，足有几千人在河边驻扎。朋辉说道：“如今大喇嘛来救援，足见平素盛情。但是我军新败，还求喇嘛能再帮我一帮。”

金喇嘛问道：“不知道卓书公子此时在何处？”

朋辉将军说道：“当时他分派我与扎西两人各带一路人马，他自己却是带了三百勇士，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

金喇嘛正在沉思，朋辉说道：“我无喇嘛相救，这一次就死在回鹘了。多谢喇嘛！”

金喇嘛心道：我本来要见的是卓书，但见了你，也算你有缘。我教与你教义，你得听我的。人活一世，转眼百年。我就不信，时时走的是背点儿。他合十道：“我要见卓书公子，卓书公子不在，我与你说，也是一样的。”

朋辉看着他，心道：他有什么事儿，当说不说，不说想说，吞吞吐吐的？他爽气地说道：“你说好了。我正听着呢。”

金喇嘛说道：“我来劝将军收兵，如是不来，怕将军如今也吃了大亏。”

朋辉笑道：“大喇嘛何出此言？如你不来，我就是死了，回鹘也得灭，吐蕃也得是大国，这是神佛早就定好了的。你也知道，卓书公子是去神山朝拜过的，神也给予他启示。”

金喇嘛说道：“你有所不知，卓书公子因自己有野心，便来找我，想一心皈依我佛。我劝他去神山，对神佛示悔，听神佛经书的。谁知道他出了山，竟再举兵攻回鹘？”

朋辉说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看卓书公子已是不得不灭回鹘了。”

金喇嘛说道：“我请将军回去，难道将军不愿意么？”

朋辉大笑，说道：“除非卓书公子再来，对我下令。不然我一定举兵攻至高昌，拿

下高昌城。告诉大喇嘛得知，另一路兵是右路，由副将扎西带领，他们也许会比我们更快。再说，公子如今在哪里，你也不知，我也不知。但公子也说过，他会在最难的地方。如果大喇嘛有心，就请求佛祖保佑公子吧。”

金喇嘛劝朋辉，竟是劝不动，他心道：我务必找到卓书，我要卓书撤兵，方才可能，但如何能找得到卓书呢？他说道：“还从哪里能到高昌城？”

朋辉说道：“大喇嘛是自己人，我也不会说谎，依我看来，卓书公子可能是带着那三百勇士走罗布泊了。”

金喇嘛失声道：“什么？走罗布泊？他是不是疯了？”

朋辉说道：别人走罗布泊是疯了，只有卓书不是，他会走出来的，他会走到高昌城下。就是黑汗国真的出兵了，他们也只能在我们身后兴叹。”

金喇嘛告辞，他要去找卓书，就是找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

## 第七章 挑炽烈火

黑衣老者站在耶律重恩面前。

他说：“主人，你的事业做得不错。”

耶律重恩只是索然一叹，他不愿意，不愿意挑起战火，但此时他正在忙于挑唆，让回鹘与吐蕃的战火愈演愈炽。

黑衣老者说道：“做大事者，不计小过，你当知道的。”

耶律重恩说道：“我知道，只是我不知道还得做什么。”

老者说道：“他们在吐蕃再征兵马，不久吐蕃就会投入更多的兵马到回鹘来。”

耶律重恩说道：“回鹘要灭亡了。”

老者说道：“回鹘一时半会儿还灭不了，你还要去一次黑汗。如果黑汗能帮回鹘，

他怎么会灭国？”

耶律重恩说道：“如果我们要复国，就选中回鹘，回鹘王从来昏庸，大辽复国也是容易。”

老者冷笑，说道：“大辽是大辽，难道再复国也只是一壁小小的河山吗？只有一个凋敝的回鹘，将来如何与大国抗衡？如果你左有黑汗，右有吐蕃，都是强国，再有大理在远处睥睨，有金国是你仇敌，你怎么能安枕？你只建了一个给人宰割的国家，有什么用处？”

耶律重恩此时说话，竟像是语句里有一种木然：“依你说，要怎么办？”

那老者冷冷道：“请黑汗也来帮回鹘，让他们几败俱伤。”

耶律重恩也知道是好计，但他不屑于在各国间弄这种搬弄是非的手段，要战就在战场上拚死活。

老者的语气有些舒缓：“我自小知道你，你认死理。但此事你务必要做，你只有打得几国都是有气无力，你才能渔翁得利。”

老者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耶律重恩都不知道。

他问自己，我做得对不对？

他没法对自己下一个评语。如是他做得对，大辽复国有望，他便对得起列祖列宗。如是他做不到，做人再磊落，有什么用处？

他大声对自己说道：“我要复国，我要复国！”

他为了复国，舍了表妹夷离尺；为了复国，他连自己的一切都不要了。为了复国，他不能做的事，不肯做的事都得能做，都得肯做。

× × ×

须跋有些吃惊，他的瘦削的身子一抖，看着耶律重恩：“你来了，据说你这些日子来来去去，跑得很累。”

耶律重恩笑一笑，权做回答。

须跋说道：“你大辽灭了，入了大金国的版图，你想复国，就去那个大金，何必各国跑，做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须跋说话直来直去，说完话，直瞪着眼看耶律重恩。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我还没跑完，我只是来看看黑汗去不去抢回鹘。”

须跋冷笑：“我是小孩子？你让他们争吧，到了最后，我黑汗再出手。”

耶律重恩冷冷地看他，回头便走。

须跋一跃落地，正落在耶律重恩的面前。“你为什么要走？”

“话不投机，为什么不走？”

“你游说我不成，便气馁走了？”

耶律重恩冷冷道：“我游说你，你何必听？”

须跋大笑，拍拍肚子，说道：“是啊，我就是不听。你再说说看

耶律重恩说道：“黑汗王啊黑汗王，你怎么用这么一个傻瓜做你的国师？”

他再不回头，一直走了。

×                      ×                      ×

须跋不肯让他走，叫道：“站住！”

耶律重恩站住了，须跋说：“你有什么说辞，说来听听。”

耶律重恩说道：“如果吐蕃灭了回鹘，他会不会罢手？”

须跋一愣，再一想那个卓书做事，他一定不会罢手，会再图黑汗的。

耶律重恩说道：“如果他夺下了回鹘，你还有什么机会？只有回鹘不亡，吐蕃才会不成为大国，才会不再对周围小国大起霸心。你说是不是？”

须跋大声道：“依你说，我们不能让他们灭了回鹘？”

“不错。”



“我们怎么办？”

“声东击西。”“如果你真的有心保住黑汗，切莫等他占了回鹘再动手，那时就晚了。我劝你去高昌，帮回鹘一把。以后如是高昌赢了，你也尽了情谊。如是回鹘输了，再图良策不行？”

须跋说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耶律重恩说道：“那样他们两国都是打得精疲力竭了，你一出兵帮那一方，便能均衡了，他们必得放手。”

须跋大喜，说道：“好，我明天便请求大王派我去看看回鹘，我要看看攻打回鹘的什么人。”

× × ×

高昌城里一片战时景象，时时有一队队的兵士急急走过，他们手里握着弯刀，在街上走时也不回头四顾，只是匆匆而行。在城楼上，飘拂着战旗，在旗角下隐着一个个沉默不语的勇士。

回鹘人的心志也被激起来了，他们要用鲜红的血洗染他们的战旗，把吐蕃人从他们的家园赶出去。

但缺少兵器，如果齐老带领的六人能把三万把弯刀运至回鹘就好了，他们会举着弯刀，与吐蕃兵士血战。

听说吐蕃兵已是兵分两路，直扑向高昌城。城内的兵士都在备战，城外的兵士也日夜不寐，只听得号角的声音，在午夜时时惊梦。吐蕃兵打来了吗？听说吐蕃王再增十五万大兵扑来回鹘，一心要扑灭回鹘。一路兵要过塔里木河，被阻住了，但他们仍要强行渡河。另一路正在绕路伊州，直插高昌。

× × ×

齐老带领着运弯刀的队伍，快到瓜州了，他们再过一会儿就能到回鹘国境了。他心

里想着，要是到了回鹘国境，便要募兵，发下弯刀去，召集兵勇，与吐蕃人战。如果他想得不错，在回到回鹘时，他们会遇上那支吐蕃右路军，必是会血战一场。

齐老看看他的人，只有五人，是十八斩的人，他们能战，另外那些兵士都不会武功，只能与一般的兵勇交战，但愿他们能遇上自己人才好。

忽地路上有了马蹄声，有人高声而喝：“站住！看看是不是回鹘人？”

兜面迎来了一支骑兵，他们绕着圈子，把一支车队围住，人急马快，急急地兜着圈子，叫道：“有什么好东西，留下来，饶人不死！”

齐老喝道：“护车！”

所有的兵勇都围在车旁，护着车，而六个人慢慢走出来，对着那飞骑。

飞骑而来的是头戴黄巾的吐蕃勇士，他们手里握着大刀，吼吼叫叫，兜着圈子，急不可耐，似乎能一冲便把车队冲垮。但车队早有所备，所有的兵士都不急急出手与他们搏斗，都是护在车前。黄巾吐蕃勇士叫道：“是不是车里有什么宝贝，怎么舍不得离开一会儿？”

齐老看他们，足有几百人，且都是精兵。先是三骑远远驰来，看看近了，吼声加烈，刀也举起来，直扑车队！

齐老一声吼，冲出去两个人，他们两人是十八斩的好手，冲上去一使剑，一使棍，与他三人交战。

厮杀了几个回合，齐老心头一叹，知道不妙。原来这些人都是有本事的，就单这三个人，武功也比十八斩不弱。

五个人，五匹马搅在一起，不能分开。

那黑虎叫道：“西夏的兵士听着，围在车旁，如是对回鹘的兄弟动手，宰了他！”

再有五匹马扑上来，直扑车队，看看到了跟前，一匹马上勇士，身子如飞翔的大雕，直翔空中，扑向车来！

两个人迎上去，抓空了，那人身子斜了一斜，便扑在车上，他抓破了柳条箱，一抽抽出了弯刀，叫道：“有什么好东西？只不过是几把破刀！”

另一个也来到了车上，他笑道：“拿它回去，送与亲人，可是好笑！”

五人都扑至，只有后来的三人仍与那缠着的回鹘人交手。

对方只是扑来七个人，十八斩的五个好手尽上，齐老只看眼前，便知大势不妙，他盯着那车，叫道：“黑虎将军，请帮忙看好车辆！”

他飞扑上去，眼前蓦地迎上一人，那人头上无发，光光的头边有一圈头发，只是一个秃顶人，叫道：“看黄绝的手段！”他飞身而来，在空中变了三式，手指捏着钢环，直砸向齐老！

齐老接他一环，只听得铮一声闷响，两人都退了几步。齐老心下更是慌，看来对方此人便是难敌，自己也只能与他打成平手，更别指望去增援他人。他喝道：“你们是什么人？敢来劫西夏与回鹘两国的兵车？！”

那黄绝哈哈大笑，说道：“吐蕃诸部里，最有名的就是黄绝一部，你没听说过吗？”

× × ×

厮杀，一直在厮杀，车队再也保不住了，有吐蕃人在赶车，把那一车车的弯刀赶向草头鞑靶。从那里可以直插向吐蕃诸部，到了吐蕃诸部，这些弯刀就变成杀回鹘人的凶器了。

齐老心焦如焚，叫道：“保住车队，保住车队！”但他只是叫嚷，怎么能保得住车队？眼睁睁看着那一车车的弯刀被抢走。

那车队已是到了路上，吐蕃人很高兴，呼喊，叫嚷，加鞭赶车。迎面正逢上黑虎等人，喝道：“留下车辆，在西夏怎么容得盗贼猖獗？！”

那吐蕃人也不答话，只是冲上几个人与黑虎绞杀，其他人赶车向路上冲。

正在绞杀的当口，忽地从路旁呼哨一声，冲出一支队伍，那队伍只有三十人，一齐

向着吐蕃人猛冲。吐蕃人当他也是西夏或是回鹘的援兵，不很在意，分兵去迎，不料得那队伍像一阵风，扑面而来，克嚓嚓猛削一阵，眨眼间便把吐蕃兵砍得非死即伤。只见他们猛杀猛砍，绝不搭话。

齐老眼前的那汉子一见，叫道：“走啊！”

他是呼唤与那十八斩缠斗的好手，要他们逃走。但他们刚要逃，迎面正遇那飞骑，一条长索缠住了他的脖子，一绞便杀！

再看那与五人缠斗的人，都无心再战，一齐要退，但正逢上那三十骑，团团围住。马蹄得得，踏着地面，人也只是瞅着他们，像看几个死人。一人高叫道：“你们是什么人？敢害吐蕃勇士？”

那三十人竟不答话，只是一挥手，猛地一冲，刀枪齐加，顿把五人杀毙！

× × ×

黑虎诧异，追上去叫道：“壮士是什么人？怎么与吐蕃人有仇？”

那三十骑竟话也不答，飞骑而去。

× × ×

河边有无数的灯火，在那波上闪烁。错落的村庄，饮尽了周遭的瑶岑。

莫奴生像树桩般站定，双腿如生在大地上，看着对面，每隔十几丈有一簇篝火，那是来袭回鹘的吐蕃人。

他身后站着两个孩子。

孩子都不大，但他们沉默着，从黑汗逃出来的经历使他们早早成熟。

这里是一条小河，不像塔里木河那么宽，但对岸有兵营，必须穿过那兵营，才能到回鹘与西夏的边境，才能再过西夏，来到大宋。

他们走了许多天了，衣衫都破了，莫奴生不对两个孩子说什么，只是带着他们走，一直走。

看了许久，看出无法直渡，莫奴生再向下游走，找一找船。

走了五六里路，也没找到船。莫奴生说道：“住！”

两个孩子一听得说住，便一屁股坐在地上，他们只是孩子，走得太累了。

莫奴生拿出刀来，削了几根树枝，拿在手里，波地一声，掷入水中，那水里立时泛起一条白鱼。再波地一声，又刺住一条白鱼。

两个孩子齐声欢呼，也忘了累，扑入水里，去抓那鱼。

可是奇怪，那鱼明明在水里漂着，看看要抓住，忽地向下一沉，便没了。再抬起头来，又看到了鱼。两个孩子抓了几下，都没抓住。

莫奴生忽地很紧张，他喝道：“哪一位高人，站出来好了，莫要戏耍孩子！”

忽地从水里豁喇一声响亮，冲出一个汉子，那人高声大笑，说道：“好，好鱼啊！”

那人上了岸，看看莫奴生，对他一礼，说道：“有礼了。”

莫奴生肃然，看他神色，像是一个书生，只是比卓书更随和，比耶律重恩少些忧郁。莫奴生心道：说不定他是吐蕃人或是西夏人，再不就是回鹘人，我与他没什么可交的。

那书生笑道：“我一看你掷树枝那手法，便知道你是高手。

你是不是黑汗国的第一勇士莫奴生？”

莫奴生心内暗暗称奇，他与此人素不相识，对方竟是一语道破他的身份，令他惊讶。

那人看他讶然，大笑道：“我只不过是猜想罢了，我想天下有几个书生，耶律公子算一个，卓书算一个，还有金国的答罕算一个。”

莫奴生冷冷道：“在下只是一介勇夫，并非书生，先生谬奖了。”

那人仍笑：“答罕昂而不壮，耶律怒而不威，卓书狡而不猛。只有一个人有猛有威，且无书生的迂腐气，非莫奴生而谁？”

× × ×

莫奴生看他也是一介书生，只是脸面笑意微微，没什么杀气。而且手里拿着那两条

鱼，那拿法很别致。要知道那两条鱼并不曾死，只是给他刺在身上一条树枝，在水里乱挣而已。到了他的手上，竟是一动不动，像是死鱼一般。但只有莫奴生这般的锐利目光，才看得出，他是用一种劲道拿捏住鱼，鱼使劲也挣不脱，只好乖乖不动。

两个孩子对着他吼：“拿来我们的鱼！”

书生一笑，说道：“你们告诉我，你们叫什么名字，我便给你鱼。”

两个孩子大声道：“不告诉你。”

书生笑笑，说道：“好，给你鱼！”

他把那鱼掷与孩子，孩子也当那鱼是死的，但一扔到了怀里，扑扑乱蹦，吓他一跳，鱼再落在地上，在地上扑。

两个孩子闹成一团。

× × ×

莫奴生揖道：“请问公子大名？”

那公子淡淡一笑：“大理段譽。”

莫奴生一惊，大理段譽，是天下少有的高手，他与大金国的三王子答罕、大辽的耶律重恩、吐蕃的卓书并称当世四公子。他来这里做什么？

× × ×

看出他有些疑惑，段譽笑笑，说道：“天下大势，必得均衡，方才能安定。如是吐蕃灭了回鹘，必是再灭西夏或是黑汗，那时吐蕃便坐大了。如一大国不是中央之国，必有起衅争霸之意。那时天下再寻安定，就太难了。”

莫奴生头一次听人剖析天下大势，十分恭谨地听着。段譽道：“吐蕃不可大，只能强。我曾从唐太宗和蕃的和亲中领悟。

如今吐蕃要灭回鹘，我不得不来看看。”

他没说什么，但莫奴生也知道，他不只是来看看那么简单。

搭上了架子，两个孩子在烧鱼，段睿笑道：“只有鱼，没有酒怎么行？我拿来些酒，我们一起喝。”

他长啸一声，便听得有滚滚雷声一般的脚步，待得近了，原来是两个童子，一个满面是皱纹，像是长不大的老人。一个满面皮肤都白白嫩嫩，吹弹也得破，两个对着段睿行礼，执礼甚恭。莫奴生心道：看来这就是名闻天下的老童少童了。听说他两人在南疆最是难缠，怎么做了段睿的手下？

段睿说道：“去拿一点儿酒来，我与莫公子一饮。”

两童子也无话，匆匆而去。

## 第八章 坐论天下

树影婆娑，远处兵营篝火渐暗如豆，在夜光中闪烁。

段睿手拎酒瓶，再无一个皇胄公子的气派，只是对着莫奴生，叫道：“喝啊，喝。”

莫奴生见过卓书，也见过耶律重恩，见过答罕，这四大公子他全都见过。要论风趣，自以这个段睿为最。要说狡奸，当数卓书。如说待人正直，怕是那个耶律重恩。说到人有些怯懦，就是那个答罕。莫奴生也喝，他请教段睿，吐蕃打回鹘，究竟谁会取胜？

段睿说道：“天下几分，有吐蕃雄踞，有西夏养锐，更有回鹘、黑汗、金、蒙古，原来还有一个辽。这些国家围着大宋，大宋不愧为中央之国。如果众国没有争战，天下便有均衡之势，还可以相安无事。但近来黑汗国王昏庸，王子淫乱，国内十分不稳，像将军你这样的人才，能在此时匆匆出逃，看去定有祸患在身。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安定？再说西夏，国王李若非本是一个明君，但忽地死去，王子三人，都是平庸之辈。只有红顶天等人在勉力支撑西夏残局。这般的局势，外面不乱，内里也稳。

外面若乱，内里也乱，西夏强盛，皆系于一姑娘家，此事说来也是可叹啊。”

莫奴生看段譽，看来大理段家不光是一个明君，且对天下大势也是洞若观火。如是大理真个对天下有野心，岂能大得成功？有他这样的人物在，便可得天下。

段譽似对他的目光一丝不解，只是说道：“更有吐蕃，本来吐蕃人性慈和，为人质朴，与人交以诚，更待己最苦，是天下最好的部族。但要晓之以利，动之以珠宝财货，哪一个不会动心？”

辽国新灭，如古人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亡国之人刻意思报，一心一意图谋复国，耶律重恩公子有仁有义，能行得天下。

如是大辽不再复国，天不假年啊。更有蒙古国，从前是一个弱小部族，我的两个童子去过那里，他们回来只讲了一件事，蒙古部族的人时常聚会，每以骑射为荣，如是年轻者不善骑射，竟连成亲也难。这样的部族，要得天下，只须几千铁骑风卷神州。”

莫奴生问道：“如今蒙古并不是大国，不足为虑吧？”

段說道：“人言说得好，无有远虑，必有近忧。像蒙古这一部族，早晚必成天下大国，此事是实，只争早晚而已。”

莫奴生想想，还是一片混乱，究是谁能得天下，还是一个疑团。他问道：“段公子，依你说，天下早晚是谁的，还望明示。”

段譽说道：“时势如棋，如今是这样摆明的，大辽是必复国，复国的地方有三，一是黑汗。”段譽一说到黑汗，莫奴生便惊了一下，他再看段譽，段譽也知他心，虽说是恨黑汗王父子两人误国，但黑汗毕竟是故国，一说到要被人所灭，不由心惊。

段譽再道：“黑汗灭国，已是不免。如今看来，众国中，只有黑汗或可先灭。”

莫奴生说道：“那我就不明白了。如今回鹘正在争战，与吐蕃交兵，两下争得你死我活，怎么会不先灭了回鹘，而要先灭黑汗？”

段譽道：“越是常敲的钟，越不会碎，此理至明。黑汗内外交困，连你与莫揭那样的勇士都不得用，怎么会不亡？听说回鹘国再送黑汗王十位美女，黑汗国的灭亡指日可



待了。”

莫奴生低头，好久不再吐声。虽说他离开了黑汗，但黑汗一灭，他会很伤心。

段驻说道：“耶律重恩是一头狮子，他必复国，且他为人和气，下人乐于效死，大辽灭时，有人传说辽的国力全都藏为国宝，只待他来复兴。此说如是真实，辽人最为可怕。你试想一想，如是辽想复国，断不会选在吐蕃高原，也不会选在中原大宋，只有黑汗、回鹘、西夏三国最为合适。三国之中，只有一地，不够大辽兴国，只有两国可选，那两国或是西夏、回鹘，或是回鹘、黑汗，势必两国国土紧紧相连。西夏本来最是危险，我听说那个耶律重恩也去了西夏，但他匆匆而出。西夏有红顶天在，有王太后在，听说那个王太后是一个厉害角色。”

× × ×

此时那篝火旁传来老童少童的欢笑声，他两个把血生、仇手给逗乐了，四个人一边烤鱼，一边欢笑。

段驻说道：“耶律重恩在四国来去，匆匆行走于西夏、回鹘、黑汗、吐蕃四国间，不是去游玩的，他是去做大事的。我听说吐蕃的卓书曾在侵回鹘前去过神山。依他的性子，决不会做那种违心之事，想杀人便杀人，决不会给自己找几个借口。他去了神山，一定是真个心有所念，愿意手掌洁净，不再杀戮。只是为什么他改了主意，在神山性定志坚，走了十三圈后再复侵回鹘，便不得而知了。据我猜想，是耶律重恩说服了他，对他说动，须得讲王道霸业，否则怎么能用美色珠宝说动像卓书这般胸有大志的人？卓书去攻回鹘，动用的兵马不足万，还兵分三路，可见他确是一个奇才，要是让他做吐蕃三军的统帅，恐怕回鹘的灭亡就指日可待。”

莫奴生道：“卓书兵分三路，都是哪三路？”

段驻沉吟一下，看看莫奴生，莫奴生很有胸怀，他乐于求教于人，让人也乐于对他剖析天下大势，看来他也不是一个久居人下者。段说道：“卓书的兵力太少，便贵在神

速。他先兵袭大屯城，得了许多珠宝玉器，再加上金银财物。他是一个有大志的人，当然不会把这些东西看在眼里，当下便派人带着战利品回吐蕃，另选了十几个美女，把她们献与吐蕃王。据我看，他这一计是用对了，吐蕃地僻，无甚好物，凡见人家珠宝，无不思夺取之。此时又有美女又有珠宝金银，怎么能让人不动心？

可 he 不能按兵不动，便兵分三路，一路从塔里木河走，去攻左翼，取高昌。这一路是佯兵，走塔里木河谈何容易？只是到了河边，要渡过河去，便大费周章。看来这一路人马早晚只是一个灭亡。另有一路，便是取道伊州与高昌的夹隙，间道而取高昌的。有人以为这一路才是卓书的大兵，他们也看错了。”

段骞看着远处，吐蕃兵在夜间的篝火若明若暗，只是星星点点，看来这一路兵力也不甚大。

莫奴生问道：“他们取道伊州与高昌城间，此是明兵，回鹘怎么会不防？”

段 W 说道：“我以为卓书在此一路，但我夜里去他兵营观看，逐一查看了营房，竟发现卓书不在此营。”

莫奴生疑道：“莫非他独个去了高昌城？他要去刺杀回鹘王不成？”

段骞说道：“不会。如是平时，卓书会不择手段杀人。但此次是得国，他不会用暗计，除非万不得已。我猜他是走了另一条路，他一定要从那一条路走出来，出奇兵，方能致胜。”

莫奴生问道：“他走哪一条路？”

× × ×

段骞好久不答，沉闷的情景让那一边的四人也有些察觉，他们不安地看着这边，猜他们为什么不再说话，是不是话不投机？

段骞说道：“古来兵不厌诈，但兵在诈时，多是兵少，兵奇，兵速，兵精。卓书用兵，一定是一支奇兵。据我看，人也不过数百，只是取道罗布泊，方才能直指高昌城下。”

×

×

×

莫奴生大惊道：“不可能，我在黑汗，也知回鹘。最险的叫罗布泊，人称天下第一险地，凡人想过那一险地，绝无可能，就是平时去那里射猎的猎人，也不敢向纵深走去，何况他几个精兵？如果卓书不是疯了，一定不会走这一条路。”

段褔说道：“卓书的可怕就在这里，他走了，我去过了，看到了，那里有许多的脚印，直走进了罗布泊。”

莫奴生以手加额，叫道：“天哪，如果他真的进了罗布泊，卓书公子这一号人物就再也不会有了，吐蕃就少了一个英雄。”

段褔轻声道：“我看他会走出来的，他能走出罗布泊。要说有人能做出一些奇迹，卓书就是那个人！”

两人再不说话，他们都眼睛直盯着那烤得焦黄的鱼，那鱼的香气太诱人了。

×

×

×

天亮了，一轮红日从粘腻的沙海里跳出。

所有的勇士都直僵僵地坐着，他们直坐了一夜，两夜，还是三夜？

卓书醒来了，他觉得出那一只手，那是乌苏的手，在告诉他她的欲望，她的渴求，她的努力。

身边为什么没风了？是他又回到了天碧水蓝的圣湖边，还是他又来到了神山的脚下？那些刻满了吐蕃人的渴望的经石在眼前闪，闪出一朵又一朵鲜花，鲜花跳动着，跳成了乌苏的一张笑靥。

乌苏叫道：“公子，公子，你醒了？”

卓书正起来了，他先是挽起他的衣襟，他觉得出他的周围有一群勇士，他知道他们用身体挡住了严寒，让他再度醒转过来。

卓书轻声问道：“我的刀呢？”

乌苏拿过来他的刀，那是一把有七星连缀的宝刀。

卓书站起来了，他向着远处看。远处都是沙海，再看，还是沙海。

卓书说道：“沙暴后，我们呆了几天？”

“三天。”

卓书心里想着，他失去了宝贵的三天时间。

他对勇士们说：“走吧。”

再无一句问话，也无一点儿疑问。有了卓书，他们便有了进发的地点，有了胜利，他们对此没一丁点儿怀疑。

卓书说道：“直走，太阳鸟在我们的右手！”

勇士们低着头，他们的右手握着拳，记着“太阳鸟在他们的右手”，只要握住了太阳，他们便可走到回鹘。

× × ×

走得很闷，卓书走在头里，乌苏竟能跟着他，看着他。卓书回头，对乌苏笑一笑，这一笑让乌苏的心里激动不已。公子对我笑了，公子对我笑了。此时就是要乌苏去死，她也甘心了。

篝火旁，金喇嘛与副将扎西坐着，扎西说道：“大喇嘛，我求求你，你看一看，卓书公子此时在哪里？”

据说大喇嘛能测人生死，能看人未来。此时扎西便求他看看卓书。

大喇嘛说道：“他不会成功的，他如今正在罗布泊里受苦。”

副将扎西激声而呼：“卓书，卓书！”

× × ×

忽地像平地卷起了狂风，那些坐在篝火旁的吐蕃兵都站立起来，他们都身朝罗布泊方向，一齐叫喊：“卓书，卓书！”

金喇嘛闭目无视，他在看卓书。

他看到了卓书，卓书正躺在沙地里，沙暴在吹，他的身子与沙暴平齐。大喇嘛叫道：“他要被沙暴埋住了！”

那副将扎西狂叫：“卓书公子！卓书公子！”

众人齐呼，篝火旁闪烁着吐蕃人的祝愿。

大喇嘛说道：“太阳升起来了，他醒了，他的周围有许多勇士，他们都赤裸着背，为他挡风。”

副将扎西叫道：“好，卓书公子，卓书公子！”

大喇嘛说道：“他们正在找路，在他们的面前，到处都是沙漠，全都是沙漠。他们寻找不到路，但在他们的眼里有路，他们看着卓书，卓书走在他们最前面，他走得很累……”

副将扎西叫道：“吐蕃人不怕累，也不怕苦。卓书公子是什么人？他是吐蕃人的骄傲，他是在冈底斯神山走过十三圈的人，在神山走过十三圈的人永远不会死！”

“卓书公子不死，卓书公子不死！”

他们的眼里闪着泪花，他们的希望在卓书公子身上，在那三百勇士的身上！

卓书看着太阳，说道：“我们再测一测太阳，他拿起刀，把它竖在地上，看它的影子，说道：“过了四个时辰了，我们该向那里走。”

所有的勇士再也不说话，他们急急地走着，走得踉跄，也走得仓促。他们知道，如果能早早走出沙漠，他们便会到达那个高昌城，会在那里取得他们的最后胜利。

×                      ×                      ×

索雅坐在宫里，她看着回鹘王在揉布那儿与雪花的乳，他说道：“索雅，你说，他们会过河吗？”

回鹘王人很年少，便不知道怕，他对吐蕃人有一点儿好奇，听说他们个个猛如虎，

还真的想看一看。

索雅说道：“他们过不了塔里木河，必须把他们拦在河对岸，把他们全都消灭。”

回鹘王说道：“抓两个来我看看，看他们长得什么样儿。”

索雅不理他，他只是一个孩子。

回鹘王见索雅不理他，大叫道：“你为什么不理我，我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你做就是了。你不理我，我杀了你！”

索雅对他正声道：“你该睡了，你摸一会儿奶，就该去睡觉了。”

她对布那儿使一下眼色，布那儿说道：“大王，你该睡了。”

× × ×

索雅好不容易才清静了一会儿，她看着地图，心里想：有两路吐蕃兵来了，看来兵力都不大。卓书为什么要用那么一点儿兵力侵入回鹘呢？卓书不是傻子，他决不会拿吐蕃的荣誉开玩笑。塔里木河的一路已是名存实亡了，就是过了河，也只能被消灭。那一路从伊州与高昌城隙间扑来的吐蕃兵马也不大，卓书想做什么？

索雅对她自己说：“索雅，你是一个女人，你不能做男人的事儿，你有时真就想不通，男人在此时都想些什么。”

× × ×

所有的人都站住了，天晚了，他们得再歇息一晚，才能走路。

卓书说道：“每一个夜晚都是难挨的，我们是吐蕃的勇士，我们能挨得住比这更苦的事儿。在高原上，我们也很少吃东西，在那里，我们也天天看暴风雪，那里的天气比罗布泊恶劣一千倍。罗布泊有什么了不起？我要你们睡，明天天亮时，我们再走。”

所有的勇士都不出声，他们仍是背对着卓书，为卓书挡起一道人墙。

乌苏仍是跪在他的脚下，一点点儿抚慰他。

卓书说道：“你累了，睡一会儿吧。”

乌苏的眼睛也睁不开了，她强笑笑，说道：“如果乌雅在，我与她还是可以分开睡。”

从前她们两人侍候卓书，都是那样，每一夜里，总有一个人不停地抚摸着卓书，另一个人睡上那么一会儿，卓书的身上总有一只很温柔的手，那么深情地抚摸他。

卓书扯住了乌苏的手，说道：“乌苏，乌雅没了，你要保重！”

乌苏挣脱了她的手，说道：“公子，你要睡着了，我一定停手。”

卓书睡了，他一定要睡着，三百勇士的希望在他的身上，吐蕃的希望在他的身上，他在睡梦里看到了太阳，看到了高昌城，他登上了高昌城，他的身左身右站着两个美人，那是乌苏与乌雅。

× × ×

索雅突地一抖，她睡醒了，似乎在梦里有人对她说：“你不该睡着了，回鹘人没资格睡觉，有人要杀你们！”当她醒来时，灯烛仍在闪光，但显是夜深人静，她在地上来回走，想着，如果是耶律重恩，此时他会怎么做？如果是答罕呢，他会如何？要如果是那个大理的段誉，他会怎么样？想着想着，她的头脑又糊涂了。

她的手一抬，茶洒了，正洒在地图上，图上有了一片茶渍。

那茶正洒在回鹘的疆土上，那是块什么地方？对啊，那是罗布泊，罗布泊！

索雅的头忽悠一下子大了，罗布泊，她看到了罗布泊。

她要把一着棋押在罗布泊上，她是不是疯了？想着那个卓书，他用各种非常手段对付耶律重恩，像那一次要她去试探耶律重恩是不是天祚帝，那一招便很是轻易地便从卓书的口中吐出，他会走罗布泊的。索雅对自己说：“卓书一定会走罗布泊！”

## 第九章 致命一击

扎西站在城角外，眺望伊州城已有一个时辰了，他的身后埋伏着几千吐蕃勇士，他

们在等待，只听得他一声呐喊，便会冲入城去。

看那伊州城不像有什么动静，远远看去，守城的兵士还是那么悠闲，两个老兵提着刀，站在那里无精打彩的，城门洞开，来来去去的车辆与人都那么挤挤的。

金喇嘛说道：“看来不像是有什么动静。”

扎西说道：“按说他们该知道我们来的，不该这么大意。”

金喇嘛道：“冲去就是。”

扎西心想也是，卓书公子此时不知在哪里，但如是能占得伊州，对吐蕃大是有利。

扎西吼了一声：“冲！”

从这一句开始，到扎西带着他的兵冲入伊州城，像是一场梦。

× × ×

刚开始时，几千兵士冲入伊州城，那守城的老兵未来得及叫喊，他的头便跳了一跳，飞上了半空中，再复落地，就身首异处了。

几个吐蕃兵占得了城门，叫道：“冲进门去！”

吐蕃兵士冲入城门，见人便砍。那在街角来去的人见吐蕃兵如从天降，一个个吓得直逃。等得扎西带着几千兵士冲入了城，他叫道：“不守城门，去找回鹘的官衙！”

几千兵士如狂流，直卷向府衙！

看看到了府衙，扎西道：“夺下府衙，击鼓杀人！”

就听得两个吐蕃兵冲上了台，击那面大鼓！咚咚咚！

× × ×

几声鼓响，忽地听得有人潮水般从城门向里冲，那是回鹘人，他们都是平民，奇的是人人手里都有一把弯刀，一边喊，一边冲，叫道：“宰了吐蕃兵！”

两下巷战，吐蕃勇士总比回鹘平民更猛，一刀一刀杀人，砍得刀也卷了。但那回鹘平民不败，叫道：“杀尽吐蕃！杀光吐蕃！”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卷向吐蕃人！



扎西对金喇嘛道：“看情势像是不妙，回鹘国从来未有这多的兵器，哪来的那些弯刀？”

大喇嘛浑身血污，叫道：“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冲出去好了。”

扎西看不妙，叫道：“休再恋战，冲出伊州城”

几千吐蕃兵士此时已是死伤过半，扎西一叫，众人都拢在一处，护着扎西与金喇嘛，向城外撤去。看看冲到了城门前，看那城楼上站着一人，那人是一个老者，笑道：“扎西，你家卓书怎么不来？派你一个小辈前来送死？”

扎西一见他，大叫道：“杀了他！”

那老者昂然道：“吐蕃的兵士听着，我就是回鹘的十八斩之首齐老，你们能降便饶死罪，如不肯降，全都得死在城内！”

吐蕃兵哪里肯听他，一个个冲向城楼！

齐老跟前是那几个十八斩的好手，全都护在他身前，齐老叫杀向那里，那些平民便执刀冲向哪里。吐蕃兵个个悍勇，但哪里经受得住这一番冲杀？况且从一大早便冲入城，至今要日落了，也没有歇息一会儿，只见回鹘人手执弯刀，一个个冲来，你刺他一刀，他胸前溅血，也偏要刺你一刀，你一刀致命，他一刀伤了你。

伊州城有多少回鹘人，他们数不清，只知道来杀他们的有老人，有孩子，也有女人。他们都手执着刀，一声也不吭，只是砍砍杀杀。

天越来越黑了，只听得齐老叫道：“围住他们，要他们全都死在这里！”

远远地有人点亮了火把，火把一闪一闪，照着被杀的吐蕃人。如今他们再也举不起刀来了，手臂沉如铁鼎，想抬起来都很困难。

只剩下扎西与大喇嘛两人站在众人中间了。他们的脚下满是吐蕃人的尸体，他们站在人尸上，瞪眼看着齐老。

齐老说道：“扎西，你想占回鹘，只是作梦罢了！”

扎西大笑，说道：“大喇嘛，我累你了！”

金喇嘛很平静，说道：“我也满手沾了人血，佛不会宽恕我的。”

扎西叫道：“齐老人，你别得意，我们卓书公子会替我报仇的，你们这些人决不是卓书公子的对手，你们只会死在他的手下！”

齐老看着，看着扎西把刀刺过了自己的身体，他对大喇嘛说道：“我对不住卓书公子，我没攻到……高昌城！”

扎西倒下了，回鹘人不再叫了，也不再冲了，他们看着眼前的死人，忽地醒悟了，他们狂了一天，难道真个杀了人，自己也真的沾了满手的血腥？他们忽地怕了，弯刀当当直落，满地都是刀。

他们看着大喇嘛，大喇嘛看着齐老。齐老说道：“大喇嘛，你有什么话说？”

× × ×

金喇嘛抬起了头，他看着远方，慢慢闭上了眼，他看到了卓书啊，卓书正在走出沙漠。

大喇嘛笑了，说道：“生亦是死，死亦是生，你知道吗？”

齐老说道：“大喇嘛，你不必死，我带你去见索雅姑娘，她知道怎么处治你。”

大喇嘛笑笑，说道：“佛说，罪愆在自己，就在自己的心中，我有罪愆，怎么会再去见什么索雅姑娘？”

齐老再想说，忽地看到金喇嘛的眉头皱了一皱，他的身子缓缓地倒下，直倒在扎西的身旁。

所有的人都站立在那里，久久不动，他们杀光了所有入侵的吐蕃人，他们整整杀了一天。天色忽地一下子黑漆漆的，再也看不到什么了，但触目的黑色流在地上，那一定是血，他们知道那是血！

× × ×

卓书忽地手颤了一下，他静默了，回头问勇士们：“我们走了几天？”

有个勇士算了一算，说道：“十一天，或许是十二天。”

卓书看着远处的朝阳，他沉声说道：“他们完了，所有的人都完了。”

勇士们不吱声，他们忽地明白了，卓书让所有的两支队伍赴左路右路，只是为掩护他们这三百人。

卓书大叫道：“他们死了，他们都是吐蕃的勇士，他们是你们一样的勇士，可他们死了，他们死得很惨，等着援军，没有援军，我们没有援军，只有我们自己！”

卓书落泪了，他看着三百个勇士，如今只有二百八十八人了，在罗布泊的沙暴里死了十个人，在夜里睡死去了两人。卓书说道：“我们为他们祝福吧。”

他带头跪下，对着朝阳，那朝阳似乎在领卓书的情意升得极慢极慢，在那慢慢升起的朝阳下，沙漠上跪了一片人。

×                      ×                      ×

卓书忽地叫道：“走，走，我们要走出去！”

他大步走着，有些踉跄。

×                      ×                      ×

索雅看着每一个人，说道：“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是奇想……”

王太后看着她，等她说话，她在清晨便叫起了这些人，总不至于是对她们说梦吧？

索雅说道：“我想，卓书一定不在那两支队伍里，他会在罗布泊，他会从罗布泊走出来，直逼高昌城！”

几位大将本来对索雅不满，大将李好平大笑：“索姑娘，你不会是对我们说梦吧？”

索雅本来不甚坚定，忽地看定了李好平的眼睛，说道：“我越来越知道，卓书一定会走罗布泊！”

李好平说道：“你是回鹘人，虽说只是一个毛丫头，但你也知道罗布泊是死海，是

沙漠的死海。哪一个人能走出罗布泊，你告诉我，说出一个人来，不管他是什么人，古人也好，今人也好，你说出一个人来，我便服了你！”

索雅说道：“如果有一个人能走出罗布泊，那人就是卓书。”

李好平大怒，叫道：“你休再长他人志气，灭我们回鹘的威风！我们与吐蕃一战，还不曾真个打起来。说是失了大屯城，有什么了不得？大屯城本来就没有重兵，吐蕃又攻其不备，当然被他们得手了。他来攻我们高昌城看看！”

李好平挥着双手，直叫。

索雅说道：“如果他来了，就是夜袭，真正的夜袭，他们来袭的地点，就只是王宫与大将军府。”

李好平大笑，说道：“从罗布泊走出来的人，连衣服都穿不全，他们没衣服穿，只好夜里来了。不然我看他们在街上走都得被人笑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走出罗布泊？”

索雅看着王太后，忽地说道：“我请求派一万精兵去守高昌城外那条小路，如果卓书真的从那里来，他只会一死！”

王太后也心里以为没有人能从罗布泊走出来，她对索雅说道：“索姑娘，你看是不是派几百个人看守着那一条小路？以防万一就是了。”

索雅冷冷看着众人，说道：“卓书如果能从那里走出来，就是他不吃不喝，也是一群猛虎，你用几百人便制得住他吗？”

王太后心内也颇不悦，她心道：我让你管回鹘的大事，是看重你了。谁知道你真的有没有本事管好国家大事？只看你对我尊重，便知道你的本事有限。王太后说道：

“好了，李将军！”

李好平大声道：“听太后旨！”

王太后说道：“如果卓书真的从那条路来，也不可防，你派几百兵去那里，防守那一条小路。”

李好平叫道：“遵太后旨！”

索雅叹了一口气，她知道，她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她忽地拦一下，说道：“太后，不如我去那里，看守那一条路，如果卓书真个来了，我们就捉住他，把他的武功废了，再与吐蕃王一谈，如今他们几个部族都起兵扑来，大势不妙啊。”

王太后柔声说：“索雅，正因为他们起大兵来攻，我才不让你离开高昌，城里要你安排，你不必再说了。”

索雅眼睁睁看着众人散了。

王太后看着索雅，抚摸一下她的手背，以示安慰，问道：“大王睡得可好？”

索雅呆了好久，她不明白此时王太后问的话是什么意思。

× × ×

乌苏倒下了，她是一下子昏厥在地的，她的头掩在沙土里，眼睛都迷住了。

卓书抱住了她，流下了泪。

乌苏再醒来时，发觉她躺在卓书的怀里，所有的男人都关注地看着她。

她笑一笑，说道：“我不行了……”

她几乎没声音，只是嘴唇动动。

卓书说道：“我们就快走出去了，你要走出去。我们要找到乌雅，我们还要活在一起。我要夺得天下，夺得西夏，夺得回鹘，再夺得大理，夺得大宋。你知道，我从前学大宋的书时，看到一幅画，那画上有有一个美女，美得像你。她在一排柳树中间，风吹着，燕子低飞，还有蝴蝶，我们吐蕃没有的东西，那里都有。”

乌苏说：“公子，你看到了，我也就……看到了。”

卓书忽地大怒，叫道，“不行，乌苏，你不能死！你死了，再哪有人抚摸我？没人抚摸我，我不会睡得着，我就只能一死了！”

乌苏说：“你找女……孩子，你能找到，她们都会喜欢你。”

卓书哭了，他从前待乌苏乌雅冷若冰霜，如今他再也不那样了，乌雅死了，她不知道卓书公子也为她哭过，但乌苏知道，她抬起手来，轻轻地擦卓书的泪水，说道：“公子，……男人……不哭……”

× × ×

埋了乌苏，所有的勇士都落下了泪水，他们以为她是铁打的女人，此时才知，她只是强撑着，不然她早就倒下了。她睡过几夜的觉？在卓书睡着时，她总是用一只手抚摸着卓书，让他安然入睡。如今她走了，埋在沙里。

卓书忽地抬起头来，叫道：“走啊，走啊，哭什么？没听乌苏说吗？男人不哭，男人不哭！”

卓书大步走了，他不回头，一直向前走。

× × ×

这一天是很漫长的，卓书不语，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只是看着太阳，一直走。他盯着太阳的目光是轻蔑的，他看不起一切人，看不起太阳，他要征服的是整个天下，岂能在乎一轮太阳？

走啊走的，他们再也走不动了，躺下了一个勇士。

那个勇士看着卓书，说道：“公子，我不行了。”

卓书看也不看他，勇士没咽气，旁边的人要给他一只水袋，卓书抢过来，说道：“他不需要了。”

他一直走，直向前走。

勇士们看一眼自己的伙伴，他们也只能再走。沙漠上留下了一具尸体，那只会是一具尸体。因还活着，他只是撑着臂看，看自己的伙伴们走，走到了只剩下了一个一个小点点儿般的影子时，他才抽出短刀，刺向自己的心脏！

× × ×

李好平在饮酒，他喜欢饮一点儿葡萄酒，他忽地想起了什么，叫道：“来人！”

来了一位副将，问道：“大将军有什么吩咐？”

李好平说道：“我几乎忘了，你派三百人，去那条小路上看守。”

副将问道：“大将军，看守哪一条小路？”

李好平大怒，叫道：“一条小路，那罗布泊的小路，从罗布泊出来的那一条小路，从那里可以直插高昌城！”

副将像看一个疯子，看了好久，问道：“大将军，今晚就出发吗？”

李好平笑笑：“不必了，敌人都不急，你急什么？”

忽地有人叫道：“大将军，有好消息传来，是战报！”

李好平问道：“什么好消息？”

来人报说：“伊州城里，杀光了吐蕃的右路人马，大约有三万人！”

李好平大笑，说道：“都是小题大作，看他有三万人，也不过死在我的伊州，他还有什么本事？”他忘了问了，伊州人只有那么一点儿兵，怎么会杀光了吐蕃的三万人，幸亏那人不糊涂，再说道：“禀报大将军，伊州方向来了人，那从成都府来的三万把弯刀送来了。”

李好平大笑，再饮一杯，说道：“好，好，真出了我一口鸟气，看来回鹘要扬眉吐气了！”

他决定，明天上朝，要求出征，杀光那支吐蕃来的左路人马，把他们杀光在塔里木河岸。

索雅想再问一问，是不是派了兵去守那条小路，但她走到了宫前，忽地看到了布那儿与悄声儿两人，她们正陪着回鹘王，来找她。

索雅问道：“大王有什么事儿？”

回鹘王只有八岁，他看着索雅，说道：“你一直也不来陪我，我要你来陪我。”

索雅说道：“有她们陪你就行了，我有事要做。”

回鹘王忽地恨恨道：“你就有事要做，你就有事要做。我要你什么也做不成，你不来陪我？”

索雅忽地一阵子心烦，她说道：“大王，你是一国之君了，你有她们几个陪着不好吗？”

回鹘王大叫道：“不好，你不来陪我，便是抗命。你在大王面前抗命，是不是心怀不轨？”

索雅无奈，她说道：“好，我来陪你。”

× × ×

好一会儿，她得对那个小孩子说一些好听的话，最后回鹘王表示他不生气了，索雅还是他的好王妃，他抓着索雅的奶，睡着了，在睡梦里，他一直在叫着，也不知叫些什么。索雅也累了，她忘了还有什么事儿要做，有什么事儿呢？她睡着了。

布那儿说：“让她歇一歇。”

悄声儿说道：“这么不是歇着吗？”

两人羞涩地笑了，原来她们也是怀春少女，被男人抓着的那滋味儿，也算是好哩。只是她们在小王子手里抓着她们的时候，心里想着的是男人，而不是一个孩子，那就别有滋味便在心头了。

## 第三部 群雄逐鹿

### 第一章 一线生机

所有的勇士都走不动了，先是倒了一人，再倒下一人，只剩下十几个人跟着卓书向



前走。

忽地，卓书高叫：“看，看！”

跟着他的人看到了，远处有树，一片树林，菊郁的树林，那是他们的生路。

卓书回头，对着那些躺倒在地勇士叫道：“看哪，那是树林！”

他扑过去，抱住了一棵树，卓书哭了，他的胡须像树枝一样湿，他的头发像树的虬枝一样长。所有的勇士都扑过来，有的是爬来的，他们用刀砍树，把树的苦苦的汁都喝光了。

卓书看着前面，说道：“去问一问，这里是哪儿。”

勇士回来了，他眼里闪光：“公子，这就是高昌城前的路，我们离高昌城只有一天的路了。”

众人齐声低吼，他们欢呼。

卓书一声咳，众人静止。

卓书说道：“看到了人，就杀，决不给人看到我们出现。我们换衣服，抢马，抢衣服，穿得像回鹘人一样，去高昌城，夜里举火，烧向王宫，谁能杀得了那个小王，谁就是吐蕃的英雄！”

二百多人齐举手臂。

他们从罗布泊走出来了，再杀向王宫，这件事远比从罗布泊走出来要容易得多。

×                      ×                      ×

布那儿悄声说：“索雅姐姐，你醒了？”

索雅醒了，但依往常的规矩，她不能动，一条手臂给小王压得麻木，但她不能动。

布那儿说道：“索雅姐姐，我来替你。”

索雅笑笑，让布那儿伸出臂来，慢慢把小王的头移在她的臂上。她轻轻地爬起身，去洗浴。

在洗浴时，索雅想起了那件事，原来是去那小路布兵的事儿，她派人去请大将军李好平，问一问他是不是派了兵去。那人去了好久，方才说道：“大将军说来得及，他派的兵明日就会去。”

索雅气急，怒道：“明日再去，只怕明日会有人死了。”

她回头派十八轿的齐老去看一看那条小路。她说：“我不放心，那一条路像是咽喉，卡着我们。如果给吐蕃人经过，高昌城危险了。”

齐老说道：“我亲自去看。”

索雅忽地说道：“你带着十八轿所有的人，都去看一看，如有危险，也能敌对。”

齐老看她忧心忡忡，便急急去了。

索雅心里稳了一些，决定下一次无论如何，都要亲自布置，不让那些大将去办。

× × ×

一辆车进了城里，高昌城的早市很热闹，有许多卖小吃的，有卖水果的，都在街上叫卖，一时间，街市很是喧嚣。那辆车进了城，往王宫走去。到了王宫门前，那赶车人对着车内说：“到了。”

车内的人说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去见王太后。”

王太后接见了，只是因为听说，他是从耶律公子那里来的。

这人不熟悉，但看得出他是一个绝顶高手，他看看王太后，说道：“耶律公子说，这里很危险，王太后请跟在下走，耶律公子自在一隅等候。”

夷离尺说道：“请跟你们公子说，就说我不愿意离开回鹘。”

目今正是多事之秋，我怎么能走？”

那人慢声说道：“王太后如果不走，会有生命危险。”

夷离尺大惊，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直说好了。”

那人说道：“有人告诉在下，请王太后离开回鹘王宫，今夜怕有暴乱。”

夷离尺怒道：“回鹘目今好好的，怎么会有暴乱？你回去请告诉公子，我在回鹘已不再掌权柄，凡事都请他三思而后行。”

那人只是一拇，便告退了。

夷离尺心道：耶律重恩是一个很稳重的人，他不会乱说，此事定有蹊跷。她想来想去，命人道：“去请索姑娘，要她马上到我这里来。”

× × ×

齐老带着十七人飞马奔那条小路。那只是一条废弃的小路，从前有人去看罗布泊，以为从这里能通过那死亡沙海，但他们都是废然而返，从此就留下了一条废弃的小道，从这里可以望见那一片永远也望不到头的沙海。

齐老跳下马来，叫道：“分头去看，看看沙海里有无脚印，看有多少人通过？我们要找的是来时人的脚印，明白吗？”

众人一齐声喏，分头去了。

只是须臾，便听得急促的嘶声，十八人再聚在一处。

齐老的脸色苍白，问道：“看到什么？”

“脚印。”

“有多少人？”

“二百多人，近三百。”

“什么人的脚印？会不会是商人？”

“不会，他们的脚步很浮，但很急，他们只急着奔一个地方。”

“高昌？”

十七人都点头。

齐老跳上了马，叫道：“赶快，鞭死马也得赶回去！谁赶得到高昌，去宫里报与索姑娘知道！”

十八骑马疾驰！

× × ×

索雅来到了王太后的身旁，她说：“太后有事找我？”

夷离尺忽地觉得，索雅是她的儿媳，如果她的儿子再年长几岁，她一定要儿子娶这个索雅，有了她，回鹘便有福了。一时间，她觉得与索雅知近不少。

王太后说道：“我有一件事，一直想对你说。”

索雅不知道王太后有什么事要说，便等她吐口。

忽地王太后改了主意，她说道：“今天耶律公子派了一个人，说是要我走，他来了，要接我去耶律公子那里，我拒绝了。”

索雅问，“耶律公子为什么要接太后去？”

王太后盯住了索雅的脸，她很聪明，是远胜于她的人才。

王太后缓缓说道：“他说，耶律公子说，王宫很危险。”

索雅霍地站起来：“他这么说？”

王太后忽地不安了：“怎么了，你……”

索雅叫道：“来人！”

来了人，只是宫中卫士，索雅叫道：“派人去召大王，就说太后令他来的，马上来！”

那人急急去了，索雅再命人来，令所有宫内禁卫都集合在王太后的宫外待命。她说道：“如果十八斩回来就好了。”

一会儿，回鹘王与布那儿、悄声儿、雪花三人一齐到了王太后的宫中，回鹘王叫道：“娘，娘，你叫我干什么？我正在玩呢。”

索雅叫道：“请大王下令，全宫都集合听命！”

所有的宫中卫士都集合起来，索雅说道：“如果我猜得不错，吐蕃会出一支奇兵，如今正在高昌城内。到了晚上，他们会放火杀人，闹个不停。那时城内火起，便有人会

攻入王宫，他们想杀了王太后与大王。”

众人惊诧莫名，索雅说的是真事吗？只听说回鹘兵在伊州打了胜仗，那右路吐蕃兵已是全军覆灭，怎么会有吐蕃兵攻入高昌城？有人问道：“他们从哪里来？”

索雅大声道：“罗布泊，他们从罗布泊直接过来。”

没人出声，能从罗布泊出来的，不是人，只能是魔鬼！

索雅说道：“命令大将军李好平，要他关闭城门，小心把守，如是有人放火，切勿惊慌，只是用兵围住起火地点，抓人就是。”

有人传令去了，索雅说道：“在城门看守着，如是十八斩回来，放他们直进宫来。”

索雅安排完了，说道：“只好等了，如果在入夜时他们回来了，我们就会没事。”

回鹘王看着索雅，他吓得腿不住地抖，手仍在捏着布那儿的乳，只是手颤，隔着衣服，不那么享受。

大将军李好平狂笑：“一个臭丫头，总是胡说八道，哪里有人会放火？”

正在笑，忽听得有人报说城东门旁火起。

大将军的脸上肉还紧着，就说：“真的……起火？”

忽地有人嗷嗷叫，扑来的人直杀入大将军府。有人叫道：“不好了，有吐蕃人，有吐蕃兵进城了！”

大将军叫道：“小心，我要去看看！”

他提着剑走出来，正在府门口，当面有十几支箭一齐射来，正射在他的前胸，那十几支箭一支也没糟蹋，全都射在他身上！

× × ×

城东火起，城西火起！

索雅站在宫楼上，看着远处的火，她知道她错失了一步，她应早把那个大将军李好平撤了，才能将兵权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如今城里乱糟糟，她再怎么控制局势？

忽地看到一股人流直扑向王宫，那些人喊道：“莫走了回鹘王！谁杀了回鹘王，赏他千户长！”

索雅知道，那卓书带的人不足千，怎么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莫非他早就在高昌城里有埋伏？不会的，如是早有埋伏，卓书就不必走罗布泊了。忽地她想到了，卓书，卓书他决不会与那些人一齐攻城，他一定会独自在一处，他一定会早就到了王宫。

× × ×

她急急下楼，忽地觉得不对，宫里太静了，不会这么静的，出了什么事儿了？

她冲入了宫中。

王太后正坐在椅上，宫内也没有什么变化。但索雅看出了毛病，一向沉稳的王太后的手在抖。她厉声叫道：“卓书，你出来！”

× × ×

她叫错了吗？莫非卓书没来过？但忽听得有人笑道：“索姑娘别来无恙？”从帐帷后面真的走出一个人来，也真的就是那个吐蕃的公子卓书。

他仍是那么眼睛亮亮的，但他的身体很是消瘦，身着一件长衣，看得出那一件回鹘人的长衣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不很合身。他说道：“索雅，我们又见面了。”

索雅的心反而平静下来了，她说道：“卓书，你来得快啊。”

卓书冷冷说道：“不算快，我要是来得快，你们就来不及杀光我的两支队伍了。”

卓书来做什么，他是来逼迫回鹘王的，回鹘王应在这里，他在哪儿？卓书说道：“你们的回鹘王没了，他只是一个孩子，做不了大王，你们硬要他做，我一喊他，他便尿湿了裤子。”

卓书扬头大笑。

索雅说道：“放了大王。”

卓书突地一笑，说道：“索雅，如果你愿意，我扶你做回鹘王。”

索雅只见王太后盯着她的眼神，她一叹，说道：“我做不了王，我只能做一个下人。”

卓书大笑，说道：“我在冈底斯神山绕山走了十三圈，我不吃不喝，就想要知道我卓书是不是会死。可我没死，我在神山是不死的，你一个罗布泊怎么会困死我？带出来！”

出来几个吐蕃人，他们挟着回鹘王，押着布那儿、悄声儿、雪花。

卓书说道：“你们的宫中禁卫都死了，只有这几个妃子与回鹘王，不知道你要他们死，还是要他们生？”

王太后此时看着索雅，忽地索雅笑了：“人为轻，社稷为重，你也明白此理。我们要都死在你手下，你的那几百人也不会好过，必会死在回鹘。”

卓书冷笑：“我在罗布泊不死，你就杀不死我了。你说，要不要他死！”

回鹘王哪里知道索雅正与那个卓书斗智，他大叫道：“我不要死，我不要死，要死你们死好了。”

卓书说道：“你要不死，只有一个法子，命你的大臣都放下兵器，到宫内来集合，让他们都听我的人号令。”

回鹘王尖着嗓子，叫道：“听他的话啊，听啊！”

索雅看着王太后，此时的夷离尺也没有法子，只是看着索雅。忽地索雅笑了，说道：“只怕再过一会儿，你们都得困在宫里。十八斩回来了，你卓书也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卓书说道：“我一个人当然不敌他们，但我有回鹘王，莫非他们不怕吗？”

卓书叫道：“把他们带走！”

原来卓书也知道，他占了高昌，只是一时，只有待得吐蕃大军来了，他才能在高昌城里安驻，不然他几百人岂不是得被回鹘人剁成肉酱？他只有把那回鹘王押走，方是上策。

卓书喝道：“索雅，你听着，回鹘王在我手里，如是你敢动一动，我便杀了他！”他

命那几个吐蕃勇士押着回鹘王，走出宫来。只见宫外也乱成一团，卓书喝命把回鹘王的王旗、玉玺都拿出来，装在袋子里，系于马鞍上。再命人押着回鹘王，把他放在马上。那回鹘王见真个要押他走，便叫道：“我不能啊，我没有女人睡不着啊，你快叫我的妃子来，我要她们！”

卓书喝道：“你们哪一个愿意跟着去？”

索雅地说道：“我去！”

卓书冷冷道：“除了你，谁都行！”

布那儿、雪花、悄声儿齐声说愿去。那个回鹘王叫道：“好了，叫她们都跟着来！”

卓书不允，他看三人中，只有雪花有些老诚，便叫雪花跟着上马。一行人飞也似地出宫去了。

× × ×

王太后看着回鹘王被押走了，她后悔莫及，叫道：“为什么不看好那条小路，为什么？”

突见远处有人叫道：“十八斩回来了！”

眼见得齐老滚鞍下马，问道：“索姑娘，王太后与大王安好？”

索雅说道：“大王被卓书押走了。”

齐老大吼一声，叫道：“我们去追！”

说罢，他带着十八斩，马不停蹄地追去。

× × ×

王宫没了回鹘王，再也不像是王宫了。只有王太后默对着索雅。她欲语又止，索雅说道：“王太后有话要说？”

夷离尺看着索雅的眼睛，这眼里没一丁点儿责备，只有深深的自责与不安。她忽地说道：“我有一件事没告诉你，我从前是辽国人，是辽国的贵族，我叫夷离尺，嫁与回



鹞王，就是要复大辽，要把回鹘弄垮。”

索雅听着，也不吭声。

夷离尺一直讲完，直说到她本来是要嫁与耶律重恩的，但忽地嫁与了回鹘王，阴差阳错，她做了回鹘王后。她恨那个回鹘王，他睡起来像头猪，她也恨那个小王子，便不再管他，她曾发誓，一次也不抱他。致使他自小便乐意摸宫女，终是养成了那毛病，离了女人便不能入睡。

× × ×

索雅立起身来，她要走了。

王太后问道：“你要去哪里？”

索雅说道：“我要去找大王，我要把大王找回来，就是对卓书投降，我也在所不惜。”

王太后说道：“你想过没有？如是找回了大王，他也扶不直，做不好回鹘王。再说，你投降了卓书，别人会恨你，骂你是卖国贼！”

索雅说道：“我不在乎，我去了，太后珍重！”

× × ×

索雅走了，只剩下了王太后，她看着那冷冷的被衾，说道：“索雅，索雅，愿你找回我的儿子。”可是，一想到了她的儿子，她不禁浩然长叹，有了儿子，对于回鹘是福是祸，她也说不清啊。

## 第二章 驯奴恶主

吐蕃诸部的旗在飘，号角齐鸣。卓书站在河边，脸上有笑意。

他带着的二百多勇士成了吐蕃的英雄，他们都挺胸抬头，在吐蕃人中间走过。

吐蕃诸部的首领都拱手对卓书施礼：“卓书公子，请！”

大帐很大，从前的卓书在这帐内应该只有一个末位，但如今他进了帐，毅然坐在首位上，也没谁觉得他有什么不该。桌案放好了，烤架也放好了，烧烤的野味透出一阵阵香气来。众首领齐声说道：“卓书公子，请献俘吧。”

× × ×

卓书笑吟吟地点头，有勇士便叫道：“献俘！”

从帐外走进来几个人，那几个人是悄声儿、布那儿、雪花，三个女人围着一个孩子，那孩子只有八九岁，他就是回鹘王。

卓书大声道：“他就是回鹘王！”

一位部落首领叫道：“他只是一个毛孩子！”

卓书冷冷道：“可他坐在高昌城里，就是回鹘王！如今他到了我手里，我叫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

一位首领大乐，说道：“你能让他做什么，要来看看！”

× × ×

卓书的脸变了，他知道此时也是在吐蕃各部立威的时候，他要立下威风，叫人人都知道他是吐蕃的大英雄。他叫道：“来啊，回鹘王，跪到我面前来！”

看来回鹘王是受过卓书的苦，一看到卓书，不由杀鲛，他身体直抖，到了卓书面前，叫道：“吐蕃大英雄卓书公子万岁！”

叫罢便叩头，一遍遍地叩，直到额头叩得流血。

卓书不语，小小回鹘王便不敢不叩，血从额头流到了眼睛上，B在眼上，他想去擦，卓书喝道：“叩头！”回鹘王便不敢去擦，只是叩头。叩着叩着，他便哇地一声哭起来。

悄声儿冲过去，叫道：“两国相争，还不宰来使呢，你敢对回鹘王如此不敬，让天下人耻笑你！”

几个吐蕃部族首领看回鹘王叩头，正看得乏味，突然冲上来一个美艳女人，指斥怒

骂，让他们顿时开心。一位首领乐道：“回鹘的女人看来并不服卓书公子，是不是啊？”说罢哈哈大笑，另几位也随着哈哈大笑。

卓书说道：“你是悄声儿，你有什么话说？”卓书回头说道：“我很佩服回鹘的女人，她们比男人更厉害。”

悄声儿说道：“我们大王只是一个孩子，你羞辱一个孩子，算什么本事？”

卓书慢慢说道：“回鹘王不幸是一个孩子，就是他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也得受此苦楚。你想不受苦，最好的法子就是不亡国。”

卓书厉声对回鹘王叫道：“我问你话，你听清了吗？”

回鹘王吓得回答：“我听清了。”

卓书问道：“你在夜里不摸女人的乳，就睡不着，是真事吗？”

回鹘王吓得哭起来，直抽泣，说道：“是，是。”

卓书奸笑道：“好啊，我们都是化外之民，不知道回鹘王如此小小年纪，便有此雅兴，你摸与我们看看。”

回鹘王虽小，也知道此时叫他做此事，是羞辱他，但他不敢不从，只是低声问道：“让我摸谁？”

一位首领叫道：“就摸那个厉害的女人吧。”

卓书笑说道：“你听到了没有？大人叫你就摸这个悄声儿的乳。”

×                      ×                      ×

这个小小的回鹘王哪里见过如此阵势，他看着那杀气腾腾的吐蕃兵，心里惧怕得很，便上去，扯着悄声儿，说道：“摸，摸！”

一位首领大笑：“原来回鹘王与女人嬉戏，就是这么悄悄摸摸。”

悄声儿忽地脸红了，要知道，她虽说是回鹘王的妃子，但毕竟只是一个姑娘，让她在大庭广众面前做此事，岂不是要她蒙羞？正在犹豫，忽听得清丽的声音说道：“我们

是回鹘王妃，自然就是他的妻子，有什么难堪处？”

原来说话的，正是布那儿，她说道：“大王，不如你摸我好了。”

众首领正在犹豫，就见布那儿跪在回鹘王面前，说道：“大王，臣妃幸沐雨露！”

她一脸幸福无比的神情，让那些首领看了也心怦怦直跳。原来他们虽说在吐蕃有许多的女人，但如布那儿这般美色，却是很少见到。他们眼睁睁看着美艳无比的布那儿对一个孩子使出女人的温柔，忘了他们身在何处，此时每一个男人都如感同身受，像是那个倒霉的回鹘王，都愿意做那个倒霉的回鹘王。

只见回鹘王的小手伸出去，肮脏的小手去抓那雪白的嫩乳。卓书忽地叫一声：“慢！”

他示意身后的吐蕃勇士，那勇士提一壶奶茶上去，给回鹘王洗手。洗过了手，听得卓书说道：“如此美妙绝伦的乳，手须得干净！”

听他冷冷说此事，忽地惊醒了许多首领，他们心里暗愧：卓书在如此美色前竟是心不动，看来他才是吐蕃的大英雄。

布那儿拿着回鹘王颤抖的手，说道：“大王，你受苦了。”

一句话说得回鹘王小脸又花了，他脸上满是泪水，哭得抽抽泣泣。

布那儿说道：“大王，我们做了人家的奴才，但大王毕竟是大王，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他们要你做什么，你不必做。”

回鹘王哭丧着脸：“他们会杀了我。”

布那儿一笑：“他们也会杀了我们。被人杀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害怕，你不等人家杀你，你就怕了，那多丢人？！”

雪花与悄声儿看布那儿与小王在一起：也流泪围在一旁，跪着看他们。

回鹘王摸着布那儿的奶，此时怕是他几年来最可怕的一次摸奶了，一点儿享乐的感受也没有。他的手抖着，怕那吐蕃人再打他，连眼睛也不敢睁。

卓书忽地说道：“美色误人，看来不假！”

一位首领忽地说道：“卓书公子，这位小孩子也占有三位绝色美人，这岂不是白白误了佳人？不如我们把她们分享了吧？”

卓书说道：“你愿意，便让她跟你去好了。”

× × ×

那首领最是贪色，一听得卓书的话，大喜过望，他走来对悄声儿说道：“我很看重你，我愿意娶你做我的妻子，你再也不是奴才了，你是一位贵人，你愿意不愿意？”

悄声儿厉声喝道：“胡说！我是回鹘王的妃子，尊贵无比，你是什么人，敢与回鹘王相比？退下去！”

那首领大怒，扯住了悄声儿的衣领，叫道：“贱人，我要娶你，是给你面子，难道你不知道做我的奴才更苦吗？”他扯来扯去，悄声儿力弱，竟不由跟他晃来晃去。

忽地悄声儿大声叫道：“放开，我愿意了。”

那首领一听，大喜，说道：“好，好，我放开你！”

悄声儿跪下，对回鹘王说道：“大王，悄声儿不能侍候你了。”她飞身上去，抽出那吐蕃兵的刀来，对着自己的脖子，溅一天热血！

悄声儿倒下了，布那儿与雪花抱着回鹘王，不敢让他看悄声儿的尸体，回鹘王叫道：“悄声儿，悄声儿！”

但悄声儿倒在地上，毫无声息。

卓书看着死在地上的美人，叫道：“拖出去！”

来人拖出了悄声儿。

× × ×

那位首领好生无趣，他本来一心想导好事，结果弄出了一个死人，好不沮丧。旁边的几位也正在对卓书要求美色，此时看他，竟也是气沮万分。

卓书忽地起立，他站在回鹘王面前，说道：“自古一理，胜者王侯败者贼，你们败

了，便是贼。你再也不是什么回鹘王，你得记着！你们也不是什么王妃，你们只是一些俘虏！记住，你们都给我记住！”

那位首领正低头看着手里的杯子，忽地卓书厉声说道：“我们是吐蕃的英雄，我们要谁做什么，他一定得做，不然我们就杀死他！”

他看着回鹘王，突然说道：“你告诉你的两位美人，让她们出一个嫁与他，不然我就杀了你！”

× × ×

回鹘王是一个孩子，此时吓得直抖，布那儿笑一笑，说道：“要我们嫁人，那也好。大王，你愿意我们嫁人吗？”

回鹘王直哭，此时哪里说得出口？他不敢说不愿意，但他真个是不愿意。

布那儿看着那个首领，说道：“你愿意我嫁与你，还是愿意她嫁与你？”

那个首领知道，他如是败在了这两个女人手里，就会被吐蕃的勇士看不起，他鼓起勇气说道：“我要那个女人，我要娶她！”

原来他指的是雪花。他看布那儿比雪花更性刚，想她不易驯服，莫不如娶了雪花才好。

× × ×

卓书说道：“他要娶你的王妃，你愿意吗？”

回鹘王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声：“愿意。”但那声音带着哭腔。

卓书说道：“如此最好，我们在回鹘有许多的事儿要做，既是她愿意嫁与你，你与她就在这里跪拜天地，直接进洞房好了。”

卓书命吐蕃勇士在一旁腾空一座帐篷，给那个首领用。那个首领的脸上渐渐有了喜色，能娶得上雪花这样的美色，是他一生的快乐。

雪花也不出声，只是跪下，给回鹘王叩头，她叩头说道：“大王，雪花不能侍候大

王了。”

她再看看布那儿，布那儿的脸上有果毅的神色。她也知道布那儿的心思，她们虽说不愿意做回鹘王的妃子，做他的摸奶的妃子，但她们毕竟是回鹘人，她们不愿意嫁与敌人。

雪花回头，说道：“我的事与大王无关了，我嫁与你吧。”

那首领此时很是高兴，他凑过来，说道：“我会疼你的。”

两人刚要结拜，忽地雪花软软地倒在地上，她的嘴角流出了黑血，说道：“布那儿姐姐，告诉索雅姐姐、洛儿姐姐，要她们为我报仇！”

众人眼看着雪花倒在地上，并高声叫道：“报仇，报仇，杀光吐蕃人！”

× × ×

人都无声，倒在地上的是那位首领的新娘，他也无声，心内好不难受，只是须臾，便死了两人，他再也不能娶什么回鹘女人了。

忽地卓书冲来，对着他说：“你脸上有一种不忍，是不是？”

你是吐蕃勇士，你是一位首领，你要不忍，你的手下怎么会夺得回鹘的美女，怎么会抢回鹘人的口中粮？你要做，你要抢她们，抢她们做你的新娘！”

那位首领只是点头，卓书说道：“我们抢来了许多的回鹘女人，你看吧，你要哪一个，只要她愿意死，让她死好了。”

× × ×

可是，看着布那儿抱着回鹘王，再也没人敢出声说要娶她做自己的妻子，因为他们也知道，那样只能再得一具尸体。

× × ×

黑衣老者站在耶律重恩的面前。

耶律重恩说道：“卓书做到了，他夺了回鹘。”

老者一笑：“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公子也知道。为什么公子不帮助回鹘人？如果公子帮助他们，他们必会感恩戴德，推拥公子为帝的。”

耶律重恩说道：“只是回鹘太小，不能安顿下我们大辽的人……”

老者说道：“再选其一，或是黑汗，或是西夏，要他们也来一战。”

耶律重恩说道：“西夏不易为，那里有红顶天，还有黑虎等人，王太后又听从红顶天的，此事大不易为。”

老者说道：“我也看好黑汗，黑汗国王与王子好色，一心淫乐，国不亡，更待何时？公子莫如去一次黑汗，要他们与吐蕃开战！”

耶律重恩说道：“他们不敢与人开战，除非有人动了他们。”

再说黑汗国也有一个人，颇让人忌。”

老者说道：“那人是须跋，他不可怕，他不如那个莫奴生可怕呢，但那个莫奴生离开了黑汗，黑汗王子奸了他的女人。如果公子去杀了人，就说是莫奴生做的好了。”

耶律重恩说道：“我不愿意，莫奴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不愿意让他背黑锅。”

老人笑笑，说道：“你还是那样子，莫非你不知道，不行谋不出计，要夺人国家，非是易事吗？”

耶律重恩说道：“我反是情愿对各国的人说知我的心事，我愿意让他们选择，是愿意让我做君王，还是愿意要黑汗国王那样的君主。”

× × ×

老人说道：“在伊州城外，我们的人杀了那些吐蕃人，让他们夺不到那些弯刀。”

耶律重恩说道：“好，有弯刀在，必有人喋血。”只要有那些弯刀在，早晚会有受不了吐蕃兵的掠夺的回鹘人起兵杀人，弯刀溅血，仇恨得报。

耶律重恩说道：“我想去找一找索雅，同她好生一谈。”

忽地有人吐声了：“你不必找我，我来了。”



×

×

×

月光下，索雅的脸色分外苍白。耶律重恩柔声说道：“你瘦了。”

索雅大声怒气地叫道：“你别说什么同情的话了，你挑起了几国的纷争，再装好人，也是晚了。我要你为我回鹘国的人报仇，你欠我们的债太多了！”

耶律重恩想不到索雅会这样，她气得直抖，说道：“你让我们无家可归，你用了那么多的心思，要做什么，你直说好了。”

看着索雅的脸色，耶律重恩忽地心里一阵疼，他喜欢这个女人，她很刚强，是一个胜似男人的好女人，只是她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些，不是她力所能任的。

耶律重恩说道：“我要重振大辽国，我要在回鹘与黑汗的国土上重振我大辽国！”

索雅忽地昏过去了，她听到了耶律重恩的心里话，她也知道了，回鹘必亡，她来找耶律重恩，只是一个梦，那个梦很快就破灭了！

×

×

×

待得她再醒来时，那个黑衣老者不见了，只有耶律重恩坐在石桌上，他在弹琴，他弹的是“桔颂”。

索雅不看他，眼泪在流，流向她的心里。在她的心里，耶律重恩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但如今他做下了对不起她的事儿，灭了她的国，夺去了她的家。

耶律重恩像是从她的呼吸中听到她已醒了，就说道：“桔子虽好，但有两种用途。那种不喜欢吃它的人便操琴颂它。也不是不喜欢它，只是吃腻了，吃够了。那些要吃它的人便没这么高雅了，他们只是吃着，吃得汁水满襟，还叫道好吃，好吃。”

索雅不语，她无须再对这个负心人说什么。

耶律重恩说道：“回鹘灭亡，其心在人，其意在天。你想不灭亡也不行，只有一个什么都不懂得的小孩子做回鹘王，再有一个一心扶持他的女人做他的帮手，只手撑天，怎么能行？你以为是我要灭你回鹘，不知道就是我不灭你，卓书也更想灭你。你想想，

我做你回鹘的君王与卓书做君主，哪一个更好？”

索雅流泪，她说不出。

耶律重恩说道：“我想帮你，我要帮你夺回回鹘王，要他再做回鹘的国王，只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回鹘必是大辽的属国。”

索雅想一想，凭她与回鹘王，怎么能再使回鹘强盛？她轻声说道：“好，我答应你，但你必须保住回鹘王。”

### 第三章 复仇之箭

十八骑卷向吐蕃兵营！

吼杀声，刀在狂砍，人在惨叫。十八骑卷向哪里，哪里便死伤无数。

他们避着卓书，因为在吐蕃人里，卓书的武功极高，是他们难望其项背的。

齐老吼道：“杀光他们，烧！”

火把卷着狂风，在营帐上燃烧。马在嘶吼，人在狂呼。吐蕃人高呼：“别放走了回鹘人！”

但当他们集合起勇士，准备将十八骑包围时，十八骑早就卷风而去了。

× × ×

齐老站在王太后身前，他说：“太后，你跟我们走吧。我们要夺回大王。”

王太后说道：“我不会跟你们去，我要去寺庙隐居，如果大王回来了，你们报我一声就是。”

王太后终是去了寺庙，她愿意在寺庙里度过一生。

齐老说道：“我们去找大王，他必是在卓书的营帐。如找到了卓书的营帐，我们就能抢回大王。”

竹剑说道：“我们十八人也不敌卓书。”

齐老昂然道：“就是不敌卓书，也要抢回大王，如是遇上了卓书，我们先上八人与他动手，其余人记着要夺回大王。”

十八骑跟着卓书，如有时机，他们就要动手，拚了性命也要救出回鹘王。

× × ×

卓书躺在帐内，他睡不着。想想那个回鹘王，真是可笑，他没有女人便不能……可他身子打了一下寒颤，他卓书不也是那样吗？莫非这就是帝王之病？想当初，若不是有乌苏或是乌雅，他也很难入睡。如今乌苏没了，死在了罗布泊。乌雅在罗布泊里失踪，那一场沙暴失去了乌雅，乌雅，你在哪里？也许她此时正与乌苏一样，睡在罗布泊的大沙漠里。也许她走出来了，正在哪一个人家……呸，决不会，乌雅不会与别人在一起的，乌雅是他卓书的乌雅，怎么会与别的男人在一起？

卓书睡不着，他起身来，去隔壁帐内看女人。

都是掳来的回鹘女人，她们正蜷在地上睡。卓书挑灯来看，叫道：“抬起头来！”

众女人被惊醒，抬头看他。卓书挑了两个俊美些的女人，要她们来服侍自己。到了帐内，卓书说道：“你们记着，好好服侍我，不然我杀了你们全家！”

他点了那两个女人的穴道，要她们轻轻吮自己的肌肤。那两个女人不惯，卓书冷笑道：“难道你们没见过男人？没侍候过男人？”

两人只好忍着服侍卓书，眼泪噙在眼眶，只是抚摸着卓书。卓书兀自道：“你们是死人不成？要抚摸男人，让他高兴，哪里是这样？”

× × ×

索雅问耶律重恩：“你与卓书动手，谁能取胜？”

耶律重恩沉吟道：“我不知道。”

其实他不能与卓书动手，他没有与卓书动手的必要，如果要杀卓书，大辽自有三十

万勇士，都愿赴汤蹈火，与卓书一拚。

索雅说道：“我愿意与他一拚，就是死在他手里，也在所不惜。”

耶律重恩看她，忽地说道：“回鹘王不值得你这样做。他那样对你，并不算好。”

忽地想到，耶律重恩曾看到了她与那个小王子躺在帐内，小王子捏着她的奶的情景，索雅不由得脸一热，她心道：你是个男人，但你不是回鹘男人，你不知道亡国之恨。

耶律重恩说道：“我失国后，便知道天下虽大，无你久居之家。我四处漂泊，四海为家，那其中苦辛，只有心知。但我这许久也悟出一理，天下有国，有德者可使民安生快乐，回鹘王那么幼小，他根本就不能治国，你怎么能使回鹘强大？还不如让与有德者，使你的回鹘人安居乐业，方才是福啊。”

索雅赌气道：“你是真正的好君主吗？”

耶律重恩说道：“我能使人安其业，女人得到她喜欢的男人做她的丈夫，男人讨到他喜欢的女人做妻子。有家的人安家，有田的人耕田，人有衣有食，你还求什么？”

索雅不再说话了，她心道：耶律重恩一心要求复国，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天祚帝？忽地她想到了王太后与耶律重恩的事儿，心内的狐疑更增，她忽地问道：“请问耶律公子，王太后与公子是不是有亲？她为什么要放公子逃离回鹘？又对公子有情？”

耶律重恩好久不答，他沉声道：“她是我的表妹夷离尺，本来她父亲把她嫁与回鹘王，就是要图回鹘的。但她为回鹘王生了一个儿子，便心思在儿子身上了。”

索雅说道：“她恨她的儿子。”

耶律重恩问道：“你怎么知道？”

索雅说：“如果她不恨她的儿子，怎么会让她的儿子喜欢摸女人的奶，以至于成癖？”

耶律重恩不语，如果夷离尺真的是那样，她就是不曾忘情于他，她还是心在大辽！

索雅幽幽说道：“你该去看看她，她出去隐居在一座寺庙里。”

×

×

×

钟声幽幽，使山更清幽，走到了庙前，索雅说道：“我不去了，我去了，你不方便。”

耶律重恩说道：“何必如此？你去好了，我与你去，她还放心一些。”

两人真的对面了，索雅借故走开，夷离尺不看耶律重恩，说道：“公子来这里做什么？”

耶律重恩说道：“我听得索姑娘说起，你在这里隐居，我来看你。”

夷离尺说道：“我心已成灰，你看与不看，也没什么。”

耶律重恩忽地说道：“你帮了我。”

夷离尺忽地满面是泪：“我为什么要帮你，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满可以把他教成一个好君主的，我这些日子里总是作噩梦，我梦见到了回鹘王，他用眼光杀我，一遍遍杀我……”

夷离尺哭了，耶律重恩动情了，他伸出手去，扯着夷离尺，说道：“表妹，你是我的表妹，你是我的人……”

终是暴发了情愫，两人拥在一起，再不复分开。他们沉漫在快乐里，夷离尺说道：“你为什么让我走，你为什么让我嫁与人？我本来是嫁与你的，你娶几个妻子能怎么样？你多娶几个，有我一个就满足了。”

耶律重恩叹息，他搂着表妹，才发觉她是那么瘦弱，她很瘦小，却把那么一条计策放在她的肩上。她的儿子完了，成了一个废人，她报答了大辽对她的恩情，却对她的儿子施以那么苛毒的手段，她的心碎了，她恨不能立时自尽。夷离尺说道：“表哥，我不行了，我再不能帮你了。我才让索姑娘管回鹘的大事儿。她比我更强，我不愿意让你得了回鹘。”

耶律重恩说道：“我帮你找到回鹘王，让你与他在一起，好不好？”

夷离尺满面是泪，说道：“表哥，你真的愿意帮我？”

耶律重恩说道：“我自从失国，知道了许多道理，人最重要，国家算什么？我一定

帮你。对了，我把索雅带来了，她问过我，我告诉了她我们的事儿。”

王太后凄然一笑：“告诉她，我本来想告诉她，几次都是欲语又止，没告诉她。她来了更好。”

索雅站在王太后的身前，她瘦得太厉害了，肩瘦如削，人也骨瘦如柴，看着索雅，说道：“我把大事委托与你，你不会怪我吧？”

索雅点头，她心内也可怜这个女人，她只有二十多岁，便做了太后，如今更是一个失去儿子，失去丈夫，失去家国的人。

× × ×

索雅在一旁看到了两人的神态，心道：看来他与她是重续旧好了，两人的眼神看去都是那么炽热，耶律重恩与夷离尺再修旧好，对我回鹘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耶律重恩会对回鹘王的事儿看重一些。她说道：“太后，我想去看看卓书那里，如是方便，我当救出他来。”

夷离尺说道：“我不愿意他再做什么回鹘王，我只想他回来，做我的儿子。”

耶律重恩知道她说此话，一半是对他所说，他说道：“好啊，我去救他。”

× × ×

耶律重恩的眼前又站了那个黑衣老者，他咳了半天，说道：“主人，你不该任性，回鹘王是一只死鸟，你不该管他的事。”

耶律重恩说道：“你也知道，夷离尺是我的表妹，她为了大辽，牺牲那么大，我帮她一次，也是该的。”

老者咳道：“我说的话，主人要记着。她是为大辽出过力，但她是大辽人，像我，做过的一切都是为大辽，有什么可夸耀的？主人不能去救那个孩子，你想想，她说救出来，她不要儿子再做回鹘王，那怎么可能？只要有他在，回鹘必得有王。如果没了，再找一个回鹘王就难了。依我看，主人不光不要救他，还要杀他！”

耶律重恩大声道：“乌图，你……”

那人沉声了，他说道：“主人忘了吗？乌图早就死了，他是自尽而死的，随着岳父一起死了。”

他说时无限感伤。

耶律重恩看着他，很倔强地看他。

乌图说道：“如果主人不愿意，我将此事提交几位将军，看他们如何说，好不好？”

耶律重恩没气力了，他说道：“我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他们一向只会说一句，大辽大业为重。是不是？”

乌图说道：“是，我岳父，还有大辽的皇室宗室们，他们都死了，为了大辽而死。只有主人活下来了，主人活下来了，我们活着便有一个目标。如果没了这个目标，我们还活什么劲儿呢？我早就想去看我的妻子了，她死得那么惨，她在等我。我告诉过你，一旦大辽复国，我必死在那复国的一日……”

乌图的声音低沉，他说不下去了。

× × ×

卓书的营帐外，天很晚了，卓书此时睡得也很香，有两人在为他抚摸，虽说她们的手不如乌苏乌雅的手那么善解人意，但她们也是女人，是浇得熄男人欲火的女人。

耶律重恩到了营帐外，他听到了小回鹘王的哭声。

他听到了布那儿的声音：“你哭什么？”

小回鹘王哭泣道：“想，想……想妈妈。想索雅，想悄声儿，想雪花。”

他哭得更厉害了。

布那儿说道：“你是一个男人，男人与女人不同。女人一乐，就向男人撒娇。男人一乐，就喝酒。女人一愁，就哭。男人一愁，就唱。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你唱吧。”

小回鹘王不会唱，他说：“你唱，你唱。”

布那儿唱：

“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井，  
走久的人儿，  
也不回程。  
我想你时，  
就作梦，  
梦里的你，  
脸在井中。”

×                      ×                      ×

耶律重恩的脸上有泪水了，他忽地想到，这个回鹘王的儿子也是他的亲人，他是表妹的儿子，应是他的外甥。他怎么能杀他的亲人？可是乌图的话在他的耳旁响着：“你必得杀了他，如果十八斩找到了他，会再推举他做回鹘王的。”

他正黯然神伤，想再离去时，忽地听到了有人叫喊：“大王，大王！”

原来从帐外过来了几个人，他们正是十八斩的人，他们杀了哨兵，摸了过来。

齐老轻声叫道：“大王，我们走吧！”

回鹘王脸上放光，他说：“你们救我来了，好，快走啊，布那儿！”

布那儿与他们摸出了营，忽地有人看到了，叫道：“快来人啊，回鹘人逃走了！”一时锣声响成一片。

卓书正睡得香甜，忽地醒了，他看到那两个女人歪在脚旁，他恶声道：“你们还敢睡觉？”他一举手，拍在一个女人头上，那女人立时满头鲜血，歪在一旁死了。他再一拍，再杀死另一个女人，就匆匆出帐了。

有人来报说，回鹘王逃走了。卓书立时下令：“杀，如有杀得回鹘王的，赏金千两！”



如有捉得他回来的，赏做万夫长！”

十八斩扶着回鹘王，齐老与他在一匹马上。上了马，正要逃走，齐老说道：“十八兄弟听着，我们是回鹘人，如果今天有三长两短，拚死也要护着大王逃走，送他去王太后那里。”众人一齐声诺，赶马如飞。

人狂奔如烟，但眼前忽地多了一人，那人奔走也如马匹一般快捷，他的身子随着马飞，忽地纵跳到马上，叫道：“留下回鹘王！”

齐老一声吼叫，身子一飞，便扑至他跟前，竹剑也飞剑而至！一时八人都扑向卓书。

卓书的身子旋即停下，在急急行进中忽地停住，身子如一朵大大鲜花飘飘摇摇落下，随手便向八个人发招。

八个人一边拚命，一边叫道：“快走，快走！”

另外十人也知道此时凶险，急急催马，赶奔向前。

卓书说道：“十八斩？”

齐老说道：“十八斩那一次不在高昌，让你小人得志。”

卓书冷笑：“十八斩那一次不在高昌城，才免了一死。”

他怒声喝道：“十八斩，自今晚起，再不复在江湖上称雄！”

卓书挥手出招，一击一拗，使得八个人颇感吃力，忽地他一飘袖，袖子打在竹剑上，竹剑一慢，身子停了一停，唰地一声，他的肩头血涌。齐老叫道：“竹剑！”

不待他出手，卓书一拳正击在他的胸前，他偻身向前，哇地吐一地鲜血，一时间，竟是两人受伤。

卓书说道，“我要杀了你们八个人，使十八斩再也不会来麻烦我。”

他正在施出杀手，忽听得一声长啸，那啸声如龙吟大泽，凤鸣九天。

他的脸变色了：是谁？耶律重恩？须跋？还是段驸？

眼前多了一个白衣人，那是段驸，在他的身后，有一个瘦瘦的人，看不清他是谁，

待得他走近了，才看得出，他是那个黑汗国的第一勇士莫奴生。

段驻说道：“卓书公子，你去神山时，走了多少圈？”

说到此事，卓书自是面有德色：“我走了十三圈，不吃不喝，一直走了十三圈。我也没用什么轻功，只是用脚走。”

段驻说道：“神山如是知道你想杀人，必是不会见容。你在神湖里洗浴，看到自己的肌肤出血了吗？”

卓书一惊道：“没有。”

段驻说道：“我听得人说，如果有人想杀人，一生害人，他去神湖洗浴，必是满身浴血。你在神湖洗浴时，必会满身是血，你没看清吗？”

卓书忽地泄气了，一个信佛的人，此时得人如此提点他，令他有些泄气，再无那凶恶杀人心性，他说道：“你胡说！段驻，谁不知道大理的段氏会说，能把死人说活？”

段驻说道：“大理段氏只有一个优长，就是手不沾人鲜血。

今天如果卓书公子想与人动手，我来陪公子好了。”

莫奴生也冷冷道：“你让十八斩的救主兄弟走开，你愿意玩，我来与你玩！”

卓书看看段，再看看莫奴生，他知道莫奴生的刀很厉害，而且这个段是天下四大公子之一，本事自是不弱，此时与他两人动手，当然没什么好处。但他笑笑，说道：“段公子远来此地，只是想看看，做隔岸观火状，怎么会亲自出手，让自己的手染上血腥？”

段驻说道：“吐蕃与回鹘的事儿我不想管，但十八斩都是义气之士，我不愿意你凶气过人，当场格杀人命。”

卓书说道：“既如此说，十八斩的兄弟们走好了，我不与他们为难。”

竹剑扶起了齐老，他还在咳血，对段驻说道：“段公子，多谢大恩！”

× × ×

暗中有一双眼在看，一直看着十八斩的八个人相扶着走了，一直看着他三人站成犄

角之势，看他们三人拚死一搏。

× × ×

忽地，卓书也感到了，在草丛里另有一个人在，段也知道了，那个人很有本事，至少与他和卓书不相上下，那人在静中，身上也有杀气。他想拚杀卓书，还是冲着段謩而来？

段謩说道：“卓书公子，看来这一仗是打不成了。”

卓书也道：“打不成也好，期以来日。”

他起身走了，段謩叫道：“是哪一位，请站出来说话。”

在草丛里，走出来了耶律重恩。

莫奴生有些吃惊，但看段謩，却是满面春风，似与耶律重恩在此相约一般，他一揖道：“耶律公子，一向可好？”

耶律重恩很看重此人，他说道：“看来是大理段公子了，一向不曾有缘见面，今日一见，果然龙凤之姿。”

段謩大笑，说道：“耶律公子，如不嫌弃，请来吃几条烤鱼，也来与黑汗国的勇士莫奴生兄一会。”

耶律重恩笑道：“莫兄是早见过的，有礼了。”

他们三人站在一处，心里都想着卓书，他回去了，回鹘王走了，他会如何做？

## 第四章 蒙古老者

罗裳与麻疯婆婆在先，挟着回鹘王先走，后面是布那儿与几个十八斩的兄弟，他们惦念着后面受伤的齐老与竹剑，便留下几人接应，若是卓书与齐老动手，他不会在那里等死，定会逃走的。

只有麻疯婆婆与罗裳、铁锤在先。

他们急着赶去寺庙，到了那里，见到王太后，他们会再走，躲到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再作打算。

忽地当路拦着一个老者，一个黑衣老人。

他的额头很高，颧骨突出，一看便知是辽人或是蒙人。他嘿嘿冷笑，说道：“当面对吐蕃大营劫人，不怕有人杀你们吗？”

他手里只是执一根羊拐，这是蒙古孩子看羊时用的。只不过他这一根羊拐骨长些，骨根大些。握在他手里，像很好笑。

他厉声喝道：“留下回鹘王，十八斩还有命在，如是没了回鹘王，你们全都是死人！”

他声吼如雷，听去便知功力极高。看他瞅麻疯婆婆三人，似乎根本没把他们看在眼里。

麻疯婆婆着牙，说道：“你恶？你看我脸相恶不恶？”

麻疯婆婆的脸面被病毒坏了，根本看不出面目，孩子人见人惧。这老者看着麻疯婆婆，说道：“你只是麻疯子，有什么可怕？你看看，这可怕不可怕？”

老者把羊拐一伸，竟是直伸入腹内，看他腹陷极深，一根羊拐全不见，也没见他流出血来。

忽地麻疯婆婆叫道：“十尸疯！”

罗裳与铁锤都是极惊。要说天下毒功，当以那十尸疯为最，练十尸疯的人，什么都不怕。那老者说道：“我是阿鲁忽，是蒙古大英雄，你们听着，把回鹘王给我放下，我要带他去蒙古，交与大汗处置。”

麻疯婆婆吼一声：“走！”

她一吼出，便身子疾扑那老者阿鲁忽，以为凭她一力，可敌得住老者，使罗裳带着回鹘王先走。

但她身子一飘，到了老者身前，忽地觉出，她一身力气竟是无影无踪，那老者只是虚虚一接，便让她的手落在腹上。

麻疯婆婆的手一用劲，全身的力道便由手掌源源而出，直欲摧碎阿鲁忽的心肝！老者放声大笑，说道：“去吧！”

他腹忽一挺，麻疯婆婆便像一只鸢鸟般飞出去，叭地落在地上，再不复起身。

罗裳正欲逃走，忽见麻疯婆婆一招未毕，便跌在地，急得大叫：“疯婆婆！”

她放下回鹘王，回头对着老人的头便是一击！

要知道罗裳的袖子是铁一般坚，这一甩出去，足以开碑裂石，但打在那阿鲁忽的头上，竟是不能伤他分毫。阿鲁忽笑道：“你也跟俺回蒙古，那是最好！”

他回手一抓，手从常人不能拗弯处弯回来，直抓在罗裳的肩头。

罗裳如被冰浇，顿时浑身一抖。她大叫一声，连忙退却。

再回头看时，肩头上有一块黑，看着竟从那里冷凝成一块块肉来，那肉发黑，如土块般欲掉下来。

罗裳虽狠，对自己的容貌身体却是最在意，她哭骂道：“阴鬼，你用什么毒坏了我？”

老者阿鲁忽大笑，说道：“再过十日，你得天天抓自己的肉，宁死不愿求生！那时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阿鲁忽抓住回鹘王，叫道：“小子，你跟我去蒙古草原，有你快活日子！”

他正要走，忽地铁锤拦在眼前，闷声叫道：“留下他！”一拳如钵，砸向阿鲁忽！阿鲁忽大叫道：“拦我者死！”他只是击了铁锤一掌，飞也似地去了，待得齐老与十八斩的人都来了，见到这里出事了，只有铁锤坐在地上，浑身如披冰水，哆嗦着，再怎么用力也没用。再看麻疯婆婆，觉得手臂冰凉如冰，她大声恶叫，忽地出手，把那一条右臂砍下，叫道：“阿鲁忽，你能奈我何？”说罢，竟是坐在地上哈哈大笑，笑罢便昏厥过去。

只有罗裳最重，她的肩头已是青色一片，看去无甚异样，只是触手一摸，便是凉冰

冰的，毫无知觉。罗裳道：“他抓在我的肩头，我的心揪紧了疼。”

齐老正束手无策，后面赶来了段譽与莫奴生，还有耶律重恩，段譽看罗裳的伤，心情沉重，说道：“这是十尸疯毒！无药可解的。看来她会死掉。”

众人把罗裳抬到了树下，让她躺好，再从马背上拿来披毡，都披在她的身上，披了几件，她还是嚷冷。再看麻疯婆婆，此时已是昏厥过去，众人忙给她包扎止血。

× × ×

段譽道：“练十尸疯的人，一生有几大不幸，他一生不幸，最是可悲，如他练成了十尸疯，对人生世情无一眷恋，下手最是凶狠。”

耶律重恩也从未看过此等武功，大是惊异，问道：“怎么能对付得了他？”

段譽说道：“没法可想，除非你能在他未碰你身体前用火攻他，不然定会伤在他手下。”

耶律重恩大是吃惊，他心道：我如遇上了此老，还真是棘手。

忽地罗裳睁开双眼，说道：“大哥，我不行了，你们记着，要救回回鹘王。”

齐老看她，十分悲伤，说道：“六妹，你不会出事的，我们想法子救你。”

罗裳刚才是昏过去了，便没听到段譽的那一番话，但她自知难活，说道：“大哥，你别去找那个老人，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齐老等人心如刀割，想着他们十八斩情同手足，同生同死，此时竟眼睁睁看着罗裳死去，人人脸色凄然。罗裳喃喃道：“回鹘国的十八斩，先丧一人，不复是十八斩了，你们再找一人，替代六妹，又是十八斩了，好不好？”

齐老悲声道：“六妹，你放心去吧，我们永远都记着你。”

铁锤在一旁，嘴唇直抖，叫道：“六姐，六姐！”

铁锤人虽高大，但在十八斩里年岁最小，他哭道：“六姐，六姐，你不要死！”

罗裳说道：“大哥，记着那个老人，他叫阿鲁忽，你赢不了他，躲着他。”

罗裳死了，十八斩只剩下了十七人，还有两人重伤。段譽说道：“铁锤的伤也很难医，除非那个老人愿意替你医治。”

众人不语，齐老忽地说道：“二妹婆与十八弟的伤都得去医，我们去蒙古找他，再去找大王。”

× × ×

阿鲁忽到了寺庙，他要见王太后。

主持不让他见，阿鲁忽说道：“你记着，得罪了阎王你也别得罪我，我有手段，能让你生不得死不成。”

那主持哪里信他，只是冷笑。阿鲁忽说道：“你看看这树。”

那树怎么样，看去青葱蓊郁，没什么异处。但那阿鲁忽的手放在树身上，只是摩挲了一会儿，便见那树如受了寒霜，忽地扑簌簌掉叶子，一会儿叶子便掉光了。树身也有了古怪，忽地暴裂开来，像受了雷碰。再看那树，竟是一株死树。

主持大惊，结巴道：“你要见王太后，你去见她好了。”

× × ×

阿鲁忽看着王太后，忽地说道：“你还不老，做什么太后？”

夷离尺看他模样怪异，知道不是回鹘人，问道：“你有什么事儿要见我？我告诉过主持，我不见生人的。”

阿鲁忽晒笑：“我不是生人，从今起，你再看到我，就如看到你儿子一般，我与你的儿子在一起。”

王太后忽地有些紧张：“你是谁？你怎么会与王儿在一起？”

老人笑道：“我是蒙古人，我叫阿鲁忽，你的儿子在我手里，我要带他去大漠。你记着，要想你儿子不死，你就乖乖地随我去大漠。你要去了大漠，我大汗会好好待你。如果你不去，你的儿子必是一死。”

夷离尺此时最在意的就是她的儿子，回鹘王后一场，尤如一梦，待得梦醒，没了往昔的情人耶律公子，没了暴戾无情的回鹘王，只有那个七八岁的小王子。此时夷离尺在寺庙，心中最惦念的就是回鹘王，自己的儿子。他还小，国家便道破灭之祸，他又被卓书劫去，生死未卜。此时听得老者说他带走了回鹘王，王太后不由得心急万分。她说道：“你放了他，我送你金银珠宝，够你用一辈子的。”

阿鲁忽大笑，说道：“真是好笑，你当俺是什么人？俺是蒙古大汗的副国师，在蒙古二十八部里也算是一个有名的人物，怎么会贪你的金银珠宝？”

夷离尺心道：耶律重恩一心图复辽国，我也算是尽了心意。此时说不得只好去顾我的孩子，如果他真个擒了我的儿子，我就跟他走。

她说道：“你说你捉到了我的儿子，你让我看看他。”

阿鲁忽大笑，说道：“这些人怎么这等罗嗦？好，我让你看他好了。”

他呼啸一声，便从寺外慢慢驶来一辆车，那车是掩着车篷的，不见车内有什么人，只有一个驾车的精明汉子。到了寺庙前，阿鲁忽说道：“让王太后见见回鹘王！”

那汉子揭开车帘，果然里面坐着一个小小孩子，蜷在那车里，王太后一看心酸，他正是回鹘王，是那个七八岁的孩子。

× × ×

夷离尺忽地心一横：我就与他拚了，能救得我的儿子，就豁出去了。可她再看看老人，心里猛地惊悚，她看到老人正拿着一枝树枝，那枝是寺庙里的松枝，但握在老者手里，忽地失去了绿色。夷离尺也懂得武功，懂得此功夫非同小可，心道：他露这一手本事给我看，明明是告诉我，他不怕我动手。如果我一动手，他那只邪手只要一碰我，便会伤我于无形。再看看回鹘王，一个好好的孩子，看着母亲，只是瞪着眼，也无法说话，像是被人毒倒了一般。夷离尺笑笑，说道：“好，既是蒙古大汗愿意我去作客，我便去好了。”



夷离尺走出，对主持说道：“多谢住持成全，我与大王去蒙古会见大汗，如有人来找我，告诉他。”

× × ×

阿鲁忽却是不怕人知道，他看着夷离尺吩咐主持，只嘿嘿冷笑。待得她吩咐完了，说道：“请王太后上车。”

此时夷离尺才得与儿子亲近，她凑上去看儿子，只见儿子脸色苍白，竟连说一句话的气力也没有，不由大惊，说道：“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他怎么说不出话来？”

阿鲁忽说道：“王太后放心，他只是中了一点儿毒，到了蒙古，我自会为他解毒的，只是一路上王太后得乔装成一个丑嫂，免得麻烦。”

夷离尺心知他是怕一路上的回鹘官员有知道回鹘王被他劫持的，拚死来抢，他应付不了，便说道：“也好，我就与王儿坐在车上，当一个哑女人便了。”

× × ×

黑汗王通常都是在上午时辰会见官员，此时罗师从要见国王，黑汗国王召见了她。

黑汗国王喜欢这个大臣，他比较懂得情趣，懂得讨大王欢心，且人也能干，在黑汗国，最能聚敛钱财的就是罗师从。

罗师从说道：“大王，近来回鹘王被吐蕃劫走了，他们把回鹘也占得七七八八了。”

黑汗王说道：“那个索雅在哪里？她长得可是够美的，能把她抢来，也胜过抢十个八个城啊。”

罗师从说道：“听说索雅姑娘与那个耶律重恩公子在一起。”

黑汗王哼了一声：“那个流亡的无赖有什么好，她也发贱，非要跟他？”

罗师从说道：“大王，那十个回鹘美女不是很好吗？”

黑汗王不满道：“我只有八个，另外两个给了王子，他非要不可，不给他两个，怎么能应付过去？再说他说是回鹘最美的美女，谁不知道，回鹘最美的美女是那个索雅？”

还有杨洛儿、布那儿、雪花、悄声儿，她们在哪里？”

罗师从笑脸说道：“大王，她们都是回鹘王的王妃啊。”

黑汗王淫邪地笑：“他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只懂得摸乳，我可是懂得多，对付女人，我有好多的法儿啊。她们到了我的怀里，才知道什么是男人。”

罗师从说道：“那个回鹘王正在逃亡，他带着那几个美女，都是回鹘干中选一的绝色，大王何不派人去追杀他，把那几个美女夺回，据为己有？”

黑汗王大悦，笑斜着眼问罗师从：“你说我该去夺那几个美女？”

罗师众道：“不错，天下佳丽，唯有力者得之。大王先时中了回鹘的计，不去夺他的江山，如今眼看着吐蕃占地夺城，没了黑汗的份儿，岂不是错失大好时机？”

黑汗王拍腿叫道：“对啊，着人去夺那几位美女来，我要享用！你说，派谁去最好？”

罗师从说道：“要说能与卓书敌对的，只有一个人。”

黑汗国王也点头：“对啊，我就派国师去，要他去把那美女夺回来给我。”

× × ×

须跋站在黑汗王面前，听着黑汗王吩咐。

他摇头说道：“大王，如今黑汗国内也是忧患重重，大王不可不防啊。”

黑汗王道：“须跋，我要你去杀莫奴生，你放走了他！还放走了乌娜的两个孽子，我没追究你，你还想抗命？你要抗命，我杀了你！”

须跋苦口婆心，劝黑汗王道：“吐蕃占了回鹘，如今回鹘一片战乱，我们不如趁机占他边境，再图进取。”

黑汗王说道：“那攻城夺地的事儿，我交与大将军直布，要他去夺回鹘的城池好了。你就只办这一件事，给我把回鹘王的那几位美女都夺了来。那个索雅最要紧，把她抢来，我要娶她做我的妻子。”

须跋不敢再辩，走出王宫，看着宫外那些乱嚷乱吵的乞丐，心道：黑汗不稳，大王

一心贪图美色，真是危如累卵。只是怎么劝说他也不听，看来黑汗的气数也尽了。

须跋来到了罗师从的家，罗师从对着须跋陪笑，说道：“国师请坐，一向少见国师，今天怎么有空暇来玩？”

须跋说道：“我不是来玩的，我要与你说一件事。”

罗师从满口应：“国师有什么事，尽管说好了。”

须跋说道：“你劝国君玩乐享受，此事我皆知道，只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罗师从沉默，好久才道：“国君喜欢，臣子自然精于此道。”

须跋道：“你胡说！我知道你有贰心，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如此做。我要是知道了，对你就没那么客气了。”

罗师从不再吐声，他似有愧色。须跋说道：“我去为国君找美人，国内的大事，国君都委托了直布将军，直布将军与你是好友，但愿你能助他。”

罗师从说道：“愿听国师吩咐。”

须跋说道：“如果有什么闪失，我再回来，便要杀掉你。无论国君怎么护着你，我也要杀了你！”

罗师从一直陪着笑，他很谦恭，一直对着须跋笑。

## 第五章 痴女绝情

索雅说：“耶律重恩，你答应我，要救回鹘王。”

耶律重恩说道：“据段公子说，那老者会十尸疯，练了十尸疯的人，早晚会毒死自己，他先从脚开始烂，一直最后烂到他的心。这种人，任何人也难与他动手。”

索雅忽地说道：“你知道，王太后是你的表妹，也是你的女人，她也被那个蒙古老人带走了，我要与你去蒙古，去找回他们来。”

蓦地，有人搭话了：“索姑娘，你要帮主人复国，我便容得你，就是你嫁与我主人也可，将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你要我主人去蒙古，却是不能。”

索雅看着那老人，问道：“你是谁？”

“乌图。”

索雅笑一笑：“乌图是大辽早就死去的人，怎么还会活着？”

乌图说道：“我是死了，我只是主人的影子。”

一当乌图出现，他便缄默不语，只是听着索雅与乌图对话。索雅说道：“耶律重恩，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要做什么。可你喜欢夷离尺，她母子俩人此时正受煎熬，你不能不管！”

耶律重恩一叹，说道：“我什么都管不了。如果有人愿意我管，我就能管，就是救她两人出刀山火海，我也做得到。可是有人不要我管，我就无法去管，我就不能管！”

索雅怒道：“你是不是人了，你爱夷离尺，她为了你们大辽，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害，把儿子害成那样子，与死何异？她一心痴爱大辽，宁可死了也不放弃她的心愿。这样的人你们不救，你们岂不是天下最没仁义的人？耶律重恩，你不救你心爱的女人，不救她的儿子，你见死不救，你还算人吗？”

耶律重恩看定她，喃喃道：“我根本就不算是人，自从大辽龙骧宫起火，那一排排大辽的祖宗牌位都烧光了，我从那里面逃出来，我就不再是人了。我只是要恢复大辽国，我活着只有一口气，就是为复兴大辽国而活着。我无爱无恨，无怨无悔，只为一个目的，就是复兴大辽国。你说我算个什么东西？”

索雅说道：“你只是一只残酷的野兽，你算不得是一个人！”

乌图喝道：“索雅，我要叫人杀了你！”

乌图只一声呼唤，索雅的身旁便有了十数个好手。

乌图说道：“他们都是大辽的人，为了复兴大辽，他们没了名字，只叫辽人。他们

叫辽一辽二，以至于辽百，你能知道他是谁？如果我再喝一声，他们就会把你的身体戳出一串串窟窿！”

索雅此时既悲又愤，叫道：“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再也不用想着夷离尺了！你好狠心，亏你那天还抱着她，那么露情地抱她，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 × ×

乌图喝道：“杀了她！”

十数人扑向索雅！他们的手中刀很快，只是拚死的招数，每一个人都怕死，一心求与索雅同归于尽。索雅只是拚了一会儿，便气力不支，步步后退。

忽地，她倒在地上，十柄刀逼向她的脖颈，逼在她白白净净的脖颈！

索雅心一凉，心知她要死了，她再也不能担心回鹘王了。

忽地传来一声低沉的闷喝声：“放了她！”

× × ×

乌图说道：“主人……”

耶律重恩火气很大，他喝道：“乌图，我要你放了她！”

乌图听得不妙，他轻声一叹，说道：“主人，放了她，就是放了回鹘王……”

耶律重恩说道：“我要你放了他，你就放了他好了。”

十几柄刀忽地撤走，索雅一个人坐在地上，方才知道自己刚才几乎一死。

耶律重恩说道：“索姑娘，我本来想请你帮我再复大辽，但你一心为回鹘，看来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了。请你走吧。”

索雅满面是泪，她忽地说道：“狠毒，狠毒！你再怎么复兴大辽，你也不是一个好人！”

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再不回头，往昔在她心目中那个有情有义的耶律重恩没了，他只是一个一心为了大辽，不顾人性命，不顾亲人生命垂危的小人。

×

×

×

卓书坐在帐内，他如今再找到了两个回鹘美女，她们两人也能替代乌苏与乌雅，就是在梦里，他也时常叫她们是乌苏乌雅。

他正看着那两个回鹘美女，一个的手很胖，手背的指节处有小小的涡儿，她一笑，脸上也有很好看的酒涡儿。这个美女很浪，卓书头一次看到这么发贱的美人。另一个的身材很小，她的样子像一个孩子，腿细细的，头也小小的，但她的样儿很乖，她像是乌苏，能彻夜不眠。卓书看她两个小心地吮他，抚摸他。他忽地想到了那个回鹘王，小小的只有八岁的回鹘王，他在夜里必得有女人才能睡得着。那也是奇迹，一连三夜，卓书不给他女人，只让他的女人与他住在隔监，后来他看到了，还是那个布那儿与悄声儿两人隔着铁栏抚摸他，让他抓着那两个女孩子的奶，他才香甜地入睡。

难道男人真的离不开女人？难道女人真的情愿跟着欺凌自己的男人？

×

×

×

卓书忽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女人笑了，酒涡再闪：“我叫明芳。”

卓书说道：“你不叫明芳，你就叫可心。以后你叫可心，你懂不懂？”

那女人的酒涡更可爱了，她笑说道：“我懂，公子给我起了一个名字了，我叫可心。”

卓书看那个小女人，说道：“你就叫可怜，你懂了吗？”

小女孩子着嘴，说道：“她怎么就叫可心，我怎么就是可怜？”

卓书头一次对两个女孩子露出了笑意，说道：“你真的不懂，对你说也没用。你明白不明白，大宋的文字，可心就是可怜，可怜不是看你可怜，而是怜爱你。在大宋，男人对女人表示爱意，都是送她一支带露水的荷花，那荷也叫莲，江南人说采莲何田田，就是说莲花那么多，女人那么多，我爱哪一个呢？”

小女孩子大声拍手，笑说道：“好啊，我是公子的小可怜，也不错了。”

×

×

×

卓书左搂右抱，正要头一回对两个女孩子示他的爱意，忽地有人轻声地咳了一声。

“是谁？”

那人说道：“须跋。”

须跋，是能致他于死命的世上高手之一。

须跋站在他的眼前，如果须跋真的对他出手，他只好把两个女孩子一齐掷向须跋，她们定会一下子都死在须跋的金银双钱下！

须跋未动。

“你来做什么？”

“回鹘王的女人索雅。”

卓书笑得很毒：“谁都喜欢女人，但像索雅那样的女人，你享用不起。”

须跋冷冷道：“你要回鹘，我要索雅，你交出索雅，我便放过你。”

卓书仰头大笑：“你放过我？你有本事杀了我？”

须跋说道：“我不杀你，我只杀死你的两个女人，虽说刚才你念头一动，想用她们两个替死，但我也想明白了，我就杀了她们两个，完了你的心愿。”

卓书猛喝道：“胡说！”

他缓缓站起，说道：“你去找耶律重恩，他目今也在高昌城外，他的身旁有一个美女，就是索雅。”

须跋要走，卓书叫住了他：“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我猜得不错，那个耶律重恩就是天祚帝，他一心巴望能再复他的大辽，想在西夏或是回鹘这里复兴他的大辽国，你要索雅，何不答应帮他的忙？”

须跋走了，卓书忽地松了一口气，他满身都是汗，在帐内被须跋这样的高手盯住，决不是好受的事儿。

他再对两个女人声色俱厉：“看什么？过来，好好侍候我！”

两个女孩子心内暗惊，卓书再也没了那怜香惜玉的心境，他如今又是铁一般冰冷的卓书公子了。

× × ×

索雅心内万念俱灰，她想着如王太后那样，去一座寺庙里出家，那是最好了。但如王太后一般，也讨不得清静，在寺庙里也被蒙古人劫持了去。她怎么办？去找十八斩，再去寻那个蒙古老人，与他死拚，讨回王太后与小王？

忽地她看到了一个女人，那女人一身衣服褴褛，手里拄一条棍子，沿街乞讨，叫道：“我是王妃，我是回鹘王妃！”跟在她身后的是一群孩子，一个个叫道：“我是回鹘王，我是回鹘王，你是王妃，给我叩头！”

那女人看一个孩子，说道：“对啊，大王，你是大王。”她竟在街上跪在地上，对着那孩子咚咚叩起头来。她喃喃说道：“大王，我是布那儿，我是布那儿啊，你不记着我啦？我是布那儿，我跟着你，住在卓书的监牢内。你记着，你愿意摸我们的奶呢，你摸，你摸我啊。”

她竟扯着那个孩子的手，去撩起衣襟，摸她自己的奶。

她的奶是脏的，黑黑的，看来她一定是见人便叫他是回鹘王，叫他摸奶。那孩子吓得哇哇叫，叫起来：“我不是回鹘王，我不是回鹘王！我不摸你的奶，你走，你滚！”

那孩子一尖声叫，叫来了家长，吼道：“疯婆子，你是回鹘王妃，我还是大宋皇后呢，打她，打她！”

所有的孩子与女人一齐打她。她护着自己的头，叫道：“大王，他们要杀你了，你快走，你快走啊。”

她护着头，女人与孩子一齐把脏东西扔在她的头上！

× × ×



蓦地有人叫道：“再打她，我便揍你们！”

索雅站在众人眼前。

女人会看眼色，见她英气过人，心知不好惹，叫道：“走啊！”一时走得干净，街上空无一人。

× × ×

索雅蹲下身子，说道：“布那儿，雪花、悄声儿她们两人在哪里？”

布那儿眼一眨，说道：“死了，她们死了。”

说到雪花两人，她忽地明白些了，便流出泪来：“卓书，卓书！”

索雅知道是卓书杀了雪花她们两人，但布那儿被十八斩救出来，怎么会疯了呢？十八斩他们在哪里？

索雅问道：“十八斩在哪里？”

布那儿呆痴痴地笑，不明白她问什么。

索雅只好说道：“布那儿，我是索雅，你跟我走，好不好？”

布那儿看她，似乎又糊涂了：“你是小王吗？你摸不摸我的奶？”

索雅心一酸，说道：“好，我摸，我摸。”

索雅在街角上，被布那儿扯着手，摸着她的奶，看布那儿那一脸陶醉的神情，索雅心更酸楚，心道：原来她把女人心都寄托在那个未成年的孩子身上，怪不得她疯狂得只记着小王子。索雅带着布那儿到了一家客店，洗了洗，换上了干净衣服，布那儿看着她，说道：“你是小王子吗？你带我去睡，我一夜不睡，你摸我好了。”

索雅说道：“布那儿，我是你的索雅姐姐。”

布那儿记不得索雅了，只对她憨憨地笑。

× × ×

嘭——，门撞开了，走进来一个人，那人正是黑汗国的国师须跋。他看着索雅，说

道：“你是索雅？”

索雅此时再不像与耶律重恩在一起时那么愁苦，她看着须跋，问道：“你想做什么？”

须跋说道：“我要你跟我去黑汗。”

索雅说道：“我不去黑汗。”

她再不理须跋，像眼前没这个人。须跋恶声道：“索雅，你走不走？”

索雅道：“我不去黑汗，我去黑汗做什么？”

须跋低头说道：“大王要见你，”

索雅看他神态，也就猜知了几分，忽地有些神经质地笑道：“黑汗王也来凑趣了？你是黑汗的国师，还是媒婆子？”

须跋怒道：“再胡说，我杀了你！”

他拿出了金银双钹，对索雅道：“你跟我走，我保你一路无虞。你要不跟我走，我就杀了她！”

须跋举钱对着布那儿，她兀自嘻嘻地笑，说道：“你是男人，你是小王吗？你要摸我的乳，你摸一摸，很软的，也很热，你摸着会睡得好香。”她对着须跋笑，那笑满是情意。须跋就是凑上前来，一钱切在她的咽喉上，她也无知无觉。索雅叹气说道：“好，我跟你去就是了。”

她突然挟起布那儿，起身便跑。待得跑到街角，正想停下来，看对面须跋正睁眼看她。

须跋说道：“你放下她，自己跑，我也让你先跑一会儿，你逃不掉的。”

看须跋那尖头细颈的模样，索雅好生恶心，她说道：“我不愿意跟你回去。”

须跋说道：“好，我便先带她走。”

说罢他上来以金划了布那儿的脖颈一下，顿时鲜血直流。索雅叫道：“好了，好了，我跟你去就是。”

×

×

×

须跋押着车，他很高兴，只是来高昌城一次，便得了回鹘王的两个妃子，把她们押回去，足可以交差了。黑汗王最看重的就是索雅，如今交回了索雅，便是完了一件大事。

两辆车走得很快，眼看到了焉耆，进了城，城内热闹非凡，就是回鹘王被人劫走这般的大事，也不曾影响到焉耆的市集。

车慢慢穿行在人群中，忽地前面有人叫道：“须跋国师，有礼了！”须跋抬头一看，原来是大理段睿公子，他笑意微微，站在街正中，说道：“到了回鹘的大城焉耆，你怎么不下车一游？”

须跋说道：“我要走我的路，回黑汗去有急事，你休拦我的路！”

须跋小眼一瞥，竟是看到，段睿除了身后跟着老童少童，还有三个人，那三个人是莫奴生与两个孩子。

莫奴生对着须跋一礼，说道：“国师一向可好？”

须跋说道：“还好。”

两个孩子对须跋有好感，他们记着在湖边那个须跋，他与莫奴生生死相拚，那一场斗想来还是可怕。他两个睁着圆圆的大眼看着须跋，对他满是敬畏。

×

×

×

段睿说道：“不知道须跋国师车里载的是什么人？”

须跋冷冷道：“什么人也不干你的事。”

段睿说道：“要是你黑汗的人在车上，自是不干我的事，但如是在下的朋友，此事就不大稳便了。”

须跋冷冷道：“你的朋友是谁？”

段睿说道：“一个奇女子，她叫索雅，是在下的回鹘朋友。”

莫奴生也一叹，说道：“国师，你做事一向顶天立地，此次怎么做下此事？”

莫奴生的惋惜之意，让须跋心里也十分不安，他忽地怒声道：“我是奉大王之命来做此事的，你们闪开，不然必是一死！”

段睿说道：“须跋国师，你要放了索姑娘，我便与你分手，不然你我一斗，终是难免。”

须跋想想，不知道是谁告诉他们索雅在此车上，他说道：“你们休要胡说，索姑娘不在我这里。”

莫奴生说道：“耶律公子一言九鼎，怎么会错？”

须跋道：原来是那个耶律重恩搞鬼，只是我如何应付你们，让你们不得难为我？他慢声道：“莫奴生，你要对我动手么？”

莫奴生无奈道：“不会，我总记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只是你与段公子动手，我就去查看你车上的人，如是索姑娘在，我就救她。”

须跋叹道：“人都说黑汗国运不旺，哪里想得到，就是黑汗国的英雄，也叛了黑汗！”

莫奴生瞪圆了眼，说道：“我不叛黑汗，是黑汗弃我！”

须跋昂然道：“为了一个女人，竟背了一个生你养你的家乡，说来也让人可怜！”

莫奴生低下了头，说道：“段公子，我得走了。”

段睿说道：“莫兄，你走好了。我一个人也能对付得了他，何况有两个童子？”

老童说道：“我看车。”

那少童说道：“如果这和尚想走，我阻住他。”

段睿偏爱两个童子，笑道：“你可小心，他是黑汗第一高手，比我也强些呢。”

老童少童拍手笑道：“看遍天下，没一个强似公子的，无论为人，无论武功，无论人品，就他这样子，能强似公子，说来谁信呢？”

话未说完，老童少童两人便如飞翔白鹤，直飘车上须跋一见他两人扑来，两手一张，金银双钱使出，直拍他两人的头颅！

段譽公子一见，也不怠慢，叫道：“看掌！”手指指向那须跋，直点他腕脉！

须跋看看得手，但段譽来得好快，一指正要点在他手腕上，少童叫道：“不行不行，你杀了我，腕子便废了！不合算，不合算！”

老童说道：“你敲碎了老童的脑袋，公子杀了你，合算合算！”

须跋只好回手，用金铍去切段譽的腕脉，这一回手，解了少童老童的急。两人也快，一个正扑在须跋的脚下，须跋抬脚一踢，正要踢中老童，忽地少童来拿他的脚踝。须跋一人敌三，也不慌乱，竟是两脚齐出，踢向老少两童，手也对着段譽，一拳击向面门！

## 第六章 一箭三雕

正当须跋国师左支右绌的当儿，忽地从街口冲来一群人，那是一群乞丐，看来像是狂冲，其实是冲着那段譽与两童子的，那乞丐头儿道：“国师快走！”

原来这正是赶来增援的黑汗勇士，他们从怀里拿出弯刀，劈向两童，一时缠住两童子。那几个勇士缠在段譽身旁，让他不得施援。段譽又想赶上须跋，又怕两童子出事，只好眼睁睁看着那车飞快逃走。

段譽叫道：“莫奴生，莫奴生，你看索姑娘被他们带走了你还不快追？”

莫奴生却站在那里，眼睛瞪着，只是喃喃念叨：“我是一个叛贼，我背叛了黑汗，我背叛了我的家乡！”

两个孩子紧紧扯住了他，生怕他一时疯狂，乱窜逃走。此时莫奴生正在沉思，哪里听得到段譽的叫喊？待得那车走得远了，众勇士一声哄叫，全都散了。段譽也不想为难他们，便呼叫两童子不要再追。他叹气道：“负了耶律公子的重托，此事还得对他说知，只知道索姑娘会怎么样？”

莫奴生忽地想到了乌娜，大声一叫，啊啊狂吼着跑了，两孩子扯他不住，只得哇哇

哭叫。老童少童一见他跑了，急忙带着孩子追赶。

一时街角上只剩下了段誉，他叹息道：“人为情字误，一生终冗忙。”也悠闲地走了。

× × ×

卓书在女人的抚慰下，头脑转得很快。

十几个吐蕃的首领来了，他们听命于卓书公子。他们愿意在卓书的带领下，破回鹘，攻黑汗，占西夏。只要卓书公子一声令下，他们刀山火海也不惧。

卓书的心情很好，只是他要先攻哪一国呢？

攻破了回鹘，便占了他的城，夺了他的珠宝粮食，如今回鹘的国力已是耗空，再呆下去，也是无益，空损吐蕃勇士的斗志，再攻向哪一国，才能制胜？

卓书看着可心与可怜，她们已经学会了乌苏与乌雅的本事，卓书自己也惊讶她们学得如此快，他不知道，女人的一些本事是天生的。

待得卓书再起身，到了大帐时，他已是精神抖擞、踌躇满志。请十二家首领坐下后，卓书说道：“如今回鹘已是国力穷尽，不如我们再攻他国，请各首领来此，就是商议此事。”

一位首领说道：“我们十二部首领得卓书公子带领，真是大开了眼界，如今公子要攻哪里，只要说话就是了。”众首领齐声应是。卓书知道，他们此时对自己，怕比对吐蕃王还要恭敬，便说道：“那好。如今西夏王新丧，立大王子为西夏王，国内由红顶天等人鼎政，一个弱女人，能抵得什么？如果有人再三犯边，要西夏王再拿出银两来，他必是不敢不给。这是一计。”

一位首领大喜道：“去打西夏，我去好了。”

卓书说道“请三位首领去攻西夏，此事便能成功。”

当下三位首领慨然应诺，答应去攻西夏。卓书说道：“去攻西夏，得有一计，不能攻之太急，急则西夏会拚死抵抗。你再去索银，怎么能成？只要在西夏边境劫掠，我到

时自去西夏，去威胁西夏王，要他拿出银两来，不然就攻他西夏国，看他敢不给么？”

众首领都开心地大笑，跟着卓书公子，自是百战百胜，有什么怕的？

卓书又说道：“再出一支兵，专去打黑汗。黑汗近来国君暴虐，民心沸怨，你打他时，只说除暴君，助黑汗国再立新君，民必服从，那时黑汗也在我们手中了。”

众首领大声喝好。

卓书说道：“三国之中，西夏不大，但国最富，黑汗两国也不如，所以最要用心，既不能太过狠了，也不能太轻，此事望诸位多多留心。”

又有几位首领愿意去打黑汗，卓书再叮嘱一番，告诉他们如何攻打黑汗。

一位首领问道：“卓书公子，我们去攻黑汗，去攻西夏，你在哪里？”

卓书微微一笑，说道：“我说过，要一石三鸟，一箭三雕，我此时要去一个地方，到成都府去，成都府有四大家，那里的四大家都极富裕，我要他们迁吐蕃，首先把四大家都迁到吐蕃去，把攻下的西夏、黑汗、回鹘的银两都带到吐蕃去，那时我们脚下的路都是金银铺的，吐蕃就是天下第一大国！”

众首领听得血脉贲张，都叫道：“吐蕃是天下第一大国！”

卓书说道：“天下佛教，万源归一，都在我们吐蕃的冈底斯山神峰上，在我们的玛旁雍错那里！只有在那里，天才是最蓝的，湖水才是最纯净的，我们是佛子，天下是我们的！”

十二部首领心道：能在冈底斯神山日夜攒行，十几日不吃不喝的人，只有卓书公子一人，他就是佛子，我们跟着他，必能制万国，得天下。抢掠夺杀，有什么了不得？只要神佛保佑我们，便会无往而不胜！

× × ×

成都府仍是成都府，唐门仍是那个唐门，虽说是唐老爷子不在了，但唐门有唐思思姑娘，此时的思思姑娘替代了唐老爷子在唐门的地位，唐门上下的人都是佩服她。

卓书公子到了唐门，先去拜会唐思思姑娘。

唐思思见了他，请他坐在客厅待茶。唐思思笑道：“卓书公子，天下大事，也能入蜀，听说公子以百名勇士过罗布泊，神勇夺得回鹘。再有公子在回鹘的功绩，人人皆知。公子在此处的名声也由此大震呢。”

卓书说道：“我来成都府，不是想来听姑娘称赞的，姑娘这么称赞我，我心里虽说高兴，但可承受不起。”

唐思思仍像孩子一般，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快乐的光彩，像一个纯真无私的孩子。她对卓书说话，直如童言无忌，想什么便说。如果卓书不知道唐思思的过去事，一定会以为她只是一个孩子，会对她少许多机心。但唐门重振，便是这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做下的，他岂能不知？卓书说道：“唐姑娘，我来找姑娘，是有一事相告。”

唐思思一双眼睛澄净无瑕：“卓书公子，你有什么事，直说好了。”

卓书说道：“天下大国相争，大宋积弱，已再不是什么大国了，我请姑娘三思，能不能将唐门迁往吐蕃，这事儿有三条好处……”

卓书见唐思思要说话，便抬手制止她，再说道：“第一条便是，天下大国，尽归吐蕃，如是唐姑娘去了，我请吐蕃二十部的人马让出一块最丰美的地方给唐门居住，那样唐门在吐蕃便成了国中之国。而且唐门可以带许多的仆人匠作去，从此便也如吐蕃的二十部之一，成了吐蕃大姓大族，你看可好？”

唐思思说道：“卓书公子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怕我们去吐蕃住不惯。”

卓书霍然而起：“唐姑娘，你在成都，马上就会再爽兵火，有什么好处？上一次成都一乱，大宋保不得唐门，险些唐门上下人丁尽失，至今你父兄仍不知去向，依我看，也许他们早就不在了。你们唐门在成都府是一株大树，人人思伐之，更无一人肯浇水育它。你也知道，自从唐文成公主嫁与吐蕃人，吐蕃人再不像过去那般无知无识，在格尔木、鄂陵错扎陵错那地方，风景如画，更比成都府好上百倍。如是唐姑娘有一句话，我



便在那里为唐姑娘辟一个国中之国，让唐门在那里居住。”

卓书拿出来一张纸，那是地图，更拿出一块羊皮来。唐思思看那羊皮上写满了字，都是吐蕃文字，却一个也不识。她好奇地看着卓书，等他开口。

× × ×

卓书说道：“这是地图，我在图上画的线，便是唐姑娘可居之处，如是唐门能全门迁移，我便将此处交与唐门居住。那里离成都府很近，一免思乡之念，再说嘛，成都府早早晚晚或许也会变了归属呢。”

卓书哈哈而笑，神情颇是得意。

唐思思说道：“卓书公子，多谢美意了。你不知我们大宋人，一向都是那脾气，宁可守着祖宗的那一点儿地方，不肯再进取的。这就是大宋人为什么不能称霸于世的原由吧？”

卓书说道：“我拿的这一份字，就是吐蕃二十部的首领签的文书，他们写下的是，他们认可我请唐门的代价，给唐门一个最好的生息之地。你也知道，吐蕃好地不多，但他们是好客的，宁可将此好地给唐门居住，你看如何？”

唐思思知他心思，是想将唐门全都迁至吐蕃，那时形势，再将如何，她怎么得知？她笑笑说道：“我不知道吐蕃还请哪一家？”

卓书说道：“成都府四大家都要请，我代表吐蕃王一心请唐小姐三思，迁入吐蕃，我所愿也。”

唐思思笑笑，说道：“成都府四大家，原来就是一心，如今公子想四大家迁入吐蕃，怕不能如愿了。”

卓书昂然道：“我愿意做些人所不能的事儿，此事我既想做到，就一定要做。”

唐思思淡淡说道：“那就请公子去说服那三家，看他们如何说才好。”

× × ×

卓书从唐门走出，回头看着唐门的门楼，哈哈大笑三声，起身离去。

唐匝报唐思思道：“三姑娘，那个卓书公子对着咱们唐门哈哈笑了三声，走了。”

唐思思心忧，卓书如今明言，要把唐门四家迁往吐蕃，以壮国力，是他想好了的事儿，只怕要麻烦了。

× × ×

卓书再去齐骁家。正当齐骁与杨洛儿下棋，一听得卓书来访，杨洛儿脸变了色：“他算是什么东西？他把我们回鹘弄得七零八落，来成都府会有什么好心眼？让他滚！”

齐骁一向听洛儿的，此时见洛儿不高兴，也叫道：“叫他滚！”

可家人传报出去，只听得哎哎几声叫嚷，便再无一声了。

就听得卓书的笑声一路而来，说道：“齐公子，新婚娶了佳人，便忘了老友，这不大妥当吧？”

只是一会儿，便看到卓书站在眼前。

齐骏叫道：“卓书，这里又不是回鹘，你闯我家来做什么？”

卓书笑道：“齐公子，我有事来商，总不能不见吧？”

杨洛儿怒道：“卓书，你以为在成都府，你也能横行一世吗？”

卓书说道：“我不是横行，我是来送平安与齐门的。”

齐骏问道：“卓书，你有什么事，说好了。”

卓书说道：“此是吐蕃二十部首领的誓书，保成都四门在扎陵湖鄂陵湖附近地方居住，吐蕃诸部不干涉此地一切；任由你四门居住的。再就是地图，你看看，我说的地方是吐蕃最好的地方，你们迁去那里，再也不会有人敢对公子你不敬了。”

齐骏大声道：“谁敢对我不敬？”

卓书正色道：“谁敢不敬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一次夺粮之战后，成都府的四大家都失去了自己的主人。我不想四大家再群龙无首，齐公子，你也不愿意不明不白便失

踪了吧？就是齐夫人，你大概也不愿意她的丈夫失踪吧？”

明知道卓书是威胁，但他夫妻两人看看他，却是无话说。

谁也说不准上一次的四大家主人去了哪里？他们死无尸，活无人，竟是一两年不见。谁保得四大家主人不再出事？”

杨洛儿心里苦凄，怒道：“吐蕃如不对成都府的四大家族有什么恶意，就算是好的了。”

卓书拍手说道：“对啊，你焉知我对四大家没有恶意？我请四大家族迁吐蕃是善心，但如四大家族不入吐蕃，我便没法儿保证了。”

杨洛儿怒道：“你杀我回鹘人，杀死我的姐妹，夺了我的国家，你还来这里游说？你.....你！”

卓书笑望着她，说道：“齐夫人，大宋最讲究的就是养生之道，要不怒不凄，方才为理啊。你怎么没学会此道？”

洛儿怒道：“我杀了你！”

她扑向卓书！

洛儿的武功绝不是卓书的对手，她的手一扑到了卓书跟前，倏地被卓书抓住手，卓书有意轻薄她，摸着她的手指，说道：“我闻过回鹘那几位美女的手，真个是好闻啊，闻了一生一世也不会忘怀。你杨洛儿也是一个回鹘美人，可惜那几个美人了。”

洛儿怒道：“放手！”

卓书放开了她的手，说道：“告诉齐夫人一声，你那索雅姐姐如今到了黑汗国，做了黑汗国王的如意妃子了。连那个疯了的布那儿也去了那里。别说是索雅，就是那个耶律公子要保她，也保不住呢。”

卓书说罢吃吃地笑，看着洛儿，真个在气她。洛儿眼里含泪，说道：“悄声儿与雪花怎么样了？”

卓书悠闲道：“她们两个当着吐蕃十二部的首领，竟不听我的话，我把她们处死了！”

一时气从心头生，洛儿恨恨地看着卓书，恨不能把他生生吞进肚里，齐骏知道卓书敢大言直认此事，便是不惧成都府的四大家，他此来必是有备。齐骏说道：“卓书公子，你是吐蕃人，我是大宋人，彼此各不相干。你去攻你的回鹘，你想要我迁往吐蕃，此事休想了。”

卓书冷嘲道：“怎么不相干？你知道我去唐门怎么说，我恭恭敬敬请唐门的人去吐蕃，我要迎请他们。可齐家不一样了，我有我的法儿。你能给回鹘三万把弯刀，我就不能送你几辆车子去吐蕃吗？”

两人怒目相向，齐骏知道卓书此来不善，但他怕也不行，卓书狡黠奸滑，只怕不肯善罢干休。

卓书一揖，说道：“告辞了，改日再来拜会，望那时齐公子与夫人会想好此事。”

× × ×

卓书走了好久，杨洛儿仍是泪水满面，她轻声对齐骏说道：“我没了家，你知道吗？我没了家，回鹘是我的家，我没家了。你要我再怎么于归？”

齐骏说道：“卓书恶言相向，恐怕不容我们不去吐蕃。”

杨洛儿说道：“我宁可一死，也不去那个吐蕃，我恨死了卓书。”

齐骏说道：“只可惜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杨洛儿道：“索雅姐她们……”

说罢再哭，两人心头很乱。

× × ×

卓书走出来，几十个吐蕃勇士在门外等他，他正要走，忽听得有人叫道：“卓书公子别来可好？”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成都府的都监左明。卓书一揖道：“左都监，一向不见，”

左明笑笑，说道：“家兄请卓书公子去一次，卓书公子来成都府，府上不知，多有得罪，望卓书公子宽谅。”

卓书展颜一笑：“哪里哪里，我未去拜会左大人，实是缺礼，请都监一起去府衙好了。”

两人便并马一起奔成府而来。

## 第七章 琴诉疯狂

左光远对卓书笑笑，说道：“卓书公子到哪里，那地方必是受灾。”

卓书也扬声一笑：“那我岂不是瘟神了？”

左光远大声道：“不错，不错。”

两人坐定，左光远说道：“听说卓书公子一来到成都府，便去拜会四大家的人？”

卓书说道：“有一点儿小事，要去与他们说。”

左光远说道：“我近来有一悟，从前索雅姑娘送我一份地图，我想不透，她为什么送我那一份地图。如今我琢磨透了，原来她是告诉我，大宋的版图太小了，再也不能拿大宋的土地送人了。”

卓书装作不懂，问道：“不知道左大人要把成都府送与谁？”

左光远大笑，说道：“卓书公子，我总不能送与吐蕃吧？”

卓书微微一笑，说道：“左大人，吐蕃有明君，吐蕃王是一个最开明的君王，你把成都府送与吐蕃，成都人可就有福了。”

左光远笑说道：“是吗？我怎么听说了，卓书公子去了一趟回鹘，那里的鸡都冻坏了？”

卓书不明白左光远的语意，左光远看他愕然不解，便笑他说道：“卓书公子一过，

连回鹘的鸡毛都被公子拔光了，所有的鸡都是光腚儿的，怎么能不冷？”说罢左光远放声大笑，毫无忌惮地放声大笑。

卓书的手放在桌案上，桌案咯咯吱吱地痛苦地作响。要不是他能制怒，此时那桌案早就被他捏得粉碎了。他瞪圆着眼盯着左光远，恨不能将他立时吞下肚去。

左光远笑说道：“卓书公子，我又不是成都小吃，你何必这么贪馋地看着我的头？”

左光远晃一晃脑袋，说道：“卓书公子，我告诉过你们，大宋天下只有两处有府尹，一处是大宋故都开封，一处便是成都府。我可没忘我是大宋人，你能杀了我，可你杀不了成都府四万户人口！”

不待卓书再说，左光远毅然道：“卓书公子，你少在成都府作鬼，送客！”

卓书走出成都府，在门外昂然站立着十几个吐蕃勇士，卓书跃身上马，叫道：“去郭朝奉家！”

× × ×

自郭朝奉被人劫走，郭家更有郭夫人主事，虽是郭朝奉有三个儿子，但都不如老太太精明。听说吐蕃的卓书公子来了，郭夫人叫道：“有请！”

卓书坐定，郭夫人说道：“听说卓书公子一向很忙，怎么闲来成都府一逛啊？”

卓书说道：“特来拜访夫人。”

郭夫人说道：“卓书公子有事请说。”

卓书便再下说辞，劝郭夫人去扎陵湖一带定居，说成都府四大家都得去那里住。卓书道：“我已劝说齐骠公子与唐思思姑娘了，她们答应考虑。”

郭夫人笑笑，说道：“郭家去不去扎陵湖定居，也不要紧。

只是我想听听卓书公子的话，人说成都乃天府之国，为什么要去别处居住？”

卓书说道：“我一说夫人当会明白，成都府是兵家必争之地，只怕不用多久，黑汗、回鹘、吐蕃、西夏的兵争便会波及成都府，到了那时，天灾人祸齐至，四大家在成都是

众矢之的，怎么会不被波及？那时夫人想走也晚了。再说到了吐蕃，有吐蕃王那么英明，专辟一地为四家所居，看来吐蕃要再复文成公主的兴旺，是指日可待了。”

郭夫人忽地呲牙乐道：“卓书公子想错了，公子也不是松赞干布，老身也自然不是文成公主，那日子离我们远着呢。再说，我听说当时文成公主嫁去吐蕃，她是一路哭着去的，是不是？”

卓书想不到这老夫人如此难缠，说道：“夫人难道不想去吗？”

× × ×

郭夫人盯住了卓书，突地说道：“我这有几件事对卓书公子明说。一是我们家的老大人，他年事已高，再不能经得风波，如是他如今健在，当找他回来与儿孙共度晚年。卓书公子，你能找得到我家的老大人，此事方可再谈。”

郭夫人说罢便欲进内，卓书忙拦住她道：“老夫人此话当真？如我真个找到了老大人，你一定答应跟我迁去扎陵湖居住？”

郭夫人笑一笑说道：“我有三个儿子，他们都会听我的话。

我说此话，确是当真。”

× × ×

卓书走出来，心内郁闷，看来要搬迁四大家到吐蕃去，这一计虽好，总是不能那么快的如愿。下一个要去说服那个钱匡的妻子，据说她是一个厉害人物，只不知道她会怎样厉害？

到了钱府，卓书通报说吐蕃公子要求见钱夫人，门房去了，好久方出，说道：“夫人不愿见你，不管你是书公子还是纸公子，夫人一律不见，你还是请回吧。”

卓书说道：“就告诉夫人，说我有好主意，能让她丈夫归来，她还见我不见？”

× × ×

门里是一股股清香，院庭里载满了花，一路去，竟是曲径通幽，到了一间小小房子，

那门帘是遮得严严的，帘内的钱夫人说道：“丈夫不在，女人不能与外人通款，还望公子见谅。”

卓书隔着帘子，闻着一阵阵幽香，竟像是处子的肤香，心内纳闷：钱夫人怎么有这体香，莫非她只是一个女孩子？卓书想着，应道：“钱夫人，吐蕃卓书有礼。”

钱夫人微微应了一声，那声音更是清脆：“好，卓书公子请坐。”

卓书头一回觉得有些拘束，斜签着身子坐了，看着那珠帘，心内更是生些绮念，不知道那帘内的佳人是何模样，比起他所见的唐思思等美女如何？更比他的乌雅乌苏如何？

自从乌苏乌雅两人一死一失，卓书再想女人，更是时常忆起两女的笑靥，想着她两人平时的温婉可亲，竟是头也疼起来，心也好生可惜。但乌苏是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乌雅呢，她没了，在罗布泊的沙暴里，像一根草般眨眼间就没了，他再也没了两女。

钱夫人似看出他有些呆，正在想着心事，说道：“卓书公子是聪明人，又是忙人，来成都府总不至于是再度闲游吧？”

卓书说道：“我来这里，是劝四大家都迁居吐蕃的。”

钱夫人意外地哦了一声，她轻声问道：“公子看中四大家的什么呢？”

卓书不料她会如此直接地问，便说道：“当年文成公主嫁入吐蕃，使吐蕃不再刀耕火种，至今吐蕃人不能忘怀。如果四大家迁入吐蕃，吐蕃岂不是兴旺有日？”

钱夫人笑了，说道：“我读书不多，但知道春秋战国时，有人迁居，那是被逼的。秦时也有几百大姓迁入咸阳，那也是用兵器逼出来的。据我看，咸阳也未必不好。只是人住惯了哪一个地方，你要他搬走，恐怕他未必乐意啊。”

卓书头一次与女人如此谈话，钱夫人与他谈，像是与老友谈别人的事，哪里有一丝的愁苦与无奈？此时卓书也敬重她十分，说道：“如今成都府快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了，到了那时，四大家家业庞大，怎么能来得及走？卓书劝大家早走，也有道理。”



钱夫人忽地一叹，那叹息声像是一丝清露，直沁在卓书的心底，她柔声说道：“卓书公子，你说能找得到我家钱公子，不知是真是假？”

不待卓书说话，她再叹息，说道：“就是假的，我也愿意听你说上一遍。我想他一定是没了，不然怎么会音讯绝无？卓书公子，你说是不是呢？”

女人像是委托了一个绝对信任的朋友，对卓书说知她的心里话，让卓书一时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那女人惦念的是她的丈夫，但忽地心里想：如果我是她惦念的那个人，我真的心里很快乐，很高兴有她在惦念着我，走至天涯海角，也不枉此一生。当男人有这样的一个女人日思夜想着你时，他活着的兴味便多了许多。

× × ×

卓书忽地说道：“我答应过郭夫人，去替她找回丈夫，她便愿意答应我，搬去吐蕃一住。不知道钱夫人愿意不愿意？”

帘内的女人一叹，说道：“没了男人，世上的一切都不一样了。从前的鲜花是香的，如今无味。从前的琴是清越的，如今不对调子。从前的酒是醇的，如今有些变味了。”

又是一声卓书用心底能体会得到的一声轻叹，便再也无话说了。

卓书说道：“钱夫人，我去找你的丈夫，你答应我，我找到了他，你便搬去吐蕃定居，助吐蕃复兴，好不好？”

钱夫人说道：“好，我听你的消息。”

× × ×

卓书忽地爽然若失，他站在街角，忽地觉得出街上的人怎么都那么傻，他们忙忙碌碌地，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在此处做什么？怎么不去那沙漠里好好呆一呆？如果此时他能站在乌苏的坟上，好好流一次眼泪也好，他心里准能舒坦不少。

他抬头看，远处的人来来去去，忽地他说道：“去看姣客楼，看那个痴情儿！”

× × ×

上了楼，仍旧是原来的姣客楼，仍旧是原来的旧模样，只是来玩的嫖客变了，再无两年前的旧客，都是新面孔，一个个盯着卓书看，像看个怪物。那老鸭白艳姿笑着，叫道：“还是卓书公子有良心，两年了，还惦念着来看我。卓书公子啊，你要什么，尽管说好了。”

卓书问道：“不知道痴情儿还在不在？”

白艳姿一听说起痴情儿，撇一撇嘴，说道：“她呀，十年的女儿熬成婆，她可是熬不出来了。她还是那样子，什么都不变。”

卓书心内一惊，心咚咚跳了几下，心道原来唐倩倩真个是躲在青楼里的豪杰女人，我今天就与她一会好了。他说道：“我要见见痴情儿姑娘，不知道老妈妈肯不肯？”

白艳姿说道：“你有黄有白呢，我就肯。你要不是有黄有白呢，我就不肯。要想贪色，先见颜色。你知道不知道？”

卓书笑一笑，说道：“好。”

回头一看，手下的勇士拿来一块金子，递与老虔婆。白艳姿一看，顿时堆上满脸的笑：“好了，去吧，去吧，她仍是占着最好的那左手楼间。”

× × ×

卓书在门外一捣道：“吐蕃卓书求见痴情儿姑娘。”

门内有声音懒懒传来：“是卓书公子，请进好了。”

卓书看一看那墙上，见墙上贴满着字，都是龙飞凤舞的草帖。原来唐倩倩闲来无事，专门临了王右军的草书，她写的那字龙飞凤舞，看去比王右军更媚，媚气入骨，偏又是草书，便多了一点儿狂妄。

卓书说道：“唐姑娘此字，可以比得上卫夫人了。”

唐倩倩一听得他说话，还真个中听，不由笑一笑，说道：“卓书公子是雅人，今个见笑了。我其实哪里比得上卫夫人，你也知道，卫夫人是王右军的老师呢。”

卓书说道：“师教弟子，弟子胜师，都是一个理儿。姑娘不必过谦。”

唐倩倩看着卓书，忽地说道：“两年多了，公子风采过人，只是必定经过许多风霜。”

卓书知道唐倩倩此话意，是说他两年来老了许多，比从前的样子大大不如了。心下感慨，心道：我是变了许多，再也不复是从前的卓书了，经过了罗布泊那一场生死搏斗，哪里去找从前卓书的影子？正沉思间，忽听得唐倩倩说道：“公子来蜀，必是有事，不知做什么来了，怎么有闲来这里玩玩？”

卓书说道：“蜀都要生变故，四大家必会受灾，我劝他们去扎陵湖居住，在那里新建一城，他们不愿，是以有些闷气，来找姑娘叙叙。”

唐倩倩说道：“公子也知诗书，当知桔生淮南，再迁淮北，变桔为枳，天下事都是如此，不是不做，而是不情愿罢了。你要四大家迁入吐蕃，那是很难的事儿。”

卓书心里暗暗称奇，看来唐倩倩真个超脱，明明知道四大家中便有她的家人，她竟能如此轻描淡写地说明此事，真个是胸无芥蒂了。

卓书再说道：“姑娘呆在青楼有什么好，为什么不出青楼？”

唐倩倩笑一笑，说道：“过了两年，我方才悟出，世上的楼，上哪一座都是一样，还上层楼，必上层楼，青楼红楼有什么打紧，重要的是心静，心静了，上哪儿都是一样。”

× × ×

卓书看着唐倩倩的闺房，只见房中有房，内里有一桌案，案上摆着一张琴。再看内里，便隐在绫纱中，看不清了。卓书也不便看人家女孩儿的闺房，只是盯了一眼，便不再瞧。忽地唐倩倩说道：“我近来悟出了一种琴法，也谱了一曲新曲，对蜀中的那些混人弹奏，无异于对牛弹琴，有何兴致？如今公子来了，我请公子听我弹一曲，好不好？”

卓书欣然道：“乐于听命。”

卓书坐下来，欣然听琴。唐倩倩凝坐在桌案后，她双手指骨青青，隐然如玉，放在琴上，似如梦中。

琴声响起来了，听得是人在疾走，匆匆地走，走向哪里是一个终点呢？无异于像是人生，多欲而不愿平凡的人生，诸多的人世凡尘，都在那琴音里吐出。人在街上寻找，在茫茫人海里寻找，找自己的知音，找自己的欲求。哪一个人是乌苏？她肯为了你的淫欲，一夜一夜地不睡。哪一个人是乌雅？她为了你的欲望，消失在沙暴里。女人的唇突出着，向你吻来，那唇上凸出的，很肉欲的。女人的眼睛里闪着焦渴，她们盯住了你，在瞧。没有水，没有吃的，没有一切，甚至没有希望。从前人马走在路上时，因为焦渴，都走得没了气力，是那个孟德，他骑在马上，突地扬鞭指着前面，叫道：“那里有一个梅林。”众人听得心情一振，时至初秋，有杨梅会有几多好，甜的酸的，酸的甜的，杨梅的滋味在未到林中，已是扑至人的咽喉，扑至人的口腹中。偏这个孟德还会说，一劲儿地说甜说酸，说得人心也痒痒，终至于到了那树林前。哪里是梅林，那只是一片小小的杂树林而已。孟德大笑，说道：“我早知不是梅林，你们想想，你们自己的口舌是不是已生津液，是不是不再饥渴？”人皆突悟，原来饥渴可以骗过，可以用遥远的并不存在的一切去抚慰他。

琴音更是清幽，在罗布泊的广袤大沙漠里。神佛造就了那一片神秘的土地，在那里，甚至很少有野兽，更少有飞鸟，野兽飞鸟对那个地方都有一种恐惧，不愿意经过那里。那里不像是神山，高原上，只有烈日，炎炎的烈日晒着你的头，晒着你的身体，你如同被火烧灼，烧得只剩下了脚底下的热。那时你的欲望在哪里？再也没了大欲求，只有想躺下来，想清净的水，想一片像玛雍旁错那样的湖水，蓝得像是清洗过的天空那样的湖水，洗你自己的疲惫的身子，洗你疲惫的心。你愿意用世上的一切去换那清洗，在那清洗里，你健壮起来，你成熟起来。

眼前更换了一人，那人是钱匡的妻子，她的脸面是模糊的，但她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她说的话，卓书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她长的什么样儿，是乌苏乌雅的样子吗？一定比她们更高贵，比她们更娴雅。她愿意卓书去寻找她的丈夫吗？她的丈夫在哪里，一定

是一具尸体，是一具早就风干了无人认领的尸体。卓书拿那尸体给她，她伏在卓书的身上痛哭。

再就是一阵急雨，像是打在树干上，劈劈仆仆地响，那雨是卓书的欲求，他想一统天下，做一个天下人的王。他要走，从他的脚下一直走向海边，一路上都是他的领土，他的子民，所有的人都顶礼膜拜他，以他为尊。人再有何求呢，天南地北的美女都在他的宫中，天南地北的珠宝玉石都在他的美人的脚下，她们睡的是玉床，戴的是钻石，枕的是珠玉，鞋上都镶着宝石。她们都是卓书的美人，每一天从清早起来就惦念着卓书的一顾，她们洗得香香的，等着他来沐恩。

忽地，乌苏叫道：“公子，公子！”

他看到了乌苏，乌苏是累死的，她在最后那一夜还是在抚摸着卓书，让他好好入睡。他忘了女人也要休息，也要滋润。在那最后一夜，他是不是幸了乌苏，在众勇士后背的影子里，他用那绝望的气力玩弄了乌苏，他不知道。乌苏是死了，她不堪他的折磨，死在罗布泊。

卓书站起来，大叫道：“不，不，我不要乌苏死，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是我的人，你该跟在我的身后的，有许多的事儿要做，你怎么能死？！”

卓书跳起来，他冲出去，冲向暗夜里，疯狂地扑向暗夜。

唐倩倩的眼里忽地闪出泪水，她的心里有一个人，那人是一个很俊俏的影子，一直在她的心底，她是用心对那人弹奏自己的心事的，但那人在哪里？答罕啊，你在哪里？

× × ×

卓书正在狂奔，忽地停在路口，他看到了成都府的小吃街，在那里有无数的人在吃东西，吃东西的人头上都津津冒汗。卓书蓦地一念，我到了哪里？我要找乌雅，我到了哪里？他猛地揪住一人的脖颈，叫道：“你是谁？你把乌雅藏到哪里了，快说！快说！”

那人被他吓了一跳，看他身上装束，知道他是吐蕃人，便说道：“我不知道什么乌

雅，你放开手！”

那人拳头也不弱，在卓书的脸上打了几拳，打得卓书的脸上出血。卓书兀自不觉，叫道：“你叫乌雅来，你知道不知道我就是天下第一人？我叫她来，她就必须来服侍我？！我杀了你，你叫她出来！”

那人看打也打不服他，便再不理他，起身便走。卓书去追他，叫道：“你别走，你别走！我要与你痛痛快快打一场，我要打你，我只一拳便打得死你，你信不信？”

卓书想着，去追那人，那人怕了他，急急逃走。

## 第八章 倾国绝色

黑汗国王直勾勾盯着索雅，索雅是天下少有的美人。她有黑汗人的丰腴，更有回鹘人那清秀，而且她有本事，知书识礼，更是天下绝少有的聪明女人。她对着黑汗王，说道：“大王是不是很惦念我啊？”

一句话，便把黑汗王的魂魄勾去了几分。

黑汗王笑涎着脸，说道：“对啊，我听说回鹘一乱，便想到了你们几个美人。你能来黑汗，那是最好了。”

索雅说道：“我在回鹘，是回鹘王的妃子，到了黑汗，就算是未亡人了，怎么能称大王的心意？”

黑汗王忙一拦她，说道：“不对，不对，你那个回鹘王，他人骨头还没长全呢，怎么能享受你们几个美人？看来他只能摸一摸你，你到了黑汗，我可不是只摸一摸你了。”

索雅说道：“大王想要我吗？”

黑汗王一迭声地说道：“要，要！我要你，也要她，我都要！”

他指一指布那儿，布那儿的眼珠子骨碌碌转，显是对黑汗王宫很陌生。但她那神态，

更是撩人。

索雅说道：“你要我，便得娶我，做你的王后。不然我不会答应你的。”

黑汗王看一看须跋，须跋说道：“大王，不可，此女子心思不小！”

黑汗王大笑，说道：“她心大，能大得过我吗？就让她做个王后，有什么不好？”

索雅说道：“如果大王事事都要听国师的，我看此事就算了。我还是回到回鹘去好了。”

她扯着布那儿，便要走。布那儿惊异地说道：“索雅姐姐，这就走了？不玩一会儿了？”

不料得这美人无心的话，竟使那黑汗王大是惊喜，他大乐道：“美人儿，别走啊，我愿意跟你玩，我跟你玩！”

黑汗王子听说须跋国师带来了回鹘的两个美人，便急急来凑趣，他听得布那儿说话，说道：“我也跟你玩。”

索雅盯着王子，问道：“他是谁？”

黑汗王说道：“他是王子，是我的儿子。”

索雅突然说道：“我不愿意嫁与你了，你有一个儿子，他也跟你抢女人，你没什么王威。”

黑汗王一听得索雅说他，怒挺着肚子，叫道：“你给我滚！”

王子说道：“有两个美人，有什么了不起？从前的美人都是你我分的，这一回你也得给我一个。”

索雅啾然不乐，说道：“我与布那儿情同姐妹，你要不就不把我们给了王子，我们也甘心，那样我与布那儿也不会分开。”

王子叫道：“什么分开？你与她都在宫里，只是一个晚上与父王睡，一个与我睡。”

索雅一听他说话，竟是如此粗俗，不由噗哧一笑，王子拍手叫道：“好啊，父王，

她对我笑了，她对我笑了！”

那王子还摇头说道：“美人一笑啊，我骨头都软了。”

索雅心里暗叹，这父子两人都是浑人，看那须跋，竟是满面苦痛神色，看来他做这个黑汗国师，心里也是大不舒服。索雅忽道：我本来也不是一个冰清玉洁的人，再说我虽有心于耶律重恩，可他一心只图那大辽复国，哪里曾把我放在心里？不如我就在这里使一点计谋，让黑汗国王听我的，我便可报复耶律重恩，也可报回鹘王的仇了，对那个卓书，我恨不能剥了他的皮，生吞他的肉，只是恨也无用，不如要黑汗与吐蕃一战，那才好看啊。

索雅说道：“我是回鹘王的妃子，虽说他不曾真的动过我，但我毕竟是王妃，你们父子两人说得明白，我才肯嫁。”

黑汗王此时一见索雅，不像那些风骚女子，竟是说话有主意，行事有主见，他更是深爱索雅，说道：“好儿子，往常有女人，你与我争，这一次不行了，我要娶她做王后，她就做了你母后呢。”

王子吵了几句，见不是头，便起身去了。黑汗王看索雅，越看越不够，他说道：“好啊，你要愿意，我就娶你，今夜便娶你。”

须跋国师想争，黑汗王道：“国师，你累了，你出去好了。”

须跋无奈，忽地觉出，他把索雅带与黑汗王这事是做错了，他对黑汗王道：“禀大王，我在去回鹘的一路上，有许多见闻，要对大王说知。”

黑汗王挥手道：“说好了。”

须跋看看索雅与布那儿，说道：“虽说她要做王妃了，但她不能参预国事，她毕竟是回鹘人啊。”

黑汗王忽地醒悟，说道：“美人儿，你等一等，我去与国师说说话就来。”

索雅说道：“大王啊，你这个国师对我的美色也是垂涎欲滴的，你要不娶我，只怕



他会娶。”

黑汗王道：“胡说，国师是和尚，怎么会娶女人？”

一路说着，便出来到了外殿，他问道：“国师有什么话，请讲就是。这一次你带来了这个索雅，真是好看。听说回鹘王还有三个妃子，都在哪里？”

须跋说道：“她们都死了。”

黑汗王说道：“可惜可惜了，她们那么好看，都带来给我就好了。”

他一心想着那几个死了的美人，哪里还听得进须跋的话？

须跋说道：“大王，这个索雅姑娘不是一般的人物，她是回鹘王的心腹，凡是国事，都得她拿主意。我怕她到了黑汗，也替大王拿主意，那样黑汗就完了。”

黑汗王说道：“那哪能呢，她只是让那个小崽子摸一摸她的奶，她就那么痴心跟他。你难道不相信大王我的本事吗？我让她乖乖听我，她怎么能不听？你再看到她，她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强横。我告诉你，女人能称雄霸道的，都是男人无用。男人若有本事，她只能软得像猫。”

须跋心内一叹，知道此次说服不了黑汗王，心道：看来我是错了，弄来此女给大王，无异于水上泼油。只是我再怎么想一个主意，不让她干预国政才是。

× × ×

须跋走出去了，黑汗国王心里想着须跋的话，越发没主意了，他忽地叫道：“叫罗师从来。”

在黑汗国王看来，要想出主意，得找罗师从。要想办事，得用须跋。

罗师从来了，跪禀请安，黑汗王说道：“你不用请安了，只说说我娶了那个回鹘的美女，会有损黑汗国吗？她能不能毁了咱们黑汗？”

罗师从大笑，说道：“大王，你做黑汗王多少年了？”

黑汗王不解，说道：“近二十多年了。”

罗师从大声道：“大王这二十年得了多少美人？”

黑汗王咧嘴一笑，说道：“记不清了，记不清了，哪里记着那么多？”

罗师从正色道：“大王二十年来喜欢那么多的美人，黑汗不会亡，今后再喜欢两个三个美人，黑汗怎么就会亡呢？”

黑汗王猛一拍大腿，叫道：“对啊，我与儿子都喜欢美人，那叫什么来着？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啊。是不是？”

罗师从说道：“不但我君有此一好，不瞒大王说，在下也新讨一个小妾，正在家里欢乐呢。”

黑汗王笑说道：“好，好，我今夜便与索雅姑娘新婚，她要与我成亲，做黑汗的王后，你说好不好？”

罗师从说道：“那就看大王对她怎么样了。”

黑汗王不解，问道：“你说怎么样？”

罗师从道：“我娶了一个小妾，得慢慢讨她的喜欢，让她的心热乎，便天天惦念我了。那时我再慢慢摆布她。我知道，那个索雅姑娘是天生绝色，天下少有的美人，听说大辽的原公子，那个听说像是天祚帝的耶律重恩也喜欢她呢。还有一个人，就是吐蕃的卓书公子，他也喜欢索雅姑娘，听说在成都府还追求过索姑娘，只是索姑娘是回鹘王的妃子，他求不到。如今回鹘王没了，正是大王的好时机，怎么能错过？女人喜欢的是男人，喜欢的是最贴心的男人。大王知道，她有本事，如今正是七国纵横的时机，如果有索雅姑娘帮大王，大王凡事就不一定非得找我了，她更有本事。只是大王得用一点心思，让她喜欢大王，难道大王的本事就不如那个七八岁的孩子，那孩子只懂得摸她的奶，便得她如此在意，大王要是得了她的欢心.....

那就.....”

罗师从看着黑汗王，说话竟是嘎然而止。

黑汗王明白了罗师从的意思，不由得心花怒放，只是降服了一个美人，便对黑汗国有莫大之益，他怎么不去试一试？再说他是一个男人，总能胜得过一个孩子，他会很多讨女人欢心的手段，总不能胜不过一个孩子。他哈哈大笑，拍拍罗师从的肩头，对他说道：“你回去吧，你去搂你的小妾好了。”

罗师从笑笑，一揖道：“大王如意！”

黑汗王笑说道：“如意，如意，大家如意。”

× × ×

罗师从的脸渐渐肃然，他看到了一个人，正跪在那殿前，对着黑汗的先王神殿，那是须跋。

罗师从想悄悄从须跋的身后走过，但须跋忽地一叫道：“站住！”

罗师从站住了，须跋说道：“这是先王的神殿，最近更少有人扫它了。我要你跪下，对着先王发誓：你不能背叛先王，不能背叛黑汗！”

罗师从说道：“我不背叛当今的黑汗王，便是不背叛先王！”

须跋怒喝道：“休得巧嘴，你当我是大王？你要不脆，我便杀了你！”

罗师从跪下，发誓道：“我决不背叛先王，决不背叛今王！”

须跋一听，心道：原来他还是心存黑汗的，只是愿意讨好大王，愿意做一个奸臣，还不曾一心背叛黑汗。他不知道，罗师从此时跪在那里，说的誓词，心里想的是：我决不背叛大辽的先王天祚帝，我也不背叛今日的大王耶律重恩！

可须跋哪里知他心思，他心性耿直，只道罗师从是一个愿意以谄言讨好大王的人。

他问道：“罗大人，你怎么能对大王做那种事，你总是助大王做下恶事，你是不是对黑汗犯罪？”

罗师从说道：“国师的话差了，人说犯罪，国师的罪犯得大了。我对大王说，黑汗不可一日无国师，所以大王并不曾降罪国师。国师有三罪，其一是，大王父子宣淫，犯

了黑汗，没了民心，国师不劝不阻，反是助他气焰，竟从回鹘王那里抢来了妃子，为大王妻。此事在各国传来，怕对黑汗也没什么好处。你有罪二，你身为国师，放走了莫奴生，不抓他回来正法，也不杀了他。正是助了恶人气焰，自他而始，有人敢再轻视大王，轻视黑汗。你有罪三，黑汗国不修武备，不修民政，将来有事，民心必不会依附大王，那时国师的罪更大了。只此三罪，我看国师就是跪在先王的神殿前一千日，也赎不了你的罪啊。”

须跋突地对着罗师从一揖，说道：“罗大人，须跋只是一个武人，不懂得那么多，多谢你指点。只是你看我应怎么做？”

罗师从说道：“我听说卓书去了神山，拜了神山，自以为他是天下第一人，他的野心必不在小。他抢掠了回鹘，如今也不占城，也不夺地，只是移兵边境。看来吐蕃人是那个老习惯，只是抢掠了银两财宝，他事再也不顾了。”

须跋听罗师从说话，很是认真。

罗师从说道：“想他来边境，决不是修好，只是想攻黑汗。

黑汗有无破绽，怕不怕人来攻，国师想必比我更是知道。”

须跋悚然，心道：依他说来，只怕兵战在即，黑汗的国运，不知是不是与回鹘一般？

须跋问道：“依罗大人言，我得怎么做？”

罗师从说道：“人要打我，我无防，便是吃亏，我不如先打人，那时他怕也来不及，怎么还敢来打我？”

须跋沉思道：“依罗大人之见，我先打吐蕃人，攻他回鹘边境的队伍？”

罗师从说道：“他盛气而来，我怎么能攻？你也知道，吐蕃王一向信佛，他笃信仁义能治天下，便不愿意用兵，此次用兵，只怕也是卓书的主意。若不然，卓书也不会兵出罗布泊，用一支奇兵险兵，他如出不来罗布泊，岂不是全军覆没？看来吐蕃王是不愿意助他，只是吐蕃诸部一向都不甘寂寞，愿意出来一战，才有这回鹘一灭的。”

须跋心道：我原说他罗师从只是一个拍马屁的角色，不料得他真有本事，竟能透悟天下事，能参悟玄机，我小看他了。此时的须跋无形中对罗师从更是敬重。

罗师从说道：“天下此乃多事之秋，你不犯人，人也犯你。

你不扩兵，人自强大。到时你只有挨打的份儿，只讲什么仁义，怕要终吃大亏。依我看，如今有两个好处，黑汗不得不争。一是吐蕃对外用兵，国内必空，再说吐蕃王一心仁和，他怎么能知道有人犯他？你要动兵，去扑吐蕃的附属于阆，必会成功。那时吐蕃王定会派人叫卓书快撤兵，回去保吐蕃。吐蕃虽大，但地广人稀，你到了吐蕃，如犯无人之境。但你夺了吐蕃的地，也无用处。只能抢他的兵丁，夺他的粮食，让他粮荒，让他缺人。

再一计就是，要出兵去绕过吐蕃在回鹘的兵，过了边境，去夺取回鹘的城池。要知道，吐蕃地远，人又不恋他乡，才给了我们机会，何不拿下回鹘，扩大自己的国土？如果国师做下了此事，怕再对着先王的神殿，要祝告一番，而不是自责一顿了吧。”

须跋说道：“我是想出兵，但我有几怕，还请罗大人为我开解。”

罗师从说道：“国师请说。”

须跋沉吟道：“我也知道时机不再，但我只怕国内生乱，黑汗生乱，国将不保。再一怕就是怕吐蕃对我用兵，那时黑汗穷于应付，怎么有能力再攻回鹘？”

罗师从笑说道：“国师差了，从来国君不仁，便动战乱，那时民心在国外，便不在意国君事，岂不是攻下回鹘，此一怕便没了？再一就是你对吐蕃，你不用兵，他也攻你，你先攻他，他自得防你，你便有了主动，有什么不好？这也不必怕了。就说是你怕吐蕃怒，他明明在回鹘边境置大兵于彼，只等攻你，他不怒也怒，怒有什么可怕？”

得罗师从一番话，须跋忽如醍醐灌顶，大是高兴，说道：“罗大人，多谢指教。看来我不如你，你是黑汗的一个忠臣，我得时常请教。”

罗师从笑笑，说道：“国师如无事，我得回去了，我不如国师，我有欲望，便是大

累，我不瞒国师说，家中新娶一个小妾，正待回去好好亲热。”

须跋说道：“如此不烦罗大人了，请！”

两人分手。

× × ×

大将直布一跪一叩，到了宫门，叫道：“大王，大王，臣有事要奏！”无人答话，在宫内，此时正是中午，天正浮热，哪里有人来听他的？

直布叫道：“大王，大王！”

忽地他仰头大啸，那啸哨之声传震宫庭。

黑汗王正抱着索雅在睡，他这几日才知道，他的身子骨太累了，他有些老了。

但他不服老，每逢索雅说他有些老了时，他便心恨她是嫌他本事不足，便再鼓勇气与索雅再亲热。

索雅睁开了眼睛，说道：“有人在叫。”

黑汗王说道：“天不打雷，你就不怕。这里谁叫得比我声儿大？”

索雅说道：“是有人在叫。”

黑汗王听一听，叫道：“来人啊，去看看怎么回事。”

来人禀报：“是大将军直布有事要奏。”

黑汗王说道：“有事叫他写来。”

那人禀报说：“大将军要去攻打回鹘，他说，此行有许多不便，他必得来禀报大王。”

索雅说道：“大王，你还是去见见他。

不然人家都说你昏庸了。”

黑汗王大笑，拍拍她的背，说道：“小儿见识，说我昏庸的人不知有多少，能怎么样？我不见他，他也不敢冲进来。好，就依你，我见一见他。你也见见他，他是我的大将。”

直布见到了黑汗王，跪禀道：“臣接旨，要去攻打回鹘，收每回鹘的城池，为我大黑汗国所有。临行前一辞大王。”

黑汗王说道：“你去就去了，来做什么？”

直布说道：“有几件事不得不说。”

黑汗王说道：“说，说，愿意说就说。”

直布说道：“大王，我去攻回鹘，未必是好计啊。”

黑汗王惊讶道：“罗大人说是好计，就是国师也献此计，你怎么说不好？”

直布说道：“如今正值多事之秋，吐蕃兵临边境，我正准备大兵御敌，怎么能去攻回鹘？如果回鹘再一年两年无主，我去收复其地，也是从容。如今我与国师两下都去攻人，国内空虚，敌人来犯，为之奈何？”

黑汗王说道：“你说，谁会来犯？”

直布说道：“我一直听说在黑汗国内与回鹘国内都有大辽的人在，他们一心复国，此是强敌，不可不防。”

黑汗王笑说道：“明明吐蕃是强敌，你不怕他。却说怕那个人也不知在哪里的大辽？他强？他强怎么被那个大金给灭了？”

他强，他强怎么至今不见一个兵影儿？你别拿他来吓唬本王，我告诉你，我夺得了回鹘的城池，别人也惧我，他怎么敢来攻我？”

直布见此话说不动他，便说道：“国内留下一人，须跋国师与我，总得有一个在国内，以防事变。”

黑汗王哈哈大笑，回头一指索雅，说道：“她是我新娶的王后，她为我的妻子，她那本事，也不差国师多少。你怕有人来害我？”

直布说道：“臣不敢。”但他虎目直视，看着索雅，此时的索雅新宠正盛，一身媚气，媚骨柔顺，正摆布着黑汗王，他一心想着索雅，就是与直布说话，也时时看索雅，生怕

她忽地在眼前消失了一般。

索雅一直不语，只是玩弄着黑汗王的衣襟，玩得他心神不属，此时她忽地插话说道：“直布大将军的话意，大王没听明白，他说我就是回鹘的人，不会一心跟着大王的，他要你提防的就是我。”

直布不料她会直接说出他的心意，不由一愣，但她既是说明了，他何不承认？他说道：“我确有此意，大王小心！”

黑汗王心满意足，说道：“直布大将军不必在意，我妻子她是一个一心跟着我的人，我听了她的过去，她恨那个卓书，她恨吐蕃。那就够了，她会跟我一心的。她恨吐蕃，再有什么坏处？我要报复吐蕃，也是为了她啊，你说是不是啊，心肝？”

直布一叹，他知道此事已是不免，一时想到了在伊宁城的女儿赫叶雅，心里忽地难受：她会不会受此兵？如是她在那里受苦，真的不知要怎么做才好了。

索雅忽地说道：“直布大将军，我有一事未向你说明，如今对你说，望你谅我。”

直布虎目睁得圆圆，看她玩什么诡计。索雅说道：“我知道你的女儿嫁与人，在伊宁城，我一想到大王要攻打回鹘，伊宁是边境，万一兵家无眼，伤了你的女儿，岂不是大大遗憾？我便派人去将她与她的夫君请回来了，并请大王将那一所夏宫的小居赏与你女儿了。”

直布愣了，要说他此时心情，怎么能够言说？说索雅是一个恶人，她想到了他的女儿，在争战前将他的女儿请来此王宫居住。但说她是一个好人，他怎么也不会相信。

直布说道：“如此说，臣下感谢王后了。”

黑汗王大是得意，说道：“你放心好了，我有她帮我，还有罗师从助我，黑汗的大事，怎么不定？你记着那个古人吗？他天天玩女人，但忽一日，推开了女人，便成了天下最厉害的霸君，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索雅笑笑，说道：“他叫楚庄王，大王别学楚庄王，一推开女人，只惦念霸业，那



样的男人也不可可爱啊。”

黑汗王大笑，近来他的脑子清醒多了，不必再多喝那么多的酒了，他要好好做一个国君，黑汗不弱于哪一国，也许天下的霸业真的从他开始呢。

黑汗国的兵出发了，父送子，母送子，妻送夫，在大路上送别。一时哭声震天。

副将扎德布说道：“将军，此事恐不祥啊，一出征，便哭声震天，”

直布说道：“你别那么丧气，一旦出征，将军便得有勇气，不然三军怎么有活路？回鹘如今正乱，夺得了他的城池，也许对我是大利。只是我总心神不定，怕有意外啊。”

扎德布说道：“不怕，我们在回鹘，也能听得到国内的消息，一旦有什么闪失，我们必得兵马快速赶回。”

直布一叹，如是那样，他们必是会一败涂地，如是国内有事便会发于一旦，从回鹘匆匆赶回，怎么能来得及？

他没再说话，只是叫道：“出发！”

这是黑汗发出的第二股兵马，前两天国师须跋已带兵去攻于阗了。

（全书完）